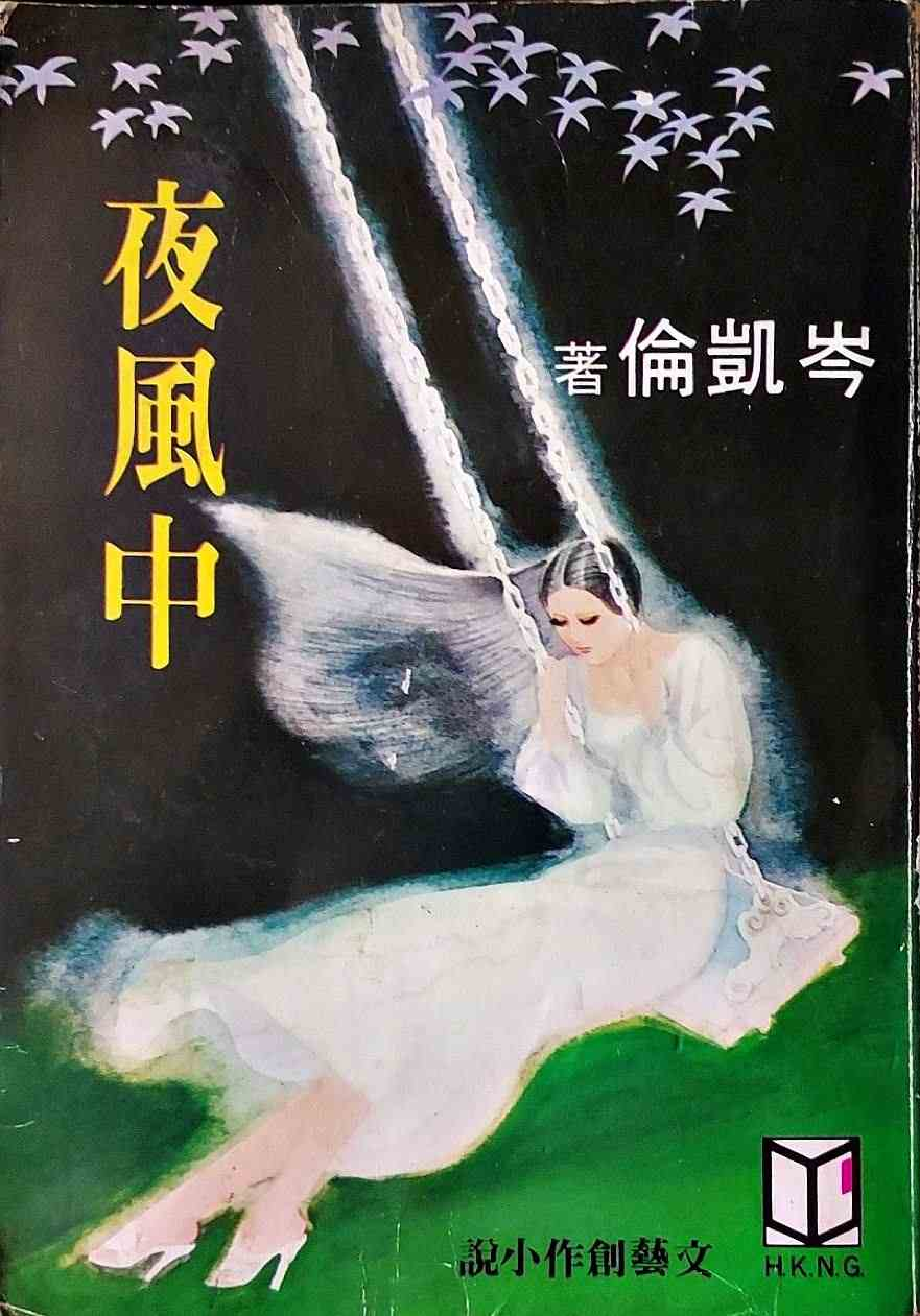

夜風中
岑凱倫 著
文藝創作小說
H.K.N.G.

夜　風　中

岑凱倫 著

PRINTED IN HONG KONG PRICE: HK $12.00

(文)(藝)(小)(說)

夜風中

著作者：岑凱倫
出版者：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
發行者：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
香港上環新街五至十三號
環球大厦三樓
電話：四六六七九九（七線）
郵政信箱：一五八六
電報掛號：四〇一三
印刷者：環球印刷所
定價：港幣十二元
一九八六年夏季再版

夜風中　故事梗概

洪珊瑚從瑞士回港度暑假，居於姑母家。她一向嬌生慣養，任性自我，但心地善良，且甚喜愛小動物。

富商董宇凌是她的姑父，董家長子董雷文對她一見鍾情，且百般遷就，無奈珊瑚早對二表哥艾雲傾心，更念念不忘兩人青梅竹馬的時光，但艾雲對她若即若離，珊瑚摸不透他的心，只有接受雷文的愛。

雷文和珊瑚定婚那天，離家出走的艾雲竟自殺了斷，珊瑚拋卻一切到醫院看他，兩人重修舊好，珊瑚對艾雲的愛更彷如夜風般溫柔。但董家從此多事，雷文變得深沉，艾雲曾遭暗算，董太太一反常態對艾雲關懷備至。原來董家兩子其中一個不是董宇凌所生，故事曲折感人，結局令你意外。

夜風中

一

董家的小飯廳內，聚着一家人。

五十六歲，兩鬢斑白，高高瘦瘦，但精神飽滿的是男主人董宇凌。

雖然四十四歲，貌若三十如許的江玉霞，是董宇凌的太太。

坐在她旁邊的是董家大少爺——董雷文，二十四歲，大學剛畢業，是董氏企業有限公司的總經理助理。

父親身邊的董家二少爺——董艾雲，十九歲，大一學生，一個十分漂亮、樣子可愛的男孩，他正在低頭吃飯，誰說話他也不會搭上一句。

噢！我忘了介紹錦姨，江錦霞是董太太的堂姐，五十歲，嫁過五次，心灰意冷了才來投靠唯一的親人。她在董家是雙重身份，雷文兄弟的姨媽，也是管家。

常往外國拉面皮，皮膚一流，聲音清脆的董太太對丈夫說：「吃過晚飯，你去看看珊瑚的房間，都裝修好了。」

「爸爸，」董雷文馬上說：「由臥室到浴室，全是我親自設計的。」

「很好，」慈祥的父親說：「艾雲，你對珊瑚要有點表示，十三年前，你因爲要娶珊瑚做媳婦，和曾世伯的兒子打架。」

董艾雲一臉的紅，支吾着。

「你眞是，」董太太笑着打了丈夫一下：「他那時才六歲，而且還是玩娶媳婦遊戲呢。」

「不送禮物沒關係，珊瑚星期六五點鐘回來，你可一定要去接機。」

「五點鐘我趕不及，學生會要開會。」他低聲說。

「少開一次吧！嗄？」

「他沒有空別迫他，雷文去就行了。」董太太在偏袒小兒子：「小時候，艾雲和珊瑚感情好些，最近他寫信少，珊瑚似乎又和雷文好些，雷文去她就高興。艾雲，晚飯可要回來吃啊！……」

× × ×

星期六，七點，董雷文拖着一個甜蜜蜜，十分討人喜歡的女孩子回來。她的頭髮像一幅黑絲綢，一雙圓大眼睛，顯露她的聰明與頑皮，圓圓的唇，兩個圓圓的酒渦，老是笑，聲音很嬌脆。

一進屋，第一句：「艾雲表哥呢？」

董宇凌夫婦已跟了進來，董宇凌看着屋子很不高興，董太太馬上說：「對不起！我們剛要出門時

艾雲被幾個同學拉走，他托我向妳道歉。」

「他回來我要罰他。」她一臉的稚氣。

錦姨迎出來：「這漂亮的公主是我們的珊瑚表小姐嗎？」

「除了珊瑚，還有誰會那麼標緻。」雷文擁着珊瑚的肩膊：「她是錦姨，媽媽的姊姊。」

「妳是錦姨呀！我有份禮物給妳。」

「謝謝，噢，妳眞好。很快可以吃飯了，表小姐，要不要先洗個澡？」

珊瑚看了看身上的白襯衣，白馬褲，她點了點頭。

八點半，董艾雲匆匆趕回來，珊瑚他們已經在大客廳吃晚餐。

「這個時候才回來，你知道珊瑚一直在盼望你嗎？」董宇凌薄責兒子。

「對不起，表妹。」

「坐下來吃飯吧！」

董艾雲很高興，正要拉椅子，董太太却說：「艾雲這個時候回來，一定被同學拉着吃了晚飯，孩子，去洗澡吧！」

董艾雲失望地把手收回來。

「艾雲表哥，洗了澡馬上下來，我有話跟你說。」珊瑚笑咪咪。

「吃隻大蝦碌。」雷文慇懃地替珊瑚挾菜、添湯。

艾雲轉身跑向樓梯。

回房間，扔下書，倒在床上，肚子擊鼓雷鳴大起訴，艾雲咽着口水，那隻乾煎大蝦，在他眼前幌來幌去。

他實在熬不住，跑下床，去找他那盒新買的曲奇餅。

沒有，找遍一間房都沒有，他開始有點憤怒，分明說好今晚遲一點，八點四十分開飯，提前了害他沒飯吃，還要把他的「糧食」拿走，太可惡。

他走出去，看見個女傭：「喂！你們把我的曲奇餅拿到那裏去？」

「曲奇餅？工人房有幾盒，」女傭冷笑：「我們請你吃。」

「甚麼事？」錦姨剛上樓。

女傭人大吐苦水。

「你不要怪她們，餅是我今天替你清理房間時，拿了送給下人，年青小伙子吃餅乾太多，會長青春痘，一張雪白的臉，生滿一點點就不好看。」

「我買一盒，你拿一盒，又不是向妳支錢，妳……」

「啐啐！二少爺，為甚麼儘發脾氣，開完會，大伙兒沒去吃飯吧？給你煮一碗鷄絲麵？要不要通知你爹？」

艾雲悻悻然回到房間。

打開冰箱，早上出去還有瓶鮮奶、一盒芝士、半打蘋果和一些梨子，如今只剩下兩個蘋果，不用審，又給人拿走。

他拿個蘋果，倒在睡椅上，大力咬了一口又一口。

「咯咯！」

「進來。」

進來的是穿着紅色迷你裙的珊瑚：「啊！你躲起來吃蘋果，唔！好香，我也要一個。」

「這兒都吃光，樓下多的是。」

珊瑚打開冰箱，把餘下一個拿出來。她用手指敲艾雲的頭：「還說沒有呢！孤寒。」

艾雲看着她咬蘋果，她咬一口，他的心痛一下。天！這個晚上怎樣過，祇有一個蘋果到肚。

他拚命咬，幾乎連核心也吃了。

他扔核心時珊瑚把她吃剩的蘋果放進他手裏，艾雲一看，還有大半個：「不要了？」

「唔！晚餐吃得太飽，菜好多，我很久沒吃上海菜了。」她邊抹手邊說。

艾雲無力地坐回睡椅上。

「你猜我帶了甚麼禮物給你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我要你猜嘛！」

艾雲搖一下頭，無精打彩。

「你這人眞沒趣。」珊瑚把一隻長盒子拿出來說：「一隻瑞士名錶，你定會喜歡，裏面有六粒鑽石，我和媽咪一起選的，舅舅那隻有十二粒，大表哥才三粒。」

「謝謝。」艾雲接過了放在一旁。

「喂！你……」

雷文敲門進來：「珊瑚，妳果然在這兒，我們去看午夜場。艾雲，你也一起去，票子已買好。」

「我還沒有洗澡，不去。」

「回來洗不行嗎？」雷文去拉他：「你不給珊瑚面子。」

×　　×　　×

下了課，把書本往布袋塞，匆匆背起布袋，跑出課室。在校園，有人叫住他。

「董艾雲同學，請等一等！」

他無可奈何的停下來，一個女生走過來，跑得快，臉頰兒紅卜卜。

「給你。」她塞給艾雲一封信。

「對不起，我趕時間。」他推拒。

「求你。」那樣的渴望，可憐兮兮。

艾雲匆匆把信塞進布袋。

「一定要看。」她點一下頭。

「唔！」艾雲已經走到停車場，上了兩個月前父親送給他的新跑車裏。事實上，他也祇有兩個月的車牌。

集中精神開車，當然沒有想到那封信，給他傳紙條，遞信的女生該有十幾個了吧！她們眞無聊。跑車駛進趙家的車房。

趙瑪姬早就在露台上等候着，每逢星期二，趙瑪姬一下了課，馬上洗澡更衣，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。

一頭短髮刷了又刷，臉洗了一次又一次，裙子選了一條又一條，然後配襪子、皮鞋，還洒點古龍香水。

四點半不到，她就在露台等候，幾年來一直如此，不過，她以前是留意艾雲的人，現在是艾雲的新車子。

她一定不讓傭人開門，自己開了門等候艾雲。

艾雲穿着條藍色牛仔褲、黃T恤，背個藍布袋，擦過瑪姬的身邊，筆直走進趙家的書房。

他卸下布袋，休息一下。

瑪姬跟進去，後面是個傭人，給艾雲送上杯瑪姬早已爲他準備好的朱古力雪糕梳打。

艾雲吸吮了一口汽水：「世史的試卷派了沒有？」

「今天早上剛派。」

艾雲把試卷接過去一看，低叫：「才八十五分？我走了，妳溫習好沒有？」

「艾雲哥哥，」瑪姬很委屈的說：「八十五分已經是全班最高的了。」

「你們的水準太差了，有甚麼功課？」

「經公和數學。」

「有甚麼疑問？」

「一條數不大明白。」

艾雲把那條數解釋得一清二楚：「開始做功課。」

「艾雲哥哥……」

「F6學生了，不是要我握着妳的手拿筆吧！」

「我祇是問你吃不吃點心？」

「我是來補習，不是來吃點心。」

「你雖然是補習老師，也是哥哥的同學，雙重身份，雙重待遇。」

「我要吃點心，自然會告訴妳，妳的話眞多，無心向學。」

瑪姬吐了吐舌頭。

瑪姬開始做功課，艾雲見她沒有甚麼疑問，於是想拿份講義看看。

翻布袋，又看見那封信。他撕開信封，把信紙拿出來。

董艾雲同學：星期日我二十歲生日，爸爸爲我在遊艇開了個舞會，我邀請你做男主人，希望你賞面參加。

如果你不答應，我的二十歲生辰將沒有歡樂……

「艾雲哥哥，情信？……」

「做妳的功課。」

×　　×　　×

與此同時，雷文正在陪珊瑚吃下午茶，逛公司。

珊瑚和雷文在一起，雷文總是令她很開心，銀鈴似的笑聲不絕於耳。

「我很高興姑父姑母肯讓妳回來唸書。」雷文說。

「是我自己要爭取回來，我接受爹媽安排我在瑞士最著名的女校唸中學，我有權選擇唸自己喜歡的大學，我很幸運考到港大。」

「大學十月開課，現在距離開學還有五個月。」

「我十幾年沒有回來了，好想痛痛快快的玩它一下，你肯陪我的，大表哥，是不是？」她露出一排小貝齒。

「當然！」雷文很肯定：「我下了班馬上陪妳，如果妳喜歡，我跟爸爸說，我要請假陪妳遊遍香

港一週。」

「不，舅舅會不開心，爲了陪我玩而請假。幸而艾雲表哥就快放暑假了。」珊瑚笑一下，馬上又皺上眉：「艾雲表哥對我不睬不理，不知道我做錯甚麼事?」

「他的性格很怪，你千萬不要介意，他對誰都很冷淡，說話少，笑容少，我們兄弟倆也很少談笑聊天的。」

「他以前很頑皮，很喜歡玩。」

「人大了就會變，他越來越孤癖，媽很担心。」雷文拍了拍她的手：「妳還要去逛公司買東西。走吧……」

× × ×

六點，趙東尼才下課回家，他走進書房，拉艾雲陪他打桌球。

「哥哥，」瑪姬吵着：「艾雲哥哥還沒替我檢查功課，我還有兩條數沒計好，艾雲哥走了……」

「你做功課老是慢吞吞，說好每天補習一個半小時，經常變成了兩個半小時，艾雲別理她，我們走吧!」

「這是我的工作，很快，你等一下。」艾雲檢查了經公的電子廠營業統計表，瑪姬已計完數，錯了三條，艾雲又講解一番。

「走吧!」東尼一手扯艾雲，一手替他拿起布袋：「她是纏篠，可以纏你一生一世……」

艾雲和東尼打球一直到七點多，艾雲看了看錶：「七點十五分，我要回家。」

「多玩一局。」

「家裏規定八時開飯。」

「在我家裏吃。」

「爸爸喜歡我留在家裏吃飯，每天也祇有吃晚飯時才看到爸爸。」

「再玩一局，又不是開會，吃飯嘛！遲十分八分鐘回去有甚麼關係呢！反正一頓飯要吃一個多小時。」東尼終於打中一隻籃球。

「你應該知道，我回家遲五分鐘，就沒有飯吃。」

東尼搖搖頭，拍一下他的肩膊：「我知道你很苦，但是我不能帮你，一切要靠你自己，你要做主動，不要做被動。」

艾雲苦笑一下：「任何環境，總得有人犧牲。」

「不可能犧牲的永遠是你。」

「我希望父親快樂。」

東尼攤開手，聳聳肩，終於點一下頭：「好吧！這個年代，難得有你這樣的孝順兒子。」

艾雲拿起布袋：「明天見。」

到門口，瑪姬已在等候：「艾雲哥哥，星期四我等你。」

×　　×　　×

艾雲回到家裏才七時四十分，艾雲吐了一口氣，還有二十分鐘，可以來個冷水浴，換套整齊的衣服，董宇凌喜歡孩子們吃晚餐時打扮得整整齊齊。

他到處找錦姨亮個相，省得他還在洗澡時錦姨宣佈他「又」不回家吃晚餐，豈不寃枉？

他三步兩脚上樓梯，推開房門，竟然看見珊瑚坐在他房中。

他一愣：「我不在，妳怎可以進來？」語調平而冷。

「我們是親戚，又不是外人，你可以到我的房間，我也可以到你的房間。」

艾雲沒理她，放好布袋，打開衣櫥，拿了一套灰白格子的襯衣長褲，整套的，意大利貨。

「喂！」珊瑚追上去，截住他：「我來看你呀！你怎可以拋下我溜掉。」

「我趕時間洗澡，自便。」

「有約？又要出去。」

「洗了澡在家裏吃飯。」

「那就不必趕，我們先談談，甚麼時候吃飯都可以。」

「我遲了就沒飯吃……」他連忙改口：「我不想一家人等我。」

「反正大家都不餓，每個人都吃過下午茶，我們願意等你。」

「我沒吃下午茶，我餓。」

「吃完飯才洗澡不行嗎？」

「我喜歡整齊清潔的吃晚餐。」艾雲看了看錶，他祇有十分鐘的時間，他輕輕推開珊瑚，就奔入浴室。

珊瑚咬住牙在那兒頓脚。

準八時，艾雲剛好洗過澡出來，身上的衣服令他看來很帥，很瀟洒。

「艾雲表哥，」珊瑚上下打量他，禁不住的叫：「你好俊啊！」

「我要去吃飯，失陪。」

「錦姨剛來過，我告訴她我們會遲點到飯廳，反正舅舅剛回來。」

艾雲打開冰箱，還是兩個蘋果一罐汽水和一些冰水。

他開了那瓶汽水，靠着窗門喝。

「你看我這條裙子怎樣？」她旋轉那條橙、藍格子裙：「今天剛買的，這兒真落後，百貨公司、服裝公司，賣的裙都很落伍，長長的，膝下三、四吋。外國的女孩子都穿膝上裙，挺多是及膝裙。」

「這些我全都不懂，我要下樓。」

「不要走，」珊瑚拉着他的臂，把他拖回去：「今天大表哥陪我逛公司，我買了兩件T恤準備送給你：一件英國貨，一件法國貨，欵式倒很新，你皮膚白，穿甚麼顏色都好看。」珊瑚打開兩隻膠袋展示兩件新T恤。

「謝謝你！我有很多的衣服，爸爸每次出門公幹都替我們買很多衣服，以後，不要再為我浪費金錢了。」

「艾雲表哥，你連看一眼都不肯？」艾雲已開門走出去，珊瑚在後面追他：「艾雲表哥……」

艾雲已到小飯廳，董宇凌在坐，艾雲走到他身邊：「爸爸。」

董宇凌看着兒子：「衣服是隨便買的，想不到穿在你身上就那麼好看，坐下來，我們等你和珊瑚吃飯。」

雷文聞聲走出去，看見珊瑚氣呼呼：「幹嗎生氣？」

「他冷血的，他冷血的。」

「他是怪人，叫妳別管他。」

「我偏要管，看他到底有多冷？」

「大約零下二十度，」雷文扮了個鬼臉逗珊瑚開心：「很驚人吧！」

「我不怕，我搬座火山來，溶化他。」珊瑚不服氣，啜起咀。

「我帮妳搬火山，別生氣，吃飯去。」雷文哄着她。

「大表哥，你是個好人。」

「艾雲也不是壞人，祇是人怪些。」

錦姨走出來。

她對大家笑笑：「吃飯了，今晚吃四川菜，天天新欵，表小姐喜歡的。」
「錦姨，叫我的名字。」
「那怎麼可以，妳是董家表小姐嘛！我不敢。」
「但我叫妳錦姨，我們是親戚。」
「就依珊瑚的意思。」
「好，珊瑚，去吃飯吧！」

× × ×

秘書把電話接進來。
董雷文按一下掣，拿起電話筒：「那一位？」
「雷文，你很久沒有打電話給我。」
「啊！卡露蓮。」那是雷文大學的同學，兩家人也有生意來往：「我的表妹來了，妳知道艾雲的，祇有我陪她。」
「住在瑞士的那位千金小姐？」
「算來算去，也祇有這麼一個表妹，所以，要慇懃些。」
「她甚麼時候走？」
「三、四年，她要在這兒唸大學。」

「甚麼？」卡露蓮在電話裏叫：「她三、四年留在這兒，你就一直要陪着她，我們怎麼辦？分手三、四年？」

「沒有那麼嚴重，珊瑚剛來，對香港完全不熟，時間長一些，她會適應一切，那時候，我們可以見見面。」

「你是聽從父母的命令，應酬她？」

「一半一半，這些日子我們也有通訊，而且，我們從小已經是好朋友。」

「她是不是很漂亮？」

「我另一個電話响，卡露蓮，有空給妳電話。」雷文掛了綫，拿起另一個電話，馬上笑容滿面：「司機已經把你接出來，好極了！你等着，我馬上下來，帶你參觀董氏大厦。兩分鐘，嗯……」

× × ×

馬麗莎由文學院的校園一直追到學校的停車處：「董艾雲同學！」她喘着氣。

「啊！是妳。」艾雲站下來，但並沒有久留的意思。

「你還沒有給我回覆。」

「甚麼？」他平淡的問。

「我生日在遊艇上開舞會，請你做我的男主人。」

「是的！」他翻布袋，終於拿出一隻綠色的信封：「給妳。」

馬麗莎很高興，手都顫了，笑容却停留在臉上，她打開信封把咭拉出來一看，一張HALLMARK的生日咭，送給普通朋友的。

「謝謝！」有點失望，並未絕望：「星期日我派車來接你，因爲，你不知遊艇停泊在哪兒？」

「不必了，星期日我沒有空。」

「你不參加我的舞會，你不肯做我的男主人，我說過你不參加我的生日會，我將沒有歡樂……」她流下淚來。

「我抱歉。」

「我已經告訴了爸爸媽媽，我已經通知了所有的朋友……你完全不給我面子，你想我被父母取笑，朋友嘲弄，你爲甚麼要害苦我？你爲甚麼一點也不爲我設想？」

「馬麗莎，公平些！我可從未答應過妳甚麼？」

「祇不過請你參加一個舞會，又不是要你上戰場。」

「有些人寧願上戰場。」

「像你嗎？」

「像我。」

「你不來，我取消舞會。」馬麗莎咬咬牙，威嚇着。

「隨便。」

「董艾雲，你不要神氣，你不得好……」她終於沒有說下去。

艾雲回轉頭：「生辰快樂！」他走進泊車場，很快就把汽車開走。

× × ×

因爲每逢二、四、六，他都要爲瑪姬補習，以前瑪姬科科不及格，自從他替她補習，瑪姬的成績越來越好。

中學會考，得過優，也得過良。

其實，預科班的學生，已經是很少要人補習，可是，瑪姬幾年來都依靠慣艾雲，艾雲不來，她連坐標圖表也不會畫。

她故意養成自己依賴艾雲，因爲她喜歡艾雲，渴望接近他，一星期三天都嫌少，最好一個星期見足七天。

她不做功課，渾渾噩噩，艾雲就非要來不可，幾年來一直如此。

瑪姬需要艾雲的人，艾雲需要那份補習費，現在已提升到每月九百元，艾雲需要那九百元。

艾雲從來不敢告訴家人，他是受薪的補習老師，有時候遲回家，家人追問，他祇是說替同學義務補習。

他功課好，有多餘時間，因此，沒有人提出過禁止。

如果董宇凌知道眞相，一定氣死。董宇凌是個大企業家，他的兒子竟然要替人補習賺錢，那有多

丟臉？」

董宇凌每次出門視察外國的分公司，必會把兒子叫進書房。

「我這一次出門快則七天，遲則半個月，你有甚麼問題、困難和需要，告訴爸爸。」

「一切都很好，爸爸。」

「唔！這些錢，你拿着用，如果有甚麼特別需要，隨時可以向媽媽要。」他交給兒子兩張五百元鈔票。

「謝謝爸爸。」

「你媽媽說，這麼多年來，你從未向她要過一毛錢，也沒有向錦姨支取過。」

「爸爸，我夠用。」

「不要那麼省，你知道嗎？你已經是大學生，應該用點錢，請同學吃頓茶，請女朋友看場電影，可不要看前座，請女朋友吃飯不要吃漢堡飽，上扒房啊！別忘了你是董宇凌的兒子，蹲在快餐店磨樵子，人家還以爲我做爸爸的刻薄兒子。」

「爸爸，我沒有女朋友。」

「找一個啊！大學生沒有女朋友也是沒有面子。人人還讚你英俊呢！雖然，我每月也給你兩千塊左右的零用錢，但追求女朋友就不夠花費了。」

「爸，我真的沒有女朋友。」

「怎會呢？誰信呢？別騙你爸爸，喜歡你的人多着。」

「沒有一個我喜歡。」

「珊瑚表妹呢？」

「珊瑚表妹是大哥的。」

「誰說珊瑚是你大哥的，珊瑚是雷文的表妹，也是你的表妹，你們三個人從小一起長大，三個都是表兄妹。」

「珊瑚喜歡大哥。」

「珊瑚有沒有說不喜歡你？」

「她也不見得喜歡我。」

「孩子呀！你這……眞是，」董宇凌急得說不出話：「你聽着，我要你追求珊瑚。」

「大哥怎辦？」

「公平競爭呀！你追珊瑚，他也追珊瑚，各追各的，成功就靠自己。」

「何必為了一個女人破壞兄弟之情。」艾雲一直冷冷的，滿不在乎的。

「你將來到底要不要娶媳婦？」董宇凌指住兒子，氣呼呼。

「等大學畢業了再說。」

「你大學畢業，珊瑚已經嫁了人，你不聲不响，她憑甚麼等你？」

「世界並非祇有珊瑚一個女孩子。」

「你由五歲鬧到十歲，一直嚷着要娶珊瑚做你的媳婦。而且……我也很喜歡珊瑚。由今天起，你要追求珊瑚，和雷文公平競爭。」董宇凌又拿了一千元給艾雲：「這是支援費，如有表現，我會另行加賞。」

「爸爸……」

「出去，找珊瑚看電影去。」董宇凌揮揮手：「這孩子眞氣人。」

艾雲拿了兩千元出來，很高興，加上這個月的補習費，有二千九百元。

艾雲需要那份補習費，因爲父親不是經常每次給他二千元，他有負担，他要替人還債，供給那人的衣食。

在走廊上邊走邊想。

「艾雲表哥！」珊瑚由後面追了上來：「你不在房間，去了哪裏？」

「在這。」

「剛才我沒有看見你在走廊？」

艾雲一皺眉：「找我？」

「唔！你看，這小狗漂亮不漂亮？」珊瑚抱起懷中的小狗給艾雲看：「大表哥送給我的，化七千塊買來的。」

「多給牠吃些東西，別餓壞了。」

「這是芝華華呀！是那麼細小的，那才珍貴。狗店的老板說，牠是系出名門的貴族後代，芝華華當中最漂亮的一隻。」珊瑚越說越高興，把狗捧到艾雲的面前：「抱抱牠。」

艾雲一轉身，避開了。

「牠剛洗過澡，又洒了香水。」珊瑚走前兩步：「好香，很好玩的。」

「別過來！」艾雲瞪了小狗一眼。

「你不喜歡小狗？」

「不喜歡。」

「你喜歡小貓？小鳥？」

「都不喜歡。」

「你不喜歡小動物？」珊瑚的話好像從未停過。

「不。」艾雲不耐煩。

「噢！」珊瑚失望地垂下大眼睛：「媽咪說：男人喜歡小動物，心腸一定好，艾雲表哥，我不相信你不喜歡小動物……連大表哥也喜歡，他送我小狗。」

艾雲咧開嘴，冷冷的笑一下：「大哥是好人，我不是。」

「你是的，你以前還養過白兔。」

艾雲繞過她身後，走向樓梯。

× × ×

「珊瑚，珊瑚，我到處找你，原來你在這兒。」

珊瑚抱着小狗，靠在走廊的牆上。

「你怎麼了？珊瑚。」

珊瑚搖一下頭。

「我終於替小狗買了張睡床。」雷文舉起一個很漂亮細緻的籐籃，籃內還有軟墊子的。

「好漂亮啊！大表哥。」珊瑚的大眼睛發出光采，她一下子又開心了：「你眞好，艾雲表哥有你一半好我就開心了。」

「剛才他又給妳面色看？」

「他不喜歡我，更可能對我有成見。」珊瑚搖搖頭，把小狗放進籃子裏。

「我勸過妳不要理睬他，妳又不聽。」雷文替她接過籃子，拖起她的手：「我們到花園，讓小狗晒晒太陽。」

「好主意。」珊瑚一下子就把艾雲和所有不愉快的事忘了。

艾雲也在花園，在樹上的吊床看書，居高臨下，他看見雷文和珊瑚嬉戲、追逐，珊瑚的長髮迎着初夏的微風飄揚。

艾雲閉上眼睛，當年舊居——山頂道娶新娘的遊戲，一幕幕在他的腦海中出現，禁不住，唇邊透出了一絲絲的笑意。

「不來了，不來啦！」

艾雲驀然驚醒，翻過身一看，珊瑚大概被雷文抓到，兩個人滾在草地上。

艾雲把手中的萍果，朝他們那方面扔過去，然後他把書蓋在臉上，縮起身體，裝睡覺。

「誰？」雷文到處張望。

珊瑚連忙從他懷裏鑽出來：「不玩啦！」珊瑚提起籃子。

「誰在這兒搗蛋？」雷文到處搜索，祇看下，不看上。

「花園那麼大，總有人來往。」

「唏！珊瑚，妳去哪裏？」

「回屋子看電視。」

「這個時候沒有好節目，我們打網球，還有太陽嘛！」

「不跟你玩，」珊瑚撥了撥頭髮：「你欺負人。」

「我們去看電影。」雷文捉住她的手臂，湊到她的領下說：「我聽話，全依妳，不造反。」

「唔！」珊瑚裝得很威嚴：「本人皇上皇饒你一次。」

雷文忍俊不禁，哈哈大笑。

「你笑甚麼嘛，我是皇上，不，比皇上還要威武。」

「那店子是賣雪糕臘味的，妳祇要說，朕饒你一次。」

「朕是甚麼東西？」

「朕是皇帝的自稱，等於我們叫英女皇陛下一樣。」

「我的中文……」珊瑚拍一下額：「好，朕饒你一次。」

「謝陛下。」

兩個人相視，又哈哈笑了起來。

艾雲拉下臉上的書，看見雷文挽着珊瑚的腰，走進屋子。

不久，他們換了衣服，雷文開了他的魔鬼魚跑車出去。

花園一下子寂靜了。

艾雲喜歡靜，可以安心看書。艾雲怕靜，有孤立無援的感覺。非常的矛盾。

他用力一摔頭：快要攷試了，不要想那些無聊事。

珊瑚曾是他的新娘，但，時移勢易，昔日舊事，今不復再。

× × ×

董宇凌出門後，艾雲除了吃飯和上課，他很少離開他的臥室。

這天，他看講義正看得入了迷，突然有人用雙手掩住他的眼睛。

「誰，誰？」這是從未有過的事。他不斷用自己的手去撫摸那雙手，滑滑的，纖巧的……

一陣咭咭的嬌脆笑聲。

「珊瑚，別胡鬧。」他很生氣的樣子，語氣並不好：「放開妳的手。」

「我偏不放，除非你答應和我看電影。」珊瑚還在笑。

「妳……」艾雲拉開她的手，把她推開：「妳眞無聊。」

珊瑚被他那麼一推，打了兩個退步：「爲甚麼推我，以前又不是沒有玩過。」

「哼！」艾雲繼續看講義。

「你不喜歡我，」珊瑚越想越委屈：「你已經不再喜歡我。」

「大哥喜歡妳就夠了！」艾雲下逐客令：「請妳出去，我沒有請妳進我的房間，這兒不是妳喜歡來就來。」

「你討厭我，」珊瑚哞的一聲哭出來：「打從我第一次來你就討厭我。」

艾雲頓了頓，終於拿起筆，把講義寫的重點打下記號。珊瑚哭着奔出他的房間。

艾雲連忙回轉頭，張開嘴，話又吞回去，他握着拳頭，一下一下的搥着桌面。

不過兩個鐘頭，江玉霞拍的一聲推開艾雲的房門進來。

「媽！」看江玉霞的面色，就知道有事情發生。

「你是怎樣對待珊瑚的？你爲甚麼老是不合羣，爲甚麼跟所有的人過不去？家裏人人遷就你，可以！但是珊瑚是貴賓呀！你不要忘記，她媽媽還是你姑母，別以爲人家來白吃白住就欺負人。你爸爸瑞士那間公司，沒有你姑丈根本開不成，他們出了多少人力物力，到底是珊瑚沾你的光，還是你沾珊瑚的光？」

江玉霞一口氣的，艾雲不知道她想表達甚麼？

「你發少爺脾氣，趕她走，好呀！你爸爸回來，我祇有跳康樂大厦。」

「走？去哪兒？」

「回瑞士，難道去遊樂場？」

「我沒有叫她走。」

「你沒有開口，可是，你甚麼態度，說話不顧前不顧後，我都知道。你一定令她很難堪，否則她不會哭着要走。艾雲，你能不能對人好一點？」

「媽，是您……」

江玉霞馬上搶住：「我怎樣教你，對兄長要愛護，對朋友要友愛。好，你大少爺辦不來，客客氣氣總行吧！現在，你馬上去向珊瑚道歉，留住她！」

「我又沒有做錯。」

「你不道歉，是不是？好！好！她走了，等你爸爸回來，讓他氣個半死。」

聽見父親，馬上投降：「大不了向她說聲對不起。」

「跟我來。」江玉霞拖起兒子，把他推進珊瑚的睡房。

珊瑚哭着把衣服放進旅行箱。

「妳不能走！」艾雲木然說。

「我偏要走，腿在我身上。」

「妳走了，爸爸不會原諒我。」

「活該！一生沒見過你這樣無情的人。」珊瑚拉了張紙巾用力醒鼻子。

艾雲把她的衣服全倒在床上，扔了旅行箱：「妳不能走。」

「剛才你在房間裏不是趕我走嗎？」珊瑚嗚嗚的：「我在成全你。」

「小姐，我正在攷試，」艾雲忍住氣：「妳要尋開心，等我攷完試好嗎？」

「你答應攷完試陪我玩？」珊瑚破涕爲笑，拉住艾雲的手臂。

艾雲輕輕拉開她的手：「妳不要走，留下來。」

「你先答應我，攷完試陪我玩。」

艾雲爲勢所迫，點了點頭。

「艾雲表哥，」珊瑚整個人挨向他身上，他慌得大聲叫：「媽，珊瑚表妹已經答應留下來，您進來看看她好嗎……」

二

艾雲開車出學校大門，看見奶媽在行人道上向他招手。艾雲連忙把車停泊在一旁。

他跳下車，來到奶媽身旁：「您爲甚麼老遠跑來，這幾天我攷試，我準備攷完試馬上去看您。」

奶媽拉着艾雲的手，上下打量，微微笑：「你又長高了。」

「半個月前我們才見過面，那有高得那麼快？」艾雲看見奶媽也很開心。

「去年我爲你編織了一件羊毛衣，又拆又織，昨晚總算織好，等不住，現在送來了。」

「奶媽，現在巳經是初夏了。」

「人老手笨，你攷試，我回去了。」

「我送您回去。」艾雲接過羊毛衣，另一隻手拖住奶媽。

「不，路那麼遠，要花你多少時間？攷試要緊，我自己坐巴士。」

「就因爲路太遠，我才不放心妳一個人回去。」艾雲把奶媽拉上車。

途中，奶媽問：「家裏情形怎樣？老爺好吧？」

「他去了瑞士，過幾天就回來，我們家來了個刁蠻公主，好煩。」

「你大哥的女朋友？」

「是的，不過，我們也是親戚，還記得嗎？您最喜歡的洪珊瑚。」

「啊！」奶媽拍一下大腿：「姑奶奶的女兒，梳條馬尾，大眼睛溜溜轉，紅紅的臉頰，那可愛的小娃娃怎樣了？」

「長大了，還是那麼好看，祇是太刁蠻，她給寵壞了。」

「她不是你大哥的女朋友，你和她從小訂了親的，她是你的未婚妻。」

「媽說，珊瑚是大哥的。」

「你媽，你媽，」奶媽悻悻的：「全世界好的東西都是雷文的，偏心。」

「其實，那珊瑚也不適合我，她和哥哥是天生一對。」

「但是你爹，你姑母，是希望你和珊瑚配成一對。」

「……您看，乘車子多快，到了，我不送您進去，我要趕回家裏溫習，攷完試，馬上來。」

「好好用功，別給人看扁了。」

艾雲點了點頭，開車走了。董宇凌希望他追求珊瑚，奶媽也有同感，可是，艾雲並不在乎。也許他眞的和珊瑚不適合，也許他接觸的女孩子太多。

他突然記起下課時，美玉塞了一張紙條給他，他翻看口袋把紙條找出來一看，又是約他看電影。

這種紙條，幾乎每天都有。

× × ×

江玉霞和珊瑚一同吃過晚餐，然後去逛公司，瘋狂購物。

「喜歡舅媽嗎？」

「喜歡，舅媽漂亮，對人又好。」

「四十四歲的老太婆啦！」江玉霞瞟了那麼一眼，幸好珊瑚不是男人。

「舅媽挺多像三十五，和大表哥走在一起像姐弟，眞的，不騙您！」

「喜歡大表哥嗎？」

「喜歡！」珊瑚毫不攷慮。

「他有甚麼好呢？」

珊瑚側了側頭，漆黑眼珠子溜溜：「大表哥溫文爾雅，雖不太高大，但很有型，皮膚黑但樣子英俊，對女孩子很體貼。」

「妳看得倒是很透徹，我的小兒子又如何？」

「艾雲表哥？他高大，瀟洒，皮膚白，臉孔俊俏，一個百份之一百的美男子，一個女孩子眼中的白馬王子！」

「妳一定很喜歡他？」

「我不討厭他。」

「和雷文比較，妳喜歡哪一個？」

「大表哥。」也是毫不攷慮。

「但是，妳剛才列出的條件，艾雲比雷文好。」

「我還沒有說艾雲表哥的缺點，哎！他的缺點可眞多：冷血無情、沒有同情心、不愛小動物、高傲、專擺架子、對女孩子沒有禮貌、自私、以自我爲中心、不合羣，難於相處，大概他是被舅舅寵壞了，我不喜歡他！」

「妳會和雷文交朋友？」

「我們是表兄妹呀，比朋友更好，一出生就是的。」

「我所指的朋友，是男朋友。」

「舅媽，」珊瑚天眞的問，她在試戴太陽帽：「我十八歲了，是不是應該有一個男朋友？」

「十八歲，我已經做了人家的太太，妳在瑞士沒有男朋友？」

「那間女校管得好嚴，况且，我年紀少，我也不喜歡外國人。」

「就讓雷文做妳的男朋友吧！」江玉霞看看錶：「帽子全都要了好嗎？」

「太多了吧？」

「有甚麼關係？漂亮的東西，女孩子永遠不嫌多。」

「噢！我們今天買了不少東西。」

「應該暫告一段落，改天再買，雷文快要下班，我們接他下班吃下午茶。」

「好啊！」

她們到達寫字樓，雷文的秘書老遠看見珊瑚，馬上打電話。

雷文放下電話，面色都變了：「我叫妳不要再到我寫字樓來！」

「來看看你嘛！」

「我媽咪來了，妳馬上走。」

「那有甚麼關係？我又不是沒有見過安娣！」卡露蓮聳聳肩。

「但是妳沒有見過我表妹，妳馬上走，聽，她們進來了，妳眞是害人精。」雷文馬上開門迎接：「媽，珊瑚，妳們來接我下班？」

江玉霞看見卡露蓮，面色驟一變，隨着打哈哈：「卡露蓮，很久沒有看見妳了，珊瑚，介紹妳認識，這位是雷文的同學，很本領，打理一間大工廠。雷文，你們的生意談完了吧？珊瑚肚子餓。」

「馬上可以走。」

「卡露蓮小姐，一起去吧。」

「噢，卡露蓮好忙，」江玉霞馬上把珊瑚拉到兒子身邊：「她眞是連喝杯咖啡的時間也沒有。」

「安娣，我……」珊瑚邀請她，她巴不得馬上跟着去。

「我明白了，我雖然是長輩，但也很了解年青人，妳一直希望做女强人，妳有條件，妳一定會成功，妳這一次不能和我們在一起，還有很多機會嘛！喝咖啡，每天都可以。」江玉霞向兒子示意：「你和珊瑚先走，我很久沒見卡露蓮，想和她聊聊。老地方見！」

雷文又哄又拉的把珊瑚帶走。

「卡露蓮，我有一個請求。」

「甚麼事？安娣。」

「不要再和雷文見面。」

「這怎麼可以？」卡露蓮眼眶渾紅：「我和雷文本來是戀人。」

「幸而祇是戀人，但是，珊瑚是他的未婚妻。」江玉霞顯然翻臉無情。

「原來是妳反對我和雷文來往，怪不得最近他老是避開我。」卡露蓮用手帕抹着眼淚：「我到底有甚麼不好？那一樣令您不合心意？」

「妳錯了，我從來不干涉兒子的私事，其實，我也很喜歡妳，可惜，雷文深愛他表妹，他早就忘了妳。」

「那個珊瑚？」

「他們是青梅竹馬的小情人，卡露蓮，我代表兒子求妳，放過他……」

× × ×

「媽咪，您買這麼多東西回來幹甚麼？」雷文指住一床的盒子。

「換季嘛！別吵了，全是名牌。」

「我有二、三十套，艾雲也是，還有珊瑚，可以開百貨公司。媽，您每季給我買的衣服我都穿不

完呢。」

「剩餘的物資可以給弟弟！」

「您又沒有給他買衣服？」

「你衣服多嘛，你不喜歡的可以給他，弟弟穿哥哥的衣服平常事。」

雷文翻着：「這套黃的不合我的膚色，這套太長太大，艾雲才穿得下，深綠也不好……」

「沒關係，全扔給艾雲。」江玉霞坐下來：「我今天試探過珊瑚，她非常喜歡你！」

「眞的？」雷文好高興：「我見她蹦蹦跳跳，還以爲她不懂這些。」

「她十八歲了，還以爲她是十三年前的那個小娃娃。她不喜歡艾雲喜歡你，孩子，機不可失，你要抓住了。」

「沒有敵手，不用怕，她一向不喜歡艾雲，常和艾雲爭吵，我知道，她剛來，沒有機會接觸其他男孩子，我是她唯一可以選擇的。」

「她進了大學，情況就會不同，會有很多男孩子追求她。」

「等她進大學，我們已經訂了婚。」

「速戰速決最好，不過，我還是最担心卡露蓮，她不會放過你。」

「我會約她見面，把話說清楚……」

× × ×

雍雅山房的黄昏，董雷文穿了套粉藍西裝，他脫下太陽眼鏡，喝一口凍飲。

「晚霞眞美！」卡露蓮讚嘆。

「可惜已是黃昏，它很快會被黑夜遮蓋、消失，像我和妳的交情。」

「雷文，」卡露蓮打了一個顫：「你……在說甚麼？」

「我是來跟妳說再見的。」

「你要出遠門？」

「我那兒都不去，我留在這兒，祇是……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，我不會再約妳，希望妳也不要再找我。」

「就是爲了那個珊瑚？」

「是的。」雷文毫不掩飾。

「她確然很美麗，很可愛，但是，我們相識在前，我想不到你是這種人，貪新忘舊。」

「妳說錯了，我認識珊瑚已經十八年！」雷文一直不敢看卡露蓮，畢竟，他對她總有點歉疚。

「你既然早已有了愛人，就不應該追求我。」卡露蓮十分激動，她是眞心眞意愛雷文的。

「她回瑞士時我們都還小，我不知道自己會愛上她，也不知道她愛不愛我？現在，我清楚自己的感情，而我也知道珊瑚很喜歡我。卡露蓮，很對不起，其實，我祇是不想拖累妳！」

「一聲對不起就完了，你不需要負責任，喜歡愛就愛，喜歡扔就扔。」

「不要說得那麼難聽，卡露蓮。我和妳之間，是清清白白的。我們由朋友成爲戀人，也並不是我蓄意追求妳，我們在同一班上，見面多了，就產生感情，僅此而已。」

「清清白白！」卡露蓮的淚珠在眼眶裏打滾：「你不認爲，心靈上的傷害，比肉體更難彌補。」

「我承認傷了妳的心，但是，我除了說抱歉，還能做些甚麼？」

「雷文，」卡露蓮抓住他的手：「我們繼續，我求你！」

「不可以，」雷文輕輕拉開她的手：「我不能令珊瑚傷心。」

「你可以傷我的心，爲甚麼她不可以？」卡露蓮掩住咀，不讓哭聲爆出來。

「因爲我愛她！」雷文看了看錶，伸手叫侍者結賬：「對不起，時候不早，我送妳回去！」

「陪你的小表妹？」卡露蓮馬上抹去淚水不讓侍者看見。

「她一個人在家裏很寂寞。」

「哼，替她想得眞週到。」

「走吧！」

「我們這一次談判，你沒有成功，因爲，我並不打算和你分手。」

「那何苦？而且就算妳找我，我也不會再見妳。」

「總有一天，你會被她拋棄，你不覺得，她和艾雲更適合？」

「妳懂得甚麼？」雷文笑一下，開了車門讓卡露蓮進去：「珊瑚和艾雲是死對頭，要担心，担心

別的男孩子，我絕不担心艾雲。」

「但他英俊，比你更能吸引異性。」

「他脾氣古怪，不是我的敵手。」

「條件，他始終比你好。」

「妳覺得他好，妳去追求他，或者我爲你們撮合！」

「你分明知道這是不可以的，我年紀比他大，你不要我，也無權分配我。」

「外國流行老妻少夫。」

「我不是外國人，我也沒有戀弟狂。」卡露蓮恨恨的盯他一眼：「看看你能得意多久！」

「妳根本蠻不講理，我們最好不要說話。」雷文用力踏油門，他的心，已飛回珊瑚的身邊。

× × ×

「珊瑚，珊瑚……」雷文一脚踏進屋，就到處找她，可是樓上、樓下，都看不見珊瑚的影子。

「雷文。」是錦姨：「唷！還不到一點，這麼早就下班？」

「今天是星期六。珊瑚呢？」

「剛才她還在花園。」

「我回來的時候沒有看見她！」

「也許繞到後花園？快開午餐了，你在家裏吃吧？」

「我和珊瑚在外面吃。」雷文說着，人已走出大屋。

一直找，終於在後花園看見珊瑚。她穿了套短褲運動裝，伏在草地上吹棉絮。

雷文吐了一口氣，走到她身邊，蹲下來：「我叫妳換好衣服等我，為甚麼不聽話？」

「這棉絮好好玩，呼……你看，你看棉絮隨風飛舞，多好看！」

「我們說好今天去新界玩的，現在應該出門，而且我們都沒有吃午餐。」

「唔！我要吹棉絮！」珊瑚不肯罷休，還在玩。

「新界有很多很多的棉絮，妳可以玩一整天。」

「眞的呀？」

「不騙妳！」雷文拖她起來：「快換衣服，聽話嘛！」

珊瑚和雷文手拖手進屋，剛巧艾雲由台階下來。

「艾雲表哥，我們一起去新界。」

「沒有空，不去了。」

「艾雲，昨天你已經考完試。」雷文說：「去新界輕鬆一下。」

「大哥，我約了人。」

「那隨便你吧。」

「艾雲表哥，你別忘記答應了我，攷完試請我看電影。」

艾雲沒說話，走了。

「別理他！」雷文搖了搖她的手：「快換衣服。」

「你猜艾雲表哥約了誰？……」

× × ×

艾雲開車進沙田，先到市集買了一隻鷄、一條石斑，還有一些新鮮蔬菜。

車繼續向前駛，在一間兩層高的小房子門前停下來。

小房子面前種了許多花，也有樹，樹上一些果子已經開始成熟。

艾雲按鈴，一個頗胖的老婦走出來。

「哎唷！艾雲，你怎麼來了？」她很高興，一邊開鐵門一邊問：「考完試沒有？」

「剛考完。」艾雲把餸菜交給她。

「我說過多少次了，來看我不用買東西，你肯陪我吃一頓飯，我已經很開心，街市那些地方，不是少爺去的，難道我還不會買菜？」他們走進屋裏，屋子每層有兩房一廳，還有露台、廚房和浴室。陽光充足，空氣也很好：「你又沒有買牛肉？那麼一大條石斑怎吃得下。」

「您戒吃牛肉，喜歡吃魚。」

「但是你最喜歡吃煎牛扒，我馬上去買。」她去找錢包。

「奶媽，不要去，我也喜歡吃鷄、吃魚，我們談談！」艾雲拉住她。

「對了！」奶媽又走到房裏去，一會，她拿着鈔票出來：「今早樓上的房客剛把租金交來。」

「您留着用。」

「我留四百已够，一個老太婆，四百元單是管食管穿，又不用付房租，已經夠用了，餘下的還要付銀行。」

「這個月銀行的錢我已經付了。」

「你那來那麼多錢？每月都是房租和你的補習費加上零用錢，加起來才湊足數目，租金還在我這兒呢！」

「這個月，爸爸多給我千多元，他要我追求珊瑚。」

「追到了沒有？」奶媽極感興趣。

「追到，不過是大哥。如果我追求女孩子，就沒有那麼多錢付給銀行。」

「你爲了我不追求珊瑚？」

「珊瑚喜歡大哥，爭也沒有用。」

「我還欠銀行多少錢？」奶媽坐下來，想想就心煩。

「九個月。」

「銀行的錢還清，不要再去補習，實在太辛苦。」

「倒不覺得辛苦，就怕時間不夠用，以後再算。」

「你回房間去躺一會，我去燒飯給你吃！」奶媽從冰箱裏拿了一罐啤酒出來給艾雲。

「我不疲倦。」艾雲開了啤酒喝了兩口：「我去後院子看看那些番茄。」

「有兩個又大又紅，摘下來，我洗乾淨，放些糖，給你生吃，啊！艾雲，給我摘三棵葱。」

艾雲走到後園，他和奶媽合力種的番茄，果然有兩個特別大，已經成熟，他越看越開心，捨不得摘下來。

「艾雲，」奶媽在厨房的窗口叫：「明天星期日，不要回去，在這兒住一晚，明早吃及第粥。」

「我沒有告訴爸爸不回家睡覺。」

「你爸爸忙賺錢，忙應酬，他從來不管這些，他問起來，告訴他在同學家裏睡了一夜，你又不是女孩，不用怕。」

「好吧！」

「葱呢？我等着用的呀！」

「我忘了！」艾雲從院子的地上拔了三棵葱，由窗口遞給奶媽。

艾雲每次來奶媽家就開心，在這兒，他自由自在，無拘無束，不用避這個躲那個，也不用戴假面具，更不用敷衍、應酬，他在奶媽家種花、果、盆栽，還養了一缸熱帶魚。

他很喜歡奶媽家那隻小花貓，胖胖的，艾雲每次來都和牠玩打球。

艾雲在家是孤立、寂寞，毫無溫暖的，他感覺祇有奶媽的家才像個家。

艾雲在奶媽家住了一晚，第二天吃了及第粥才回家，他不是第一次在奶媽家留宿，正如奶媽所說的，董宇凌不管這些事，可是，他踏脚回家，便看見董宇凌鐵黑着臉坐在客廳裏。

他一看見艾雲，便沉着聲說：「跟我進書房。」

到書房，董宇凌叫艾雲關上門：「直到今天，我才知道你經常不回家睡覺。」

「爸爸……」他忽然不想解釋。

「以前你不回家睡覺，我不想跟你計較，但是，珊瑚住在這兒，你常常在外留宿，她會以爲你不是好男孩。」

「我沒有告訴她我是好男孩。」

「你不想得到她的好感？」

艾雲搖搖頭。

「你不想追求她？」

「珊瑚是大哥的。」

「胡說！」董宇凌低喝一聲：「我一直把珊瑚當作你的媳婦，你姑母也把你當女婿，我們兩家人約好的。其實，珊瑚從小就喜歡你，都是你自己不好，跟人家鬥氣，擺少爺架子，大個子欺負個小女人有甚麼了不起？不好好招待人家也還罷了，還把人迫哭了吵着要回瑞士。看樣子你是不喜歡珊瑚，故意讓給雷文的，你自己在外面是不是有了女朋友，昨晚就在那女的家中留宿？」

「爸爸，我一天忙到晚，那有時間交女朋友？」

「啊！忙！攷完試，放暑假了吧！有空啦！由明天開始，你給我好好的留在家裏，陪着珊瑚。」

「還沒有正式放假，學校仍有很多工作，教授又要我輔助一些程度追不上的同學。」其實，艾雲是忙着替瑪姬補習，瑪姬六月份期攷。

「艾雲，你爲甚麼總是不聽話？」

「爸爸……」

「去陪你表妹，去……」

艾雲馬上離開書房，回房間洗澡更衣，由浴室出來，看見珊瑚坐在他的房中，正在看他小時候的相片。

「妳怎麼又來了？」

珊瑚誤解了他的意思：「你的門沒有上鎖，一旋門球，就進來了。」

艾雲皺一皺眉：「妳在翻甚麼？」

「相簿！看我們小時候的相片。」珊瑚把相簿放回原處：「你答應攷完試請我看電影，我們現在就去。」

「今天沒空。」艾雲靠着露台站立。

「學校巳經放假。」

「有約！」

「男的還是女的？」

「女的！」

「女朋友？」

「妳煩不煩？」艾雲回轉頭：「像法官似的！」

「我要弄淸楚嘛！如果你約了女朋友，我沒有理由要你推了她的約會來陪我。她是誰？你從來不帶朋友回家。」

「巫婆！」

「你眞會開玩笑，是最美，最年青的小巫婆吧！」珊瑚哈哈笑：「帶她回來，我們一起玩。」

「白痴！」艾雲低聲的：「妳還是叫大哥陪妳吧。」

「你關心我？」珊瑚走到他身邊，靠着他。

艾雲把身體擠出來：「我要吃飯，失陪！」艾雲邊說邊走出房間。

珊瑚雙手揷着腰，在房裏頓足。

珊瑚沒有在家裏吃飯，和雷文出去了。飯桌上少了珊瑚，艾雲胃口也開了。

飯後艾雲到趙家補習，補習日期本來是每星期的二、四、六，因爲艾雲心急着要去看奶媽，因此把時間改了。

瑪姬早已吩咐厨房爲艾雲準備了很多點心。

艾雲快要下課時，趙東尼來了個電話，說訂好了桌子，要艾雲和瑪姬一起去吃晚飯：「我和佩芝在一起，攷完試，好好玩他一天，九點半的戲票我已經買好了，你一定要和瑪姬一起來。」

艾雲還沒有回話，瑪姬在旁邊，可憐兮兮的：「艾雲哥，去啊！」

「好吧！」艾雲在電話裏答應了東尼：「總比躭在家裏好。」

艾雲回家，差不多已經一點鐘。

董宇凌有應酬，還沒有回來。

雷文和珊瑚也是剛回來的。

父親未回，艾雲鬆了一口氣。

走進房間，有一陣難嗅的氣味。

艾雲連忙走近床一看，天，又是那畜牲的傑作。

艾雲滿肚是火，解開的鈕扣沒結上，直衝到珊瑚的房間。

「嘭！嘭！嘭！」握起拳頭搥門。

珊瑚剛換上睡袍：「誰？」

艾雲推門進去，珊瑚看見艾雲，意外又開心：「艾雲表哥！」

「妳跟我來！」艾雲一手抓住她，把她拖出去。

「你不要走得那麼快好不好？」珊瑚被拖在後面，像隻小羔羊：「呀！你抓得我的手好痛……」

進了房間，艾雲把珊瑚推到床邊：「妳看妳寶貝的傑作。」

珊瑚撫着手腕雪雪呼痛，她瞟了艾雲一眼：「你就爲了這個生氣？」

「我不應該生氣嗎？」艾雲呼呼的，手指直指住床：「妳那鬼東西在我的床上撒屎撒尿，已經不是第一次，多少次，妳自己算算？第一次，我忍了，第二次，我已經通知妳，可是接下來，五、六、七、八次，我的床變了茅厠，成天臭氣薰薰，妳也不教教牠，太沒有家教。」

「嘩，我來了那麼久，還是第一次聽你說了一大堆話。」珊瑚瞪着他：「可是你罵我沒家教沒道理，狗又不是我生的，你沒理由……」

「妳養的，是吧！那妳應該好好的管教牠，怎能讓牠到處撒屎撒尿？」

「我教過啦！牠不聽話，怎麼辦呢？牠是狗，不是人，我跟牠說道理，有什麼用？牠又不會聽！你是人，牠是畜牲，你何必爲了一隻沒有人性的狗生氣。」

「我不該生氣，抱着那堆寶物睡覺去。也許妳不介意，我可受不了！」

「叫錦姨找個人來替你把床由面到底換新的，好不好？」

「半夜三更，講笑話！」

「那你到底要怎樣呢？二少爺！」

「妳把寶物弄走，替我把床罩床單全換過！」

「這……」珊瑚爲難了。

「怎麼？大小姐也受不了。」

「艾雲表哥，」珊瑚求着：「我們一起解決它。」

「休想，狗又不是我養的。」

「你到客房裏去睡一晚，好不好？明天一定全換新的，我送你法國名牌香水一瓶，玫瑰花一盒，如何！」

「我又不是客人，不住客房。」

「你要怎樣嘛？」珊瑚可急了。

「把東西拿走！」艾雲提高嗓門：「床上的一切全換新的！」

「你一定要？」珊瑚咀一扁。

「隨妳！半小時之內妳不動手，我把那小畜牲宰了！」

珊瑚嘩的一聲哭出來，直衝出去。

「喂！妳想走……」

珊瑚來到雷文的房間，哭叫着：「大表哥，大表哥……」

雷文剛巧入睡，矇矓間聽見珊瑚的叫聲，他由床上跳起來，坐着，做夢嗎？

「大表哥！」聲音在門外。

雷文跳下床開門。

雷文看見梨花帶雨的珊瑚，不由得一陣心痛，捧起她的臉，一面替她抹去淚水，一面問她：「做惡夢？看見獅子，嗯？」

「大表哥，」珊瑚抽抽咽咽：「你能不能帮我一個忙？」

「當然，妳要我做甚麼都可以，就是不要哭，聽話啊！」雷文哄她。

艾雲雙手交抱在胸前，靠在房門上看好戲。

「小狗在艾雲表哥的床上……床上撒屎，他說……如果我不替他把糞便拿走、更換床單，他就會……就會……」

「別心急，慢慢說！」

「大表哥！」珊瑚撲進雷文的懷裏，哭不成聲。

「不要說話，不要說話！」雷文緊擁着她，自己幾乎也哭了起來，心上人傷心呢？就等於割了他一塊肉：「我給妳倒杯熱茶。」

「不，大表哥，他祇給我半小時，時候一到，他就殺死小狗。」

「甚麼？艾雲也太過份了，別怕，他不敢動小狗一條毛。」雷文已看見艾雲：「喂！你好忍心，把珊瑚嚇成這樣子，她嚇壞了我不放過你。」

「不是恐嚇，說的全是眞話，今晚沒得睡，我連她都宰了。」

「你這小子……」

「不要吵，答應他，替他換床單。」珊瑚求着：「好嗎？」

「好的！」雷文輕撫一下她的臉，非常的溫柔：「妳在房間等我，我會把一切弄好，靠一會！」

「大表哥，你不怕？」

「誰不怕骯髒？爲了妳，我樂意做。」雷文扶珊瑚進他的臥室，讓她坐在睡椅裏：「我很快就回來的。」

「你能不能把小狗帶來這兒給我？」珊瑚悄聲問，她覺得自己太過份了，得寸進尺。

「當然可以，這樣妳就不用再担心有人傷害小狗。」

雷文出去，不一會，他拿了一隻籐籃進來，放在珊瑚的懷裏。

「大表哥！」珊瑚拉着他的手：「你眞好。」

雷文緊握着她的手，在她的手背上吻了一下：「我很快會做好一切，等我！」

雷文走到艾雲的房間，一面動手拉床罩，包起狗糞，一面說：「我祇知道你脾氣怪，不知道你那麼狠。」

艾雲沒說話，想梆手。

「走開，我答應過珊瑚一定會做妥，你祇要告訴我床單、枕套在哪兒？」

「樓下，錦姨房間隔壁的儲物室，我去拿！」

「我還有兩條腿，坐着吧，二少爺。」雷文匆匆走出去，到樓下，在儲物室翻，錦姨一向醒睡，可把她吵醒了。

「誰呀？」她結着晨褸的帶子走進來：「雷文，半夜三更你找甚麼？」

「艾雲房間的床罩、床罩和枕套……錦姨，請妳告訴我放在那一格？」

「到底發生了甚麼事？」

「妳不要問，祇要把東西給我。」

「艾雲喜歡白色，白色綉藍花的床罩，白通花床單和枕套，白棉薄被……都齊了，到底發生了甚麼事？」

雷文抱着東西跑上樓梯，錦姨不放心跟了上去。

雷文鋪床單笨手笨脚，艾雲走過去幫忙，雷文把他推開，錦姨進來看見情形，哇哇的叫：「我們的二少爺越來越不得了，竟然半夜三更要大哥爲他鋪床疊被。」

艾雲想說話，始終也沒有開口。

「錦姨，妳這樣大聲幹甚麼？是我自願做的，行了吧！」

「這種事不是少爺們做的，我來。」

「不要！」雷文拉開錦姨：「我答應珊瑚自己做。」

「雷文，看你滿頭大汗，珊瑚又不在，她不知道是我做的。」錦姨很焦急：「艾雲，把冷氣機開

大一點。」

雷文抹了一把汗：「呼！一切都弄好了，艾雲，行了吧！」

床上被單、床罩、枕套亂七八糟，艾雲點了點頭：「麻煩大哥！」

「等一下！」雷文跑出去，錦姨盯了艾雲一眼，正想跟出去，雷文已經拖了珊瑚進來：「我已經替他全換新的，艾雲很滿意。」

珊瑚開心地握了握雷文的手，向艾雲昂了昂臉：「你還有甚麼不滿意？」

「沒有！」

「那你可不能宰我的小狗。」

「各位晚安！」艾雲下逐客令。

雷文拖了珊瑚出去，錦姨馬上跟着走：「他房門口怎麼有一大堆床布。」

「床罩上有狗糞，麻煩錦姨把它扔掉！」

「這些事情我會做，快睡覺吧！聽！汽車聲，你媽咪和爸爸回來了。」

「我們快回房間。」雷文把珊瑚送進房間，自己也回房去了。

「就是手足情深，老替弟弟遮瞞。」錦姨一邊收拾東西，一邊喃喃自語。

董宇凌夫婦經過二樓，看見錦姨，奇怪地問：「那麼晚了還不休息？」

「幾個孩子剛睡，聽說艾雲又發脾氣。看，半夜三更還要換床單……」

「他還小，錦姨別跟他計較。」江玉霞馬上說。

「這孩子甚麼都好，」董宇淩向妻子搖搖頭：「就是脾氣古怪。」

「對呀！我知道錦姨受了不少委屈，艾雲還出言相撞。不過，他不是有意的，他還小，過一兩年大些，就聽話了！」江玉霞帶點抱歉的說：「孩子不聽話眞難爲了妳，時候不早，晚安！」

到三樓，江玉霞對丈夫說：「你可不要爲了小事又罵他，現在的孩子罵不得，他會反叛你的。」

「我偏要罵他一頓，他的脾氣非改不行，固執又不合羣。」

「他現在已經很怕你，何必再傷父子感情，聽我話，對孩子不能太嚴……」

一三

「咪咪，咪咪！」珊瑚由泳池上來，一面用毛巾抹水一面走到籐籃的前面。籃內空空的，祇有一個空墊子。

「咪咪，你跑到哪裏去？」珊瑚心裏一急，別又到艾雲房裏撒尿。找遍整個花園，連影子也沒有，她走上台階正要回屋子，剛巧艾雲由屋裏走下台階。

「你有沒有看見咪咪？」

「那一個咪咪？」

「我的小狗！」

「還以爲是妳的朋友呢！沒有見過。」艾雲說完就走下花園。

「咪咪，咪咪……」

錦姨走出來：「珊瑚，妳找咪咪？」

「是的，我游泳時，牠還在籃子裏晒太陽睡覺。今天我在水裏躭久了，也許牠不耐煩跑走了。」

「小狗總喜歡到處跑，一定在屋子裏，不用担心。」

「我很担心，她又跑到艾雲表哥的房裏撒尿撒尿。」

「妳要的奶昔我剛巧送來，妳坐下來把它喝了，我去找咪咪。」

「謝謝錦姨，我在泳池旁等妳。」珊瑚搖着滴水的長髮回到花園。

她躺在太陽椅裏，把吸管放進咀裏，奶昔還沒有喝到一半，錦姨飛奔出來，面色都變了：「我找到咪咪，呀！我找到牠了！」

「咪咪在哪兒？」珊瑚見錦姨面青唇白，氣喘喘的，心裏跳了一下：「那小東西又闖禍了。」

「牠在……牠在艾雲房門口不遠處……牠……牠……」

「好啊！又在我房裏撒屎撒尿。」艾雲由樹頂的床翻下來：「這一回我一定把牠宰了。」

「不要，艾雲表哥。」珊瑚拉住他：「我答應你今天起把牠綁好！」

「珊瑚，不要理他，快去看咪咪！」錦姨牽了珊瑚走，艾雲跟在後面，到二樓，遠遠看見一小團咖啡色的東西。

「咪咪，咪咪……」大家走前去，一看，咪咪血肉糊塗，看樣子是被人重重打死。

「咪咪，」珊瑚握着雙拳慘叫，她渾身發抖，面色發青變白。

「太殘忍！」錦姨搖着頭：「太沒有人性，連一隻小狗都容不下！」

「我，」艾雲馬上說：「我沒有……」

「不，不，啊！天……」珊瑚撫着頭，咪咪身上的血令她想吐，人旋旋的，便暈了過去。

艾雲接住她的身體，抱住她：「珊瑚，珊瑚……」

錦姨推開艾雲把珊瑚抱過去，那時候，傭人都跑了來，一些協助錦姨把珊瑚送回房，另一些去打電話請醫生，通知董宇凌、江玉霞和雷文。

雷文接到電話，幾乎自己也暈倒過去，他放下工作馬上趕回家。

艾雲蹲在地上，看了咪咪一會，他走進房間，拿了一條大浴巾，把咪咪包好，抱到屋子後面的空地。他找了一個鋤，一個鏟。把一切做妥，差不多是黃昏，他拖着疲乏的脚步回到屋裏去。

很想知道珊瑚的情形怎樣。

「站住！」艾雲聽見呼喝聲，回轉頭，看見董宇凌怒目瞪視的站在他的後面。

「爸爸……」

「進書房！」董宇凌用力拍上房門，艾雲從未見他這樣震怒過。

「我以為你脾氣怪，心腸應該是好的！想不到你連一隻狗也不放過。啊！我怎會有一個這樣兇殘的兒子，你把咪咪打成肉醬，想想也作嘔，你不是人，你沒人性。」董宇凌握着拳頭，拚命擂桌面。

「我沒有做過。」

「的確，過去你從不說謊。」

「爸爸，你不相信我？」

「不相信，你變了，越變越壞，你好令我痛心。你為甚麼不學你哥哥，我不要你出人頭地，祇要你像個人。你整天鬧事，欺負珊瑚，還殺了那可憐的小狗……」

「我沒有。」

「你有！」董宇凌指住兒子：「我們全家人都喜歡咪咪，祇有你憎惡牠。前兩晚咪咪在你床上撒屎，你半夜三更把珊瑚吵醒，罵她，迫她替你清理房間。你還說要宰了咪咪，前兩晚說過，今天發現咪咪屍體前也說過。」

「我隨口說，不是有意的。」

「你不像是個喜歡開玩笑的人吧！你沒有幽默感，你看誰都不順眼。」董宇凌揮着手：「你不用賴了，整間屋子的人，祇有你有殺死咪咪的動機！」

「爸爸，」艾雲委屈得想哭：「如果我做了我會承認。」

「你不會，你想賴，你變壞。我不跟你說咪咪，我跟你說珊瑚，她是個人，她是好表妹，她被嚇得暈倒不省人事，你開心了吧！太殘忍，別說女孩子，連我也幾乎受不住！你幹的，你幹的好事，你討厭珊瑚，好啦！現在她傻了！」

「她還沒有醒過來？」

「又是打針又是急救，醒來了！不過，她雙眼望住牆，定定的，雷文怎樣哄她，求她，她一句話都說不出。」董宇凌的火又升起：「萬一她出了事，你怎對得住姑母，怎對得住自己的良心？」

「爸爸！我沒有做，」艾雲是忍不住了：「你爲甚麼要寃枉我？」

「拍！」一個火辣的巴掌：「錯了還想狡辯？滾出去，我不想見到你，滾！你這畜牲！」

艾雲正要拉房門，董宇麥氣呼呼的：「你犯了很嚴重的過失，這個月停止零用錢。」

「爸爸，你怎樣罰我都可以，但是你不能……」

「我打死你！」董宇麥抓起一支「士的」追打艾雲，一直在外面的江玉霞連忙用身體擋住艾雲：「你呆瓜似的站着幹甚麽？快走呀！你爸爸會打死你的，走，快走……」

其實艾雲不想走，董宇麥駡他，打他都沒有關係，打駡又不是第一次，他把一萬個罪名加在艾雲身上，艾雲也不在乎，反正他在董家已不是好人，由上而下沒有人看得起他，但是，董宇麥不能扣除他的零用錢，因爲，他還要替奶媽還債。

可是母親一直把他推向樓梯，董宇麥怒火冲天，兩個人一追一推，艾雲留不住，祇好跑回二樓。經過珊瑚的臥室，覺得應該進去看看她，推開門，伸頭進去，珊瑚躺在床上，面向天花板，艾雲正要進去，突然重拳出擊，一隻拳頭由房裏打出來，篷！打在他的鼻上。

艾雲打踉蹌倒退在對面的牆上。

雷文由珊瑚的房裏撲出來，揪住艾雲：「你爲甚麽要殺死咪咪？」

「不是我！」艾雲用手背擦去鼻血。

「是我？你別忘了小狗是我送給珊瑚的。」雷文還要動拳，又說：「殺了小狗不算還要殺人？」

「珊瑚不舒服，我祇想看看她！」

「她已經嚇傻了，看見你，一定會發神經！你害她還害不夠？滾！」雷文雙手推艾雲：「你休想

再打壞主意，我會一天二十四小時保護她。」

艾雲回到房間，鼻血還沒有止住，他倒在椅裏，用手指來挾住鼻管，頭部向後仰下，他張着咀吸氣，孤獨、委屈、自卑……瞪了瞪眼，沒把那顆淚流下來。

以後一連幾天，艾雲想去看珊瑚，不是雷文攔截就是錦姨阻止，後來聞說珊瑚精神已日漸好轉，艾雲就決定不再去看珊瑚，省得再和雷文衝突。

珊瑚痊癒，對艾雲像對待仇人一樣，她沒有責備艾雲，艾雲也沒有爲自己辯解，兩人碰面，珊瑚怒目而視，艾雲冷笑而過，有時珊瑚對他冷嘲熱諷，他就裝聾扮啞，實在，他在董家很少說話。

珊瑚和艾雲的感情越差，相反，她和雷文又一天比一天好。

雷文遷就她，寵她，把她當無價之寶，咪咪死後，雷文送了一隻很漂亮的貴婦狗給她，珊瑚不肯要，因爲看見貴婦狗會令她想起咪咪。禁不住又一陣傷心，雷文馬上把貴婦狗送走，隔一天又買了白鸚鵡回來，這小鸚鵡不單會叫早晨，還會叫小姐。

雷文又給珊瑚在後院建了座秋千架，好等自己上班，珊瑚一個人無聊時，可以盪盪秋千。

至於雷文，他一下了班便立刻回家伴着珊瑚，找節目給她消遣。

艾雲可沒心情管這些，他目前要做的，是要去賺二千元，沒有錢，奶媽銀行的欠欵付不了。

這天，他回到學校去。東尼和他幾個死黨在餐廳等他。

由於艾雲說話少，不喜歡主動和人接近，所以好朋友很少。

「保羅的歡送會，我們攪點餘興節目，艾雲，你負責唱民歌。」
「可以！不過我那隻吉他壞了。」
「我借你一個。」艾迪說。
艾雲點一下頭。東尼把他拉過一邊：「有人說你要做暑期工，甚麼事？」艾雲說了。
「你來我爸爸公司工作，二千元，小數目，他喜歡你，你要三千他會照付。」
「爸爸知道我在外面打工，他一定會很生氣。」
「你知道我日日淸，沒有甚麼積蓄，我叫他們凑一下，二千元，小數目。」
「不！東尼，我不想人家看不起我，還是替小孩補習比較適合。」
「一份補習那來二千元？」
「多找幾份！」艾雲走回去：「保羅的歡送會我一定準時到，再見！」
「艾雲幹甚麼？老大不開心？」
東尼把艾雲那番話說了。
「二千元又不是二十萬，我身上就有幾百，喂！你們有沒有……看已有二千多元，叫他回來，我們借給他。」
「不必了，我不知道艾雲是自卑、自大，還是驕傲，他不會平白接受別人的帮助。」東尼嘆了一口氣。艾雲走出學校，有人叫住他，他回頭一看，是和他同系的莫荔兒。

「聽説你想替人補習？」
「是的！你的弟妹要補習嗎？」
「的確有人要補習。」
「誰？」艾雲很高興。
「我！」
「你？」莫荔兒一向對他怎樣，一年了，他怎會不知道？他們偶然會談談，莫荔兒是個好女孩，但是他不想和她太接近：「我祇替中學生補習。」
「你成績那麼好，有資格替我補習。你知道我的功課……」
「妳誤解了我的意思，我是説，我喜歡小孩子。」
「一份補習不會有二千元。」莫荔兒的目光停留在艾雲的臉上：「但是我願意付，甚至更多。」
「謝謝妳的好意，我會去多找幾份補習，必要時，登一份廣告！」
莫荔兒靠近他的布袋：「或者，你回去好好攷慮一下。」
「好吧！我還有事，再見。」艾雲揚揚手，跑去停車場。
他是絕不攷慮的，祇是不想莫荔兒太難下台吧。
今天又是瑪姬的補習時間，瑪姬攷試前，測驗很多。
瑪姬顯得有點心不在焉。

艾雲那好看的眉毛差點沒皺在一起；「三條題目你錯了兩條，妳到底有沒有溫習功課？」

「對不起！艾雲哥，我書卻溫好了，祇是……」瑪姬鼓足了勇氣：「我有話跟你說。」

「我是來替妳補習的，想說話，去找神父或律師。」

「艾雲哥哥，要是我不跟你說，我沒有辦法集中精神。」

「好！說吧！」艾雲扔下書本。

「哥哥說，你要替人補習，多賺點錢，是不是？」

「是的！」艾雲精神為之一振：「妳有同學要補習？」

瑪姬拉開書枱的抽屜，把一隻信封拿出來，交給艾雲。

艾雲揭開信封口看看，裏面剛巧有二千元：「這是甚麼意思？」

「我的零用錢，一直放着沒有用，你既然急需，先拿去。」瑪姬求着：「艾雲哥哥，不要拒絕！我是誠心的。」

「但是……」

「你不是一直把我當妹妹，妹妹不可以帮哥哥？而且我又不是送給你，是借給你，你要還的。」

「不過，我可能要幾個月才能還給妳，」瑪姬誠懇的態度，再加上幾年來的相處，艾雲不忍心拒絕她。

「越遲還越好，」瑪姬開朗得笑起來：「我要收利息的，每月一元。九個月，我有九元收入，可

以吃一個雪糕新地。」

艾雲把錢袋好：「我不打算付利息，但我會請妳吃一頓豐富的晚餐。」

「眞的？」瑪姬開心得跳起來：「甚麼時候？」

「等妳攷完試，還要看妳成績好不好？科科八十分以上，我才會請客。」

「艾雲哥，我們馬上溫習。」

艾雲含笑搖搖頭：「精神能集中了吧？」

「可以了！我保證問三條，對三條，不會令你生氣。」

瑪姬對他好，艾雲知道，其實，幾年相處，他也很喜歡她。

艾雲回家，放下布袋，馬上洗澡。

到飯廳，珊瑚一個人坐在那兒。

她身上穿白色工人短褲，紅T恤，青春氣息充滿了整個餐廳。

她看見他，笑笑，露出兩個酒渦，一排雪白的小貝齒。

艾雲有點意外，咪咪死後，她一直對他不睬不理，怎麼今天向他笑。

「珊瑚……」

「噓！別說話，保持心境的平靜。」

艾雲不明白這是甚麼意思。

這時候，雷文、江玉霞、錦姨都進來了，雷文一看見珊瑚，就拖着她的手說個不休。

錦姨吩咐好傭人開飯，看見珊瑚和雷文在一旁正說得開心：「你們吃飽飯再談情好不好？」

「我們不是談情。」珊瑚走到餐桌前：「不過，在吃飯時，我倒想唸一封情書，擔保每個人胃口大開。」

人人看住珊瑚。

珊瑚由工人褲袋內拿出一隻信封，她把信牋拉出來，先清清喉嚨，然後一個字，一個字的唸：

從我們第一次相遇，我已經很喜歡你，我大着膽子說，我暗戀你一年了。

知道你有困難，很爲你擔心。我不是想補習，祇是找個藉口想帮助你，我也知道你會拒絕，所以我祇好偷偷地把信放下。支票三千元，請笑納，我是誠意的，求你不要拒絕。

艾雲的面色在變，這封信不是……

「這封信，是一位署名莫荔兒寫的，你們知道誰是莫荔兒嗎？」

艾雲記起來了，這封信是莫荔兒靠近他身邊時，把信偷偷放進他的布袋。

艾雲霍地站起來，指住珊瑚：「妳怎可以偷我的東西？」

「你不見了甚麼？」珊瑚佻皮地，眼珠子閃閃：「我偷了你甚麼？」

「妳手中的信，」艾雲走過去，搶回來：「妳溜進我房間偷我的。」

「我甚麼時候進過你房間？啊！舅媽，寃枉啊！」

「信是艾雲的，怎會在妳這兒？！」

「在走廊檢的，上面沒有寫上欵名字，我根本不知道信是誰的，如果我早知道那位莫小姐暗戀的人是艾雲表哥，那是艾雲表哥的情信，我才不敢看。」

「我淸楚知道自己沒有掉過東西，妳乘我洗澡時，進我房間偷的，妳是個賊，卑鄙。」

「總不及你下流吧！我一直以爲你是個有骨氣的男子漢，誰知道你竟然是個吃軟飯的！」

「妳說甚麼？」艾雲勃然大怒。

珊瑚登開一張支票，哈哈的笑：「證據確鑿，莫荔兒付你三千元。嘖嘖，眞想不到三千元就可以把你買到。」

「好……」艾雲衝過去，雷文馬上起立擋住他，江玉霞說：「艾雲，你要等錢用，爲甚麼不跟我說？！問錦姨也可以，你爸爸知道你做了這種不體面的事，他會氣死。」

「我做了甚麼？」艾雲又羞又委屈，幾乎想捏死珊瑚。

「女人祇要有錢，就可以買你。」珊瑚有雷文護着，一點也不怕。

「是的，全世界女人有錢都可以買我，就是妳洪珊瑚不能！」

「我可不是倒貼小白臉的人。」

「想買我，也要看看這個人有沒有條件，有沒有資格，妳不配。」

「你說我沒有資格？我爸爸有很多很多錢，你要三十萬都可以。」

「我不會要妳的錢，妳的錢和妳的心一樣髒。」

「嗄！你……」

「把支票還給我！」艾雲望着雷文：「錢不是我的，我要還人。」

雷文哄着，把支票拿到手，塞回給艾雲，艾雲飯也不吃，走出去。

「支票的事，你要向你爸爸解釋。」江玉霞叫住他。

「祇不過是同學跟我開玩笑。」艾雲回轉身：「我警告妳，再偷進我的房間，我對妳不客氣。」

「舅媽，怎麼辦？」珊瑚心跳了一下：「他會像對咪咪那樣對我。」

「他不敢，咪咪是狗，妳是人。不要跟他一般見識，我們吃飯。」

「珊瑚，妳放心，」雷文安慰她：「我不會讓他碰妳一根頭髮。」

「我不想吃飯。」

「換件衣服，我們去吃韓國菜，然後我們上的士高。」

「出去玩！」江玉霞鼓勵着：「雷文，一定要讓表妹開心。」

雷文拖着珊瑚出去，上樓換衣服。

「大表哥，剛才我是不是太過份？」

「怎會呢！小孩子開玩笑，艾雲偏緊張。他這個人沒有幽默感，妳以後不要和他玩。」

「我剛才是有意叫他難堪的。」

「他已經罵了妳。」

「是的，他不應該說我的心腸髒。其實他才狠，殺死咪咪。」

「算了，以後少和他接近，換衣服吃飯去。」

從那天起，反過來艾雲把珊瑚當仇人，也來幾句冷嘲熱諷。

回家看見珊瑚玩電視遊戲，他會冷哼着：「無聊！」

「你白痴，IQ零蛋！」

「妳整天游手好閒，睡飽了等飯吃，妳是廢物！」

「我？」珊瑚指住鼻尖：「你不用上學，天天出去玩，也不見得好到那裏去。「舅舅叫你利用暑假替我補習中文，你做過沒有？」

「補習？妳那一天不去拍拖？」

「我的私事輪不到你管！」

「誰管妳？妳有這份魅力嗎？」

「喂！你……」

艾雲已上了樓梯，回過頭，不屑的看了她一眼。

這女人，和別人一樣，狗眼看人低，全不是好東西。

珊瑚也無心玩電子遊戲，看看錶，已五點了，雷文應該就快回來，現在祇有雷文能給她快樂，她

跑到台階前等候雷文回家。

才祇不過一會兒，雷文果然開着他的跑車回來，他看見珊瑚，忙把車停在台階下，跑上去，握着珊瑚的手：「等我嗎？」

「唔！好想見到你！」

「珊瑚！」雷文擁着她的腰，在她的臉頰上吻了一下。

珊瑚偎在他胸前：「大表哥，我想找一份工作！」

「工作？妳回來不是要好好過一個假期，然後上學嗎？」雷文用另一隻手撫弄她的手指：「是不是一個人在家裏感到寂寞，以後我更提早回家，我叫媽咪白天不要打牌，陪着妳。」

「你每天一下了班就陪我，舅媽也很少打牌，你又送了那麼多玩意兒給我，我根本不會寂寞，我總覺得這樣不大好。」

「每一個學生放暑假總是玩玩跳跳，艾雲開始放暑假，他也應該替妳補習中文，有時間我跟他談一談。」

「別談了，他剛才還把我罵了一頓，其實，你也可以教我中文。」

「怪不得妳剛才不開心，原來又是那小子氣妳。他這個人，要就不說話，一開口就得罪人，妳真的別再理他。」

「我偏要理，他殺死咪咪，我還沒跟他算賬。」

「我替你揍他一頓如何？」

「打架沒有用，我在等機會。」珊瑚把手按住雷文的腹部：「餓不餓？要不要吃點心？」

「唔！」雷文點着頭。

「你去洗臉，我去找錦姨，看看今天厨房做了甚麼點心。」

「那太辛苦妳了，按鈴叫傭人。」

「我反正閒着嘛！」珊瑚把雷文送到梯口：「在房間等我。」

珊瑚走出去，雷文仍然看着她的背影，有了珊瑚，他感到心滿意足。

雷文換了一套白色的便裝，在家裏穿西裝結領帶，總是不舒服。

「咯！咯！」雷文連忙開門，珊瑚捧了個托盤站在門外，雷文連忙把托盤接過去：「錦姨爲甚麼不派傭人送上來，要妳那麼辛苦。」

「是我不讓她們送上來，」珊瑚替他倒了一杯香片茶：「炸春卷很好吃，錦姨說你喜歡吃春卷，多吃點！」

「妳呢？」

「我吃過了。」珊瑚把他房間的擺設重新放好，其中一對白玉接吻魚很名貴，精巧而且可愛。

「喜歡嗎？」雷文在後面攬着她的肩膊：「爸爸由外國買回來送給媽咪，媽咪看見我喜歡便轉送給我。」

「很有趣，」珊瑚用兩隻手撫摸着兩條魚：「你的房間比艾雲表哥的房間漂亮多了，他的房間，除了書和一個舊吉他，連一樣名貴的擺設都沒有。」

「他不喜歡任何裝飾品或擺設，他就是喜歡看書。對了，我差點忘記，我告訴爸爸，妳應該有一張信用咭，爸爸叫我把這張信用咭交給妳，以後妳逛百貨公司不用帶現金。」

「唔！我可以買許多東西。」珊瑚把信用咭放進綠色裙子的口袋。

「珊瑚！」雷文扳轉她的身體，兩個人面對着面：「我上了班，妳有沒有想我？」

珊瑚點了點頭，用手撫弄他襯衣的鈕扣：「我想你，想爸爸，想媽媽。」

雷文把她拖進懷裏，擁抱着她：「我每天一上班就想着下班，我眞希望一天二十四小時都陪在你左右。」

「不睡覺嗎？晚上就要各自回房，怎可以陪我二十四小時？」

「如果妳嫁給我，做我的妻子，晚上我們也在一起！」

珊瑚把頭貼近他的下頷：「現在不流行早婚。」

「妳年紀那麼輕，迫妳結婚是不公道，先訂婚好不好？」

「訂婚？」珊瑚搖一下頭。

「妳不喜歡我？」雷文很緊張的問。

「我喜歡你，你對我好，我都知道。尤其艾雲表哥處處爲難我，他太可惡，更覺得你可愛，不過

媽咪常常跟我說：「交朋友可以交一百個，丈夫祇有一個，因此，除了彼此相愛，還要互相適應和深切了解。」珊瑚把手放在他的背上。

「我相信我們絕對能夠適應，我們天天見面，妳還不了解我嗎？」

「不是不了解，是還沒有了解清楚，我來這兒才一個多月。」

「但是我們已經認識了十八年。」

「我和艾雲表哥不是也認識了十八年？但是到今天我才發現他的缺點。」

「我和艾雲是不同的。」

「我知道，不過，我還要深切了解和攷慮。」

「妳應該攷慮，但是在妳入大學之前，一定要答應我！」

「爲甚麼？入大學和我們訂婚，一點也拉不上關係。」

「媽咪說，妳很漂亮，入了大學，一定有很多人追求妳，那時候妳就不會再要我了，珊瑚，我不能失去妳！」雷文把珊瑚摟得更緊些，大概是怕她飛走。

「舅媽騙你，那有這樣的事，別忘記我們已經有了十八年的感情。」

「十八年能保證甚麼？妳不是十八年後才發現艾雲並非妳的結婚對象？」

「唷，你學得倒很快。」珊瑚拖起他的手，把他拉到露台：「下面的海灘很美，現在的人沒有那麼多。」

「那是淺水灣，黃昏以後來游泳的人便漸漸散去，風景的確很美，晚飯後，我們去海邊散步。」

「唔！」珊瑚靠着雷文站着。

雷文見她好一會不說話：「珊瑚，妳在想甚麼？」

「花園有很多空地，有座我喜歡的秋千架那多好，我家有秋千有滑梯，有搖搖板……秋千還在半空，有飄飄然的感覺。不過秋千是女孩子玩的，你們家祇有兩個男孩，當然不會有秋千。」

雷文沉吟了一會突然說：「我的露台可以看得見日落，在妳的露台，可以看見日出。」

「眞的，我們看日落！」珊瑚坐在露台一張椅上，雷文拉把椅子貼近她身邊。

西邊的天空一片暗紅，慢慢的由淡轉濃，紅紅的一片天，太陽像紅盆似的就在雲上，逐漸下降，雲馬上起了變化，西面一整遍天呈現着紅色、金色、黃色、紫色……晚霞似錦，十分瑰麗，珊瑚看得開心，情不自禁的雙手摟着雷文的脖子：「好看極了，好看極了！」

雷文捧起她的臉：「好美的妳！」他把臉緩緩貼過去，四片咀唇剛接在一起……

「鈴……鈴……」

「電話鈴响了……」珊瑚把唇移開，輕輕推開了他。

電話還在响，雷文大發脾氣：「遲不來，早不來，討厭！」

雷文拿起電話，粗聲說：「喂！」

「雷文，我選這兒沒選錯吧，這兒是最安全的。」

雷文聽到她的聲音，馬上嚇了一跳，回頭看看珊瑚，臉更黑：「妳爲甚麼打電話打到這兒來？」

「想你嘛，雷文，我要見你！」

「不可以！妳以後別再打電話來，任何一個電話都不可以。」

雷文扔了電話走出露台。

「嘩，好兇，誰令你這樣生氣？」

「一個舊同學，是個損友。」雷文撒了個謊：「他老要我晚上陪他去喝酒，我拒絕了。」

「拒絕得好，」珊瑚拉起他的手：「別生氣，我們到樓下玩電子遊戲。」

「珊瑚……」雷文拖她到懷中，想再吻她。

珊瑚像點水蜻蜓似的在他的唇上碰了一下，就巧妙地把身體鑽開去。

「珊瑚，」雷文心動了，停不住。

「都怪那個電話。」珊瑚咭咭嬌笑：「走啦，電子遊戲更好玩。」

珊瑚說着已走出房間，雷文馬上追上去，捏一下她的臉頰：「妳是佻皮蛋！」

「你的那個損友是渾球。」

「別提她！」雷文拉下了臉。

「你是小器鬼。」

「沒有艾雲小器吧！」

「別提他，他是缺德鬼。」剛巧艾雲上樓梯，珊瑚不屑的盯他一眼，拖着雷文往樓下跑。

×　　×　　×

晚上，珊瑚回房間，發現床頭架上多了兩樣東西，是一對白玉接吻魚。

那不是雷文的嗎？

她正在想，電話鈴响了：「喂！」

「喜歡我的禮物嗎？」

「大表哥！」珊瑚倒在床上，把接吻魚拿在手裏：「爲甚麼對我那麽好？」

「一對接吻魚算得了甚麼？」

「但是，那原本是你心愛的東西。」

「我有更心愛的東西，跟妳比，它祇不過是石頭。」

「你這樣重視我，我很高興。」

「妳送甚麼給我？」

「你要甚麼？明天我馬上去買。」

「買的不值錢，今天，我們還有一個未完成的吻。」

「你要我到你的房間？太夜了。」

「那就在電話裏完成吧！」

「行嗎？你聽着囉！」珊瑚把兩片唇貼在一起發出一個聲响，對方馬上回應。

「我愛你，珊瑚。」

「謝謝！睡吧！你明天還要上班。」

「今晚我一定會做個甜蜜的夢！」

「晚安！」

「晚安！夢裏再見！」

珊瑚掛上電話，把一對接吻魚放在胸前，心裏甜絲絲的。

四

艾雲替瑪姬補習完，瑪姬開了書房門讓艾雲出去：「咦？外面黑麻麻的，為甚麼妳不開燈？」

「我領你走！」瑪姬拖着他的手。

到客廳，突然有些人高聲唱：祝你生辰快樂，祝你生辰歡暢。祝你生辰快樂——艾雲祝你生辰快樂！

「開燈！」有人叫。馬上燈火通明。

艾雲擦着眼睛，既開心又激動：「今天是我生日嗎？」

「這傻瓜，連自己生日都不知道。」東尼拍一下他的頭：「快吹蠟燭！我們已肚子鬧大控訴！」

「吹蠟燭之前要許個願！」佩芝喝着橙汁又叫又笑。

「閉上眼睛，許個願。」瑪姬低聲在艾雲的耳邊說。

艾雲閉上眼睛，一會，他把所有的蠟燭吹熄了，一共二十枝。「吃蛋糕！」

幾個人一窩蜂的，很熱鬧，艾雲吃了兩口蛋糕，突然去打電話。

回來的時候，東尼問：「打電話回家去，怕家裏的人等候？」

艾雲搖一下頭，苦笑：「家裏根本沒有人記起今天是我的生日。」

「連你的爸爸也忘了？」

「他工作太忙，經常出門。而且，男人大多數記不住這些事。」

「連記一個人都記不住？」

「還有他的太太呢！」

「別替他找藉口了，總之，你的爸爸，根本不重視你。剛才你到底打電話給誰？女朋友？」

「我那來的女朋友？我打電話給奶媽，每年我生日，奶媽都會做幾味可口小菜，等我去吃飯，今天我要留在這兒，明天才去見她！」

「晚飯後，我們還有一個小型舞會，你可不准早走。」

「我不會跳的士高、新浪潮。」

「叫瑪姬教你。」

「她會嗎？」

「爲甚麼不會，珮芝教她的。」

吃飯前，瑪姬把一隻長的大盒子捧出來：「這份生日禮物，是我們大家送給你的，生辰快樂。」

「拆開它，看看喜歡不喜歡？」

艾雲捧着盒子，傻住了。

「我帮你拆開！」瑪姬坐在他身邊，拆開花紙，打開大紙盒，裏面還有個盒子，揭開盒蓋一看，

艾雲眼睛發出光采，忍不住的喜悅：「好美的吉他，名牌子，比我那隻舊的漂亮多了！」

「喜歡嗎？」

「很喜歡！」艾雲把吉他擁在懷裏：「謝謝各位！」

「以後演唱，就不用向人借吉他！」

「是的！」艾雲感動得幾乎流下熱淚來：「你們對我眞好！」

「爲我們彈奏一曲，可以嗎？」

「當然！」於是，艾雲彈奏演唱了一曲GOOD FRIEND。

掌聲雷動，這一晚，艾雲玩得很開心，很久沒有那麼開心。

晚餐時，他吃了不少，也和瑪姬跳舞，佩芝硬拉他跳新浪潮，他也沒有拒絕，和大家玩在一起。

興盡而返，差不多深夜一時。一進屋，就看見黑面神——錦姨。

「你不回來吃飯，不用打個電話回家？你心裏到底有沒有家？」

「反正夠鐘開飯，妳也不會等我！」

「駁咀！」錦姨指住他：「你看看現在是甚麼時候？半夜三更啦。」

「妳爲甚麼不睡覺呢？」

「我答應你爸爸等你回來。」

「我爸爸不會叫妳等門，妳爲甚麼對我這樣殷勤？」

「你在說甚麼？」錦姨指住他，追住他：「你在說甚麼？」

「晚安！」艾雲提了吉他上樓。

錦姨氣得心氣痛，不斷詛咒艾雲。艾雲抱着吉他，興奮了一晚。

第二天一早，江玉霞把珊瑚帶了出去；到淺水灣酒店吃早餐，到鄉村俱樂部打網球，到金蓮花吃自助餐，午餐後逛公司，快到五點的時候，珊瑚說：「我們接表哥下班一起去吃下午茶。」

「雷文有事，下午不在寫字樓，我們過海去半島吃下午茶。」

「我不餓也不渴。」

「大表哥不去連胃口也沒有了，又不想陪我這老太婆？」

「那有這回事！」珊瑚笑着挽住江玉霞的手臂：「我們吃下午茶去！」

× × ×

黃昏，董太太的勞斯萊斯駛回董家淺水灣的別墅，經過屋子台階，珊瑚在車內看見雷文站在台階上，珊瑚連忙叫停車。

珊瑚由汽車跑出來，雷文也由台階跑下去，兩個人互握着手：「大表哥，下午你去了那裏？」

「在家裏，妳跟我來，家裏裝置了新東西，看了担保妳一定高興。」

「是甚麼？」珊瑚很心急，像孩子似的追着問：「是甚麼嘛？」

雷文拖着她，一直跑到後花園，珊瑚眼睛一亮，呆着站住，前面有一座半拱型的金屬秋千架，架內有兩個秋千，全銀的，閃光，架上有些攀籐植物，是紫色的牽牛花。

喜歡嗎？」雷文攬着她的肩膊。

「噢！漂亮極了！」珊瑚互握着雙手：「原本的秋千呢？」

「太簡陋，妳很少玩，我知道妳不喜歡。因此我今天不上班，要為妳裝一個美麗的秋千架。」

「怪不得舅媽一早就把我帶出去。」

「為了讓妳驚喜嘛！我們全是一番苦心，一切都為了令妳開心。」

「大表哥，你眞好！」珊瑚兩手繞住他，雷文托着她的腰旋了一個圈，珊瑚那白色的裙散開像一把傘子，十分好看。雷文放下她正要吻她，錦姨冒冒失失的走過來，雷文馬上把珊瑚放開。

「對不起！剛才我甚麼都沒看到。」錦姨笑嘻嘻的：「珊瑚，這秋千妳喜歡吧？以前那個是臨時裝的，這個好名貴，雷文為妳忙了一天。」

「我喜歡，很漂亮。」

「既然喜歡，就坐上去。」雷文沒好氣的瞟了錦姨一眼：「我替妳盪秋千。」

「現在？」

「現在，好看未必好玩，妳應該試試。」雷文托起她的腰肢把她放在座子上。

雷文開始盪，越盪越高，珊瑚可開心，發出了一串串嬌脆的笑聲。

雷文老大不開心，都怪錦姨，花了一整天的時間正想溫馨一下，錦姨闖進來，把一切都弄糟了。該吃晚餐，錦姨不敢來請，怕又撞板啦！於是派了個傭人。整個晚上，錦姨連話也不敢說。

第二天，珊瑚起床吃過早餐，就想着去盪秋千。

走出花園，就聽見吉他聲。

非常的動聽，珊瑚記起了，是一首民歌：「那是我的家！」

珊瑚循着歌聲向前走。

艾雲坐在秋千上，輕輕的盪着，吉他在懷中，他非常投入的在彈奏。

一曲剛終，「拍、拍……」一下一下的鼓掌聲，珊瑚走到秋千架前：「吉他彈奏得真不錯，感謝你大清早給我這樣好的享受。」

「吉他不是爲妳而彈奏的。」

「爲誰彈」珊瑚被雷文龍壞，她認爲艾雲那目中無人的態度，看了不順眼。

「爲我！」艾雲隨手輕撥琴弦：「並不是人人都懂音樂，我不會對牛彈琴。」

「啊！是嗎？我鋼琴第八級，有足夠的資格去教授學生，你要不要學？」

「我們家的那具鋼琴，是爲誰而買的，妳打聽過沒有？」

「爲你？」

「怎會，差不多二十年的舊鋼琴。不過，我四歲就學彈鋼琴，現在已達職業水準，教妳倒適合。但是，我認爲妳不配。」艾雲在冷笑。

「你豈有此理，你也不配坐我的秋千，你馬上滾開。」

「秋千是董家的，我姓董，不配坐的是妳——洪珊瑚。」艾雲站起來，吉他幾乎滑向下面，艾雲趕緊把它抱住，又檢視了一會。

「看樣子，你很寶貝你的吉他！」

艾雲用手帕抹着吉他，沒理她。

「你的寶物？」

「……」

「可不可以給我看看？我雖然彈得不好，但是，我也是從小玩吉他的。」

「對不起，妳連碰它一下都不可以。」艾雲把吉他放在身後。

「咪咪是我的寶貝。」洪珊瑚的眼神很怪：「但我從來沒有禁止你碰牠。」

艾雲皺一下眉：「妳提咪咪幹甚麼？吉他和小狗根本拉不上關係。」

「可是，我永遠不會忘記咪咪。」

「妳別碰我的吉他，否則我對妳不客氣。」

「怎樣？像對咪咪一樣，把我打成肉醬？」珊瑚側着頭看他。

「妳根本沒有腦。」艾雲抱緊吉他，回屋裏去了。

珊瑚抿了抿嘴，坐在鞦千上，用鞋撑着草地，自個兒盪秋千。

她想起咪咪喜歡在她脚下鑽，用小舌頭舔她的手，偎在她懷裏發嗲，要是咪咪還在，牠會在她身

邊跑來跑去，陪她盪秋千，逗她開心。

內心一陣痛楚，那可怕的囘憶又囘來了。她伏在鐵鍊上抽咽起來。

另一方面，艾雲也爲他的吉他擔心，爲了安全起見，他每次出入都鎖門。

珊瑚再也沒有機會進進出出。

兩天過去，安然無事。不過，艾雲也不敢把吉他帶出去，他次次彈吉他，總在他自己的露台。

這天，艾雲由銀行囘來，自己到厨房，拿了些點心吃，厨房傭人的眼睛是長在頭頂上的，對艾雲不招呼也不睬不理，換了雷文進去，他們就衆星拱月了。可是，艾雲不計較這些，因爲他肚子餓。

吃飽了囘房間，天氣熱，他開了冷氣機還是覺得渾身黏着汗。於是他洗了一個冷水浴，穿了條白長褲，絲色背心型T恤，人涼快多了。

心情好，想彈吉他，他打開放吉他的盒子，發覺吉他不見了。

他嚇了一跳，吉他不是被人偷了吧？但是，房門鎖上，他進來時，清楚記得用鎖匙開門，旣然門上了鎖，不可能有人溜進來。

他開始翻查，整個房間都翻遍了，吉他面積大，又不是一條小手帕，在與不在，很容易看得見。

他怒氣冲冲的走出去，找着了錦姨，妳把我的吉他拿到哪裏去？」

「你說甚麼，你到底不見了甚麼？」

「吉他，妳不會連吉他是甚麼東西都不懂吧！」

「懂！你們年青人背着它可以走天涯的那一種。可是我這老太婆要個吉他幹甚麼？」錦姨笑得很猥瑣：「我的歌聲你聽過的，性感得過了頭。」

「不是妳，是誰？」

「二少爺，最近你天天鎖着房門。」

「對呀！祇有妳一個人有每間房的鎖匙，不是妳還有誰？」艾雲伸出手：「快把吉他還我。」

「我沒有拿啊！怎能還你！」錦姨面色一變：「我還有很多工作做，沒有時間跟你胡纏。」

「妳把吉他還我！」

「我沒有拿，你寃枉我，我要你爸爸主持公道！」錦姨一面往裏走，一面喃喃的：「甚麼勞什子吉他，千年古董？」

艾雲又急又氣，回二樓，想重新找一次，錦姨向父親投訴，他也有個交代。

上樓梯到二樓，珊瑚站在樓梯頂。

「吉他不見了？」她雙手抱在胸前，臉上掛着得意的微笑。

「妳怎會知道？」艾雲一愣。

「我拿的，爲甚麼不知道？」

「妳拿的？騙人，我的房間鎖着，妳根本不能進去。」

「錦姨有鎖匙，」珊瑚做了一個手勢：「我在她那兒偷偷的……嘿！鎖匙就到手了！」

「妳爲甚麼拿我的吉他？」艾雲火氣攻心，大聲說：「還我吉他！」

「不還又怎樣？」

「妳……」艾雲衝向她的房間，可是她的房間也上了鎖，艾雲馬上跑到樓下，不一會拿了個鐵搥上來。

「你幹甚麼？」珊瑚用身體擋住門：「你休得胡來！」

「破開妳的門，拿同我的吉他！」

「吉他根本不在我的房間內，你等一下。」珊瑚用鎖匙開了門：「請進去隨便搜索！」

艾雲把鐵搥扔在外面，走進去，把珊瑚的房間翻個落花流水。

「把吉他還給我！」艾雲指住珊瑚。

珊瑚攤攤手，聳聳肩：「太遲了，吉他九成新，我賣了，還値二千多塊！」

「妳撒謊！妳並不等錢用。」艾雲抓起珊瑚的收音機電子鬧鐘扔在地下，跟着是她的相架……砰砰，嘭嘭！

「我已經把賣得的錢捐到慈善機關，你心腸壞，我爲你積點德！」

「我從來不做壞事，妳才眞的邪惡，」艾雲拿起那對白玉接吻魚正要往地下擲，珊瑚連忙撲過去搶：「這扔不得，這扔不得，給同我！」

艾雲一掌把她推倒在地上，順手把那對白玉接吻魚往露台一扔，立刻發出了淸脆的聲响。

「啊！天！」珊瑚從房間爬出天台，拾起一塊碎片，哇的一聲哭了起來。

「洪珊瑚，妳聽着，今天到此爲止，明天妳再不還我吉他，我把妳的房間打個稀爛，還有妳，逃不掉！」

艾雲悻悻然走出去。

珊瑚坐在地上，哭了一會，越想越不服氣。

雷文一回家，就知道艾雲又和珊瑚吵架，他走進珊瑚的房間，一看，嘩，亂糟糟，遍地碎片，好像曾經有人在這兒作戰。他撥開玻璃，拿起珊瑚的相片：「珊瑚！珊瑚！」

「我在這！」

雷文開了房燈，看見珊瑚縮在臥室的暗角。

「珊瑚！」雷文蹲在她身邊：「地上的東西是不是艾雲扔的，他來搗亂？」

「大表哥，」珊瑚交給雷文一塊碎片：「白玉接吻魚沒有了！」

「我馬上去找艾雲算賬。」

「不要，大表哥！」珊瑚拉住雷文：「我有辦法對付他，我祇是爲失去一對接吻魚難過。」

「我會問爸爸白玉接吻魚是在那兒買的，我知道地點，馬上去買，反正過兩天我要出門公幹。」

雷文安慰她，把她抱起來，把椅子上的東西拿走，讓珊瑚坐下。

「要一模一樣的啊！」

「當然，擔保妳一定滿意。」雷文抹去她臉上的淚珠：「妳要我怎樣對付艾雲？揍他一頓？還是告訴爸爸？」

「都不要！那是我和他的事，何必牽連舅父？」珊瑚咬一下下唇：「我不會讓他逞兇的，他這種冷血動物，早就應該受到懲戒。大表哥，你明天不要上班，留在家裏，可以嗎？」

「可以！但我想知道原因。」

「明天我和艾雲要拚一拚，他個子高，力又大，我擔心被他殺了。」

「妳要我和他拚個你死我活，放心，他雖然比我高，但是他未必打得過我，況且，我怎樣也是他的哥哥。」

「我不要你們打架，祇是，他打我的時候，你勸開他！」

「妳放心，我一定能令他貼貼服服的。」雷文坐在椅背上，攬住珊瑚：「我明天不上班，留下來陪妳！」

「我不想見到艾雲，我們出去吃晚飯好不好？」

「當然好，吃完晚飯我們上的士高，保證妳回家時，已把今天的不愉快完全忘記！」雷文拖她起來：「妳去換衣服，我叫錦姨收拾房間。」

第二天，艾雲一起床便準備找珊瑚要回吉他。

他珍視吉他，是因爲那是近年來他得到的，最有價值的禮物。那不是金錢的問題，是友情。他一

直缺少的是親情，父母的愛和家庭溫暖，除了董宇稜，沒有一個親人爲他買過一條手帕。以前，雷文對他也不錯，會送他一些東西，自從珊瑚來了，雷文對他一天不如一天。只有奶媽對他關懷備至，但是，她畢竟是外人。

吉他，代表幾個人對他的心意。

他開了房門走出去，朝着珊瑚的臥室走，在她的房門外，有一堆破東西，也是咖啡色，略帶金黃色，這令艾雲想起咪咪，他跑前兩步，那不是動物，是木，噢，不，那是個吉他。

他緩緩的蹲下去，細心的審視着，輕撫着，那不是他的新吉他嗎？祇是破爛得不成形了。

他握着那些破木，木屑刺傷了他的手，但他痛在心裏。心愛的東西被人家毀壞了，他眞想痛哭一塲，但是他是一個堅强的人，流淚是懦夫的行爲。

他激憤、痛心，仇恨的烈火熊熊地燃燒着他的胸膛。他站起來，一脚踢開了珊瑚睡房的門，珊瑚被聲响驚醒，整個人跳起來，坐在床上。

艾雲走到床前，一手抓住她的頭髮，把她拖下床，珊瑚赤着脚板，一直被艾雲牽出房門外。

「痛死我，放手，你想謀殺？」

「吉他是妳從我房裏偸出來的？」

「你不放手，我甚麼也不說！」

艾雲把她推到牆上，放鬆了手：「馬上招供！」

珊瑚撥好了長髮，靠在牆上，拉了拉身上的睡袍，好整以暇的說：「不錯！是你的吉他！」

「誰把它砸成這樣子？」艾雲發脾氣的時候，面色粉紅，特別可愛。

「你想我怎樣回答？像你那樣喊寃枉，死不認賬？我不會，我告訴你，董艾雲，你的吉他是我用搥砍爛的，一下又一下，就變成這樣子。」

「妳……」艾雲不是很會說話的人，現在，更被珊瑚氣得說不出話：「爲甚麼要這樣做？」

「祇不過一個吉他破了，你就難過成這樣子，吉他祇不過是死物。咪咪又怎樣，咪咪有生命，牠祇不過犯了小小過失，你就狠心殺死牠？」珊瑚不再那麼悠閒，提起咪咪她就激動。

「我沒有殺死咪咪，妳含血噴人。」

「你有！你死不認錯，我砍破你的吉他，就是要讓你知道，失去了心愛東西的感受。」珊瑚顫聲問：「你現在的感覺如何？」

「我想殺死妳！」艾雲伸出雙手叉住珊瑚的脖子。

就在這時候，有人從後面攬抱艾雲，把他拖了開去。

艾雲回頭一看，是雷文。

「你眞的那樣仇恨珊瑚？你忘了我們一起長大？」雷文責備他：「你越來越變得兇殘，變得沒有人性。」

「她無緣無故砍破我的吉他，這吉他是十天前我的好朋友送給我的生日禮物，這是我十幾年來最

有意義的禮物。」

「生日禮物？」珊瑚停住撫脖子的手：「你十日前生日，但是……」

「艾雲，你殺死咪咪，珊瑚弄破了你的吉他，彼此拉平，算了。」

「我沒有殺死咪咪，你聽見沒有？」艾雲大聲咆吼。

「不談咪咪的死！」珊瑚說：「我賠你一個新吉他。」

「我不要甚麼新吉他，我要回原來的那一個。」

「你怎麼蠻不講理？」雷文說：「吉他都破了！」

「我買一個更好更名貴的給你！」

「全金也沒有用，你買不回那些友情，千金小姐的玩意兒已經夠多了，何必，何必還要以傷害他人為樂？」

「甚麼事，大清早那麼吵？」董宇凌夫婦由三樓跑下來看個究竟。

「沒有甚麼事，我們祇不過在談談。」雷文連忙說。

「咦！地上的是甚麼？」

「朋友送給我的吉他，全新的。」艾雲指住珊瑚：「她砍碎了！」

「沒有這回事，珊瑚那有這麼大的氣力？艾雲的吉他雖是破了，但與珊瑚無關。」雷文連忙護住珊瑚。

「不！舅舅，吉他是我弄破的。」珊瑚站出來：「我用搥子敲破它。」

「妳爲甚麼要這樣做？」董宇凌柔聲問，也許珊瑚是個女孩子，董宇凌從未試過粗聲向她說話。

「我要他知道失去了心愛東西的感受。因爲他殺死了咪咪。」

「我沒有殺死咪咪！」

「算了，算了！」江玉霞過來相勸：「每人做一次，每人錯一次，我送珊瑚一隻小狗，送艾雲一個吉他，不就沒事了嗎？都是大學生了，不要再鬧孩子脾氣。」

「我沒有殺死咪咪，媽媽不用送我吉他。」

「艾雲年紀小小眞有量度，和珊瑚表妹拉拉手，以後沒事啦。」

「不，我和她沒完沒了！」艾雲說完，跑下樓梯走了。

「艾雲，」董宇凌邊叫邊搖頭：「這孩子長不大，脾氣又怪。」

「舅舅，我會還他一個吉他！」

「用不着了，一個吉他，小意思嘛，這孩子孤僻，以後不要和他玩，啊！」

「在艾雲表哥的眼中，吉他是他的命根子。今年生日，他的好朋友送的，他打死咪咪是他不對，但是我也不應該破壞他心愛的東西，我做錯事，應該補償。」

「這孩子心理有點問題。」董宇凌黯然，拍了拍珊瑚的肩膊：「看在舅舅的份上，原諒他。」

「時候還早呢！多睡一會！」江玉霞把珊瑚送回房間。

那天艾雲沒有回家吃晚飯，差不多十一時才回來。

走上二樓，在樓梯平台，他看見走廊上，站着一個女孩子。

紫色油脂褲，白絲襯衣，那是珊瑚。

她靠在他的房門上，提着一隻黑色的吉他盒。

艾雲走過去，從腰間掏出鎖匙。

「請讓開。」珊瑚的身體壓住門球。

「今天下午我特地去琴行選吉他，同一牌子，同一款式！」珊瑚把吉他遞到他的面前：「希望你喜歡！」

「不一樣的，因為你的吉他缺少了友情。」艾雲沒看一眼。

「我知道，可是，我們也有表兄妹之情啊。」

「妳送給我的東西太多了，太多，就不珍貴，」艾雲笑一笑，不知道是苦笑還是嘲笑：「雖然我沒有殺死咪咪，但是，我摔掉妳的東西也不少，正如大哥說的，拉平了，算了！」

「但是這吉他……」

「妳不是也會玩吉他？留為自用。」

「艾雲表哥，你不接受我的送贈，表示你仍然恨我！」

「有愛才有恨，言重了。」

「我不了解你，你是那樣情緒化，早、午、晚不同。」

「你不必了解我，了解大哥就行了，我們之間沒有這個需要。」

「但我……」

艾雲輕輕推開她，開了房門：「晚安！」艾雲閃身進去，鎖上門。

「唉！」珊瑚頭仰後，頭頂靠在房門上，輕嘆了一口氣。

×　　×　　×

董宇凌和董雷文都出門公幹，董宇凌去了美國，董雷文去了日本。

雷文出門前列了一條長單，日本各式各樣的帽子、裝飾品、褲子、腰帶……不過不是珊瑚列出來要雷文買的，是雷文自己開列出來，要買給珊瑚。

晚上，江玉霞、錦姨、艾雲和珊瑚四個人一起吃晚飯。

突然錦姨衝口而出：「遲了……」

江玉霞看了她一眼，她向來說話都是溫溫柔柔：「約了男朋友看電影?!」

「大吉利是，五十歲的老太婆還學人拍拖?我是說，星期一是雷文生日，到現在還沒有計劃爲他慶祝，時間那麼短促，我怕想爲他開個舞會，都來不及。」

「對，」江玉霞含笑點了點頭：「今天是星期一，下一個星期一是雷文二十五歲的生辰。」

「去年雷文和卡露蓮……」

「錦姨！」江玉霞有點不高興：「雷文不是和這個人絕交了嗎？」

「對！是啊！我想爲雷文開個舞會，他回來看見我們爲他慶祝，他一定很開心，玉霞，妳的意思怎樣？」

「好！而且要大事慶祝，把這兒的親戚朋友全都請來，要最好的自助餐，最好的樂隊。錦姨，通知雷文的裁縫，珊瑚，妳也要縫一襲漂亮的晚禮服。」

「我？」

三個女人吱吱喳喳，艾雲有很大的感觸，連胃口都沒有了。

「你剛來香港，我早就想開個舞會，介紹你認識董家的親友，不知道怎麼的，一直拖到現在，剛好雷文生日，我相信很多人希望見到妳。」

「我不知道應該送甚麼生日禮物給大表哥！」

「領帶，用領帶綁住雷文。」

錦姨喔喔笑，像母鷄下蛋。

「沒有領帶，雷文也乖乖的在珊瑚身邊，連動都不敢動。」江玉霞也很開心，她對艾雲說：「星期一哥哥生日，你要留在家裏帮忙招呼人客。不要一早就溜出去，不然你爸爸又不開心。」

艾雲點點頭，站起來：「各位慢用！」說着，飯未吃完，出去了。

珊瑚看着他的背影：「舅媽，半個月前艾雲表哥生日，妳爲甚麼不替他開舞會，慶祝一下？」

「妳應該淸楚妳的二表哥，他愛靜，怕熱鬧，怕吵，而且他根本不會跳交際舞。如果我爲他開舞會，他可能以爲我故意爲難他，令他不開心。」

「上館子吃頓飯，總要的！」

「唉！我這個兒子呀，他是六月中生日的，五月底我已經向他提意多多，上館子，請親友回家大吃一頓，甚或到外埠旅行，他呀！就是搖頭。」

「我起碼應該送他一份生日禮物！」

「妳還他吉他，他都拒絕了，妳以爲他會要妳送的生日禮物？」

「但是，人家送給他的吉他，也是生日禮物，他當寶！」

「我這個兒子，對外人比對家人好一百倍，我……」江玉霞氣得說不下去。

× × ×

由那天開始，一家人上上下下爲雷文的二十五歲生日而忙碌，就祇有董艾雲一個人沒有加進去。

董雷文由日本回來，看見裏裏外外一遍熱鬧：「媽咪，甚麼節日？」

「我寶貝兒子的大喜日子。」

董雷文挽住珊瑚的腰：「不是我要結婚吧！」

「要是你結婚，哈！媽咪還會更賣力呢！傻小子，星期一是你的生日呀！」

「我生日？」雷文仍然挽住珊瑚的腰：「媽咪，妳不介意我和珊瑚到樓上談談：等會我再跟妳討

論生日的事。」

「不介意！錦姨，雷文的旅行箱，請替他搬進房間。」

雷文和珊瑚已上了樓梯，雷文回轉頭向江玉霞打了一個手勢：「媽，我買了一件很漂亮的和服送給妳。」

江玉霞就是笑，揮着手。

進房間，雷文打開其中一隻旅行箱：「全部是妳的。」

「你那兒是去公幹？是辦貨。」

「還有這個CUBE，日本分公司經理上次去美國公幹買的，我知道你是喜歡這些小玩意，向他要了！」

「這兒不叫CUBE，叫IQ積木，六個不同顏色的面，每個大面又有九個小面。」珊瑚捧着那個IQ積木，扭動起來：「人家兩分半鐘就扭到整齊的六個面，我看我得花十二小時。」

「原來妳知道的比我還多。」雷文揮了揮手上的紙：「這兒有一個圖式，祇要扭動一十八次，就可以有六個不同顏色的面，祇需三十秒。」

「把那張紙給我！」珊瑚走過去。

「不行，不行，妳先得動動腦筋。」雷文高舉手，珊瑚去搶，雷文把手伸高些，珊瑚呶起嘴不搶了，背着雷文坐下。雷文見她不開心，蹲到她身後問：「是不是想要那張紙？」

「不給算了，大不了我花二十四小時，有甚麼了不起！」

「妳親我，我給妳！」

珊瑚回過臉，在他臉上吻了一下，隨着搶去他手上的紙，馬上開門走了。

「珊瑚，」雷文追出去：「妳還有一皮箱禮物……」

× × ×

江玉霞穿了件金色眞絲旗袍，脖子上的項鍊翡翠晶瑩，她那隻貴婦髻也圍滿了綠玉鑲鑽的飾花。已經六點，她很焦急，她前天在長途電話裏叫丈夫準時回來，但是董宇凌連個影子也沒有。

她一直叫錦姨監視艾雲，不准他離家半步。她正在焦急，看見艾雲穿條牛仔褲，一件白襯衣由樓上下來，她看了眼冒火，一手把他拖出露台：「你不喜歡你大哥，何必要所有親戚朋友都知道！」

「媽，我沒有不喜歡大哥。」

「那你為甚麼打扮成這樣子，乞丐似的，錦姨沒給那套粉藍色的西裝給你？」

「那是三件頭的，還有那紅色的領呔，天氣熱，很束縛……」

「天氣熱？滿屋的冷氣，你分明跟我作對，氣死我……」突然外面有人叫：老爺回來了！江玉霞面一變：「你別走開，我叫你爸爸來評評理。」

江玉霞一轉身，艾雲馬上跑回二樓。

× × ×

七時，雷文挽着珊瑚由二樓下來，整個客廳突然靜下了。

雷文穿着套白色凸花西裝，裏面是一件黃色的花邊襯衣，白領花，春風滿臉，一表非凡。

珊瑚穿的是淺黃紡長裙，長髮披肩，髮頂結了條長長的黃絲帶，飄飄的，非常非常的秀麗可愛。

「啊！眞是天生一對。」幾乎所有人都擁到樓梯口。

祇有穿着粉藍色三件頭西裝的艾雲，靠在一角，斯人獨憔悴。

珊瑚的美麗，人們的讚美，熱鬧的舞會，都令他有很大的感觸。

晚餐後，雷文和珊瑚領跳第一個舞。沒有人再會去留意艾雲，甚至江玉霞也沒有興趣理會他的去向，她和丈夫跳舞，在太太團中進出，不亦樂乎。

艾雲溜出花園，脫下了外衣，拉下那俗氣的紅領帶，他坐在噴泉旁，望着天上的月亮發呆。

「艾雲表哥！」

艾雲回過頭，看見珊瑚站在他身邊。

「我們去跳舞，好嗎？」

艾雲搖一下頭：「我不會跳舞！」

「我第一次看見你穿西裝，你穿西裝很英俊，很瀟洒，風度翩翩。」珊瑚把手中一隻盒子放進他手裏：「送給你的！」

一粒綠寶石的呔針，艾雲退回去：「妳弄錯了，今天是大哥的生日。」

「大表哥是一顆紅寶石，你喜歡清雅的，是不是？」珊瑚把盒子放在他的腿上：「半個月前你生日我不知道，現在補送，對不起，是遲了些，請收下好嗎？」

「我寧願要回我的吉他！」艾雲看見雷文由屋裏出來，當然是找珊瑚，他連忙站起來，走向後花園去。

他在後花園獨坐半小時，正想靜靜的溜回屋，上樓去睡覺，董宇凌把他叫進書房，他連忙把領帶拉好。

「我喜歡你打扮得整整齊齊，現在很好看，以後除了上課外，多穿西裝。」董宇凌微笑打量着兒子，他掏出三千元塞進艾雲的手裏：「你今年的二十歲生日爸爸忘了，你媽倒好，還會送你套西裝，你不會怪爸爸胡塗吧！」

「爸爸生意忙，我了解，其實你也不用給我這些錢，祇是以後每月的零用錢，我希望爸爸能繼續給我！」

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大學生沒錢用怎麼行？爸爸是一時之氣，以後你聽話，不要再欺負表妹和哥哥，爸爸還是最疼你的，囉！這二千元補回給你。眞是傻孩子，沒錢用跟媽媽要嘛！」

「謝謝爸爸！」艾雲眞的很高興，經濟危機解决了！

第二天，艾雲把錢還給瑪姬，還請她吃了一頓豐富的午餐。

在餐廳門口，他碰見卡露蓮。

「艾雲，喝杯茶，我有話跟你說。」

「今天不行，我……」艾雲望住瑪姬，總該送她回家吧：「我要送朋友！」

「我非要跟你談談不可！」卡露蓮拉住艾雲，十分堅持。

「艾雲哥，你有事，我自己回去！」

艾雲又被卡露蓮牽回餐廳。

「我和你大哥的感情，你是知道的，我和你大哥拍拖，也帶過你吃飯看戲。大學畢業，他說過要和我結婚，那可是叫珊瑚的小表妹由瑞士回來，他馬上就不要我了，還有你媽媽，竟然帮着你大哥欺負我，沒有人爲我主持公道。」

「大哥的事，我一向不過問。」

「我知道，不過你可以帮我的忙。」

「我能帮甚麼？」艾雲攤開了手：「家裏沒有人會聽我的話。」

「以前我聽雷文說過，你小時候很喜歡你的珊瑚小表妹。」

艾雲馬上感到不安：「那是孩童時代的舊事，早就過去。」

「但是，珊瑚長大後仍然很美，我見過她，長長的秀髮，眼睛又圓又大，圓圓的雙唇，一排雪白整齊的小貝齒，兩個梨渦又圓又深，她十分活潑可愛。」卡露蓮說得很起勁：「你不可能不喜歡她，你們有舊情，而且我知道你還沒有女朋友，既然如此，你爲甚麼不繼續追求她？」

「很簡單，我大哥喜歡她，她也喜歡我大哥，我們過去的感情早已不存在！」

「你認爲你大哥拋棄我是對的？」

「也許他不對，但那是他的私事。對不起！」艾雲站起：「這件事，我帮不了妳的忙，再見。」

雷文和卡露蓮的事，艾雲的確知道，以前，雷文床頭放着的相片不是珊瑚，是卡露蓮，雷文每年的生辰，都和卡露蓮渡過，所以，以前董家從未爲孩子們開過生日會。也許雷文見異思遷是不對，但是，雷文和卡露蓮之間沒婚約，珊瑚無論任何一方面的條件都比卡露蓮好，這也是事實，還有珊瑚對雷文很好，幾乎被公認爲天生一對，也是事實。

如今，連董宇淩也不再强迫艾雲去追求珊瑚了。

艾雲很明白卡露蓮的意思，可惜，他實在無能爲力。

這天，董宇淩接完了一個長途電話，他回到飯桌：「金伯伯和我合作，順便請大家到泰國渡假，他在芭提雅興建了一間新別墅，誰想去？」

珊瑚第一個擧手：「舅舅，我想去，天天在家裏好無聊。」

「雷文沒有陪妳嗎？」

「他要上班嘛！總不能不工作。」

「爸爸，我也想去。」雷文是跟定了珊瑚：「請批准請假。」

「批准你一個星期，我是去談生意的，兩天後和你母親先回來。」董宇淩看了小兒子一眼：「如

果珊瑚認為一個星期時間太短，就要艾雲陪妳！」

「爸爸，去年暑假我跟你去過泰國，今年不想去了。」艾雲無意做護花使者。

「對了！芭提雅你去過，那你就更非要去不可，做導遊呀！」

「爸爸……」

「你不合羣我偏要你合羣，而且，珊瑚來了，我們讓她寂寞，你不慚愧嗎？姑母來了看你怎樣交代？」董宇凌收住笑容：「你可不要惹我生氣！」

艾雲垂下頭，不敢再反抗。

董宇凌露出一絲笑容：「錦姨，有沒有興趣一起去？去泰國拜佛！」

「我去了這個家誰管呢？」

「雷文，明天叫秘書訂五張飛機票。」董宇凌點點頭：「我知道錦姨喜歡去台灣的，下一次，下一次……」

五

乘飛機才祇不過兩個多小時，就抵達曼谷機場。

金伯伯開了平治汽車來迎接，行李的事，他已派了職員去料理。珊瑚的感覺是：天氣好熱。

金伯伯和董宇凌夫婦坐一部汽車，雷文兄弟和珊瑚乘另一部汽車。

「這兒天氣好熱！」珊瑚對雷文說。

「連地也發燙，艾雲，你去年來也是這麼熱？」

「泰國天氣最熱超過四十度，今天還好，大概三十七度左右。」

「嘩！好驚人，要是眞的超過四十度，唉！」珊瑚看見車窗外的驕陽就皺眉：「我準沒命！」

「艾雲，下一場雨會不會好些？」

「去年整個夏天，曼谷祇下雨四個小時。」艾雲來過泰國，所知道的比雷文和珊瑚多，幾乎變了半個泰國人。

「要是來一場颱風就好了。」

「還沒聽過泰國打風。」

「唉！」珊瑚又嘆氣：「甚麼希望都沒有了！」

「早知道我們換一個地方，不來泰國渡假。」雷文看見珊瑚不開心，他也埋怨起來：「艾雲，你早該把這兒的情形告訴我們，我和珊瑚一定不會跟來。」

「大哥，你煩甚麼，車裏有冷氣。」

「總要下車的吧！」

「芭堤雅比曼谷清涼許多。」

「眞希望馬上可以到芭堤雅。」珊瑚皺了皺眉：「汽車走得眞慢。」

「唔！這兒看起來很落後。」

「大哥，不是汽車不靈，同樣是德國平治，是車塞。」

「車塞？」雷文往外一望：「眞的，汽車排了長龍，比東京還差。」

「比香港還差。」珊瑚補充。

「這兒由星期一至星期五，曼谷都有車子排長龍的現象，星期六和星期日情況好些，不巧今天是星期一。」

「要多久才能到芭堤雅？」

「很難說，要看交通情況，兩三個小時，也許更遲些。」

「噢！我的天！」珊瑚倒在車座上。

「睡一覺，睡醒了就到。」雷文柔聲說，擁住她，讓她靠在他的肩膊上。

過了亞洲路，路開始通暢，車子也走得快，這時候，珊瑚也睡着了。

經過HOLIDAY INN再上，遠遠看見ROYAL CLIFF HOTEL。車子往右一轉，艾雲看見一幢三層高的別墅，去年來時還在打地基，如今已是漂亮的白色洋房。

「到了。」艾雲對雷文說，雷文輕輕拍醒珊瑚，珊瑚由汽車出來，嘩，到處是翠綠的樹，往下望是金黃的沙灘和藍色的大海，空氣清新，環境幽美，珊瑚貪婪地大大吸了一口天然新鮮的空氣。

「雷文，珊瑚。」董太太在叫。

雷文和珊瑚跑進去，金伯伯却停下來，等候艾雲，他把手搭住艾雲的肩膊：「你答應新別墅興建好了來住幾個月。」艾雲笑笑：「我喜歡這兒，他們走了，我仍會留下來，直至渡過整個暑假。」

「別騙乾爹，你媽說，這次你不想來，你知道嗎？我爲你特別準備了一個套房，你專用的！」

「我祇是不想……」艾雲沒說出不想和雷文、珊瑚一起來：「乾爹，我們快進別墅，我好渴！」

傭人已把凍飲拿出來，有西瓜汁、波蘿汁、番茄汁、橙汁、椰汁和椰青。

艾雲捧着個凍椰青喝，又清又甜又潤，這是他最喜歡飲的泰國飲品。

雷文跟着珊瑚喝橙汁，他走過去問艾雲：「你在喝甚麼？」

「椰青，我一天喝幾個。」

「甚麼味道，我也來試一個。唔，很清甜，不過又好像怪怪的。」

這別墅的大客廳有充足的冷氣，舒適的椅子，珊瑚早就忘了一路上的不愉快，她也走了過去：「

你們喝甚麼？我也要！嗯，很好，比橙汁更能解渴。」

「我不太喜歡，不過艾雲說，泰國食物大多數有辣椒，如果多吃生果和多喝椰青，青春痘就不會冒出來。」

「唔！我喜歡喝！」珊瑚享受着。

吃過點心，金伯伯提議大家回房休息，因爲坐了兩個多鐘頭飛機，又坐了兩個多鐘頭汽車，所以今天不安排節目，讓大家好好休息一下，晚上在家吃泰國餐。

傭人把他們帶到二樓，祇有艾雲在三樓，珊瑚叫了起來：「艾雲表哥爲甚麼不和我們在一起？」

董宇凌和金伯伯到書房談生意，江玉霞嚷着要睡一覺，她和珊瑚、雷文走在一起：「妳艾雲表哥不同的，他算是這兒的主人，他和金伯伯的房間都在三樓。他是金伯伯的乾兒子嘛！」

「總算有人疼艾雲表哥。」

「誰不疼他？是他與人合不來，其實金伯伯也並非眞的那麼疼他，祇是金伯伯太太早死，生下三個女兒都已出嫁到外國去了，他沒有兒子，剛巧去年暑假妳舅舅帶艾雲來渡假，金伯伯和妳舅舅是好朋友，又有生意來往，爲了合作得更好，於是認了艾雲做乾兒子。呵！我好倦……」

× × ×

正宗的泰國餐，是四菜一湯，不是用碟子盛，是用五隻一套的碗盛菜、湯。菜也不是一個個上，是四菜一湯一起來，還有白米飯。四個菜是咖哩鷄、酸甜炸魚、炒鮮蝦仁、牛肉炒青椒菜花，四個菜

都是辣的，珊瑚和雷文都吃不慣，但是珊瑚特別喜歡泰國的白米飯。

飯後是雪糕，隨着傭人把兩大盆西瓜，兩大盆木瓜，兩大盆波蘿放在餐桌上。橙、蘋果、蕉、提子自然少不了。泰國的檸檬又青又圓個兒不大，但很酸，江玉霞說要減肥，喝了杯鮮搾檸檬汁。

喝咖啡的時候，金伯伯說：「下面的沙灘很大很美，海水又清又藍，孩子們可以到沙灘散步，不過，早點回來休息，因爲明天一早開遊艇到珊瑚島遊玩。」

「大表哥，我們去沙灘散步。」珊瑚反應熱烈，大概在香港悶夠了。

「這兒我沒來過，路不熟，」雷文說：「艾雲，你給我們帶路。」

「大哥，我馬上要上床睡覺，睡夠了，明天到珊瑚島玩個飽。」

「珊瑚島有甚麼好玩的？」

「珊瑚島是年青人的世界，」金伯伯說：「可以在那兒遊泳、滑水、水上電單車、玩玩高空降落傘，還可以開槍射擊。」

「眞槍呀？」珊瑚好奇的問。

「全部眞槍，有長槍和短槍。」

「我要燒槍！」珊瑚開心得跳起來：「我現在就去睡覺！」

「還可以在那兒騎馬？」金伯伯看着珊瑚跑上樓梯，雷文馬上追上去：「這孩子漂亮又活潑。」

「珊瑚的確十分可愛。」宇凌說。

「艾雲，」金伯伯對乾兒子道：「這女孩挺配你呢！」

「珊瑚比較喜歡雷文。」江太太說。

「她沒有選中我乾兒子，她實在沒有眼光。上次我帶艾雲參加一個宴會，這兒的名門淑女，個個當艾雲是寶，害得老友們迫我做介紹人。」金伯伯笑哈哈。

艾雲滿面通紅，連忙站了起來：「乾爹、爸、媽，我上樓休息。」

「別忘了多帶兩套沙灘運動裝和泳褲，玩水上電單車一定由頭濕到脚。」

「我知道了，各位晚安！」

「這孩子就是怕羞，哈……」

第二天一早，金伯伯、董宇逡夫婦、雷文兄弟和珊瑚，還有一個負責開快艇的亞農——他同時也是金伯伯的保鏢。侍候主人的泰國女傭亞美，一起乘金伯伯新購的豪華遊艇，沿着暹邏海灣航行。

大夥兒坐在甲板的太陽椅上，金伯伯伸手指着說：「這兒是金沙灘！」

沙灘上的沙，在太陽照射下發出金光，和海上的綠波相輝映，景色十分迷人。

珊瑚站起來吸了一口氣，頓覺心境舒暢：「看那山，那水，那沙灘……大表哥，你說可像……」

「人間仙境？」雷文馬上說。

「不，差一點點……」珊瑚埋首想。

「蓬萊仙境！」艾雲低聲說。

「對！神仙住的，這兒眞美，船慢下來，金伯伯，是不是到了？」

「這兒就是珊瑚島，我們暫時不上岸，我帶你們去看奇境！」金伯伯領頭，各人走下船艙，金伯伯推開一塊板，板下是透明的不碎玻璃：「下面是海底水族館，這兒可以透視深海奇景，怎樣？漂亮嗎？你們看見甚麼？」

「我看見那些好美好美的珊瑚，形狀很特別，有些像球花，紅的、藍的、七彩的呀！」珊瑚看得入了神。

雷文攬住她的肩：「嘩，那些熱帶魚美極了，那麼多，成羣成羣，艾雲，那是甚麼？怪怪的。」

「我也不大清楚，大概是海馬。」

遊艇環繞一圈，金伯伯說：「該上岸玩了，沒看的在回程再看！」

大家又回到甲板，嘩！不得了，珊瑚開心得拍手歡呼：「這是降落傘嗎？好美，藍白、紅白、紅藍白，彩色的，呼！那水上飛的就是水上電單車嗎？好捧啊！我要飛，在空中，在水上。」

「艾雲，這兒你來過。」董宇凌說：「你照顧珊瑚和雷文。」

「爸爸和乾爹呢？」

「我們還是在遊艇上看看談談，等會兒去燒槍。」董宇凌問太太：「妳要不要上岸玩？」

「不，天空上的降落傘，飛也似的水上電單車，」江玉霞拍了拍胸口：「嚇死我。我還是在甲板上釣魚。」

「我們上岸吧！」艾雲說，他脫掉毛巾外衣，裏面是條金黃色泳褲，珊瑚一直穿着紅色的比基尼，皮膚白得像雪，雷文穿條白色泳褲，他那棕色的皮膚看來很有型。

「我們先玩水上電單車，大哥，我和你坐一架，教授半小時，担保你會開，絕對不困難，車子的構造很簡單。」

「我呢？」珊瑚拉住艾雲：「你們兩個不要拋下我，我也要玩。」

「怕妳有危險，我會找個人跟車，那些泰國人當中有人會聽少少廣東話。」艾雲和亞農去租車。

「找個會說廣東話的人教那位小姐。三百銖一個鐘，多付他二十銖。」艾雲對亞農說，亞農是金伯伯派來侍候少爺、小姐們，怕他們弄不通泰語。

亞農付了六百二十元泰幣，租了兩部電單車，一部紅，一部藍色。

「我要紅色的。」珊瑚搶着說。

「又不是結婚花車，安全要緊。」艾雲和亞農分別檢查兩部車，結果把一輛藍的給珊瑚，珊瑚呶起了咀。

她還是上了車，亞農和跟車的用泰語說，又用廣東話，直至跟車的明白。

艾雲已經和雷文開車，水上電單車已駛出海面。

珊瑚很心急，希望跟上艾雲他們，不一會，她的車也開了，最初是慢慢的，後來越開越快，車到海中央，浪大到不得了，高浪把車拋起，一個浪過去，車又重重落下，一上一落，十分驚險、緊張、

刺激，最初珊瑚有點怕，覺得在茫茫大海中，好像巨浪中的一片浮萍，而她就在那浮萍之上。

浪很高，蓋過她的頭，一個浪打過來，全身由頭髮直到脚趾全濕透，不單如此，海水還一次又一次的往她口裏送，她不斷把海水吐出，又抹着臉上的海水。

海風勁，帶點冷，幸而人被浪拋高拋低，幾乎連屁股都痛了，動作多，增加了體內的熱力，珊瑚怕翻下海裏，拼命握着電單車的扶手。

一個鐘頭過去，艾雲和珊瑚先後回到岸上。珊瑚不斷吐氣。

「怕不怕？」雷文問。

「怕！但很好玩！你呢？」

「艾雲騙人的，半個小時我根本甚麼都不懂，現在總算可以摸到門路！」

「我甚麼都學不到，但總算適應，我要再玩一小時，這次要好好的學。」珊瑚說。

「我也要再來一小時，這一次，我要自己駕車，艾雲，你甚麼都不要做，看着我，我相信我還可以應付。」

「你一定可以應付，爲了安全，找個人跟車。」艾雲叫亞農付另一個鐘錢，兩部車，又是六百二十元泰幣。

「艾雲，你不來？」

「我游水！」艾雲喜歡在深水游泳。

另一個鐘過去，雷文和珊瑚分別回來：「我開得好捧，妳呢！」

「他給我講解，大致上我已經弄明白。」珊瑚接過毛巾擦頭髮：「第二次好玩多了，我再也不害怕。唏！我們去玩降落傘！」

雷文想跟珊瑚走，艾雲站着說：「滿口海水，鹹鹹的，應該先回遊艇漱口，而且女孩子穿比基尼玩降落傘也不雅觀。」

雷文馬上停住脚步，點了點頭。

「眞的，口怪怪的，好渴。」

於是他們一行四衆往遊艇方向走。

「三百泰幣是港幣多少？」

「約港幣八十六元。」艾雲答。

「八十六元玩一小時水上電單車，不貴呀！玩降落傘多少錢多少時間？」

「二百泰幣，約港幣六十元。時間是十五分鐘左右。」

「這倒不便宜！」雷文說。

「歡樂感受不同，看！那麼多人等着玩。」艾雲說：「別忘了帶相機！」

回到遊艇，金伯伯說：「快吃午餐了，我正想去找你們。」

「先洗澡，看，全身是鹽。」

洗過澡，艾雲換了一套金黃色的沙灘裝，雷文是白色的。珊瑚穿一套上衣吊帶T恤，下面運動短褲的紅白間條沙灘裝，頭髮已洗過，用橡根圈束了條「馬尾」。

他們在遊艇上吃的是英國式的自助餐，三個孩子胃口都很好。

飯後，艾雲又吃了整個木瓜。

雷文在吃「豬腰杧」，珊瑚在吃西瓜，又跟着艾雲吃木瓜。

「唔！」珊瑚吃飽東西馬上說：「我們去玩騰空飛行。」

「艾雲，你也帶個相機。」雷文說。

「爸、媽，到岸上走走。」艾雲說。

「上了年紀的人吃飽了要休息一會。」董宇凌拍了拍艾雲的手：「你們先去，等會我和你媽媽、乾爹去烧槍。照顧你表妹，嗯！」

亞農又隨艾雲他們出發。

「我先玩，」艾雲把相機交給亞農：「大哥，你看着！」

兩個泰國人替艾雲套上安全帶，快艇一開，艾雲就直升天空。

「好捧，好捧！」珊瑚拍手歡呼。

不一會，艾雲平安降落沙灘上。

「該到我了，」珊瑚搶着，她選了個紅白傘子，艾雲笑笑不說話。其實拍彩色照，選與衣服同一

色素系統的傘子，並不起眼，但是艾雲不想提意見。

當地泰國人再加上個雷文，爲珊瑚套上一套安全帶，雙肩、腰際、雙腿都有安全帶套着，艾雲記起父親的話，不得不上前對珊瑚說：「傘子下降時，別忘了拉兩邊的帶子，否則你會落進大海裏。很安全，不用怕！」

「謝謝艾雲表哥，我會記住。」

「艾雲，拍照呀！」雷文一面替珊瑚拍照，一面大聲叫弟弟。

「這兒有專人替玩降落傘的人拍照，拍得又快又準又美，兩張才五十元泰幣，晚上就會送到金伯伯家。」

「幫幫忙，你技術比我好，爲珊瑚多拍幾張……」

「起飛啦……」

高空降落傘是由快艇控制的，快艇一開，珊瑚被人一托，就上空了。

快艇在海上繞圈，珊瑚在海空上飄，突然她覺得自己像一隻小鳥，無拘無束，自由飛翔；眞是海闊天空任鳥飛。當她向下望時，下面的人那麼小，她有點怕，但也有一種說不出的喜悅，一種超然飄逸的喜悅。

就在這時候，她聽見：「拉帶子，拉呀！」那是艾雲的聲音，是要降落了吧！不錯，她下面是沙灘，她兩手一拉，就安全地降落在沙灘上。

「好玩嗎？」解安全帶時，雷文問。

「好極了，可惜時間太短！」

「你可以再玩！」這一次，輪到雷文，艾雲親自上前照顧一番。

玩夠了騰空飛行，去騎馬，珊瑚嫌馬匹髒，拍了些照片，就去燒槍。

亞農去買了子彈，討價還價，十銖十五顆子彈，便宜得令人難以相信。

亞農又借了兩枝槍，一枝長槍，一枝短槍，艾雲接過短槍，上了子彈，他舉槍發射，就有個泰國婦人把空瓶拋出，艾雲槍法好，六個瓶打中五個，隨着，艾雲又玩長槍。

雷文槍法也不太差，中了三個瓶。

珊瑚一直兩手掩住耳朶。

她以爲聲音一定很响，很恐怖，後來才發覺並不那麼驚人，而且很多女遊客也在開槍，於是，她又搶着要燒槍。

「燒槍手上有火藥味。」艾雲提醒她：「不是玩具槍，是眞槍。」

「我才不要開玩具槍呢！」珊瑚長槍短槍燒了二十幾發，沒一次打中瓶子。

就在這時候，金伯伯，董宇凌夫婦都來了，珊瑚奔過去挽住董宇凌：「舅舅，我一次都打不中，你要爲我爭面子。」

「好！不會令妳失望！」董宇凌果然槍法不差，十次中八次。

董太太也不太差，中了兩瓶！

「嘩！」珊瑚拉住雷文：「舅舅和舅媽不簡單啊！」

「他們以前常去香港槍會燒槍。你看，艾雲，你乾爹十發十中。」

「住在泰國的男人，很少不會開槍，在這兒，燒槍是家常便飯，買槍跟買米一樣容易。」

一直到黃昏，大夥兒才回到遊艇洗澡更衣，然後珊瑚又去船艙看海底水族館：看那些漂亮七彩的珊瑚，那些不知名的熱帶魚和奇特的海底生物。

回別墅已經是晚上，今晚吃的是海鮮宴：魚、龍蝦、蟹、帶子、蜆、蠔、螺……擺滿了一桌子。

吃飽了人人上床睡大覺。

第二天一早，雷文和珊瑚去「假日酒店」的沙灘玩降落傘，游早泳，珊瑚雖會游泳，但技術不大好，尤其怕深水。

回來時，看見艾雲在看相片。

「我玩降落傘時，拍得好美，誰有那麼好技術？」珊瑚拿了幾張看。

雷文問艾雲：「專替人拍玩降落傘，兩張五十元泰幣的那一種？」

「唔！」艾雲點了點頭。

雷文嘖嘖讚嘆：「技術第一流，珊瑚，妳看妳有多威風，多漂亮。哈！艾雲像個從天而降的白馬王子。」

「妳是笑我皮膚太白，我那身皮膚，氣死人，怎樣晒法都是老樣子！」

「大表哥，你像跳傘英雄！」

雷文笑得很開心，越看越高興。

「乾爹已全部買下，你們拿回自己的留爲紀念。」

「爸媽和金伯伯呢？」

「到曼谷市談生意，不回來吃中飯了，大哥，午餐你喜歡吃甚麼？」

「珊瑚呢？」

「牛扒！」珊瑚站起來：「我去洗澡換衣服，大表哥，我們下午再去珊瑚島玩水上電單車，我着了迷。」

「好嗎？艾雲。」雷文問。

「亞農和乾爹去了曼谷，沒人開快艇。」艾雲攤攤手。

「金伯伯祇有亞農一個保鏢。」

「兩三個，都在曼谷。祇有亞農一個會說廣東話。」

「哈！沒有亞農我們便甚麼地方都不能去，滑稽！」珊瑚兩手向半空揮了揮。

「誰說沒有亞農就甚麼地方都不能去？你們可以出曼谷市，曼谷有很多名勝古蹟，特別是金碧輝煌的佛寺。」

「對！我們出曼谷，可以坐計程車。」雷文拉着珊瑚的手：「好嗎？」

「坐計程車，三輪車都可以，不過那些司機祇會聽泰語。」

「呼！」珊瑚兩手一放：「下午甚麼地方都不用去啦，睡覺，睡大覺！」

雷文知道珊瑚不高興，慌忙追上去。

艾雲捧了個椰青跑出花園，坐在白色高背籐椅上，享受，享受。

四點鐘，金伯伯和董宇凌夫婦回來，江玉霞到樓上收拾。

「孩子，我們回香港去了，你在這兒渡假，喜歡住多久就多久。」董宇凌搭着兒子的肩膊：「不過，別忘了開課日期。安心玩吧！到時我會打電話通知你！」

「爸爸，你這麼快就走！」

「傻孩子，我說好祇來兩天，連你乾爹也要跟我們一起走。」

「艾雲，我和你爸媽回香港後，還要去台灣呢，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們去辦，半年內，我也不會回來。」金伯伯把乾兒子拉過一邊：「我走後，你就是這間別墅的主人，我把亞農和司機亞張留給你，你喜歡出海，喜歡去曼谷市，都有人侍候。這張支票你袋好。」金伯伯打開一隻皮箱，把一叠百元面額的泰幣交給艾雲。

「乾爹，又是支票又是鈔票，我要那麼多錢幹甚麼？」艾雲拒絕接受。

「鈔票是零用，花光了，叫亞農陪你到銀行，支票換現金，你留着。乾爹發脾氣怎樣個驚人法你

不是不知道，我……我會開槍！」金伯伯脹紅了臉。

董宇淩向兒子示意點頭，艾雲垂首說：「謝謝乾爹！」

「這才是好孩子！」金伯伯一下子又哈哈笑：「擺點威嚴，在傭人面前，要像個主人，要甚麼就吩咐管家，嗯！」

雷文和珊瑚跑下來，雷文替母親挽旅行箱。董宇淩對大兒子說：「雷文，別忘了你祇請了一個星期假，準時回家，不可貪玩，知道嗎？」

「雷文責任心重，」江玉霞說：「况且他又不是小孩子。」

「珊瑚，妳不用上班，多住些日子。」金伯伯也頗爲喜歡活潑的珊瑚。

「我可以嗎？金伯伯。」珊瑚大圓眼睛溜溜轉，充滿喜悅：「我可以留下來，超過一個星期？」

「妳住上個十年八年金伯伯才高興呢！金伯伯最喜歡熱鬧。」金伯伯撫一下她的那頭長髮：「留下來！艾雲會照顧妳，他是個很好的主人！」

「乾爹，我送你和爸媽去機場！」

「不，不，小孩子全部不准去。艾雲，安排一些節目，別趕走了珊瑚。」

艾雲和雷文他們還是直追出別墅，看着金伯伯和董宇淩夫婦乘坐的汽車遠去。

珊瑚把雷文拉過一邊，談着。

「喂，艾雲，我們明天一早再去珊瑚島玩，好不好？」雷文搭着弟弟的肩膊。

艾雲點一下頭，他知道這是珊瑚的主意，但是，他答應過金伯伯，要做個好主人。

第二天一早，他們就乘遊艇去珊瑚島，大人不在，珊瑚鬧得更瘋了。

雷文還一直支持她，寵着她。

一上岸，珊瑚就要乘水上電單車。

第一次，他和雷文兩人乘一輛，第二次，她自己駕駛有人跟車。午餐後再去玩，她要一個人駕車出海。

「不行！」艾雲反對：「妳的技術還不夠好，海中浪大，太危險！」

「艾雲表哥，我眞的會開，不信你問那泰國青年，而且我又會游泳，我不會掉進水裏。」珊瑚求着：「我會安全！」

「不可以！」艾雲用力一搖頭。

珊瑚雙手握着雷文的手：「大表哥！」哇的一聲就哭了起來。

這可不得了，雷文一面安慰珊瑚，一面對艾雲要求：「她的安全由我來負責，算大哥求你一次好不好？」

艾雲看珊瑚一眼，沒被她那梨花帶雨的俏臉感動，他冷然對亞農說：「租三輛電單車。」

艾雲和亞農正檢查租回來的三輛水上電單車，珊瑚已上了一輛紅色的。

艾雲抬起頭看見珊瑚，立刻眉頭一皺：「坐藍色的。藍色的最新，機器又好，馬上給我下來。」

「我看三輛都差不多。」珊瑚抿抿嘴，她覺得艾雲處處與她作對，全無男仕風度，太過份了：「我喜歡紅色！」

「其實三部都很新，」雷文馬上說，自己上了一輛黃色的：「艾雲，你坐藍色的吧，開心些，來渡假嘛！」

珊瑚勝利地笑：「出發啦！」

三輛水上電單車滑過海面，黃、紅、藍。珊瑚望着前面的海浪，嘿！我洪珊瑚終於能單獨開車出海，她不禁既自豪又得意，忍不住笑了出來。

「就在這附近！」艾雲一直留意珊瑚，因為她一旦出事，他怎樣向父親、乾爹、姑母交代：「別駛往海中央！」

「為甚麼？」海風送出珊瑚的聲音。

「海中水深危險！」

「哼！」珊瑚受艾雲的氣受夠了，這不能，那不能，來來去去，就是要為難她，她不能再任由艾雲擺佈，艾雲不准她駛向海中，她偏要向前衝，一個浪又一個浪，電單車像飛一樣，拋動得很厲害。突然一個巨浪打過來，珊瑚用手擋住臉，就這麼一鬆手，電單車失去平衡，珊瑚想剎掣，又好像掣不住，想停車，馬達的開關又找不到，她正在手忙脚亂，一個浪蓋過來，卜通，那輛紅色電單車飛了出去，珊瑚掉在水中：「救命！大表哥……」

珊瑚會游泳，但是她怕深水，而且受了驚，手脚好像不受控制，浪又來，她骨碌、骨碌吞了幾口海水，連身體也似乎浮不起來，她沉在水裏，又掙扎浮起，祇不過一會，又再沉在水裏。

一直在旁監視珊瑚的艾雲，馬上關掉電單車的馬達，他跳下海裏拚命向珊瑚遊過去，他用左手的臂彎把珊瑚的頭托在水面：「艾……雲……」.

艾雲回頭看她，她已暈了過去。

艾雲帶着她向前游，水深，浪大，實在頗爲吃力。

在岸上的亞農，看見珊瑚掉進水裏，馬上跳上一輛水上電單車，飛車前往協助艾雲。

那最關心，最疼愛，最寵珊瑚的雷文，他看見珊瑚掉進海裏，連忙關掉電單車的馬達。大概嚇破了胆，呆瓜似的坐在車上。

艾雲和亞農合力把珊瑚救上遊艇，艾雲抱她進船艙，讓她坐在椅上，亞美由裏面走出來：「小姐暈倒？」

艾雲見珊瑚面色發白，咀唇發黑，他連忙吩咐：「亞美，去拿藥油，亞農，拿幾塊沙灘巾來！」

艾雲用沙灘巾褁住珊瑚，帮助亞美擦油，亞農拿了張小櫈子盛起珊瑚的脚。

珊瑚的面色還很蒼白，但咀唇的黑已轉淡，她輕輕噓了口氣。

「小姐醒了，小姐醒了！」

珊瑚抓住艾雲的手：「好難受，我……胃裏……肚子……好難受。」

亞美看着艾雲，艾雲點點頭，艾雲拉住珊瑚兩條臂，亞美把食指伸進珊瑚的口裏，扣她的喉嚨，珊瑚面色一變，嘩啦嘩啦嘔了幾口海水。

她靠在椅背上喘氣，艾雲問：「還很難受？」

「好……一點……」

這時候，雷文回來了，衝鋒陷陣似的：「珊瑚！啊醒來了，艾雲，她怎樣？」

「受了驚，着了凉，喝了海水。」艾雲說着走向酒吧。

雷文蹲在珊瑚身邊，握着她的手：「我剛才……打我，我該死，要不是艾雲……是艾雲救了妳，我沒有用。」

「難道我見死不救？」艾雲把一杯血紅的東西遞到珊瑚的臉前。

「這是甚麼？」雷文馬上問。

「番茄汁！」

「她在飛機上喝了一口番茄汁就想吐，你怎能折磨她？」

「我就是要她吐！」

「不行！」雷文翻了臉：「你想謀殺她？要殺她就不要救她？」

「喝下它！」艾雲冷面無情。

珊瑚顫着手去拿杯子，雷文心都痛了，想去搶那杯蕃茄汁，艾雲叫：「亞農！」亞農馬上把雷文

拉開，艾雲親手把蕃茄汁灌進珊瑚咀裏。

珊瑚胃翻騰，額冒汗，她一手抓住艾雲的衣服，頭一低，格啦，格啦的嘔個不停，艾雲抱住她雙肩，珊瑚把胃液全都吐光，喉嚨還格格作响。

「艾雲，我不會寬恕你！」雷文在掙扎着，亞農十分强壯，雙臂力大無窮。

艾雲讓珊瑚靠回椅上：「胃裏和肚子還難不難受？」

「現在好了！祇是有點疲倦！」

艾雲一面把她抱進CABIN，一面對亞美說：「替小姐把頭髮，身體弄乾，換一套衣服，蓋上被，讓她躺一會，亞農，我們回別墅！」

安頓了珊瑚，艾雲對雷文說：「海水在她的胃裏有害，現在她吐光了，已沒有危險，休息一下就會好。不用担心。」

「對不起，艾雲，我連這點常識都沒有。」雷文垂下了頭。

艾雲拍一下他的肩膊，拿了衣服，進浴室洗澡去了。

× × ×

珊瑚回家就睡覺，沒有吃晚餐，雷文扒了兩口飯，就吃不下去了，他守在珊瑚的房門口，等珊瑚一醒來，馬上進去，跪在珊瑚的床邊：「我沒有救妳，當時我像失去三魂七魄，脚又像生了根，要不是艾雲奮勇救妳，我……對不起！珊瑚，懲罰我！」

「你怎麼了？！」珊瑚吃力地拉他，沒能力把他拉起：「快起來，我根本沒有怪你，你又何必折磨自己。」

「妳要我怎樣贖罪？！叩頭都可以。」

「我祇想靜靜的躺着，你精神不好，回去休息吧！」

「我……」

「你不聽話，我眞要生氣了！」

雷文祇好起來，替她拉拉被子：「明天早上我來看妳！」

艾雲吃過晚飯，到厨房一轉，然後到二樓看珊瑚。

珊瑚看見艾雲，很高興，撑着身體起來：「艾雲表哥！」

「躺着！」艾雲示意：「好點嗎？！」

「好多了！艾雲表哥，謝謝你救了我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……」

「就算妳是個陌生人，我也會救妳，所以，不必謝我，祇要知道自己任性就夠了！」艾雲叉着腰站在床邊。

「是的！」珊瑚點了點頭：「我太任性，太不自量力，我不應該不聽你的話，我錯了，我……」

珊瑚哽咽着，用手抓了抓枕頭，說不下去。

「要不要吃點東西？」艾雲當作沒有看見，她雖然任性，但今天也把她折磨夠了，艾雲不忍心再

責備她：「亞美煮了鹹瘦肉粥，吃一碗？」

「其實我也有點餓，肚裏空空的，」眼睛擦過枕套，她笑一下：「就是怕吃了再吐！」

「鹽水可以止嘔！所以亞美才會煮鹹瘦肉粥！」

「我想吃一碗！」

「吃了馬上睡覺！」艾雲出去了。

珊瑚張開咀巴，她想留住艾雲，和他聊聊，但是，她終於沒有開口，艾雲和雷文相反，他是留不住的。

第二天珊瑚醒來，人還有點軟軟的，沒有甚麼氣力。亞美捧個托盤進來了，推個架過來，托盤就放在床上。

珊瑚一看，有一杯鮮奶，兩塊多士，三片火腿，一個小花瓶上，還插着一朵鮮紅玫瑰。

「謝謝！」珊瑚喝了一口奶，鹹的。

「唔！」亞美擺擺手：「全部少爺做的，鹹牛奶喝了不會吐。」

「艾雲？」很難相信一個外表冷漠無情的人，會想得那麼週到。

這時候，雷文進來了，亞美識趣地馬上退出去。

珊瑚雖然休息了一天後，身體已康復，可以到樓下跑跑，但是，她再也不敢要求出海，連降落傘都不敢玩，每天祇是在金伯伯的私人泳池游泳，或是和雷文在網球場打網球。

七天過去，董宇凌電召催歸，雷文申請延長假期，因爲他要陪伴珊瑚，董宇凌祇答應准他多留三天，一星期後他和金伯伯爲了合夥做生意，除了去台灣還要去日本，香港總部有很多事情等着雷文去做，所以儘管雷文請求，董宇凌就是不答應。

雷文放下電話，無精打彩，他對珊瑚說：「三天後我們回去。」

「我不回去！」珊瑚堅決的，毫無商量餘地：「金伯伯歡迎我在這兒渡假。」

「爸爸一定要我回去工作。」

「你回去呀，你要工作，應該回去的，我和你不同，我還在放暑假。」

「我走了誰陪妳？」

「艾雲表哥！」

「他肯理妳就好了！」

「他不理我沒有關係，這兒景色怡人，地方大，空氣好，水果又多。」

雷文攬着她的腰：「我怎捨得留下妳？跟我回去吧！」

珊瑚交抱雙手伏在他的肩膊上：「天天通長途電話、寫信。或者當我還在瑞士，還沒有回來。」

「珊瑚，」雷文用另一隻手托起她的下巴，正想低頭吻她——

「小姐、雷文少爺吃飯啦！」

×　　×　　×

珊瑚、艾雲、亞農，親自送雷文到曼谷機場。入閘的一刹那，雷文挽住珊瑚的腰對艾雲說：「我回香港，珊瑚交給你，你要多陪她，照顧她，否則，我沒心情辦事。艾雲，答應我，嗄？」

艾雲把雙手插進後褲袋，終於點了點頭，眼睛却往別處望。

雷文在珊瑚的臉上吻了一下，才依依不捨的入閘。

由機場出來，上了車，珊瑚道：「艾雲表哥，你說曼谷市有許多名勝古跡，你帶我去參觀。」

「妳不怕天氣熱嗎？」

珊瑚拍了拍身上那吊帶露背裙子：「挺涼快的！」

「這兒有許多名勝古跡，例如：金佛寺、鄭皇廟、國立動物園、玉佛寺、雲石寺、玫瑰花園、古城縮影、水上市場、鱷魚潭、蛇園……還有很多……」

「我記不住了！」珊瑚拍拍頭：「你剛才說蛇園……」

「亞張，」艾雲對司機說：「我們去蛇園！」

亞農買了入場券，裏面很清靜，庭園裏展覽了各種蛇：「這青竹蛇綠得像翡翠一樣！」珊瑚跟着艾雲參觀：「這是甚麼？毒蝎子，嘩！會咬死人的，樣子很醜。這是大蟒蛇，又肥又大又長，卷了圈圈的，唔！我不喜歡蛇！」

「到那邊看表演！」

「誰表演？」

「蛇和鼬鼠，生死決鬥，快！已經開始了，這是最緊張的一項！」

一個穿制服的女人講解，旁邊有幾個男人，蛇和鼬鼠已開始纏鬥，最初是蛇佔優勢，鼬鼠守而不攻，後來蛇鼠纏在一起，鼬鼠突然發威，一口咬在蛇頭下，一些白色的漿和血水由蛇身流出來，珊瑚驚叫一聲，雙手抱住艾雲的手臂。

那女人宣佈蛇巳被鼬鼠咬死，並馬上把死了的蛇劏開，血淋淋的，一個男人把一個還會跳動的蛇胆挖出來，女的用廣東話解說吃了蛇胆能怯風、活血，珊瑚拉了艾雲便走。

「幹甚麼？」艾雲拉開她的手。

「我怕，好殘忍，我不要吃蛇膽。」

「小姐！」艾雲沒好氣的：「吃蛇膽要付錢的！我們走吧！」

「有很多上到樓上，我們……」

「人家上天堂妳去不去？」

「先生、小姐，請到樓上參觀。」一位穿制服的年青服務員很有禮貌的帶領。

艾雲翻翻眼，祇好跟着他走。

到二樓，二樓寬闊、乾淨、陰凉，有兩排穿制服的女仕站着。

「歡迎，歡迎！」說的都是粵語。

艾雲、珊瑚和一批人被請進一個室，室內有很多藥製標本。艾雲他們被安排在排椅上。不一會，

有人獻上香水濕毛巾，招呼週到，隨着一位略胖中年人，西裝畢挺，在介紹蛇每一個部份的功用，又請大家喝蛇酒，女職員慇懃地把酒捧上，艾雲沒有接受，珊瑚也婉拒了，由於室內冷氣充足，那位先生，口才一流，珊瑚聽得很用心，她悄聲對艾雲說：「他說的蛇膽丸功效不錯，消除眼睛疲勞、高血壓、視力減退。風濕丸更好，可治神經痛、腰酸背痛。福壽液更適合錦姨，可促進血液循環，治貧血及關節炎……」

那位自稱博士之人，介紹了各種蛇藥的好處，馬上有七八個女職員捧着藥盤來勸買，與此同時，座上客紛紛溜掉，祗留下幾個老人家，艾雲本來已離去，但珊瑚被人善意勸住，珊瑚說：「我買這一瓶，多少錢？」

「三百元！」

「泰幣？」

「不！小姐。」這兒人人會說粵語：「是港幣！」

「嘩！一千多泰幣，那麼貴？」

「不貴啦！吃了身體馬上壯健，你看那邊的老先生、老太太，他們各人買了幾瓶，人人用過都來再買的！」

「艾雲表哥，借我一千零五十泰幣。」珊瑚低聲說。

艾雲負氣地把錢拿出來。

「謝謝小姐，要不要買另一種……」

「我沒有錢！」艾雲大聲說。

「沒關係，小姐，藥丸用完了請再來買，歡迎妳！」

「怎麼？吃一瓶還不會好嗎？」

那女職員做完生意，含笑走了。

「嘿！妳以爲是仙丹，一瓶就好！」

「艾雲表哥，你對那位小姐實在太不客氣。」珊瑚一面離開二樓一面說。

「妳沒看見藥一推出，人人溜掉。」

「奇怪，他們爲甚麼要走？」

艾雲冷笑一下：「妳自己想想，入場劵那麼便宜，可以看到各種蛇，又有表演，而且又請了一大羣女孩子，香水毛巾、侍酒、專人講解，爲甚麼？」

「他們騙人買藥啊！」

「千萬不要用這個字眼，藥是妳自己要買，妳沒聽那位先生說，某人喝了一瓶福壽液，由衰弱轉強壯？」上了汽車，艾雲問：「還要去哪裏？」

「繞個圈，到處看看好嗎？」

艾雲對司機亞張說了。

「兩座白色又直又尖，中間有座白色圓形建築物，很漂亮，是甚麼？」

「曼谷市紀念碑。」

「哈，每個小閘門都有兩個荷槍的衞兵，他們在幹甚麼？」

「這是泰皇的皇宮，他們在守衞皇宮。皇宮前是跑馬場，後面是湄南河！」

「嘩！好多金，掛滿一條條大金條，這又是甚麼？」

「金舖！」

「香港的金舖封得密密的，他們竟然這麼公開，不怕刦匪打刦。」

「亞農，有人打刦金舖嗎？」

「很久沒聽過，少爺。」

「眞是與香港不同。艾雲表哥，你剛才說的金佛寺，我們去參觀好不好？」

「好！吃了午飯去參觀佛寺！」

在曼谷市逗留了大半天，好些地方沒有去，回別墅吃過晚餐，珊瑚纏着艾雲，要艾雲陪她去下面的海灘散步。

「不去，跟妳跑了一天，倦死了！」

「散步可以消除疲倦，而且散步後睡覺，特別睡得甜。艾雲表哥，你答應過舅舅、大表哥，好好陪我的！」

「走吧！」艾雲走在前面，珊瑚，跑在後頭，艾雲腿長，珊瑚想趕上他眞不容易，於是一個前，一個後，珊瑚走了一段沙灘，忍不住了：「艾雲表哥！」

「回家了是不是，好，走！」

「艾雲表哥，你停一下，我有話跟你說。」珊瑚站在那兒頓足。

「妳眞煩！」艾雲很不高興的走過去：「我不是大哥，向我撒野沒好處！」

「我是那種恃寵生驕的人嗎？祇是，兩個人散步，應該一起走，對嗎？」

「好！一起走，我給妳十五分鐘。」

珊瑚悄悄的把手放進艾雲的掌裏。

「妳幹甚麼？」艾雲嚇了一下。

「拖手，」珊瑚握着他的手不放：「我們又不是第一次拖手，十三年前你還抱過我，揹過我，我曾經是你的新娘。」

「是十四年前，別翻咸豐年的舊賬，可能前一生我是妳爹！」

「管他多少年，你未娶，我未婚。」

「但是，妳是大哥的女朋友。」

「我是雷文的表妹，也是你的表妹，分別的，大表哥對我好，我們感情好些，你對我不好，我們距離越拉越遠。」

「放手，我不願意做對不起大哥的事，妳是大哥的，人人知道。」

「我們之間沒有婚約，也沒有任何承諾，我承認和他感情好些。」

「這就够！」艾雲用力扯開她的手：「我們回去，大哥會有長途電話給妳！」

「這很重要嗎？」珊瑚揑着手指。

「妳到底走不走？」

「不走！」珊瑚十分倔强。

「妳不走我走，警告妳，芭提雅有很多外國人，半夜三更一人在這兒很危險！」艾雲說着就走。

珊瑚索性坐在沙灘上。

艾雲走了一段路，以爲珊瑚會跟上來，可是回頭一看，珊瑚竟坐定了不動。

剛巧有兩個鬼仔迎面走向珊瑚，艾雲也不再攷慮，馬上跑回珊瑚的身邊，喘着氣喝道：「妳到底想怎樣？」

珊瑚仰頭向兩個鬼仔微笑。

「喂！有甚麼好笑？走。」

珊瑚不理他，拾了枝枯樹枝在沙上劃來劃去。

艾雲嘆着氣，义着腰：「妳到底要我怎樣做，妳才肯回去？」

「我要你跟我拖手。」

「妳和大哥還拖不够？」

「我將此更正，我和大表哥從未拖過手，每次我挽住他的手臂，他手臂上通常都有衣袖隔着。」

「好吧！」艾雲終於投降。

「你拉我起來！」珊瑚舉高手。

艾雲拖了她一把，她站起來，馬上把五隻小手指插進艾雲的手指，十隻手指就互握在一起，珊瑚緊緊扣住。

雖然祇不過是拖手，但是艾雲活了二十年，還是第一次和異性「肌膚」相親，心裏有點莫名的喜悅，也有點緊張，連臉頰都在發燙，一句話都說不出來。

「你知道我爲甚麼由瑞士囘來？」

「囘來唸大學。」他脚步慢了。

「不，我囘來是爲了你！」

「我？不可能。」他的心在跳。

「眞的！最近幾年你很少給我寫信，來信也越來越冷淡，我去瑞士的時候，你曾答應天天給我寫信的！」

「那時候我才五歲，唸幼稚園高班，每天祇會玩，甚麼都不懂。」

「但是，我們一直通訊，通信了好幾年，你在信裏說想念我，希望見到我，那封信在……三年前

寫的，那時候，你已經十七歲，唸大學預科低班。我不相信那時候你還甚麼都不懂，之後你的信就越來越少，幾個月才一封，爲甚麼？」

「我……」艾雲想說出眞相，可是，他又把話吞回去。

「有了新女朋友？」

艾雲搖一下頭：「怎會！」

「你在信裏一直說渴望看到我，但是，我回來後你根本就沒有好好看我一眼，艾雲。」珊瑚站下來，用手扳過艾雲的臉：「看看我，長大了是不是很醜？」

「你越大越好看！」他垂下眼。

「你連看看我都不肯，」珊瑚伏在他的胸前，用另一隻手攬住他的腰。

「別這樣，我不能對不起大哥……」

「爲了你大哥，你就可以對不起我，可以傷我，這公平嗎？」

艾雲被珊瑚擁抱着，兩個人貼在一起，艾雲雖然極力抗拒，可是人已軟了一半，再也冷不起來。

「艾雲，看看我。」珊瑚仰起了臉，閉上眼睛。

珊瑚那長而烏亮的髮絲迎着海風飄揚，略圓的臉，睫毛像兩排扇子，彎彎的眉，直直的鼻，圓圓的咀唇。襯着兩個梨渦，這是艾雲夢想的珊瑚，他情不自禁的吻一下她的臉，她的咀唇，四唇相接，像觸電一樣，艾雲緊張得一顆心差點由心房跳出來，想離開，捨不得，咀唇就這樣貼着，貼着……

竟是異性相吸，四片咀唇再也分不開，艾雲向珊瑚獻出了他的初吻。

「對不起，我很笨！」艾雲喘着氣，擁住她，面貼在珊瑚的長長秀髮上：「這還是我有生以來的第一次。」

「我也是，」珊瑚把臉埋在他的脖子裏：「你聽到我的心跳聲嗎？像打鼓一樣，蓬，蓬……我從未被男孩子吻過。」

「妳和大哥……」

「沒有。」珊瑚搖一下頭：「不知道是巧合呢！還是我們沒有緣，每次你大哥想吻我，總會跑出個人來。」

「我們算有緣嗎？」

「是的！緣訂三生，噢，艾雲，」珊瑚雙手抱住他的腰，「你知道嗎？！我好開心，我終於把你這座冰山溶化了！」

一會，沒聽見聲音，珊瑚仰起了臉問：「爲甚麼不說話？」

「要是大哥知道我們在一起，他一定會很生氣。」

「你不喜歡我，不高興和我在一起，爲剛才的事後悔？」

「不，珊瑚……」艾雲着急了。

「好，你聽着，這兒沒有雷文，這兒不是董家，我們最好忘記董雷文這個人，我們沒有做壞事，

我也不需要向他負責。讓我們無憂無慮，快快樂樂的渡過整個暑假，有甚麼事，回香港再想。」

「我們眞的能無拘無束，開開心心？」和珊瑚在一起，是令人喜悅的。

「當然，我們有自己的天地，祇要你不胡思亂想。」珊瑚拖起艾雲的手：「誰也不准提董雷文，誰說這名字都要掌咀巴，你答應我，嗯？艾雲。」

「好，我答應妳，暑假是我們的！」艾雲第一次露出眞誠的笑容。

「我們回去，明天去珊瑚島。」

「妳又要開水上電單車？」艾雲搖一下頭：「上一次幾乎嚇死我！」

「不敢了，我的小命是你撿回來的，要是上一次我死了你不會哭，對否？」珊瑚搖着他的手：「我再也不敢一個人開車出海。我坐車，你開車，兩個人在一起，保險。」

艾雲和珊瑚每天不是出海，就是去曼谷市遊覽，十分開心。

這天，艾雲帶了董宇凌買給他的長、短鏡頭新相機，上午去海上市場，下午去玫瑰花園。首先開車出曼谷市，然後再乘簡單的快艇經湄南河到水上市場。

湄南河的水旣濁又髒，由於長艇開得快，不斷有水花濺上，艾雲怕弄髒珊瑚的衣服，和她轉調位置，由於快艇飛馳而過，艇身顚簸不定，艾雲攬住珊瑚的腰，免她仆前仰後。

「水雖然髒，但景色不錯，妳看那些高高的椰子樹、蕉樹、杧果樹、龍眼還有荔枝，滿岸都是。還有那些小花，多美！看那邊岸，那是皇宮的後園。」艾雲說。

「水面上建了很多小木屋，還有小孩和大人，這算是住宅？」

「對呀，很多泰國人住在這兒，妳別嫌水髒，他們洗衣服、洗澡、洗臉漱口都用這些水，祇有吃的、喝的水才是買同來的食水。」

「恐怖！咦，那些在水面，咖啡色像大球花的東西很多，是甚麼？」

「海底椰。有止咳之功能，可作藥用，水上市場快到了。」

上了岸，有一隻大象，專供遊客拍照，艾雲說那象髒，叫珊瑚不要過去。

進市場，裏面的泰國土產可不少，單是擺設的象就有抽木的、象牙的、七彩的，上面是珠子、膠片、金屬片，十分名貴美麗，艾雲選了一對買給珊瑚。

「我打破了大哥送給你的白玉接吻魚，我現在補送妳一對彩象。」

「你剛才說，誰送我白玉接吻魚？」珊瑚仰頭望住艾雲。

「雷文。」

珊瑚的圓大眼睛一瞪，像朵盛放的蘭花：「我們怎樣協定？誰提雷文要掌咀巴的，你犯了規。」

「掌咀！」艾雲望了望四周，為難地在她耳邊說：「在這？」

「不守諾言？」珊瑚翹了翹鼻尖。

「但是，這兒那麼多人。」

「好吧，」珊瑚瞟了他一眼：「同家再跟你算賬。」

艾雲鬆了一口氣，陪珊瑚買了些鐲子戒指和一些小飾物。

回市區吃中飯，是客家菜，這飯店也特別，中午也有樂隊演奏，有歌手演唱，一個穿粉紅色晚裝的女人，在唱廣東歌。

「這首歌好熟，在香港常常聽到。」

「是『過客』主題曲，電視台的劇集，妳來香港前剛巧播完，當時『過客』掀起了一陣熱潮，也捧紅了一個年青的小生。」艾雲向她解釋。

「少爺，」亞農說：「這兒可以點唱的，曲名寫在鈔票上。」

「我要點唱，」珊瑚喜歡熱鬧喜歡玩，向艾雲要了張泰幣：「我要點唱『情謎』，還有蘭花草，我在歡樂今宵聽過的，可惜兩個曲名我都不會寫。」

「我來，」艾雲知道她中文程度不够：「亞農，你把鈔票送上去。」

亞農跑上音樂台，獻上鈔票，那女歌手看了看鈔票，在亞農臉上吻了一下，馬上引來一陣哄笑，亞農紅着臉跳下台。

歌手唱了一曲「情謎」，連聲謝謝各位，蘭花草並沒有唱，進後台了。

珊瑚頗感失望，拉着艾雲便走。

「……這就是玫瑰花園，祇有這些紅玫瑰，我還以爲有紅、黃、藍、白、黑的玫瑰呢？」珊瑚走進玫瑰花園，看見幾個穿泰服的泰國少女向她笑。於是，她和其中一個泰女合拍了一張照片。

「這兒可以騎大象，我要騎大象。」珊瑚看見一些遊客坐在大象的兜椅上，又看見另一些大象表演搬木塊。

「先去看表演好不好，亞農已經在表演場等我們。」

珊瑚跟着艾雲往裏走，地方很大，遊客很多，不少穿着閃光泰服的少女，穿插在人叢中。

亞農選了第一行，很好的位置。

由於接近表演台，便於艾雲拍照。

表演一共有十三個項目，有人用泰語和粵語講解，第一項是和尚出家，有一隊泰國少年，幾個穿黃袍的和尚，還有一個法師打扮的人，騎象出場。

第二項由泰男表演鼓舞。

第三項是二十位穿粉紅色泰服的少女，表演長指甲舞。

「伯照，好美，拍照！」珊瑚叫着。

第四項是泰拳，臨時圍起了一個四方場，兩個拳師在音樂聲中經過拜神儀式，然後比賽，一共打了三個回合，共四分半鐘，由於表演迫真，如脚踢、膝撞……珊瑚躲在艾雲的背後。

第五項是：十男十女表演的收割舞，少女全部穿黑泰服，身上滿是紅色飾物。

第六項是公鷄鬥，公鷄每打一個回合，就有人侍奉牠，扇涼、抹油、梳刷，像侍候拳師一樣，一共表演兩場，兩隻公鷄劇烈搏鬥一番，結果未分勝負。

第七場是竹舞，有平衡雙竹和十字竹，四人打竹，八人跳舞，五男五女穿着彩衣，後面還有十五人合唱配合竹舞。

艾雲拍了不少照片。

第八項是表演泰國古代武士，如何爲保衞國家而作戰。

第九項是短劍搏鬥，兩個泰國青年打得很狠，而且劍又鋒利，珊瑚嚇得躲進艾雲懷裏，艾雲擁住她的腰，輕聲說：「別怕，祇不過是表演。」

第十項是長短竹打鬥，雖然緊張，但其中一個演員是小丑，所以十分惹笑。

第十一項是雙劍鬥。

一輪緊張刺激表演之後，是第十二項的壓軸好戲，表演泰人結婚的禮節，由於場面熱鬧，服飾華美，艾雲又拍了不少相片。

第十三項是大謝幕，所有曾經表演的人員全部出場，那些泰族少女還走下台邀請觀衆上台跳舞，第一個被請的是艾雲，艾雲連忙推了亞農出去。

由表演場出來，因爲已是下午，太陽很猛烈，艾雲馬上買了一頂很漂亮的太陽帽給珊瑚，珊瑚又買了兩隻不用錢的泰國風箏，艾雲問珊瑚渴不渴，珊瑚搖頭：「不要，剛才的汽水怪怪的！」

「那是泰國汽水，妳喝不慣，這兒也有可樂？」天氣太熱，不斷流汗，所以祇有不停喝汽水。

「艾雲，我們騎象。」

「想騎象，一定要去鱷魚潭，我們乘坐馬車如何？」

走出玫瑰園，對面有一輛輛馬車，珊瑚選了一匹白馬，和艾雲一起坐上車廂，艾雲叫亞農替他們拍照，馬車經過之處，全是垂柳、小橋、流水……

水清而綠，景色如詩如畫，再加上白馬彩車，車上的俏男美女，連馬伕也樂意多走一圈，讓亞農多拍照。

亞農連水上的亭台樓閣，也攝入鏡頭，在這兒謀殺了不少菲林。

坐過馬車，艾雲和珊瑚、亞農又喝了椰青，吃了雪糕，又在小攤子買了一些葡萄，粉紅色的。

晚飯後，艾雲和珊瑚一面吃木瓜一面看電視：「這兒的電視不好看，沒有好節目。」珊瑚抱怨。

「妳知道嗎？彩色電視機，在泰國是奢侈品，不是每一個市民都買得起。」

「我們早上去水上市場，經過湄南河，那兒的人家也有彩色電視機。」

「住在那兒的人其實並不窮，妳有沒有看見一些房子，建築都很新式。」

「有錢何必住在又髒又臭的水上。」

「這就是泰國風俗。」

「我不想看電視，我們出去走走！」

「好吧！」艾雲拖起珊瑚，他們又在芭堤雅海灘漫步。

「這海灘眞美，廣闊，長長的，富熱帶風情，月色下，如詩如畫，幽雅怡人，像，像……」

「東方夏威夷！」

「對！像夏威夷！」珊瑚雙手圍住艾雲的腰，緊貼着他：「我的心境好平靜，好滿足！」

艾雲輕輕撫揉她的臉：「妳雖然不會寫中文，但講得很好。」

「在瑞士，媽咪跟我講廣東話。」

「你去過夏威夷？」艾雲吻着她那漆黑的長髮。

「除了東南亞，那兒都去過。」

「最喜歡甚麼地方？」

「泰國！」珊瑚溫柔的說：「因爲有你在身邊。」

「珊瑚！」艾雲情不自禁的吻她，現在，珊瑚在他的眼中，已不再是刁蠻任性，而是漂亮可愛，活潑迷人：「愛我嗎？」他輕輕燙着她的臉，珊瑚在他懷中，他感到充實了。

「你感覺得到的，是不是？」珊瑚雙手繞過艾雲身後，繫住他的肩膊。

「我好像已擁有一點東西，我好像不再孤立。」艾雲陶醉地閉上眼睛：「以前，我一直覺得生命是無意義的；現在我開始對人生有所留戀。」

珊瑚吻一下他的脖子：「我不喜歡你這樣悲觀，你除了我，還有舅舅、舅媽，她們非常疼愛你，你也有幸福的家庭。」

「不，我一無所有，他們不是屬於我的。」艾雲推開她一點，望住她：「如果妳肯要我，妳是唯

一屬於我的！」

艾雲一向是個說話少，表情少，很含蓄的人，今天這樣大胆的表白，令珊瑚既詫異，又感動。

艾雲突然頹喪地垂下雙手：「妳是屬於大哥的，我知道。」

珊瑚輕輕地打了他一個巴掌：「你犯規，一天內兩次，該罰。」

艾雲捉住她的手，吻了一下：「對不起，我是個把快樂趕出門的傻子。」

「祇要我現在在你身邊就夠了，將來的事，將來再想。」

艾雲不是個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，他多憂多慮，他不能抗拒珊瑚，但是又怕把感情放出去，不能收回來，坦白說，他不願意祇做珊瑚的泰國情人。

可能由於艾雲一直認爲自己一無所有，因此，能被他佔住的，他就想佔住，他也不貪婪，祇要珊瑚屬於他就夠。

他不敢問珊瑚，他和雷文兩者之間，她愛誰多些，愛誰少些，因爲他要遵守諾言，此刻，在他們心中沒有雷文。

天天和珊瑚一起玩，表面上，他是絕對快樂的。

沒有人知道他的隱憂。

艾雲帶珊瑚參觀九年前由英國女皇伊麗莎白主持開啓的古城縮影。

到睡佛寺餵飼白鴿，那兒的白鴿眞多，又肥又大，毛色華美，綠色的身體，金紫的脖子，不知道

誰驚駭了白鴿，白鴿羣湧而飛，非常壯觀，滿天的鴿子，艾雲掌握了這一剎，馬上替珊瑚拍照，穿着白裙子的珊瑚，鴿子在她四週飛舞，那塲面壯麗極了。

他們到玉佛寺摸財象，亞農說摸過財象的頭會發財，艾雲和珊瑚是學生，不奢望不勞而獲，但財象的頭被人摸得光亮，珊瑚貪好玩，摸了又摸。

他們又去鄭皇廟，裏面有許多許多白色的佛塔，佛塔建築得精巧宏偉，艾雲在那兒爲珊瑚拍了許多相片。

在泰國，進廟參觀或參神，一到內殿一定要脫鞋，最初每到一處，老要亞農提。後來，艾雲和珊瑚也會自動自覺，入鄉隨俗嘛。

這天，艾雲和珊瑚吃飯，雷文的長途電話就來了，雷文要珊瑚回香港，珊瑚不肯，兩人發生了爭執，珊瑚摔了電話。

「吃飯吧，菜都冷了！」艾雲看了看她的臉，她悻悻然的。

「我不想吃，陪我到外面走走好嗎？」珊瑚輕呼了一口氣。

艾雲放下刀乂，站起來，攬着珊瑚的肩膊：「走吧！」

艾雲沒有帶珊瑚到沙灘，向下走，經過一間酒店，有守衞守住門口。

「這是皇家大酒店。」

「能進去嗎？」

「酒店的餐廳是公開營業的，白天還可以進去購物，但八點前就停止營業。」艾雲和珊瑚進去。

「噢！那噴泉很美，」珊瑚叫着，奔前兩步：「噴泉種滿花草，中間還有個吹笛的女神。艾雲，白天帶我來這兒拍照，好嗎？」

「明天就來，嗯！」艾雲指住兩旁的購物廊：「這兒有間麵包店，做出各款很特別的麵包，明天妳見了會喜歡！」

進酒店，經過休息室，到大堂，由大堂的落地玻璃窗，可以看見花園外面的一切。

花園很大，裏面有兩個泳池，一個噴射式圓形泳池，一個多角形不規則泳池。這時候，花園內處處燈火，裏面有不少人：「我聽見音樂！」

「妳看見那邊台上有一隊樂隊嗎？這花園幾乎每晚都有餐舞會，由外國人包起。妳看圍繞花園桌子的食物，還有那彩色的天鵝冰雕。」

「好漂亮啊！音樂又迷人，我們可以進去參觀嗎？」

「不可以的，那是私人性質的舞會。妳看每個入口處都守着人，那些侍者虎視眈眈，混進去也被請出來。到餐廳，餐廳可以看見花園，又可以聽到音樂，何況妳還沒有吃晚餐。」

「好啊！我們快去。」珊瑚笑着拉艾雲。

「胃口開了嗎？」艾雲的眼神是包括着捉弄的。

「唔！你好壞。」珊瑚輕輕捶他。艾雲握着她的手，和她走進餐廳。

六

艾雲由樓上下來，看見珊瑚一面看信一面笑。

「誰的信？那麼開心。」艾雲坐在珊瑚的身邊，一個僕人馬上送了個椰青過來。艾雲每天都喝四五個。

「舅媽把媽咪的信轉過來。」珊瑚穿着泰國出產的布裙子：「媽咪的信祇有兩句話：妳在泰國玩瘋了，我和妳爹地想得妳發瘋。你自己看吧！」

「我早就叫妳寫封信，起碼也寄張明信片給姑母，妳就是懶，一天推一天。」

「我們每天都有節目，每天回家已經倦死了，那有精神寫信。」

「好！」艾雲雙手交抱胸前：「明天那兒都不去，妳乖乖的留在家裏寫信。」

「不！」珊瑚搖着艾雲的手臂：「你答應明天帶我遊鱷魚潭，吃正宗泰國餐，我連大象都沒有坐過呢！」

「玩那麼一天，妳就更沒有精神寫信，姑母會怪我把妳帶壞。」艾雲不爲所動，硬是不理。

「大不了我今晚吃過飯，把自己關在房間裏，寫信給媽咪爹地、舅舅舅媽、舅舅的兒子，連錦姨也寫一封。」

「妳舅舅的兒子在這。」艾雲用手指一下胸口：「不必寫了！」

「我不是說你，我是說大……」

「說下去呀！怎麼停了？」

珊瑚那雙好大好黑的眼珠子溜了溜，把手搭在他的肩膊上：「艾雲呀！你的哥哥叫甚麼名字？」

艾雲張開嘴，一愣，馬上反問：「妳說呢！」

「唔！」珊瑚打了他一下背轉身：「你想騙我把名字說出來，打我嘴巴！」

「我董艾雲從來不打女孩子！」

「不打？」珊瑚瞪着他：「那晚你扯着我的頭髮把我由房間扯出去，差點把我的頭髮扯光，做尼姑不用削髮。」

艾雲馬上鳴鼓收兵：「不要在這時候翻舊賬好不好？我們在渡假呀！」

「不睬你！」珊瑚又用背背着他。

「別生氣！」艾雲從後面一把將她抱住：「妳生氣樣子好醜！」

「你才醜呢！天天晒太陽，還是白皮豬。」珊瑚點着他的鼻尖。

艾雲捉住她的手指，珊瑚要搔他，剛巧一個傭人送水果出來，艾雲連忙坐開一點：「她們雖然聽不懂，但是看得見！」

「這兒的傭人大部份像啞巴！跟他們說話，就是笑，莫名其妙。」

艾雲又了一塊菠蘿給珊瑚：「這兒一個管家會說英語，一個會聽粵語，傭人呢！祇有亞美、亞張會說粵語。其他全部祇會聽泰語，別的一概不懂。」

「你會不會說泰語？」

「學過幾句，都忘了，比如厠所叫向南，飯叫灌水，熱叫南來，泰國語說貴，就是平的意思，平呢就是貴。」

「眞有趣。艾雲，你有沒有這個感覺，泰國飯比香港的好吃！」

「曼谷是世界三大米市之一。怪不得妳每次吃飯總吃兩碗。」

飯後珊瑚果然乖乖的回到房間寫信。艾雲也回到自己的房間，把一月來所拍的相片拿出來，逐一欣賞。

艾雲對攝影很有天份，雷文常常說他的相片可以參加沙龍。

相片中的珊瑚美麗，活潑又可愛，加上景色如畫如詩，金碧輝煌，更捧托得珊瑚可人。

艾雲拿起珊瑚一張相片，情難自禁，深深吻了一下。

後來，他把他和珊瑚合拍的相片，全部拿起來，這些相片，是不能讓家人看到的，他收藏起來，留個美麗甜蜜的回憶。

相片撒滿一床，有人敲門。

「進來！」

門被推開，珊瑚穿了件粉紅色長睡袍，胸前有隻頑皮狗，栩栩如生，她望住房裏厚厚的白地氈，終於脫掉睡鞋，赤足而進。

「信都寫好了？」

「寫好了！」珊瑚到處張望：「嘩！你的大套房果然比我們的房間漂亮許多，還有私人彩色電視機、收音、錄音、唱機全套，還有自己的冰箱。」

「妳沒有來過我的房間？」

「自從你大哥走了之後，我們每天不是在外面玩到筋疲力盡，回家洗澡上床睡覺，就是在家裏吃過晚飯到沙灘散步，今天那兒都不去留在家裏，還是第一次。」珊瑚在床上跳彈跳彈：「連床也比我們的舒服，一定是北歐名牌。」

「我跟妳調換房間。」

「我霸佔你的房間，不被金伯伯的傭人瞪死才怪。我發覺他們都很忠心，很護主，他們個個把你當主人。」珊瑚看見相片，伏在床上看：「怎麼全是我一個人的，我和你合拍了許多相片啊。」

「我已經收起來，那些相片，誰看了都沒有好處，尤其是……妳應該明白。」

「起碼你應該分幾張給我。」

「放在我那兒不是一樣，萬一妳不小心讓他看到，事情可鬧大了。」

「我才不相信和你拍張相片會有那麼嚴重，是又怎樣？」珊瑚把他拉下來：「快把相片給我！」

「妳的相片滿床都是，還不夠。」艾雲站起來：「我拿啫喱給妳吃！」

「你不要逃！」珊瑚用力地把他拉倒在床上，按住他：「快把相片交出來，不然的話，我要你叫救命！」

「我收藏得好好的，翻不出來。」

「死硬派！我要你怕了我。」珊瑚開始用手搔艾雲。他的耳根、他的脖子、腋下、腰部……艾雲翻來覆去，笑得幾乎氣絕身亡：「珊瑚，不要，我受不了……不要嘛！」

「相片交來！」

「交，交！」艾雲軟軟的躺在床上不斷喘氣。

「怕老婆！」雖然房間冷氣充足，珊瑚還是滲汗，剛才玩得太激烈。

「我不會怕老婆的。」

「你還敢口硬？」珊瑚再搔他。

「我不是這意思，投降啦！」艾雲兩手護着身體，我是說，我不會娶老婆，既然沒有老婆，當然不用怕。」

珊瑚躺在他身邊：「為甚麼不娶老婆？你又不是唸神學院，神父也一樣可以結婚生子。」

「喜歡我的我不要，我喜歡的又不屬於我！」

「你喜歡不喜歡我？」

「當然喜歡。」

「那就容易辦了，我嫁給你，做你的老婆。」珊瑚樣子挺神氣的：「不過，你一定要怕我啊！」

「我不會娶妳的，我們祇是泰國情人，回香港就散了！」

珊瑚翻身下床，眼睛都濕了。

「珊瑚！」艾雲跳過去，兩手抱住她，不讓她動一下。

「放開我，我以爲你對我好，原來一切都是甜言蜜語，我知道，大學很多女生在追求你，你當然不在乎我。」

艾雲不知道應該怎樣說，他習慣沉默，習慣了不爲自己申辯，那怕是眞的寃枉，他也不習慣用言語去表達自己的感情，但珊瑚氣在頭上，艾雲不可以扮啞巴：「剛才我祇不過跟妳開玩笑，妳生氣，證明我演技很好。」

「啊！還對我演戲！」珊瑚回轉身，一把將艾雲推回床上，本來艾雲抱住她，於是也把她拖了下去。珊瑚伏在他的身上，戳了戳他的鼻子：「講眞話，將來娶不娶我？」

「如果我結婚，我一定要娶妳！」

「那還差不多！」珊瑚伏在他的胸膛上：「以前我們爲甚麼要鬥氣，如果我由瑞士到香港我們馬上在一起，就不會有麻煩。」

「連妳自己也不能肯定，妳愛我，還是愛大哥！」

「不！我清楚自己，祇不過，大表哥太愛我。我不否認，我和你鬥氣的時候，曾經想過要嫁給雷文，我和他可以說：的確有一段情。」

艾雲捧起她的臉，感觸萬千，但是，他並沒有表露出來，祇是心裏隱隱作痛：「妳說了多少次雷文，該不該掌咀？」

「我？」珊瑚黑漆漆的眼珠一轉：「你呢！你沒有說？好呀！你打我，我打你，床上大戰。」

「我不打妳，我親妳！」艾雲一把將她抱緊，珊瑚被壓在下面，艾雲溫柔又熱情的吻着她。

實習了好多次，兩個毛丫頭，毛小子，對親吻已不再手忙脚亂，已懂得通過接吻傳送深情。艾雲的吻越來越熾熱，一個外表冷酷的人，內心往往熱得可以灼傷自己。當珊瑚在他懷中的時候，他覺得自己擁有整個世界。珊瑚不是個多思多慮的人，但是，她接受和享受艾雲給予她的一切。

何況，活了快十九年，艾雲是第一個吻她，和她如此親近的人。

艾雲忘了明天，現在祇有他和珊瑚兩個，就算僅是泰國情人，他也要珍惜和享受每一分鐘。

誰又能知道明天？

× × ×

鱷魚潭，真的有許多許多鱷魚。

每個塘，每個潭，都有大大小小數不清的鱷魚，那些鱷魚張着又大又長又尖的咀巴，珊瑚嚇得一直擠在艾雲的身後。

艾雲不用拍照的時候總拖着她的手，今天他們配合得很好看。珊瑚穿一襲桃紅色的露肩裙子，艾雲一件水綠的反領T恤配一條雪白長褲和白皮鞋。

「你抱住鱷魚的頭拍一張照！」艾雲提議。

「你想謀殺我去追大學的女生，抱住鱷魚的頭，不給牠一口吞下去才怪。」珊瑚嘟起了咀。

「小姐，就算妳主動提意，我也不批准，來。」艾雲把她牽過去：「這兒有一隻鱷魚標本，又大又神氣，妳抱着牠拍一幅，人家以為是眞的，一定覺得妳很夠威勢。」

「是啊！好威猛，遠看還以為是活生生的鱷魚！」珊瑚拍了拍標本：「艾雲，替我拍幾張，我寄去瑞士，唬嚇媽咪，嘻！不嚇暈她才怪！」

「不怕牠把妳呑進肚裏？」

「不會啦！剛才我跟牠協議，我們是好朋友，親親熱熱拍一幅，紀念嘛！」

艾雲被她逗得發笑，替珊瑚拍了幾張，珊瑚又替他拍了兩張。

「亞農一起來就好，他可以為我們合拍。」他們到處參觀，地方倒不少。

「亞農替乾爹辦事，吃晚餐時他才和我們在一起。」

「艾雲，你看，這條鱷魚全白的，多特別，多有趣。」

「那猴子才佻皮呢，跳來跳去，一刻也不停，抛幾隻香蕉進去。」

「看！這人猿又肥又大，牠老瞪着我呢，怎麼辦？」

「還是香蕉攻勢！珊瑚，我和老虎拍照，妳來不來？」

「又是標本！」

「不，是眞的，大塊大塊肉的吃！」

「不，我不去，也不准你去，老虎沒有人性，」珊瑚變了面色：「太危險！」

「那隻老虎不單祇不吃人，還很友善呢，有專人看管，牠是專供遊客和牠合拍相片的，妳來替我拍，多拍兩張，我帶回香港唬瑪姬！」

艾雲走進老虎籠，付了錢給一個泰國人，那泰國人連忙走開，老虎本來懶懶的躺着，看見有人跟牠拍照，馬上擺起『甫士』，把身體貼住艾雲，把頭伸過去，讓艾雲按住牠作老友狀，珊瑚最初有點慌，越看越好笑，便一連拍了幾張，讓老虎擺盡姿勢。

艾雲由鐵籠走出來，珊瑚把相機給回他：「牠應該去拍戲！」

「大概拍過了，妳要不要也拍幾張，牠友善得很。」

珊瑚一面揮手一面問：「你剛才說的瑪姬是誰？」

「她？啊……我同學的妹妹，年紀很小，很好玩的。表演開始，我們去看表演……」艾雲連忙把珊瑚拉走，他既不能告訴珊瑚奶媽的不幸，當然也不能讓珊瑚知道他爲了幾百塊錢去替別人補習，那女孩子才祇不過比珊瑚小一歲。

表演的茅棚有兩層高，跑上幾級木梯，艾雲剛巧揷上一個空位，可以淸楚看到表演池，身一側，

馬上又把位置讓給珊瑚，遊客多，這兒及樓上已擠滿了人，大家攀着圍攔，人多天氣熱，珊瑚穿衣少仍然淌汗：「表演爲甚麼還沒有開始？」

「快了！」艾雲在人隙中拍着照。

不久，有聲音傳來介紹表演者和節目，一個赤裸上身，一條短褲，胸前掛着佛像和神符的老人向觀衆合掌膜拜後，便去捉鱷魚，他在水池拿了根竹枝，戳了戳鱷魚，如果那條鱷魚反應兇猛，他又再找別的，反正鱷魚多的是。

她用兩手去拉鱷魚尾，誰知魚尾一擺，把那老人彈了開去，不成功啦！

珊瑚嚇得驚叫：「牙齒沒脫掉的，牠們會吃了那老伯！」

艾雲輕拍珊瑚的背，又在拍照，因爲老人已把一條鱷魚拉上表演台，可是，祇一會鱷魚又溜回池中，觀衆不禁爲老人担心起來。

在表演台下有一條鱷魚在睡覺，這條鱷魚又大又肥，幾個人也拉不動牠。

老人辛辛苦苦拉了三條鱷魚上表演台，他走到那條最大鱷魚的身邊說了一些話，那條鱷魚竟然乖乖的自己爬上表演台，珊瑚看得直拍手掌。

介紹節目的人說，如果有人扔錢給老人和鱷魚，鱷魚還會答謝。

於是，銀幣、鈔票紛紛向下拋，珊瑚和艾雲也熱烈地把錢拋過去，奇怪，那四條鱷魚竟然張開咀巴，一張張鈔票貼滿牠們的咀巴。老人向各方觀衆敬禮致謝，鱷魚也跟着點頭，想不到鱷魚那麼兇惡

竟然也通人性，大家不由得鼓起掌來，對表演感到十分滿意。

「那老伯好棒！」珊瑚開心地挽住艾雲：「他會法術嗎？」

「傻瓜！」艾雲揉揉她的頭髮：「妳不是想坐大象？」

「這兒有嗎？」

「在這兒坐大象，路程長些，景物好些，玩得滿意。」艾雲指了指：「就在那邊，可惜沒有人跟我們拍照！妳一個人玩，我替妳拍照，好嗎？」

「不！我要和你一起玩，不拍照算了！」珊瑚拉緊艾雲。

「不用怕的，妳上了梯，在平台等着，象來了，妳爬上那木兜，雙手緊握扶手，那騎象的人，會帶妳走一圈。」

「我不是怕，是不喜歡一個人玩。」

「好吧！我陪妳！」

坐上兜椅上，艾雲問：「害怕嗎？」

「高高的，盪盪的，新奇，刺激也有點怯。」珊瑚挽緊艾雲：「可是，有你，我甚麼都不怕。」

繞了一個圈，又回到原來的地方：「完啦？那麼快，我還要再玩！」

「好！先下來，我買幾張票，可以一連玩幾次。」

玩完坐大象，珊瑚買了一個鱷魚皮包，一條鱷魚皮帶送給艾雲，另買兩個鱷魚皮包送給董宇浚和

董雷文，珊瑚自己帶了不少錢來泰國。

除了金伯伯留給艾雲大量零用錢，董宇凌在香港就知道艾雲要在芭堤雅渡假，所以他也給了艾雲足夠的錢傍身。

艾雲也買了兩個皮包。

在鱷魚潭玩夠了，他們到第一酒店吃午餐。吃過午餐便逛街，曼谷市的百貨公司、珠寶店、唐人街的金舖，她們都逛遍了。泰國的紅寶石很著名，艾雲送了一條白金吊着一個紅寶石鍊墜的項鍊給珊瑚，珊瑚買了一個別針給江玉霞，又偷偷買了樣東西。那時候，艾雲剛在選一個紅寶石吠針給父親。

六點半亞農趕到陪艾雲去昭栢耶泰式夜總會吃正宗泰國餐。進那兒吃餐要脫鞋子，而且是坐在地上吃的，泰國餐是四菜一湯沒有甚麼特別，還有蚊子咬大腿呢？艾雲讓她把腿擱在他的墊子上。

節目表演就精彩了。第一場是說五名泰國武士出征打仗，勝利回來受到歡迎。內容由一個說泰語一個說英語的小姐由幕後介紹，第二場是個童話，說一個美麗的公主愛上一個王子，出場的泰國少女貌美者不少，而且頭飾和泰服十分名貴華美，閃閃生光。

艾雲的坐位接近舞台，拍照容易，閃光燈閃了又閃，這批美女和玫瑰花園的比較實在是有雲坭之別！看完第二場，因爲蚊子太多，轉往開幕不久的嘉樂斯夜總會看表演。

那兒可熱鬧，有台灣歌星表演唱歌，有雜技，還有法國艷舞團，由於他們坐在二樓（比低座高數級），艾雲拍照不易，看過表演，艾雲和珊瑚玩了一天，也疲倦了，於是乘車回家。

「芭堤雅的人妖表演很著名。」

「別嚇壞我表哥，他挺害羞的。」

「我知道少爺是正人君子。」亞農笑了笑：「否則我剛才已經提意看脫衣舞，年青人都喜歡上的士高，這兒的的士高也辦得不錯。」

「你們少爺也不喜歡跳的士高。」

「像少爺這樣的年青人實在難得。」

「模範青年喲！」珊瑚碰了碰他。

「我現在祇想要一張床！」

「到了，到了，晚上路通，一下子就回家了。」亞農開門下車。

艾雲先送珊瑚回房：「晚安！」他替她開了房門。

珊瑚捧着他的臉，吻了一下。

艾雲笑一笑，人似乎已睡了一半，他繞着珊瑚的腰，吻她的鼻子，吻她的咀唇：「明天見！」

珊瑚一直望着他上樓梯。

曼谷市他們差不多遊過了，以後他們出海的日子比較多。

在艾雲悉心教導下，珊瑚已能在深水游泳，還會自己開水上電單車。

珊瑚和艾雲游完水，手拖着手回來。

大家換好衣服，珊瑚到艾雲的房間聊天：「亞農告訴我，清邁的天氣比芭提雅還要清涼，那兒盛產絲和柚木，泰絲就在那兒出產，清邁還盛產美女。」

「美女？妳又不是男孩子。」傭人把椰青、西瓜、荔枝、杧果、木瓜送進來。

「誰不喜歡看漂亮的東西！」珊瑚一面吃荔枝一面說：「看美女又不是你們男孩的專利？我要去清邁玩。」

「我並不反對，但清邁並不在這兒附近，我們到別處地方去，先要徵求爸爸和乾爹的同意。」艾雲又在喝椰青。

「馬上打長途電話問舅舅。」

「他和乾爹去了日本，過幾天就回來。我們反正還有假期，別心急！」艾雲拍了拍珊瑚的臉，去拿木瓜：「今晚我們去參觀大排檔，通宵營業的。」

「主意不錯，那晚餐不要吃太飽。」

「荔枝吃多了會長青春痘，」艾雲按住她的手：「吃西瓜吧！」

「我長了青春痘，不好看了，你就不要我，是不是？」珊瑚已推開荔枝。

「祇要是妳，變了醜八怪我也要。」艾雲攬着她的肩膊：「妳知道嗎？人的內心比外表重要。」

「說得好！」珊瑚拍了拍手。

「有甚麼賞賜？」艾雲看着她那圓圓的，紅潤的咀唇。

「你先閉上眼睛！」

艾雲很聽話的把眼睛閉上。珊瑚用咀唇在艾雲的唇上燙了燙，就在艾雲如痴如醉的一刹，珊瑚把一個剝了殼的荔枝，放進艾雲的咀裏。

「你，你好佻皮。」艾雲捉住她，把她壓在地氈上。

珊瑚笑得花枝亂顫，那張嬌嗔純眞，潔淨無暇的蘋果臉，艾雲恨不得把她吞進肚子裏，他緩緩的低下頭，珊瑚的笑聲停止了，她凝視他那深情的眼睛，咀唇兒也隨着迎上去。

兩個人躺在地氈上，珊瑚的頭枕在他的胳膊間，她迷糊的：「艾雲，將來我一定要嫁給你，你答應娶我啊！」

「除了妳，我誰也不要！嗯！」艾雲翻轉身，撥開她的長髮，撫着她的臉。

「咯！咯！」

艾雲跳起來，過去開門，他的臉粉紅粉紅，他用手掠着額前的頭髮。

管家說：「少爺，香港來了電話！」

「找我？」艾雲回頭對坐着扮鬼臉的珊瑚說：「一定是爸爸打來！」

他穿了鞋子跑到樓下聽電話。

「我是董艾雲！」

「我們的二少爺，久候了，你和珊瑚在玩甚麼遊戲？」

「媽！」艾雲心一冷，一沉。

「可千萬別玩成人遊戲。」江玉霞一陣笑：「媽是跟你鬧着玩。我打電話來，是要你和珊瑚儘快回家。」

「媽，我們想在這兒多躭一會，反正下個月才開課！」艾雲說甚麼也不願意馬上回去。

「艾雲，你是舊生，開課那天才回來也無所謂，大學也沒有人不認識我們董艾雲。可是，珊瑚是新生，她應該回來準備一切，總不能等註册那天才匆匆趕回？」

「媽，我們下個月一號回來！」

「不行，珊瑚學業要緊，你們三天之內不回來，我通知你爸爸，我們倆老親自來泰國接你們。」

「媽，媽，好吧！我們買到飛機票馬上回來……」

× × ×

珊瑚見艾雲無精打彩，一進房間就躺在床上，她連忙走過去，坐在床邊：「誰來的電話？」

「媽媽。」

「她不答應我們去清邁？」珊瑚握着他的手安慰他：「不去算了，反正我們在這兒也很開心！」

「她要我們馬上回香港！」

「甚麼？」珊瑚眞是嚇了一下：「差不多還有二十天才上學。」

「媽說，妳是新生，要早點回去準備。」艾雲心情很複雜，他不是不知道雷文向母親施壓力，他

和珊瑚兩個人在外地，又單獨相處，雷文當然不放心。明白又怎樣？艾雲不會違抗父母的旨意。

「準備，準備甚麼？買個新書包，買雙新皮鞋，縫幾套新校服，嘿！我是中學生？我不回去，我不回去！」

「我已經叫亞農去訂飛機票！」

「你爲甚麼讓人擺佈，你爲甚麼這樣沒主見，我不要回去，你——是懦夫。」珊瑚哗的一聲哭起來，站起來就走，艾雲一手把她抱回。他把臉貼在她的背上，珊瑚哭，他也想哭，他原來想把快樂拉長一點，但是母親的無情刀……

「珊瑚，別這樣，就算回到香港，我們一同住一間屋裏，在同一間大學上課，而且董家人多，熱鬧些。」

「啊！艾雲。」珊瑚回轉身伏在艾雲的懷裏，抽抽咽咽：「我喜歡這兒，這兒是我們兩個的。」

「你喜歡，明年暑假我們再來，明年我們去清邁！」

「眞的呀？」

「我甚麼時候騙過妳！」艾雲把下巴貼在她的髮頂上，一臉的惘然。

艾雲把一切交代好，金伯伯交給他的支票和用剩三份二的現鈔交回給亞農，兩位管家和傭人的賞錢，司機亞張的鱷魚皮包。亞農鱷魚皮包內的鈔票，亞農眼睛紅紅的送走了艾雲，還呆在閘口。

飛機上，艾雲一直緊握着珊瑚的手，眼睛一刻不停的看着她的臉，彷彿現在不看就永遠沒有機會

看，昨晚珊瑚哭了一夜，現在倦極靠着艾雲睡過去了。

空中小姐和空中少爺殷懃地送來飲品，艾雲喝不下，吃晚餐時，艾雲和珊瑚都祇吃了兩口。

珊瑚望着黑漆的窗外：「到香港，快十點了！」

「是將近十一點，別忘了泰國鐘比香港鐘慢一小時。」

「那就好，太晚了，希望他們不會來接機，我們可以多聚一會！」

艾雲知道雷文一定會來接機，那怕是半夜三時，但是艾雲沒有說話。

千言萬語也沒有用，就把握着眼前的歡樂，明天，不知道又是甚麼光景。

×　　×　　×

艾雲和珊瑚互握雙手，另一隻手推着盛着皮箱的行李輪車，一出去，艾雲已看見雷文，還有江玉霞。艾雲連忙把手放開，自己趕快把輪車推過去，珊瑚追前去，雷文迎上來，他摟住珊瑚的腰，在她的臉上輕吻一下：「寶貝，妳快要把我想瘋了。爸爸和金伯伯一直在外，我想請假去看妳都不行。」

行李交由司機，江玉霞挽住艾雲的手臂：「你眞是媽的乖孩子，你回來了，我就高興，家裏少了你，暮氣沉沉。」

大家上了車，珊瑚和艾雲之間隔着江玉霞和雷文。雷文一直情話綿綿。艾雲閉上眼睛，心靈從未這樣疲乏之過。

「坐飛機很容易疲倦！」江太太拍拍兒子的手：「幸而才兩個多鐘頭。」

江太太也眞關心兒子，親自送艾雲回房，母子倆還聊了一會。

兩天後董宇凌和金伯伯回來了，雷文馬上請假說明要陪珊瑚，董宇凌毫不攷慮，立刻答應。

於是，雷文和珊瑚一天到晚在一起，幾次珊瑚想跟艾雲說話艾雲都藉故避開了，令珊瑚很難過。

艾雲似乎越來越孤僻，經常躲在房間，或者索性外出不回來。

他探望奶媽，到銀行，看東尼和瑪姬，他給她們都帶了泰國禮物。

有一天董宇凌把兒子叫到書房。

「你和珊瑚在泰國差不多兩個月，你們之間的情形如何？」

「很好，爸爸，起碼我們已懂得相讓，已經沒有爭吵！」

「祇是沒有爭吵？」董宇凌皺起了眉：「我和你乾爹，一心一意以爲你們兩個單獨在泰國，會培養出感情！」

「停止戰爭，成績已經不錯。」

「難道沒有日久生情這回事嗎？」

「在我之前，珊瑚和大哥感情已經很好，現在他們不是天天在一起？」

「你這孩子眞窩囊，挺沒用。」董宇凌嘆氣：「令我好失望！」

「爸爸不是常說，讀書第一！」

「我知道你讀書好，了得！如果你連這個好處都沒有，我……我一口就把你吞掉，當叉燒也好，

鷄蛋也好，唉！我是希望你大學畢業馬上結婚，你還有兩年就畢業，你到現在連個女朋友也沒有！」

「大哥畢業後你並沒有叫他結婚。」

「你怎能跟他比？」董宇凌粗聲叫，顯然很激動，頓了頓，他又說：「你大哥向來不用我粗心，雖然他唸書比不上你，但是，他畢業、做事、交女朋友，自己安排得好好的。那像你，我以爲你由泰國回來會改變一下，看起來，你脾氣更怪，不是躲在房裏，便往外跑，一家幾口聚着吃飯，你像啞巴似的，有甚麼家庭式娛樂，你也例不參加。」

艾雲垂下頭，不想再辯解。

「你說說話呀！父子倆沒句眞話說，我又不是你肚裏的蛔虫，我怎知道你想甚麼？需要甚麼？我就怕你這樣子，啞巴一樣，我看了心煩，出去，出去。」董宇凌揮着手，艾雲正要開門，他又把艾雲叫回來：「這是學費、什費、書簿費、零用錢，不夠用馬上開口，我希望你今年能找個女朋友！」

「謝謝爸爸，晚安！」

艾雲回到房間，正想開燈，突然有人撲進他懷裏，他正想說話，嘴巴也給堵住了，發不出聲來。那嘴唇，那身體都是他熟識的，朝思暮想的，他緊擁她狂吻。

床頭的電子鐘滴嗒滴嗒，它大概在計算時間，一秒、一分………

艾雲靠在門上喘息，珊瑚把頭按在艾雲胸前：「艾雲……」

「噓！不要說話！」

珊瑚靜靜的在聽他的心跳聲。

突然，艾雲按着她的肩膊，推開她一點：「大哥呢？」

「我們剛回來，他大概在洗澡。」

「妳快回房間，他洗完澡會找妳的，他知道妳在我這兒，恐怕會引起他的疑心。」艾雲說着就要去拉開門。

「不要，讓我留下來。」珊瑚握着他的手：「我們很久沒有在一起了，艾雲，我好想你，我有很多話要告訴你。」

「改天，明天我要回校註册，交學費，我想早點睡！」艾雲直把珊瑚拉出去，馬上關上門。

「艾雲，艾雲……」珊瑚在門外輕聲敲門，低聲叫。

艾雲壓着門，珊瑚的叫聲令他心痛，他緊咬嘴唇。眼淚差點流了下來。

一會，脚步聲遠去，艾雲撲倒在床上，用枕頭蓋住頭……

七

艾雲穿着一條白長褲，一件黃T恤，跑進小餐廳，喝口牛奶，拿了塊三文治，一邊吃，一邊跑出花園。

「艾雲！」珊瑚已站在台階等候，一件紅襯衣配條白色牛仔褲。

「我趕時間，我要去搭巴士。」

「你不是有輛跑車？我還打算坐你的汽車回學校！」

「大學沒有車位分配給學生，我以前泊的車位，是麥卡連教授的，他開車衝紅燈被罰停牌半年。所以他把空下來的車位暫借給我用半個學期。現在車位已交回教授，以後我每天都要擠巴士。」艾雲見錦姨由裏面走出來，馬上加快脚步走。

艾雲在巴士站吃完了三文治，看看錶，巴士還沒有來，雖然尚有時間，但是不知道還要等多久？

艾雲正在焦急，突然一輛平治房車，停在巴士站的前面。他認得出那是母親的專用汽車。

「艾雲，快上車。」珊瑚開了車門。艾雲知道巴士站不准停車等候，馬上鑽進汽車：「謝謝！」

「艾雲，以後不用擠巴士，費時失時，我會叫爹哋買輛汽車，請個司機！」

艾雲看了看司機，苦澀的笑笑，靠在車座上裝作打瞌睡。

他先送珊瑚到文學院，安排她辦手續，然後自己再到工商管理系，由二年級開始，已經分系，他還碰見麥卡連教授：「艾雲，全年兩個學期你都可以用我的停車位！繼續，繼續！」

「爲甚麼？」

「前一個月我第一次開車，就給他們拍了照片，捉住了，這一次好寃枉，我祇不過比規定時速快了十咪，才四十咪哩！他們又要罰錢，還要停牌一年，上一次衝紅燈才祇不過停牌半年。」

「上一次是初犯，判輕些，留有案底，是重犯，會罰重些，要是再有第三次，恐怕要取消你的車牌。教授，你以後駕駛，要萬分小心。」

「我太太把我罵了一頓，以後又要她送我上課，接我下課，難怪她，好煩。艾雲，以後上課把車開回來，反正那個車位我已經申請被批准了。」

「麥卡連教授，很感謝你！」

「不要客氣！你是個好學生，我好喜歡你！」麥卡連教授拍了拍他的肩膊：「我還要參加教務會議，再見！」

「再見！」艾雲走出校門，珊瑚已在那兒等着：「給女同學拉住了脫身不得？」珊瑚打量着：「那叫莫茘兒的呢？」

「我不知妳說甚麼？」艾雲想避開，今天人出人入，學生很多：「我不跟妳坐車回去，拜拜！」

「我叫司機不用接我們，」珊瑚跑前兩步：「反正今天不用上課，我們去玩大半天，好不好？」

「今天不行，我有事。」

「有甚麼事？不可以帶我一起去。」

「我自己的事，我給妳叫輛車子。」

「艾雲，」珊瑚抱着他的臂，搖着，求着：「帶我一起去。」

「這是學校，放開妳的手。」

「你怕給你的追求者看見了會傷心，你不想我拉拉扯扯，除非帶我一起走。」

「好吧！」艾雲召了一輛計程車：「我們一起回去！」

「我們就這樣回家，起碼去看場電影，我們還沒有一起看過電影呢！」

「上車吧！」艾雲把珊瑚拉上車，報上家裏的地址：「妳天天和大哥看電影，還看不夠？快回家吧！大哥很快下班。」

「你是在吃醋？」珊瑚凑到他的面前問。

「沒有這回事，」到家，艾雲付了車錢馬上往車房跑，珊瑚追上去，艾雲已經把跑車開出來。

「艾雲！」珊瑚追過去：「你爲甚麼扔下我，喂！艾雲……」艾雲的汽車已經開走了。

「由泰國回來便換了一個人，他騙我的，他一直在騙我！」珊瑚嗚嗚咽咽。

「珊瑚！」錦姨出來了：「咦！我剛才聽見艾雲的跑車聲，他欺負妳？」

「沒有！」珊瑚用手背擦了擦眼睛：「我打電話給大表哥。」

艾雲趕着由瑪姬處回來，是想找珊瑚談談。

他一面替瑪姬補習一面想心事，雖然，他心裏有很大的壓力，但是今天對珊瑚的態度，實在過份了些。有時候，他也痛責自己，是不是太懦弱，是不是太愚孝？子女孝順父母是應該的，但是，他和珊瑚……這樣犧牲珊瑚，放棄珊瑚，是不是對珊瑚和自己太殘忍了？

他趕着回來，是想向珊瑚說幾句好話，陪個不是。但是，珊瑚已經和雷文出去了。

晚餐，祇有江玉霞、錦姨和艾雲三個人，江玉霞看了看兒子，微笑說：「你大哥已經有了珊瑚，他們很相配，感情又好，看樣子，就算不會在近期結婚，訂婚是免不了的。媽的心願，已經完成了一半，艾雲呀！你最少，也最令媽粗心，你甚麼時候帶女朋友回家讓媽看看？」

「我根本沒有女朋友。」艾雲覺得飯呀！菜呀！全是酸的。

「大學二年級的漂亮男生沒有女朋友，誰信呢？存心騙媽！」

「我沒有女朋友！」

「是不是和珊瑚在泰國相處久了，日久生情？唉！」江玉霞放下碗筷：「若真是這樣，恐怕會有一場大風波，親兄弟為了一個表妹骨肉相殘，你爸爸怎受得了？你爸爸怎受得了？」

「你放心，媽。我從來沒有忘記您的教訓，我知道應該怎樣做！」

「就算發生甚麼事，也不能怪你，我知道你一向是個孝順兒子，順媽心意，愛爸爸。要怪恐怕該

怪珊瑚，她和雷文已經好到分不開，是不是又三心兩意的挑逗你？這孩子甚麼都好，就是野性。」

「沒有這回事，媽！珊瑚不是水性楊花，我和她，祇是沒有興趣吵架。」

「別跟她吵架，好男不跟女鬥，她沒家教，你別跟她計較。」

「媽、錦姨，慢用。」

「艾雲！」錦姨奇怪的問他：「你一碗飯還吃不到兩口，餸菜不合口味？」

「慢用！」艾雲站起來，走出去。

「艾雲！」江玉霞叫住他。

艾雲站在門口：「甚麼事，媽？」

「你在泰國之時，有人找了你幾次，都是同一個女孩子，叫趙瑪姬，她是不是你的女朋友？」

「不，大概是……同學！」

「我跟她聊過，這女孩子蠻好，有家教，聲音溫柔，她說你常到她家，看來你們關係挺密切！」

「我想起來了！他是我好朋友的妹妹，我和她哥哥是同學，常和他哥哥溫習功課。」

「同學的妹妹？近水樓台先得月！艾雲，這個機會不要錯過！」

「媽，我回房間洗澡！」

「這孩子，這孩子，哈……就是怕羞，那張小白臉紅紅的，好看極了……」

艾雲洗了澡，打開冰箱吃了個蘋果，便一直伏在露台玻璃窗後，等候珊瑚回來。可是十時、十一

時……艾雲疲倦地倒在床上，等待的時刻眞長眞難過，唉！

傳來陣陣跑車的聲音，艾雲連忙由床上跳起來，他走到露台的暗角處，看見雷文的車駛往車房。不一會，他看見雷文和珊瑚互相挽着腰，親親熱熱，走上台階。

艾雲內心一陣陣的痛楚，昨晚同一時候，珊瑚還在他懷中，今晚，她已經投進雷文的懷抱，他扶住露台的欄杆，深深的嘆了一口氣。

突然他飛快回房，把耳朵貼在房門上，果然聽見雷文和珊瑚還在走廊上嬉笑：「別走嘛！讓我親一下……」

「唔！你好壞，咭，咭……」房門砰的一聲，關上了。

他們關在房間裏幹甚麼？擁抱、接吻……她是屬於他的，怎可以……艾雲心情煩躁到了極點，他把書桌上一本本書擲在地上。

他妒忌，眞的，他實實在在的妒忌！也許他不怪雷文，但是，他妒忌得想把自己撕掉。他痛心，痛心自己心愛的珊瑚綠楊移作兩家春。睡覺看見自己和珊瑚在一起，夢裏也會笑。

假如有一天，他眞正失去珊瑚，他不知道會怎樣，也許他會……沒有人可以代替珊瑚，因爲在芭堤雅的海灘，珊瑚已經拿走了他的心。他爬到床上，他在等候外面的開門聲，說不定珊瑚會來看他。

——很久，他看見珊瑚穿着白色的婚紗出來。穿着禮服、神采飛揚的雷文一把抱起她，送進自己的新房。

「不，妳不要嫁給他，妳不能扔下我，我沒有妳，呀！」艾雲由床上整個跳起，四週黑漆漆的。一個人也沒有，他抹了一額汗，原來是做了個惡夢。

惡夢總會成眞的，江玉霞說過，雷文會和珊瑚訂婚。但是，珊瑚說過要嫁給他，她應該守諾言。珊瑚是不是像江玉霞說的，三心兩意？

假如她用情不専，怎麼辦？

想到這裏，可能是妒忌心重，艾雲不想和珊瑚談談，也沒有興趣爲白天的事道歉，根本珊瑚也對不起他。

第二天艾雲讓珊瑚坐他的汽車上學，他的臉像蓋了霜。

「你又有泊車位？」珊瑚拉了拉身上紫色的襯衣，掠掠頭髮。

「那是我的事。」

「怎麼了？向我發脾氣，想吵架？」

「我不解溫柔，又不够體貼入微。」

「泰國的董艾雲是個情深似海的男孩子！」

「可惜他已經死了！」艾雲突然把車慢駛：「妳可以坐我媽的平治，妳可以等妳的勞斯萊斯由美國運來！」

「董艾雲，承蒙你讓我坐你的跑車，叨光了！」

「嘿！水性楊花！」

珊瑚側過頭：「你在說誰？」

「說我自己，有權吧！」艾雲緊握呔盤，他還在想昨晚的事。

「這句話好像是說女人，不是說男人的，你罵我，我怎樣水性楊花？」

「妳根本不懂中文，一年後再跟我談吧。」艾雲一副瞧不起人的樣子。

珊瑚火得直呼氣。跑車進校園，幾個男生跑過來：「董艾雲！終於給女生套住了，咦？新面孔，是新生？」

「是巫婆！」艾雲緩緩開着車。

「她樣子不錯呀！」

「可惜她有三個心，大家不用誤會，這位小姐是人家的，已經是明花有主了，我祇不過做個義務司機！」

「誰信呢！我們大學的美男子。」

「女孩子多，不能不選擇一下。」艾雲伸手出去揮了揮：「等會見！」

進停車塲泊好車，珊瑚馬上開車門，悻悻然的：「你好會傷人。」

「是嗎？」艾雲用力拍上車門：「妳可以選擇，難道我就不可以？」

「啊！」珊瑚笑了，兩個梨渦好深，她走過去挽住艾雲的手臂：「由家裏鬧到學校，原來你是妒

忌，昨天等我和大哥回家，吃醋了？」

「妳別做夢！」艾雲拉開她的手鎖車門：「祇有我大哥才會做傻子。」

「但是，你在泰國對我很好，你很愛我，而且我們的感情，已經發展得很深。爲甚麼回來了就全變了？」

「我說過，我們祇是泰國情人，這兒是香港，妳還是去迷妳的大表哥吧！喂！法蘭絲……」艾雲跑出去叫住一個女生，那女生受寵若驚，祇會傻笑。

珊瑚咀一扁，哭了。

以後每天上課、下課，珊瑚仍然坐艾雲的汽車，但是，誰也不想主動開口說話，局面很僵。

每隔一天，艾雲把珊瑚送回家，立刻又開車出去，最初珊瑚也不留意，以爲他開車兜風，但是每次一去幾個鐘頭，直至晚餐前艾雲才趕回家。

以後，珊瑚開始跟踪他，到一幢花園大厦，有私人游泳池的，艾雲進去了，差不多兩個鐘頭才出來，每次，總有個女孩子在露台上向他揮手。

珊瑚直跺足，妒忌死了！

每週逢二、四、六，艾雲就去和那女孩子私會。珊瑚花了點錢向那大厦的管理員打聽，那層房子是有兩個男女孩子，男的叫趙東尼，珊瑚在學校見過，女的叫趙瑪姬，F7學生。

趙瑪姬！原來愛上了同學的妹妹，怪不得祇肯和珊瑚做泰國情人。

珊瑚在大學裏認識了幾個朋友，打聽之下，才知道艾雲每逢週二、四、六，都去趙家補習。」

「補習？賺錢？」珊瑚怎樣也不相信：「董艾雲的爸爸很富有，他每個月都有很多零用錢。」

「也許免費服務，替自己心愛的人補習，還計較甚麼金錢？」有人說。

「我明白了，董艾雲進大學，認識了趙東尼，後來看上趙瑪姬，就以補習爲題，接近她！」

「你又猜錯了，艾雲進大學才一年多，但是，他替趙瑪姬補習，應該超過四年。」安娜說。

「怎麼會？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美美耍着原子筆說：「很簡單，艾雲和東尼是中學的同學。」

「那麼說，艾雲和瑪姬感情深遠，歷史悠久。」

「不錯，其實艾雲很傻，學校有那麼多女生在追求他，他都不理。」安娜搖搖頭：「其實瑪姬很平凡。」

「妳見過她？」

「有一天她來找東尼，後來東尼、艾雲和她上CANTEEN。」

「我也有這種感覺。」

「情人眼裏出西施，也許艾雲覺得瑪姬是天下第一美人。」

「美美的話也有道理。」珊瑚默言靠在樹上。她應該可以死心！或許，接受雷文的愛是理智的。

這一段時間，珊瑚和艾雲互相不理睬，珊瑚認爲艾雲玩弄了她的感情，所以對他又妒又恨，而相

反的，她和雷文的感情，都在這時候培養起來。

雷文對珊瑚又疼又寵又遷就，比起艾雲的霜扳臉，又冷又無情，她當然覺得雷文比艾雲可愛。

有時候，珊瑚眞後悔花那麼多時間、感情，在艾雲的身上。

艾雲呢？每次看見珊瑚小鳥依人似的靠在雷文懷中就生氣，心裏不斷的罵：「水性楊花！」

這天，艾雲、雷文、珊瑚三個人在飯廳裏等吃飯。

艾雲攀住窗門的窗框在看花園，數着一隻隻的歸鳥，很無聊。

雷文和珊瑚在那裏嬉笑。

「男人都是怕老婆的！」珊瑚笑着說：「讓我看看你怕不怕老婆。」

這句話好熟悉，好刺耳，他還記得，那天珊瑚對他說這句話時，是在他的床上，她要他娶她，他答應娶她，兩個人在床上熱吻，艾雲擁着她，像擁有整個世界……艾雲把額頭擱在手背上。

「妳不用做實驗。」雷文仍在玩：「我將來一定怕妳！」

「爲甚麼怕我？哈，好笑！」

「因爲妳是我的老婆！」

「我說過一定要嫁你嗎？」

「我們感情那麼好，妳不嫁我，嫁誰？誰敢娶妳，我跟他拼了。」

「那很難說，女人都是水性楊花，我今天說嫁你，可能明天就嫁別人。」

「妳不是這種人，我有信心，而且我又聽話，又怕妳，老婆大人……」

「哈！你討便宜，」珊瑚搔他，雷文笑得捧住肚子不停的叫老婆大人饒命，兩個人嘻嘻哈哈，鬧得很厲害，艾雲回頭一看，祇見珊瑚坐在雷文的膝上，兩個人纏作一團。

艾雲眼睛冒火，雙唇發抖，淚水幾乎飛湧出來，他握了拳頭，推開所有的椅子直衝出飯廳。

砰砰嘭嘭，雷文和珊瑚的笑聲也停止了：「他幹甚麼？瘋了似的！」

珊瑚聳了聳肩，心裏暗笑。

「別理他，怪人……」

那天晚上艾雲沒有吃飯。

珊瑚表面仍然嘻嘻哈哈，可是，心裏却亂得很，煩得很。

她乘董宇凌召雷文進書房的時候，黯然回到房間。

祇一會，有人敲門，唉！一霎眼就追來了：「進來吧！」

出乎意料之外，進來的是艾雲，他順手鎖上了門。

艾雲臉色很難看，眼睛有點紅腫，他一步步迫向珊瑚，珊瑚祇好不斷向後退，直避到牆上，已無路可走，艾雲雙手撐住牆迫問：「妳剛才和雷文在幹甚麼？」

「開玩笑，」珊瑚口吃的：「大家玩玩消磨時間。」

「玩到他的膝上去，玩到纏作一團？妳還沒有在我的膝上坐過呢！」

「那……那是我的……自由……」

「自由？妳答應過嫁給我，將來做我的妻子，妳竟然坐在另一個男人的膝上，妳是眞正的水性楊花，見一個，愛一個，不要臉！」

「我不要臉，你呢？」

「我從來沒有做過對不起妳的事，是妳負我，是妳傷我。」艾雲抓住她的頭髮猛搖：「妳既然愛雷文就不應該來耍我，我當眞的，我當眞的……」

珊瑚頭売痛得要命，被艾雲搖頭搖得發昏發火，她實在受不住，一個辣辣的耳光向艾雲括過去。

艾雲撫住左耳倒退，他不是那些嬌縱慣的少爺，也不是甚麼天之驕子。巴掌、耳光沒吃過是騙人的，但他從未被女孩子打過，更沒想過珊瑚會打他。

但是，那一個巴掌，竟然把他剛才的瘋狂鎭壓住了，他偸看珊瑚，她頭髮散亂，衣衫不整，正在喘氣。

他這時竟然感到不安。

珊瑚呢！不錯，她是個嬌寵慣的嬌嬌女，但並非蠻不講理，動手就打人的千金小姐，她歉疚地把右手放到背後，緊握着發抖的手指，想開口説聲對不起，可是，又哽塞住了。

兩個人互相凝視，開口的還是珊瑚：「我沒有耍你，我對你是眞的，相信我。剛才……」珊瑚爲難地，垂着頭，哽咽着：「我太過份了……」

「珊瑚！」艾雲張開雙臂：「妳過來！」
珊瑚奔進艾雲的懷裏，艾雲緊緊抱住她，不斷的撫着她的頭髮：「扯痛了沒有？對不起！」
珊瑚仰起臉，用手輕熨他的左耳和左頰：「應該道歉的是我！」
艾雲吻着她的唇沒讓她說話，祇要珊瑚在他的懷抱他就平靜、溫馴、滿足，一絲兒煩躁也沒有。
「爲甚麼老避開我，爲甚麼對我冷淡，趙瑪姬是誰？……」
「噓！別說話。祇要我們能在一起，甚麼都不重要！」
「是的！」珊瑚伏在他的胸前，雙手圍着他的腰：「我們難得在一起！」
兩個人相擁在一起，心裏甜得像蜜，情意綿綿得化不開，他們都很享受此際此刻。
突然，門外有人敲門。
艾雲用手指按住她的咀唇。
「珊瑚，妳在房間裏嗎？」雷文和父親談完公事，馬上來找珊瑚。
珊瑚抬頭看艾雲，艾雲搖搖頭。
珊瑚又伏在他的胸前。
「奇怪！連門都鎖上，」雷文在外面喃喃的：「一定在花園裏盪秋千！」
雷文的脚步聲遠去。
艾雲在她的唇上匆匆吻了一下：「我走了，大哥會再回來！」

「艾雲！」珊瑚拉住他：「我們甚麼時候可以再在一起？」

「等機會！」艾雲拍拍她的臉，伸頭出去看了看，閃身走了。

珊瑚走進浴室去洗澡。

回房間時，看見雷文已在座。

「我到處找妳，幾乎把整間房子都翻過來，妳知道嗎？我曾經來過，敲門沒有人應，而且還鎖上了門。」

「有這回事嗎？我在洗澡甚麼都不知道。」珊瑚笑了笑：「門上了鎖，你是怎樣進來的？」

「我一推門就進來了！」雷文呆了呆：「對了！門根本沒上鎖，第一次我爲甚麼推不開門？眞奇怪？呵！實在可笑，有時候我眞糊塗！」

「你還是回房間好好想一晚，你不是胡塗，可能……」珊瑚指了指頭，又按住咀打了個呵欠：「我要睡覺了，明天還要上學，晚安！」

「明天妳下午沒有課，我來接妳去吃午餐！」

我準備利用下午的時候在圖書館溫習。」珊瑚是準備等艾雲下課，因爲艾雲明天下午有課。

「我早點起床送妳上學。」

「我明天早點回學校打球，還是乘坐艾雲表哥的汽車比較方便。」

「他心情似乎不好！」

「我大不了不跟他說話！」

「我們明天去吃頓飯，看場戲或者去夜總會聽歌！」

「明天下課回家，你打電話給我，到時再決定好不好？」珊瑚懶洋洋的倒在椅上：「我好倦！」

「妳休息吧！」雷文拖她到床上，拉好窗幔，然後和珊瑚道晚安離去。

雷文一走，珊瑚馬上把枕下她和艾雲合拍的相片拿出來欣賞，看相片給她帶來很甜蜜的回憶。一直到真的疲倦了，她較好鬧鐘，然後才眞正睡覺。

第二天，珊瑚當然也沒有和雷文去吃飯，她在房間裏整理筆記。

有時候，艾雲也會找機會和她聚聚，甚至偶然去看一場電影，多數是下課後去，然後各自回家。

最初，珊瑚覺得很新鮮，很刺激，而且能和艾雲在一起就滿足。可是，她底到還是不習慣這種偷偷摸摸的生活。

「我喜歡你，你喜歡我，我們爲甚麼不可以堂堂正正在一起？」有一天，珊瑚和艾雲去吃茶。

「我不想大家不開心！」

「大表哥已經很不開心，最近兩個月，我和他一共祇看了兩場電影。」

「妳不能怪大哥，你們的感情一向都很好，出雙入對慣了，突然這樣冷淡，他怎受得了？」艾雲說：「若是我，早就向妳提出抗議。」

「都是你，對我忽冷忽熱，令到我對大表哥也忽冷忽熱。」

「我是有苦……」艾雲擺擺手：「爲了大家好，我們還是保持一定距離，否則大哥傷心，爸爸也會氣壞。」

「舅舅眞偏心，甚麼事總怪你，從來沒有罵過大表哥半句。」

「大哥又沒有做錯事，爲甚麼爸爸要責備他？」

「你也沒有做錯事！」

「爲甚麼沒有錯？誰都知道妳和大哥好，我突然跟妳公然手拉手，那就是横刀奪愛，搶哥哥的情人，爸爸一氣，會把我狠狠的揍一頓。」艾雲握着珊瑚的手：「不要老拒絕大哥的約會，他會起疑心的，事情會鬧大。」

「你不喜歡我跟他在一起嘛！」

「看戲、吃飯並沒有甚麼大不了，祇要你們不要太親熱，我眞的沒話說。」

「你這個人眞怪，有時候，妒忌得發瘋。可是又鼓勵自己的女朋友和別一個男孩子拍拖。」珊瑚啜啜咀：「我眞的不了解你！」

「假如拍電影，一定會被人批評：男主角的性格模糊，不統一，自相矛盾。珊瑚！妳知道我爲甚麼會這樣？」

「不知道！也許你是有苦衷，也許你另有女朋友，也許你想討舅舅的歡心，又或者你眞的害怕舅舅，因爲他一向針對你，你想討好他！」

「也許將來有一天你會明白，也許你一輩子也不明白，」艾雲拍了拍她的手背：「別花時間去研究我。快把蛋糕吃了，我還要趕着去趙家。」

「替趙瑪姬補習？」

「你都知道了！」

「我知道這件事，但不知道爲甚麼？你不需要補習賺錢，你有不少零用錢，如果你嫌不夠我可以給你。你替瑪姬補習不是爲了錢，爲甚麼？一個星期三次，每次兩個多少時，瑪姬不是十一、二歲的小孩，她成長了，也長得不錯！」

「我將來告訴你。」

「爲甚麼還要等將來？我要你現在就說！」珊瑚堅持着。

「珊瑚，給我機會，不要令我太難做，我求你！」

「不行，你和趙瑪姬，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，否則，爲甚麼你不可以自坦告訴我，我現在就要知道。」

「不要蠻不講理！」

「是又怎樣？」

艾雲放開她的手，叫侍者結賬。

付了錢，他立刻向外走。

「艾雲！」珊瑚追上去。

「你事事瞞我，算是對我好？」

「隨便你怎樣想，我有我的困難，但我問心無愧。」艾雲掏出車匙，急步走：「或許你覺得雷文對你才是眞正的好，那你去找雷文。」

「我不了解你，」珊瑚頓足：「我完全不了解你！」

「小姐，請你快點走，我趕時間！」

「我知道，你約了瑪姬。」

「瑪姬是我的學生，你是我的戀人，分清楚好不好？」

「但是你和瑪姬在一起的時候，比我們相對的時間還多。」

「我替她補習。」

「爲甚麼？」

艾雲站下來叉着腰：「珊瑚，我沒空跟妳纏，我遲到了。」

「纏？我纏你？好，你請便。」

「我先開車送你回去。」

「那會令你遲到，董SIR！」珊瑚面色並不好看。

「啊！我忘了你剛好夠時間接大哥下班，那就讓雷文送你回去好了。」

「你！」珊珊咬一下下唇：「我就去找大表哥，怎樣？」

「你有你的自由！」艾雲冷笑。

「你有秘密，董艾雲，你有許多秘密。」珊瑚點着頭：「我也應該有自己的秘密。」

「縱使我有一萬個秘密，但是，我問心無愧，再見！」

珊瑚滿肚委屈，眞的去找雷文。

艾雲淸楚知道，他不可以永遠擁有珊瑚，現在她還小，等她大學畢業，始終要嫁人，那時候，就是他眞正失去珊瑚。除非雷文甘心退出，但是，他對珊瑚痴心一片，他會嗎？他肯嗎？

他曾經勇敢的想過，他還有一年多便大學畢業，他帶着珊瑚離開董家。可是他出走後的後果，他承担不起。

汽車吱的一聲在紅燈前停住。

開車時魂不守舍，經常導致危險駕駛，艾雲担了一把汗。

或者他坦白告訴珊瑚，請她等她，將來，他會娶她的，祇要她還沒有嫁人，可是等多久？連他自己也不知道，而且他根本很矛盾……

「砵，砵……」後面响起了一串號角聲，一看交通燈，原來早已轉了綠燈。

他連忙開車向前駛，他集中精神，很用心的開車，不再去想珊瑚。

替瑪姬補習的時候，他又禁不住想珊瑚，她現在在哪裏？會不會眞的去找雷文？或是一個人在街

上逛：「你好好的做數，我去打個電話。」他走出客廳，打了個電話回家。

「大少爺和表小姐不回家吃飯。」是董家傭人說的，這證明珊瑚和雷文在一起。艾雲靠着電話嘆氣，本來珊瑚已經和雷文疏遠，現在又再次在一起。想想，都是自己不好，情緒時好時壞，心情煩躁時最喜歡拿珊瑚出氣，拋下珊瑚一個人，又事事瞞她，珊瑚當然對他反感。

「艾雲哥！」瑪姬由書房走出來，看見艾雲站在電話旁發呆：「打電話回家告訴錦姨，你今晚不回家吃飯，你很久沒有在我們家裏吃飯了！」

「唔！怎樣？數計好了？……」

× × ×

艾雲回家比較晚了一點，因為東尼和佩芝回家吃飯，東尼看見艾雲，硬拉他去看電影，看完電影已經差不多十二點，佩芝還要去吃宵夜，這麼一鬧，回家差不多兩點鐘。

幸而董宇浚還沒回來，家裏的人早已睡覺，當然，他並不知道珊瑚一直坐在露台上等他回來。

珊瑚看看錶，深夜二時，補習由五時至二時，足足九個鐘頭，白痴才會相信。

珊瑚很生氣，她打了自己的頭，怪責自己看錯了人。雷文對她好，愛護她，又沒有秘密。每天雷文做過甚麼，見過甚麼人，祇要珊瑚願意知道，他一定一一報上。甚至雷文和卞露蓮之間的事，雷文終於忍不住告訴珊瑚：「我承認和她感情不錯，但我沒有和她訂婚，也沒有說過一定要娶她，男孩子婚前有權多交幾個女朋友從中選擇。」

「你見異思遷，貪新忘舊，覺得我比卞露蓮好看，就變心了！」

「我不否認！」

「嘩！沒有安全感。當你以後遇上一個比我更漂亮的，你同樣會跟我說再見！」珊瑚裝作害怕的樣子。

「你要安全感，容易，馬上嫁給我。我沒有說過要娶卡露蓮，但我願意娶你。男人一旦結了婚，太太兒女就是生命，永遠不會變。」雷文很認眞的說：「有不少男人結了婚還有外遇，但是我尊重婚姻，熱愛家庭。」

「還是等你多交幾個女朋友，比較、比較，我並不認爲我是最好的。」

「我認爲你是最好的，看了幾年，沒有人能比得上你……」

雷文如此重視她，表明態度，甚至願意光明正大的娶她，她爲甚麼一定要去看艾雲的面色，受他的氣？還有他許許多多的祕密，那討厭的偷偷摸摸生活，艾雲根本就不尊重她。

何況，他還有趙瑪姬。

雖然，艾雲比雷文英俊迷人，但是艾雲實在給她太多痛苦。

其實，她進學校不久，已經有幾個男生追求她，可惜，沒有一個看得上眼，那都是艾雲害人。艾雲是大學的美男子，不知道有多少女生追求他。珊瑚已有了艾雲，當然看誰都不上眼。

可是，艾雲是她的嗎？

天曉得，連她自己也不了解艾雲。

第二天，早餐桌上，艾雲一看見她便微笑道早晨。

艾雲爲昨天咖啡室的事抱歉。

珊瑚自顧自吃早餐。

艾雲看了看錶：「差不多要上課了！」

「今天我坐舅媽的車子，你有事請便。」珊瑚慢慢的吃她的鷄絲奄列。

「我開車到屋子的台階下等你！」

珊瑚仍然低頭吃她的早餐。

艾雲乘傭人出去，小餐廳祇有他們兩個，在她臉上親了一下。然後拿起書袋，匆匆忙忙走出去。

這下子，珊瑚心軟了。好像是命中註定，珊瑚就逃不過艾雲掌心。

她扔下刀乂，拍一下自己的頭，自己罵自己：「犯賤！」

她沒有心情再吃早餐，用餐巾抹抹咀，拿了書，加快脚步離開餐廳。

當她看見艾雲的車，自尊心和少女的矜持，令她脚步慢了下來。

艾雲開了車門，把頭伸出來：「快一點，我第一堂有課。」

珊瑚忸忸怩怩，慢條斯理，很不願意的上了汽車。

「爲甚麼一路上不說話？」

「疲倦，不想說話！」珊瑚把頭仰靠在車座上：「昨晚二時上床，四時才入睡，睡眠不足。」

「二時？那你……」

「看見你回來，知道你五時前往補習，二時回來，一共去了九個小時。」珊瑚嘲弄的說：「補習九小時，你的學生大概學會升空登陸月球了。」

「東尼是她哥哥，昨晚給他拉去看戲我們看的九點半，散戲後東尼的女朋友要去吃宵夜，所以回來晚了。」

「節目不錯啊！想不想知道昨天我和雷文有甚麼節目？」

「我不想知道，」艾雲搖一下頭，很決斷的：「我不會反對你和大哥在一起，祇要我每天仍能見到你！」

「那有甚麼用？」珊瑚冷笑：「我從來沒有見過像你這樣慷慨的情人。」

「珊瑚，」艾雲拍一拍她的腿：「相信我，除了你，我從來沒有任何一個女孩子！」

「相信你可以，馬上告訴大家，我是你的女朋友！」

「唉！」艾雲拍了拍駕駛盤：「爸爸已經快六十歲，難道你……」

「你不要拿舅舅做擋箭牌。」珊瑚很生氣，談了那麼久，艾雲連一點誠意也沒有：「舅舅絕對不會反對我們要好，就算他反對，媽咪也會說服他！」

「看事情，不要單看表面。」

「那實際情形是怎樣？你告訴我！」

「如果你願意等，將來我把一切全告訴你。」

「等？好！等多久？」

「那……」艾雲怎會知道？事實上，他也不想知道。

「沒有誠意！」車一停下來，珊瑚馬上開車門走了。

「珊瑚！」艾雲追出去，到校園，他立刻止步，因爲他害怕同學們取笑。

他的自卑感仍然很重，難於與人相處，所以在學校除了教授，老師，他的人緣並不好。

× × ×

珊瑚逐漸有了改變，她不再偏重於艾雲。因爲，經過她詳細衡量，艾雲和雷文各有優缺點，既然如此，她也應該平等對待他們，做朋友也好，夫婦也好，那一個對她眞心眞意，她就選誰。

雷文不是瞎子，他心裏也知道珊瑚並非祇有他一個，不過，艾雲掩飾得好，他怎樣也想不到，他的情敵是艾雲，他一直以爲珊瑚在大學裏交了男朋友。

艾雲更不是傻子，珊瑚對他由濃轉淡，就算珊瑚和他有說有笑，一樣像以前偷偷摸摸的在外面約會，但他心裏也明白，珊瑚對他已不再死心塌地。

他是很痛苦的，但是，他又能做甚麼？他既不能禁止珊瑚和雷文出雙入對，他自己也沒有勇氣和珊瑚公開出雙入對，單是這方面，他已輸給雷文。

奶媽看見他，老是嘆氣：「由泰國回來，又肥又白精神又好，現在又瘦又沒有精神，還了錢，不要再去補習了！」

「奶媽，錢差不多還淸，但是，不可以馬上停止給趙家補習，我們總不能利用別人渡過難關。」

「你的話也對，不過，身體重要，不能過勞，有空來奶媽這兒，我給你煲鷄湯，又要上學，又要替人補習，太辛苦了。如果營養不足，身體就會弄垮。」

其實，奶媽又怎會了解他爲情憔悴、爲情消瘦？時間一天天過去，又到了第二年的春天。

這天，雷文在珊瑚的房間裏，和她玩電視遊戲。

「我知道你心裏除了我，另外有個人。」雷文這句話，已藏了很久。

「誰？」

「我知道就好了！」雷文心裏酸酸的：「那天我接你下課，看見幾個英俊的男生，老是追在你的身後。」

「他們是我的同學，一起做PROJECT。」珊瑚感到好笑，她還以爲雷文說出來的人就是艾雲呢！

「總之，我知道你祇分給我一半感情。」雷文放下控制器，突然緊握珊瑚雙手：「珊瑚，你要我做甚麼都可以，如果你認爲我不好，我可以改，但是，你千萬不能不要我。」

「大表哥，」珊瑚柔聲說：「你怎樣了，我們不是在一起嗎？」

「我有預感，總有一天，你會離開我。」他緊張又激動：「不要，不要扔掉我，沒有你，我活不下去。」珊瑚望住他，有點害怕，他一點也不像說笑，他認眞得近乎恐怖。

「大表哥，你別胡思亂想。」

「珊瑚，我們結婚，結了婚，你是我的太太，我就安心。」他把她的手握得好緊：「我們結了婚就沒有人敢把你搶走。珊瑚，答應我！」

「我還有幾年才唸完大學呢！大學未畢業，我是不會結婚的。而且我才十九歲，結婚是不是早了一點？」

「我知道你在敷衍我，如果你另嫁別人，我馬上毀掉自己。」

「你要幹甚麼？」

「我……」雷文想了想：「我由康樂大厦的頂樓跳下來。」

「你不要開玩笑！」

「我不是跟你鬧着玩的！」雷文一閃眼，看見果盤上有一柄刀，他飛快搶過來在手臂一劃，嚇得珊瑚又哭又叫的去搶：「把刀給回我，否則我永遠不理你！」

雷文放下刀，人傻傻的。珊瑚一手抓起刀，鎖在抽屜裏，回頭看雷文，他的手臂在淌血，珊瑚開了房門走出去，一會，把錦姨拉進來，還帶了藥箱。

「怎會這樣？」錦姨一面爲雷文止血，一面追問。

「他……」珊瑚又慌又亂，不知道該怎樣說，總不能告訴錦姨，雷文想爲她自殺：「剛才大表哥想爲我削萍果……」

「削果皮也不會削到手臂上，幸而不是割到脈門，否則，唉！雷文，你也太不小心了，你媽若知道，一定會擔心死呢！」

「錦姨，你千萬不可告訴舅舅和舅媽，大表哥祇是一時不小心。」

「你以爲錦姨是傻瓜！」錦姨替雷文包紮好，雷文又抓住珊瑚的手：「你不要離開我。」

珊瑚滿面通紅，錦姨搖搖頭，收拾好藥箱出去了。

× × ×

雷文的話，他所做的一切，珊瑚想了一整晚，想起來珊瑚還是很擔心，問心坎裏的那一句話，她還是愛艾雲比雷文深，可是，雷文這樣子……唉！

另一天，雷文，董宇凌夫婦都有生意上的應酬。飯後，珊瑚提意到附近的淺水灣沙灘散步。

這是好機會，艾雲當然不會反對，最近，艾雲和珊瑚之間雖然沒有以前那麼「熱」，倒是很少吵架。因爲艾雲知道珊瑚常和雷文在一起，所以，艾雲情緒很壞。

他們漫步在沙灘上。

「艾雲，有沒有想過有一天我們會分手？」珊瑚是想試艾雲。

艾雲看了珊瑚一眼，有點錯愕，立刻，眼內透着憂傷。

「想過沒有？」珊瑚再問。

「爲甚麼分手？」

「結婚，女孩子總要結婚的，我們不可能一輩子做情人。」珊瑚停下來：「當然，除非和我結婚的人是你！」

「有可能的，但你一定要等！」

「等多久？」

「不知道！」

「還是那句老話。」珊瑚聽了就生氣：「我告訴你，我不能等，我大學畢業，馬上就要結婚。」

艾雲把手揷進褲袋裏，海風吹來，凉凉的：「我不敢肯定兩年後能娶你，其實兩年後你祇不過二十一歲，何必急着要結婚？」

「二十一歲已經到達法定年齡，結婚很適合。」珊瑚呶了呶咀：「等，你到底在等甚麼？」

艾雲垂下眼睛，搖搖頭：「我這樣說，實在罪過。」

「艾雲，你坦坦白白告訴我，你到底有沒有愛過我？」

「你應該知道，你應該感覺到。」

「不，我不知道，我甚至不了解你，你有太多秘密，你不像雷文。」

「我愛你，够明白嗎？」

「假如有一天，我和別人結婚，你完完全全失去我，你會怎樣？」珊瑚凝視他，她多麽渴望艾雲說爲她而死！

艾雲皺了皺眉，別過臉，他說得很快：「這些年來，我本來是一無所有，失去了你，大不了打回原形。」

「仍然可以依舊生活下去？」

「以前可以，以後應該也可也！」

「但是，你失去你的愛人？」珊瑚十分失望，動起氣來。

「我們總不能爲別人而生存？」

「哼！」珊瑚冷笑：「我似乎有點了解你，也明白我在你心裏的地位！」

「珊瑚！」艾雲握着她雙肩，聲音有點沙啞：「現在距離你大學畢業還有兩年多，何必太快去決定一切，今天根本不知道明天的事。」

「今天有酒今天醉？」珊瑚沒有看他：「董艾雲的人生觀！」

「珊瑚！」

「這兒太涼，我要回去！」珊瑚摔開他的手向前走，走了幾步，她掩住咀嗚咽起來。

艾雲的話，珊瑚想了一晚，也哭了一晚，大概希望大，失望越大。

不幸的是，她不能忘情艾雲。歸根結底，她還是愛艾雲。

八

「珊瑚，」在館子吃飯的時候，雷文又舊事重提：「我們先訂婚好不好？」

「我還有兩年多才大學畢業。」

「我不是要你嫁給我，祇是想討個名份，我好希望有個未婚妻，」雷文說：「你不知道，最近因為想你，常常做錯事，爸爸很不高興。」

「婚姻大事，我總該考慮一下吧！」

「當然！當然！」雷文不斷點頭。

「不要限制我時間，暑假開始前我一定答覆你，除了考慮，我還要觀察，我要確知跟你生活一定快樂！」

「一定快樂的，我保證必然令你快樂，我是個好父親，好丈夫，像我爸爸一樣。你看我爸爸多愛媽媽！」

「好，我答應你考慮……」

×　　×　　×

夜，是溫柔的夜。風，是春暖的風。

珊瑚穿着條白裙子在秋千上輕輕的搖動，內心充滿着迷惑，彷徨。她愛艾雲，但愛她的是雷文。

全心全意愛一個人，是幸福，多了一個，是不幸。愛自己的人，自己不愛，自己愛的人，偏偏他不愛自己，那是悲哀。她搖了搖秋千，淚洒在裙子上。

春風揭起了她的長髮，拂去了她的淚珠，她突然感到有點冷，但是，她不願意回到屋子裏，她把秋千盪高一點。

歡樂的珊瑚，開始嚐到了愛情的苦果，她後悔不應該太早涉足情場。

一件水綠的羊毛衣披在她的肩上，給她帶來了溫暖，她仰頭一看，是雷文。

他關切地說：「起風了，涼嗎？」

「大表哥！」她撲進雷文的懷裏痛哭起來。

「怎麼了？嗯！」雷文抱住她：「今晚你連飯都吃不下，有心事嗎？」

「我？……」她怎能說。

雷文輕拍她，抬頭看了看天色：「剛才月亮又圓又大，風輕夜靜，現在忽然滿天黑雲，月亮都不見了，看樣子快要下雨，珊瑚，還是回屋裏去吧？」

珊瑚木偶似的被雷文帶離花園。

×　　×　　×

艾雲和珊瑚一起下課回家，看見邊醫生由樓上下來，後面跟了個護士，挽住藥箱。

「邊叔叔！」艾雲追上去問，珊瑚跟着：「誰生病？」

「你爸爸……」

艾雲面色慘白，抓住邊醫生的手：「我爸爸怎樣了，很嚴重？」

「不用擔心，他祇是感冒，過勞，他自己覺得不舒服，提早回家，上樓梯時大概太心急，竟然仆倒了，你媽咪着慌，馬上通知我！」

「爸爸現在怎樣，我的意思是……」

「打針吃藥，祇要他肯合作好好休息，三、四天就會好。」

「邊叔叔，有一件事，我很久之前就想請教你，我爸爸的身體，是不是不能受刺激？」

「你爸爸年紀已經不小了，年紀大的人都不能受刺激，怎樣？你不是想刺激你爸爸，做些驚人的事吧？」

「我不是這意思，祇是……」

「你事事順着他，做個孝順的好孩子，擔保你爸爸長命百歲。」

「但是他的心……」

「邊醫生，」江玉霞由樓上走下來：「眞對不起，宇凌就是怕吃藥，我送你！艾雲，你們下課回來了？快去看爸爸！」

江玉霞和邊醫生下了樓梯，珊瑚好奇的問：「舅舅除了感冒，難道還有別的病嗎？」

「沒有這回事，等會兒你看見爸爸，不要亂說話！」

珊瑚啜了啜咀。

由於董宇凌有病，本來，他要去加拿大開會，結果轉派雷文。

雷文是千萬個不願意，因爲，他不想把機會留給他的「情敵」。

江玉霞當着丈夫的面前罵了兒子一頓，孝字當頭，雷文乖乖的出門了。

這天晚上，江玉霞守在房間照顧丈夫，錦姨親自留在厨房給董宇凌熬粥，珊瑚一個人又在花園盪秋千。

艾雲跟了出來。

他站在她後面，替她盪秋千。

兩個人都沒有說話。

「你在想甚麼？」他把她盪高一點。

「想你。」

「想我？」艾雲坐在另一個秋千上，手握着另一個秋千的鍊子，我在你身邊的時候你應該想着雷文才是。

「雷文從來用不着我爲他花心思，他是個很單純的人，而且我們之間沒有秘密。」珊瑚的秋千慢慢地停了下來。

「雷文是個幸福的人，我不是，」艾雲把頭擱在鐵鍊上：「你以爲揹着一袋秘密不痛苦嗎？」

「假如你愛我，那袋秘密不應該隔在我們當中。」珊瑚搖一下頭：「你根本不愛我，高興，拿我來開開心。」

「我不愛你，還能愛誰？」艾雲用額頭敲向鐵鍊：「上天對我太不公平，既然留我在世上，又何必要我受這許多痛苦，我恨，我恨……」

「別這樣，鐵鍊很硬，」珊瑚不忍心，捧住他的臉：「你看，破了皮？」

「珊瑚！」艾雲握着她的手：「你是不是很痛恨我？」

「不是痛恨，是生氣，」珊瑚輕撫他的臉：「看見你，也氣不起來。」

「妳仍然是愛我的，是不是？」

「你說呢？」珊瑚把臉湊前。

艾雲連着鐵鍊把珊瑚擁在懷裏，兩個人碰在一起就像磁鐵，拉也拉不開。

他們陶醉在甜蜜中，完全沒有發覺，一切盡入別人眼簾。

每個星期六，珊瑚都被雷文佔住，雖然做了泰國情人，艾雲仍然不敢公開約會珊瑚。

現在雷文出國開會，艾雲趁機和珊瑚度過一個愉快的週末。

珊瑚好喜歡海洋公園內，尼斯怪獸旁的那隻粉紅色橡皮大象，她嚷着要和大象拍照留念。

「和牠拍照？你站在牠旁邊，像顆小黃豆！」艾雲點了點她的鼻尖。

「我要，我要！」

終於，他們一起去海洋公園。

快樂不知時候過，艾雲一看錶，五點啦，這幾年，他每逢二、四六三天都要去趙家補習，瑪姬一早就等候他，因爲星期六艾雲不用上課，習慣上他一定比平時早到。

眼看時間一分分鐘過去，艾雲雖然責任心重，但是珊瑚正玩得高興，他實在不忍心掃她的興。

他乘珊瑚在大排檔吃小食，他連忙去找電話，向瑪姬請假，明天補課。

可是電話老是打不通，他怕珊瑚看不見他着慌，連忙跑囘珊瑚身邊。

「你去了哪兒？」珊瑚正苦着臉。

「我去——洗手間。」艾雲不得不撒謊，他和珊瑚正在言歸於好，他不想因爲瑪姬，兩人又吵起架來。

「一聲不說就走了。」珊瑚也沒有眞正生氣，她拖着艾雲的手：「我們到那兒玩好呢！」

「已經玩了一大半天，囘家也是時候。」艾雲心裏想，現在囘家，還趕得及去補習，雖然是晚了一點，但瑪姬不會計較。

「不，不要。剛來時在下面拍了些照片就上來了，下面好些地方我沒去過，我要爬上那支柱上去打鐘！」

「大哥不是陪你來了幾次嗎？」

珊瑚嘟起咀：「這時候你跟我提他幹甚麼？討厭我爲甚麼不把我送去加拿大？來過幾次再來就祇准繞個圈？」

「好吧，我們到下面再玩。」艾雲心情好，心甘情願順着珊瑚。

於是兩個人乘吊車下山。

爲甚麼老是打不通趙家的電話，原來瑪姬正在到處找艾雲。

電話一直找到董家。

「喂！」錦姨拿起電話筒：「董宅，請問找哪一位？」

「董艾雲在家嗎？」

「他一早就出去了。你是哪一位？」

「趙瑪姬，請問他甚麼時候回來？」

「不知道，看樣子他是和他表妹一起去玩的，不過兩個人出門的時間不相同。趙小姐，你最好不要等他，他們正在開心呢，誰也想不起了。」

「對不起，麻煩你。」

「那兒話，隨時請來玩。」錦姨放下電話。

果然，午夜，珊瑚和艾雲才一先一後的回來。

江玉霞把兒子拉過一邊：「下午有個姓趙的女孩子找你，你約了她，又跑去哪兒？做人怎能不守

信用？」

「她是趙東尼的妹妹，是來問功課的，因爲她成績不大好，我有空給她補習補習，今天我有事回學校去。」

「原來是這樣，那女孩子也眞是的，找人找得那麼急，我還以爲你和她有約，原來是義務帮忙。沒有甚麼事，時候不早，快洗澡睡覺。」

「媽，爸爸今天第一天上班，沒事吧？」其實，艾雲一直擔心父親。

「沒事，去睡吧。」

「我想去看看爸爸，好嗎？」

「他已經睡了，我說過他沒有事。」

「媽，晚安。」

江玉霞看見艾雲那輕鬆的樣子，點頭笑了一下。

第二天艾雲去替趙瑪姬補習。

「對不起，昨天我有點事不能來，打電話來給你，電話又打不通。」

瑪姬鼓着氣：「我知道，你陪你的表妹去玩。」

艾雲瞪他一眼：「我知道昨天失約很不應該，但是，我已經道歉，我的私事，你最好不要管。」

「這幾年來，你從未有失約，你昨天竟然爲了她……」

「你到底還要不要補習？」
「我心情不好，不想補。」
「那好極了，由今天開始，我不會再替你補習。」
「奶媽的錢不用還了嗎？」
「謝謝你的關懷，上個月剛好全部還淸，由這個月開始，是因爲責任未完，不是利用你的補習費去還錢。人，不一定都是互相利用，現在你提出中止補習，正合我心意，再見。」
「艾雲哥，對不起。」瑪姬馬上截住他：「剛才我太過份了。」
「好，我接受你的道歉。」艾雲重新坐下來：「不過我想趁這機會聲明，等你考了港大學試，我不會再來補習。一方面，我自己要攷試，另一方面，難道大學生後面要跟個補習老師？」
「艾雲哥的話很對。」瑪姬了解艾雲的性格，不敢再惹他：「可是，如果我攷不到大學呢？」
「世伯會送你出國。」
「我不喜歡出國。」
「到時再算，今天復習地理。」

×　　×　　×

咖啡座，江玉霞到處張望。
「舅媽，你找誰？大表哥還有兩個鐘頭才下班，而且他下班後還要參加一個酒會，況且我們又沒

有約他。」

「唉！我今天把你帶出來，不是爲了雷文，是爲了我那寶貝小兒子。」

「艾雲表哥？」珊瑚精神爲之一振：「他下午有課，趕來也要一小時。」

「我並不是約了他，他來了也沒有用，這孩子一直給我添痲煩，我又不敢告訴他爸爸。你知道，你舅舅好偏心，對大兒子呢，說話也是溫溫柔柔的，對艾雲就不同了，沒事尋找錯處，要是艾雲犯了事，他眞的會把艾雲打死。」

「艾雲表哥犯了事？」

「在你們年青人眼中算不得甚麼，但是我們做長輩的……特別是你舅舅頭腦守舊，他，唉……」

「艾雲表哥到底發生了甚麼事？」珊瑚比誰都焦急。

「一筆胡塗賬，那女孩子幾次找我哭訴，可是，這些事情我怎管得了？」

「你就是等那女孩子？她是誰？」珊瑚驚愕：「爲甚麼把我帶出來？」

「那才煩呢，這件事本來和你一點關係也沒有，誰都知道你和雷文是一對，但那女孩子偏把你拖進去，反正這件事我應付不了，又沒有人可以帮我，我連艾雲也不敢說呢，祇好把你拖出來，或許你能助她一臂之力。」江玉霞露出微笑點頭，輕聲說：「她來了。」

珊瑚回頭一看，那不是趙瑪姬嗎？她的心房卜通跳了一下。

「伯母，」她怯怯的站在江玉霞的前面，樣子倒是很可憐的。

「請坐，這位就是你一直提起的珊瑚，艾雲的表妹。」

「珊瑚小姐。」

「叫我珊瑚。」侍者來，瑪姬叫了飲品，珊瑚說：「我舅媽說，你有困難？」

「我……我……」瑪姬望住江玉霞。

「大家都是女的，你可以告訴我，爲甚麼不可以告訴珊瑚，況且那是你的事，應該由你自己說，珊瑚是個很明理的孩子，我相信她會盡可能帮你。」

「珊瑚，我先求你一件事，我今天告訴你的話，你不要讓艾雲知道。」

「爲甚麼？你不是來討論艾雲嗎？」

「但是，艾雲知道我把一切告訴你，他會痛恨我，永遠不理我。」

「好吧，我答應你，但是，你不能向我撒謊。」

她啜了一口奶昔，似乎有點發抖，珊瑚覺得她實在可憐，拍了拍她的肩膊：「不要怕，把一切告訴我。」

「艾雲是我哥哥中學的同學，我們認識了很久，可能常常見面，艾雲一直對我很好，他見我功課追不上，還替我補習，我聲明，是免費的，他從來沒有收過補習費……艾雲沒有甚麼好朋友，他和我大哥是最好的了，因此他常來我家玩，我媽咪還爲他準備了一間客房，歡迎他隨時來我家留宿。一天晚上，我大哥生日，剛巧爸媽都去了日本，大哥約了一班人來家裏狂歡，你知道，艾雲是不喝酒的，

那晚大哥灌了他一杯，結果艾雲有點醉，哥哥叫我送他到客房休息，不久所有的客人都醉了。我送艾雲到房間，他……他大概眞的醉了，他……拉着我不放，我……我們……」

「噢！天！」珊瑚倒在椅背上，她吃力的問：「你有了孩子？」

瑪姬搖一下頭：「事後艾雲向我道歉，我知道他是無意的，所以我也沒有怪他，祇要他對我好，事實上，他對我很好，每個星期來看我三次，每次總陪我三個小時，還在我家裏吃飯，我們去看戲，逛街，生活過得很好。直至你來了香港，他似乎對我冷淡了，不過這還不算甚麼，他由泰國回來，簡直換了個人，完全不把我放在眼內，最初我不知道爲甚麼，後來我在哥哥女朋友那兒，知道艾雲原來愛上了你。」

「我？我……」珊瑚不知道該怎樣說，承認和否認都不合適。

「由那天晚上開始，我已經把自己當作艾雲的妻子，我不會再嫁別人，也不能再嫁別人，如果艾雲因爲愛你而拋棄我，我不會怪你們，但是我會進修道院，度過我的餘生。」

「瑪姬，你千萬不要這樣做。」江玉霞憐惜地拉着瑪姬的手：「艾雲是個好孩子，他會對你負責任的。」

「就算他不負責，我也不會怨他，那一次，他祇不過酒後胡塗，他根本沒有存心玩弄我。而且，如果，如果……」

「如果沒有我的出現，她會娶你。」珊瑚握住拳頭抵住鼻子，壓仰着不讓鼻水流下來：「要怪要

怨，應該是我。」

「不，不，珊瑚，你千萬不要誤會，你比我漂亮比我好，祇有你才能配艾雲。」瑪姬焦急地抓住珊瑚的手：「我從來沒有恨過你，眞的，都怪我不好，太死心眼，我放不下，我……」

「大家都是女人，我和珊瑚都了解你，愛一個人，而且把自己最寶貴的貞操都獻給他，當然希望一生一世和他在一起，這並不過份。」江玉霞安慰她：「不過，瑪姬，這一次你未免太敏感，太多疑了，艾雲雖然和珊瑚一起上學下課，但是，他們祇不過是表兄妹吧了。其實，艾雲的哥哥才是珊瑚的男朋友。」

「不，我已經問過我哥哥，他把一切都說了，艾雲……」瑪姬泣不成聲：「艾雲告訴哥哥，他祇愛珊瑚一個，他祇愛珊瑚一個……」瑪姬伏在桌上，全身抽搐，非常的凄凉。

「有這回事？」江玉霞惘然望住珊瑚，喃喃的：「有這回事嗎？」

珊瑚用手背擦了擦眼睛，挺堅强的：「你今天來，到底想要甚麼？」

「當然是艾雲，」江玉霞遞給瑪姬一條手帕：「別哭，有話好說。」

「如果你得不到艾雲，就進修道院做修女？」

瑪姬抽咽着點頭。

「這是恐嚇！」

瑪姬抬起滿是淚水的臉，不停的抽搐：「我不是……我不是……」

「珊瑚，你怎可以……」

珊瑚截斷江玉霞的話：「舅媽說得對，我們都是女的，我了解你，同情你。雖然我不懂事，但是我不會爲了自己，犧牲別人。好，爲了成全你，我退出。」

「眞的？珊瑚，我感激你，感激你一輩子。」瑪姬抓緊珊瑚的手，很興奮，很激動。可是，祇一會，她又垂頭喪氣：「沒有用，就算你不理他，他也不會再愛我，他會對你死心不息！」

「相信我，我會令他回到你的身邊。」珊瑚站起來，拿起手袋：「我有事先走，失陪！」

珊瑚走出咖啡座，盡量的控制自己，她伸手召了一部計程車，上車說了地址，實在忍不住了，雙手掩面，放聲痛哭，人，整個地崩潰了。

司機在倒後鏡看了她幾次，終於忍不住問：「小姐，你沒事吧？」

哭了一頓，人似乎舒暢些，她抽咽說：「沒事，不要以爲我想自殺。」

她不會自殺，但是，非常痛苦，直到今天，她才明白，艾雲爲甚麼忽冷忽熱，情緒反覆，煩躁不安，脾氣怪，難合羣，原來他揹着個裝滿秘密的包袱。

這個大秘密，就是瑪姬。

珊瑚相信艾雲眞心愛她，連瑪姬也這樣說。可是，他已經和瑪姬發生了超友誼關係，該不該愛珊瑚，已够他痛苦。

都是那杯酒害人，爲甚麼要喝那杯酒？如果沒有瑪姬，一切有多美滿？

眼淚禁不住又流下來。

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，不管是清醒還是酒醉，瑪姬是受害者，艾雲是應該負責任的。

付了車資，跑進花園，進客廳，剛巧錦姨由裏面出來，看見珊瑚滿面淚痕，不禁詫異，幸而家裏沒有別人。

珊瑚回到房間，把自己鎖起來，倒在床上哭了一會，人，突然清醒起來：她憑甚麼相信瑪姬片面之言？

要不要問問艾雲？

但是細心一想，艾雲在鱷魚潭跟老虎拍照時說過：「拍張相片唬嚇瑪姬。」如果瑪姬祇是同學的妹妹，他爲甚麼不說拍張相片唬嚇東尼？難道東尼就不怕老虎嗎？

她也問過瑪姬是誰？艾雲說是個小孩子，但是她見過瑪姬，亭亭玉立。

艾雲每星期去看瑪姬三次，也是事實，一去兩三個鐘頭，珊瑚都看到，雖然，學校的同學說他替瑪姬補習，但是，瑪姬强調他從來不收補習費。事實上，董宇凌的兒子替人補習賺錢是大笑話。旣然不是爲錢，很明顯，是爲了人情，而且是一段情。

她也曾問過艾雲爲甚麼要替瑪姬補習，他始終說不出原因。

由泰國回來，艾雲一直沒有中止去看瑪姬，甚至爲了替瑪姬補習，把珊瑚扔在中環，自己開車走掉，由此，可以看得出艾雲仍然十分關心瑪姬。

綜合種種，加上瑪姬哭着向她哀求，這件事，絕對不會假。不必問，也不能問，因爲她答應了瑪姬，就算問，他有勇氣說眞話嗎？

她答應過讓艾雲回到瑪姬的身邊，她必須要儘快想辦法。

她洗個澡，換了件新裝，到雷文的房間，等雷文下班。

雷文一回來先到珊瑚的房間，看不見珊瑚，在甬道上看見艾雲。

「你不是和珊瑚一起下課？」

「我下午還有課，她不到一點鐘就坐了媽的車子回來了。我回家也沒有看見她，大概她還在睡懶覺呢。」

雷文回到自己的睡房，意外地，看見珊瑚含笑坐在他的床邊。

「你在這兒，我正到處找你呢！」

「你向我求婚多少次？」

「一、二、三……記不住了，差不多一年，起碼求婚五十次。對了，最後一次，你答應我加以攷慮的。」

「經過攷慮，我答應嫁給你！」

「珊瑚，珊瑚！」雷文開心得把珊瑚整個抱起來：「珊瑚萬歲。」

「放我下來，我還有話說。你聽着……我要馬上舉行婚禮！」

「馬上？婚禮？」

「怎麼？輪到你要攷慮了！」

「不！我開心還來不及，不過，爸爸一向愛體面，我又是長子，婚禮一定要盛大隆重，馬上，恐怕辦不來！」

「辦不來就算了，我不嫁你！」

「千萬別生氣，可以想辦法，祇要十天八天的時間，就可以籌備一個豪華餐舞會。我們先訂婚，同時籌備婚禮。」

「雙管齊下，唔！這樣也好。你馬上通知家人，我打電話請媽咪爹地馬上來，反正，他們一直想來看我。」

「珊瑚，我眞是幸運兒！」

×　　×　　×

董家上下各人，正忙得不亦樂乎，艾雲把珊瑚拉出花園。

艾雲面色慘白，指頭發抖，焦急而又吃力的問：「每個人都說你快要和雷文訂婚，是不是？」

珊瑚早有心理準備，因此十分鎭定：「訂婚，結婚，相繼進行，兩者之間，不會距離一個月。」

艾雲倒退着靠在樹上：「你答應等我，你答應過的。」

「等多久，哪一天，哪一年？」

「起碼等到你大學畢業。」

「是快了一點，才十九歲。」珊瑚一直向前行，艾雲拖着脚步跟住她：「不過，女孩子始終要嫁人，遲一些，早一些，分別不大。而且你大哥幾乎天天向我求婚，他給我的攷慮日期也到了。」

「你曾經說過愛我，」他慘笑：「騙人的。」

珊瑚在秋千架上坐下來：「我的確曾經深愛你，但是，愛和結婚，不一定有關連，我希望你能明白我的意思。」

「你也曾答應嫁給我！」艾雲十隻手指互揑在一起。

「是的，眞對不起，我沒有遵守諾言。」珊瑚鞋踭撐着草地，盪了盪秋千：「我經過詳細攷慮，認爲雷文更適合做我的丈夫。」

「怎樣適合？」艾雲揮着兩手嚎叫：「因爲他是董家的寵兒，因爲人人喜歡他，他有身份，有地位。而我，一無所有，因此你看不起我，選了雷文。你們都是選最好的，我們這些可憐蟲，誰喜歡，誰肯要？」

「不要看不起自己，學校不是有很多女生追求你嗎？這證明你很受歡迎。」

「我不要。」艾雲雙唇顫動，快要哭出來的樣子：「我……不……要……」

珊瑚黯然，頭垂到胸前。艾雲突然跪在珊瑚的裙邊，捉住她一雙手：「我們馬上離開董家，我有住的地方，我會去賺錢養你，爲了你，做苦力我也願意！」

珊瑚把手舉起，想撫一下他的臉，略一停頓，手又落下來。

「答應我，珊瑚，答應我！」艾雲哀求着：「我和雷文一樣也會做個好丈夫，我答應你不再鬧情緒，我把我的秘密告訴你，我會對你眞誠，坦白。」

「艾雲，人除了眞誠，坦白，還要問心無愧，對己對人負責。」

「我會的，我一定對你負責，我發誓不讓你捱苦，珊瑚。」艾雲搖着她的手：「答應嫁給我，答應跟我走。」

珊瑚閉上眼睛，咽一下唾液，她心動了，也心軟了。但是，她知道不可能和艾雲在一起，她不能令一屋子人失望，不忍心瑪姬走進修道院，更不能讓艾雲負疚終生，她清了清喉嚨說：「起來好嗎？艾雲，由今天開始，我已經算是董雷文太太，我們應該檢點些。」

艾雲霍地放開她的手，他仍然跪在那兒，他的鼻子、眼睛全紅了，他聲音哽咽：「不愛我，何必耍我？」

珊瑚心裏明白，是她主動接近艾雲。

「人人欺負我，你也欺負我！整個世界都一樣，不公平。」

「對不起，艾雲。」珊瑚心痛了。

「對不起？」他一陣笑：「對小人物說話，不用太客氣！」

艾雲的笑聲一直沒有停止過，多麼的凄酸，多麼的哀傷，珊瑚聽得心痛，她柔聲說：「艾雲，時

候不早，回去休息吧！有甚麼話，明天再說。」

「我沒有明天，我沒有話說，我一無所有，有我在，沒人看得見，我不在，也沒有人記得起，我不再留戀任何人，也沒有人留戀我。」他緩緩的站起來：「休息，是的，我應該休息，太疲倦，太失望，還是休息好……」他邊說邊離開了花園。

珊瑚望着他的背影消失，眼淚一串串的滾下，她失去的，其實並不比艾雲少。

珊瑚一整晚沒有入睡，第二天，她一早起床梳洗更衣，拿了書袋便跑到樓下小餐廳，錦姨問她喜歡吃中式或是西式早點，珊瑚搖一下頭：「時候還早，錦姨，我等艾雲表哥一起吃。」

「看門的老胡告訴我，昨晚半夜，艾雲拿了個小皮箱走了。」

「走了？」珊瑚整個站起來：「他走到哪裏去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，我根本沒有見過他。」

「我去告訴舅媽！」珊瑚扔下書袋，奔上樓梯。

「珊瑚！」錦姨追上去把她捉住：「不能讓你舅舅知道，他身體不好，他知道艾雲跑掉會氣暈，妳還是吃了早餐上學吧！我已經爲你準備車子。」

「我不吃，我吃不下。」珊瑚邊抽咽邊走下樓梯，穿過客廳，在屋子前的台階坐下來。

錦姨一轉身，已上樓去了。

珊瑚坐着發傻，腦海裏艾雲的影子像走馬燈，她突然有暈眩的感覺。

「珊瑚，」江玉霞穿着晨褸下來：「我已經找到艾雲。」

「眞的？」珊瑚高興得跳起來：「舅媽，他在那兒？」

「你不要爲他擔心，他已回到瑪姬的身邊，瑪姬托我多謝你。」

「啊！」珊瑚不知道是喜，是悲，是甜，是苦。

「艾雲不聲不响的走掉，你舅舅知道了會很生氣，所以，我希望你幫忙撒個謊，如果舅舅跟你提起，你說學校要做……要做甚麼？大家一起做的！」

「PROJECT！」

「對，就是這個，你說他和一班同學去了西貢。當然，舅舅那方面，我會想辦法的，你可以幫艾雲嗎？」

珊瑚點一下頭：「我上學了。」

「我馬上把早餐拿出來。」

「不吃！」珊瑚拿起書袋背上，跑下台階，上車去了。

回學校，馬上去找艾雲，可是找不到他，一個早上，直至午飯時間，珊瑚終於忍不住去找東尼。

東尼的態度十分惡劣。

「請問艾雲是不是住在府上。」

「是又怎樣？」

「他今天好像沒有上課。」

「那不關你的事。」

「他身體不舒服？」

「他又不是張君瑞。」

「艾雲很痛恨我！」珊瑚扁扁嘴，幸好眼淚沒流下來：「但是，我完全……」

「你不要自作多情，艾雲根本沒有提過你，因爲你不値得，東尼說完就走。

爲甚麼？難道爲了別人犧牲自己，也是錯的，爲甚麼？

艾雲一直沒有上學，珊瑚上課也顯得心神不屬。

她不是不知道瑪姬住在哪兒，她也曾想過去看艾雲，但是，她答應過讓艾雲回到瑪姬身邊，現在又難捨難分的追上門去，怎樣向瑪姬交待？

不過，她也沒有太多的時間去想艾雲，她要做的事情可眞多，雖然訂婚餐舞會的事，全部由江玉霞和錦姨負責，雷文也親力親爲，但是，縫新衣，訂購鑽戒，還有許許多多瑣碎的事，別人是不可以代勞的。

況且董宇婷一到，珊瑚根本沒有一天空閒，母女兩大半年不見，董宇婷摟住女兒愛不擇手，一面又到處找艾雲。

「艾雲去了西貢做集體工作。」江玉霞馬上替小兒子說話，陪着笑。

「參加甚麼集體工作最沒有意思！」宇婷不開心：「他難道不想見姑母？」

「這孩子越大越不像話。」董宇凌不以爲然：「哥哥訂婚是一件大事。」

「他本來不想去，但是學校硬性規定要去的，不去的話，要扣學分。」玉霞說：「不信問珊瑚，艾雲出門還千萬叮囑，托我問候姑母，珊瑚也聽見的！」

「媽咪，舅媽說的都是眞話。」

「學業要緊，做學生的應該服從學校的命令，反正我會逗留一段長時期，倆姑姪不愁沒有見面的機會。大哥，你好像對艾雲很不滿，訂婚嘛，又不是結婚。」

「二姑娘，你代我勸勸宇凌。」玉霞馬上說：「他管艾雲實在太嚴了。他動不動就罵，孩子在家裏好像沒有溫暖。」

「大哥，到我的房間，我有話跟你說。」宇婷說着，站了起來。

玉霞指住丈夫的背影，笑着對珊瑚說：「你媽咪來了眞好，有人懲治他！」

「姑母也眞偏心，我是她的未來女婿，她才跟我說過三句話。」雷文心裏不舒服：「回家就是講艾雲。」

「姑母是很疼愛艾雲的，因爲艾雲小時候，英俊，聰明，活潑，又會逗人喜歡，且常跟姑母說笑話，又唱歌又跳舞，姑母記着的是小時候的艾雲，她不知道艾雲變了。」玉霞嘆了一口氣：「都是你爸爸迫的，要做個小紳士，要依規矩，他的規矩眞多，好啦，把艾雲磨成這樣。」

「我小時候不逗人喜歡嗎？」

「你呀，又土又怪。」江玉霞笑了起來：「喜歡把頭髮剪得短短的，又黑又瘦，最不喜歡女人，每次姑母逗你，你就馬上向牆角縮，所以姑母不喜歡你。」

「糟糕，她現在是我丈母娘呢！」

「放心！」珊瑚拍了拍他的手背：「媽咪愛我，怎能不愛我的未婚夫？」

雷文乘機拉珊瑚一把：「屋子裏氣壓低我受不了，我們到花園走走。」

「好吧，」珊瑚是一個隨遇而安的人，既然要做雷文的妻子，就不能不顧及他的感受，雷文不開心，她是知道的。

深夜，母女倆仍在宇婷房中聊天。

「我不喜歡那個錦姨，過份的奉承就是虛僞，她雖然裝腔作勢，挺柔順的樣子，說話柔聲柔氣，其實她這個人挺兇。」宇婷說：「倒是大嫂我看錯了她，當初大哥要娶她我一力反對，日久見人心，看來她還是蠻好的，哈！還有雷文，小時候像個土包子，長大了樣貌儀表都不錯，你艾雲表哥呢，妳選了雷文沒選她，是不是他長大後走了樣，不會是一臉青春痘的傻小子吧！他小時候挺白淨的。」

「他長大了就更英俊了，人又高，十分瀟洒，學校裏追求他的人可多呢！」珊瑚煩惱地揮揮手：「媽咪，一言難盡！」

「我們母女倆還有甚麼秘密？」

「不是我沒有選他，我還挺喜歡他呢，雖然他脾氣很怪，常令人難堪，可是我都不介意。」珊瑚說着說着，哭倒在母親的懷中，這些日子她實在也忍得好苦。

「寶貝，別哭！艾雲欺負妳嗎？」

珊瑚搖着頭：「他沒有欺負我，祇是我回來遲了，他已經被人搶走。」

「這就是艾雲不對，他和你訂過親的！怎可以見異思遷？」董宇婷既心痛女兒被「拋棄」，又爲了艾雲的「變」而反感：「怪不得大哥說艾雲換了樣。」

「媽咪，我和艾雲根本沒有訂過親，祇是玩過娶媳婦的遊戲，他那時才六歲，根本不知道甚麼是愛情，妳怎能怪他？」珊瑚抹着淚水，塞在心裏的悶氣都散了，人也舒服些，況且，她根本就不是多愁善感的人，她也不小心眼，一下子就平靜了：「我也沒有怪他，祇是有點可惜。」

「那麼說，你喜歡艾雲不喜歡雷文。既然如此，何必訂婚，應該還有第三個。」宇婷不服氣：「我女兒那麼漂亮，不可能人人像艾雲那樣沒有眼光。」

「媽咪，妳知道嗎？雷文對我很好，很愛我，他寵我，疼我，對我又千依百順，被人愛是很幸福的。」珊瑚又想起艾雲：「愛人是一件很痛苦的事，媽咪，我捱不住，我還是喜歡以前的一切，雷文也愛我，我也喜歡他，我們感情一直很好。」

「艾雲到底有沒有愛過你？在泰國時，你們感情不是很好嗎？妳在信裏告訴我，你很快樂，因爲和艾雲在一起。」

「艾雲是愛我的，但是他更愛自己。我們的感情向來都是四、六之比，付出六的是我，但是，雷文是百分之一百愛我。」珊瑚轉了一個話題：「爹地眞的要到我結婚的時候才肯來？」

「他一個人打理那麼多生意，每個月都有人找他投資合股，他眞的很忙，他送給妳的訂婚禮物妳喜歡吧！」

「珠寶首飾實在太多了，太多就不珍貴。」這話不是艾雲說過嗎？又想艾雲。珊瑚說：「沒有禮物比爹地更好，我要他！」

「傻娃娃，好，等會我給他打個長途電話，就算趕不及參加婚禮，也要儘早回來。」宇婷捏一下珊瑚的紅臉頰。

九

珊瑚穿上了金色的曳地晚禮服，吊帶式的，脖子上是她爸爸洪國强送的綠寶石鑲鑽的項鍊，上披一件荷葉形的金色小披肩。

江玉霞爲她在長髮上壓了朵金綫人造並蒂玫瑰花。

雷文穿的是一套黑色晚禮服，金色領花，金綫背心和袋口巾，那套名貴的白色衣服還未縫好，留待結婚時穿。

董宇凌送給他的鑽石袖口扣，剛配洪國强送的新鑽石錶。

「生意人沒有一部房車和一個司機實在不方便。」董宇凌說：「你結婚時，我送你一輛新平治房車，如果你和珊瑚喜歡組織小家庭，我就送媳婦一幢別墅。」

「你送雷文新房車，可以，不過，也得買輛保時捷給艾雲。」玉霞說：「董宇凌的小兒子連輛名貴跑車也沒有。」

「玉霞，艾雲做錯事你不敎訓他，還要我送新車？」董宇凌搖搖頭：「你眞的把孩子寵壞了。」

雷文也認爲母親心中祗有弟弟。

「嚴父慈母，我並不覺得大嫂不對。」宇婷說：「你對艾雲管得嚴，要是大嫂也像你一樣，不把

艾雲廹瘋才怪，唉，我跟你說的話都是白費唇舌。」

「三妹，你不明白。」

「我明白，都明白，棒頭出好兒，但那時代已經過去了，雷文沒打沒罵，還不是一樣好？」宇婷到底還是疼艾雲。

「二姑娘，我們去招呼人客，時候不早了。」玉霞挽住了宇婷邊走邊低聲說：「他老說我慈母多敗兒，唉，我連買件衣服給艾雲都不敢，做父母的，應該把兒女當朋友，孩子也有自尊心的呀！一見了面不是罵就是打，嚇得艾雲常往外面跑，回家就受罪，好可憐。」

「幸而還有你這個母親，大嫂，你也不能太懦弱，大哥做錯了，你應該堅持到底，他是越老越胡塗了。」

「他是一家之主，應該尊敬他，」玉霞輕搖頭：「嫁了他那麼久，從不敢跟他吵，女人嘛，丈夫第一，兒女第二。」

「這你就錯了，理字當頭，他做事不合理就跟他爭持，我支持你。」

「謝謝二姑娘！」玉霞看見客廳，偏廳，大小飯廳都裝飾得金碧輝煌，負責鷄尾酒會和晚餐的酒店領班和侍者也來了，再加上錦姨領導的白衫黑褲的傭人，全部已經準備侍候貴賓。

「樂隊吃晚餐的時候就到了。吃餐時奏點悠揚的音樂，情調會好些。」玉霞帶宇婷到處參觀：「花園的樹上都掛滿彩色燈泡，晚上一閃一閃很好看。彩帶和汽球都掛好了，有些人喜歡在噴泉或泳池

邊跳舞，因此花園都裝了擴音器，播放音樂，二姑娘，還有甚麽未妥善？」
「每一位貴賓來臨都送一朶毋忘我，準備好了沒有？」
「都準備好了，花屋還派了兩位售貨員來，她們會守在正門……」
「妳很週到……」
七點鐘，已經有一部份親戚到賀，花園的燈也亮了，雷文來接珊瑚迎接親友。
珊瑚正在和幾個同學聊天，突然傭人來請她聽電話。
「失陪！」她放下盛鷄尾酒的酒杯，到客廳的另一端聽電話：「那一位？」
「這兒太吵，說話不方便，馬上出來，我在後門等你。」
「你是誰？」人聲實在太嘈雜，珊瑚根本聽不到對方的聲音。
「我是瑪姬。」
「瑪姬！」珊瑚又煩又氣：「我已經訂婚了，妳還想怎樣？」
「我不想在這兒跟你說道理，我在後門等你，妳不來，會後悔一輩子。」
「喂，喂！沒頭沒尾，就這樣掛斷了綫。」珊瑚放下電話，邊走邊想，瑪姬爲甚麽在今天找她，
瑪姬就算是傻子，她既然在屋子附近，沒理由不知道董家今天辦喜事，她是不是要證明？
但是聽她的語氣很緊急，不去見她會後悔一輩子，她到底要甚麽花招？
會不會她和艾雲來，見她最後一次？

「珊瑚，我正在到處找你，你在這兒幹甚麼？爸爸說要等幾位專程由外國回來的貴賓，晚餐押後到九時半。」雷文挽着她的腰：「我怕妳餓，吃些點心。」

「雷文，我丟了手帕，你能不能到我房間替我拿一條？」

「當然，」雷文在她腰上的手收緊一下：「我樂意爲你做任何事情。」

雷文跑上樓，珊瑚連忙溜出花園，繞個大圈子，來到後門，幸而這時候傭人都去工作了，後院根本沒有人。

珊瑚開了門，走出去，果然看見瑪姬焦急得來回踱步。

「你終於來了！」瑪姬看見珊瑚很高興：「我知道你一定會來的！」

「我祇能逗留十分鐘，我十分鐘後不回去，雷文會到處找我。」

「艾雲的生死都不顧了，你不是很愛艾雲嗎？不會十天八天就變心？」

「我同情你，成全你，你到底還想怎樣？」珊瑚對她根本沒有好感。

「我很感激你，你一切都爲了我，但是，經過這一次事情，我發覺愛情不是一份禮物，不可以送贈的。」瑪姬長嘆了一口氣：「爲了爭取時間，還是長話短說：艾雲自殺了，我和哥哥把他送進醫院裏，我離開醫院時，他還沒有清醒，我們不知道他能不能救，所以請你去見他！」

「自殺？」珊瑚睜大了恐懼的眼睛：「怎會這樣的？」

「因爲你，快走，你家請客，找計程車很方便。」瑪姬拉住她。

「但是，今天是我訂婚，我拋下一屋子的客人，哎……」珊瑚急得哭了起來：「怎麼辦？我要怎麼辦？」

「你不去只好算了，」瑪姬說着就要走：「趕同去可能還可以見到艾雲最後一面，雖然他從未愛過我！」

「瑪姬，」珊瑚瘋狂般追上去：「我跟你走。」

上了計程車，珊瑚一直抽抽咽咽。

「艾雲離家之後，搬到我家來，住在客房，我以爲可以有機會親近他，可是，他根本沒有看我一眼。最初幾天飯送去房間，他還會吃幾口，我想，應該是三天前，我送飯給他時，他問我你那一天，甚麼時候訂婚，我告訴他，今天，六時開始有鷄尾酒會，由那天開始，他整整三天沒吃過一口東西。我們看情形不對，昨天乘他洗澡，我和哥哥搜查他的房間，發現了滿滿一瓶安眠藥，我和哥哥可給嚇慌了……」

「他吃下了一瓶安眠藥？」

「也許艾雲好運，安眠藥和媽咪平時吃的消化片是一樣的，於是我們把藥片掉換了，果然，今天六時，哥哥放學同來去看他，他已昏迷不醒。」

「你不是說把藥調換了嗎？」珊瑚抓住瑪姬，好像要跟她算賬，她恨死瑪姬，艾雲是她害的。

「他三天不吃東西，吞下整瓶消化片，整整一瓶啊，不把胃磨壞才怪！」

「啊！」珊珊頹然放下手：「他死了，妳還會不會去當修女？」

「本來不會，他死了我一定會。因爲我害死一個無辜的人，除此之外，我無法贖罪，也許我應該判死罪。」

「你上一次……」

「都是謊話，撒謊的，騙人的！不錯，他替我補習幾年了，但他一直把我當妹妹，連我的手他也沒有拉過，別的就不用說了。他根本從未愛過我，如果爲了寂寞，他也不會找我，學校有很多女生追求他。但是，他甚至沒有請那些女生喝過一頓茶，我和艾雲，是純潔的。」

「你告訴我，幾年前艾雲因爲參加生日會喝了酒，你和他……」

「沒有這回事，絕對沒有，當我知道艾雲眞心愛着你的時候，我氣瘋了，我要把艾雲搶回來，因此，我編織了一個故事，其實全是假的。」

拍！

珊瑚憤怒，痛心到了極點，她完全不受控制的，狠狠摑出一個巴掌。

「你打吧！我是該打的，我實在太過份，太自私，太……」她掩住臉，嗚嗚哭了起來：「我對不起……艾雲和妳……」

「對不起！」瑚珊黯然。

「我不單祗該打，還該殺，我實在是太豈有此理，哥哥說我沒有良知，心不如禽，眞的，你打我

吧！打我吧！祗要你相信艾雲哥愛的祗是你，我死而無憾！」

「我相信他！」珊瑚擁住瑪姬：「我了解你！別哭了，大家都心煩。」

瑪姬打開她的手提袋，把一個相架拿出來：「我們發現艾雲哥昏迷時，相架在他的胸口上平貼放着的。」

珊瑚拿起相架看，裏面放着一張彩色相片，在泰國時，亞農替他們拍的。

艾雲坐在海邊，珊瑚跪在他的身後，她用兩條臂交疊繞住艾雲的脖子。

那時候，她們正在熱戀，兩個人都笑得很甜，珊瑚還把臉貼着艾雲的臉。

「我再也不要做他的泰國情人，」珊瑚撫着相片，流着淚展出一個充滿希望的微笑：「我要愛他一輩子。」

到醫院，兩個人奔進去，艾雲躺在床上，閉上眼睛。

東尼看見珊瑚馬上走過來：「瑪姬離去後不久，他已經醒來，很消沉，完全沒有生存意志。瑪姬的詭計，妳爲了成全他們被迫和他大哥結婚的事，我都說了。但是他一點反應也沒有，還閉上眼睛不理我，醫生說，他還會繼續自殺。」

「對不起！艾雲哥，全是我的錯。」瑪姬是眞正的傷心，她太愛艾雲，祗望他康復：「等你身體好轉，任由你處置。」

「妳的話他會聽的！但不可疏忽，他現在心理不平衡。」東尼拉走妹妹：「我們在外面的休息室

等着，有急事按鈴，護士會馬上來，一切靠你了！」

東尼和瑪姬出去，拉上門。

珊瑚走過去，放好相架，替艾雲撥好頭髮，半月不到，艾雲憔悴了，面頰瘦削，皮膚又乾又黃，珊瑚憐惜地，在他的臉上吻了一下，他動了動，終於又靜止。

瑚珊跪在床邊，拉過他的手，把他的手背貼着自己的臉：「艾雲，你要爲我而生存，我愛你，現在你全明白了嗎？」

一顆眼淚，沿着他的鼻樑滑下，艾雲一向憂鬱、自卑，但是，珊瑚還是第一次看見他流眼淚。她吻一下他的手背，她的熱淚奪眶而出。

「今天是妳和大哥訂婚的好日子。」他的聲音又沙又沉：「快回去！」

「我訂婚是爲了你，既然你沒有負欠瑪姬甚麼，我是有權愛你的。我本來就愛你，由始至終，我承認，我承認喜歡雷文，但喜歡和愛是不同的。」

「你悔婚，會令一家人失望。」

「我不能愛你，我會一生痛苦！」

「就當這個世界沒有我存在，依照原訂計劃做董雷文太太！」

「但，你是存在的，而且我知道你愛我，你爲我而死，這是最好的證明。我們既然相愛，爲甚麼要分開？」珊瑚很堅決：「你縱有一萬個秘密，我愛定你。」

「傻瓜！」他終於張開眼睛，眼神是那樣憂傷，煥散：「你跑出來，爸爸如何向親友交待？妳還悔婚，妳會把爸爸氣死，你知道嗎？爸爸有嚴重的心臟病，他不能受刺激。」

「我明白，我現在都明白，一切都爲了你爸爸，」珊瑚放開艾雲，仍跪着，雙手放在腿上，垂下頭：「你爲甚麼對我若即若離？爲甚麼忽冷忽熱？爲甚麼偷偷摸摸，不敢光明正大的愛我？是因爲你爸爸，你的秘密就是你爸爸的心臟病。他偏心，他從來沒把你放在心上，不是罵便是打，舅媽說的。他喜歡雷文，雷文要風得風，要雨得雨，你怕開罪雷文，你爸爸會氣死，所以，你一切順着他。孝順是件好事，但你太過份了，爲了爸爸的命，竟然毀掉自己的命，這算甚麼？」

「珊瑚，」艾雲想去拉她，又沒有氣力：「妳誤會了！」

「我沒有誤會，我馬上回去告訴他，今天的訂婚宴會取消了，我不會嫁給雷文，因爲我跟定了艾雲。如果他受不住刺激死掉，我賠他一條命，反正我活着也沒有意思，我愛的不能愛，我不愛的卻要跟他一輩子。他憑甚麼決定我一生的幸福與痛苦，父母也沒有這個權！」珊瑚扶住床邊站起來，艾雲馬上抓住她的手。

「你去哪兒？幹甚麼？」

「回家和你爸爸兩敗俱傷。」珊瑚伸手去按通往護士室的燈：「你要再自殺不要跑得太快，我一定會跟着來！」

護士進來，按艾雲躺下。珊瑚對她說：「請你看着他，我一會回來。」

「他的情形應該請特護！」

「我就是他的特護，放心，馬上有人來接班。」珊瑚去找瑪姬：「我有事回家一轉，如無意外很快回來，我回來之前，你代我看守他好嗎？」

「好的！我也有話跟他說！」

「我送你回去！」東尼爲了彌補過去對珊瑚的態度惡劣：「反正我的車子就在樓下，等會兒我還可以接你回來，順便把瑪姬帶走。」

「謝謝你！」珊瑚一點也不客氣。

回董家，很多人用詫異的眼光望住她，雷文第一個奔上來，珊瑚揮手停止了音樂，站在樓梯的中央說：「各位！今天祗是一個普通的餐舞會，希望大家玩得開心！」

「珊瑚！」雷文在她身邊輕聲說。下面的人哄然，珊瑚留意董宇凌，他的確很生氣，但却站得好好，沒有暈倒的跡象。「今晚我們訂婚！」

「沒有人訂婚！」珊瑚的聲音很响亮：「很不幸，我的愛人躺在醫院裏。」

「珊瑚，你開甚麼玩笑？」

「對不起！雷文。」珊瑚說話很輕，她再留心董宇凌，還好，他還會跟妹妹吵鬧：「我一直愛的是艾雲……」

雷文一手抓住她的臂：「你是存心耍我，玩弄我？」

「我不是有意的，但我的確傷了你，我萬分抱歉。今晚艾雲自殺，我希望你能諒解。」珊瑚輕輕拉開他的手，急忙跑上樓梯，走進房間。

雷文面色又紅又黑，江玉霞呆住了，錦姨張大嘴巴，董宇婷不知所措。

珊瑚換下身上的晚禮服，拉下頭上的髮飾，換了套T恤牛仔褲。她拿了個旅行袋，把一些日用品放進去。

董宇婷開門進來。

「孩子，你實在是太過份了，把所有的賓客嚇走，家裏每個人都不開心。妳舅舅還差點氣得暈了過去。」

「他沒事吧？」這是珊瑚最關心的，因爲董宇浚氣死，艾雲會怨她一生。

「他還要陪幾個專程由外國來的貴賓，心裏怎樣不如意，也要裝笑臉。珊瑚，到底是發生了甚麼事？一夜之間全變了！」

「艾雲自殺……」

「嗄？他死了，爲甚麼？」

「剛醒過來，人很虛弱，唉！都爲了我和他爸爸。」

「我不明白！」宇婷惘然搖頭。

珊瑚把事情的經過大致說了。

「艾雲雖然和姓趙的女孩子形同兄妹，但並不表示他愛妳，否則，妳應該一直和艾雲要好，又怎會和雷文產生感情？你說過和雷文感情很好。」

「這就要問舅舅，他喜歡雷文，要我和雷文好，不准艾雲愛我，而我和艾雲一直是相愛的，他不敢公開我們的感情，都爲了孝順他爸爸，不想他受刺激。所以，我們祇好偷戀，再加上個瑪姬，就弄成今天的局面。」

「不可能，絕不可能！」

「媽咪，艾雲爲了失去我而自殺，這是事實。」她拉上了旅行袋。

「你去哪兒？」宇婷追着女兒。

「去醫院陪艾雲，也可以說監視他，他還會繼續自殺的！」

「甚麼？剛從死神手上搶過來，他還要再跑回去？這孩子傻了！」

「起碼有點不正常，我和雷文訂婚，他傷心欲絕，自殺。又怕我令雷文傷心，因此而影响父親的生命。他覺得不能不愛我，愛我後果又不堪設想，於是一死了之。媽咪，妳剛來，甚麼都不知道，艾雲爲甚麼會由一個活潑可愛的男孩，變成憂鬱、頹喪？有自我毀滅的傾向？我想，除了舅舅，家中每個人都要負責！」

「我陪你去看艾雲，如果他在這兒不開心，我帶他到瑞士！」

「媽咪，眞的？」

「當然，我從小把艾雲當兒子。」

「媽咪，你好可愛。」珊瑚抱着母親又吻又叫，開心得流淚。

「我們現在就去看艾雲！」

「不！媽咪，我還要托妳辦兩件事，我把醫院病房房號寫下來，你能走開便來，一個人來！」珊瑚寫了些字，把紙條交給宇婷：「第一，雷文說過，我拋棄他，他會死的，叫舅媽，錦姨看住他。舅舅也隨時可能暈倒，他祇要有一點不舒服，馬上把舅舅送去醫院……」

× × ×

珊瑚侍候艾雲吃過藥，用毛巾爲他抹咀，有人輕輕推開房門。

珊瑚走過去，看見母親很開心，但是一接觸到董宇凌那綳着、扳着，拉長着的面孔，她的心馬上向下沉。

董宇婷一個箭步到床邊，整個抱住艾雲：「孩子，你想把姑母折騰死麼？」

「姑母，對不起！」艾雲仍很弱：「我沒有到機場接機……」

「這都不重要，你安全就好！」

「爸爸……」

「哼！你的缺點也眞多，脾氣古怪情緒化，對待愛情的態度曖昧，旣然愛珊瑚又裝腔作勢，偸偸摸摸，大哥訂婚你離家出走我不跟你計較，你沒理由荒謬到在人家大好日子自殺。」

「爸爸，你千萬不要生氣，我對不起你，我……」

珊瑚馬上用身體去擋住艾雲，董宇凌樣子很兇，她怕董宇凌會打艾雲：「舅舅，也許我的話你不喜歡聽，但是，艾雲所做的一切，都是為了你。」

「為了我？呵，害我昨天在大庭廣衆出醜，這算是第幾層孝道？」

「艾雲愛我而不敢公開，是怕你受不住刺激因此暈倒，甚至因此而……」

「如果我暈倒怎能來看他，以為這麼輕易擊倒爸爸？胡思亂想，無中生有，」董宇凌苦澀的笑：

「他沒發神經，他祗是一片孝心，怕你受不住刺激暈倒因此而喪生，因為你患了嚴重心臟病！」

「我眞要讓你看看心理醫生或者精神病醫生。」

「珊瑚……」艾雲制止住她。

「我有嚴重心臟病？」董宇凌哈哈笑：「誰說的？艾雲，你自己回答問題！」

「我……」艾雲知道不應該招供。

宇婷也嚇呆了！

「我年紀已經不小，一踏入五十歲，我每年都到醫生處全身檢查，我的內外器官很正常，就是有少許低血壓，也有少許貧血，所以工作過勞我會頭暈，近年我開始吃藥丸，情況已有好轉，今年因感冒，曾經頭暈，祗此一次，對了，一直打理我身體的邊醫生，他從小看着你長大，也很疼愛你，太巧了，他是這兒的診治醫師，祗要他在，隨時可以CALL他。」董宇凌拿起電話，駁了街綫：「史提

夫，老董，你可以馬上來XX醫院，請你把我本年度所有的檢驗報告書拿來，特別是心電圖……對，謝謝。」董宇凌放下電話：「邊叔叔大約二十分鐘就會到達，二妹，我們到醫院的餐廳等他，艾雲，我不在，你可以把邊叔叔審問個清楚明白。」

「孩子，好好休息，不要怕，爸爸會了解你的。」宇婷和哥哥出去。

「艾雲，看樣子，舅舅眞的不像有心臟病，到底是誰告訴你的可怕謠言？」

艾雲撒了個謊：「爸爸很多時候都說頭暈，尤其是以前，我自己太擔心，也許我誤會了，倒不好等邊叔叔來……」

× × ×

「……你爸爸很好，起碼可以活到九十歲，我的話你當然不會相信，好，你爸爸的心電圖，心臟肌能，狀態的報告書，我全部交給你，你可以問這兒任何一個醫生，如果他有心臟病，昨天你自殺，他早就受不住暈倒了，還有那不歡而散的舞會呢？」邊醫生一直笑：「他看見我，呱呱叫，氣魄不知有多好。」

「爸爸沒有心臟病，爸爸身體很健康？」艾雲高興得忘形，歡呼，甚至想跳躍，可是他太弱，起來又倒下去。

「我的兒子有你一半孝順就好，宇凌應該感到驕傲。」邊醫生嘆口氣，他開始爲艾雲按脈門，看病歷表：「我現在是你爸爸聘請的醫生，你很弱，但胃部受到磨損，一星期內要吃流質，多喝鮮奶對

你有益，要不要我替你找個特護？」

「不要，邊叔叔，」珊瑚握着艾雲的手：「我會一天二十四小時的陪着他。」

「很好，艾雲，你體力不好，復元了要多吃東西和多運動，」邊醫生慈祥的笑：「好好休息，我去和你爸爸聊聊。」

邊醫生一走，艾雲情不自禁的擁住珊瑚：「我不用擔心，爸爸很好。」

× × ×

艾雲留醫期間，連錦姨也來過了，祇有雷文一個人沒來過。

「別怪你大哥，他暫時還難於適應，過些日子就沒事了！」江玉霞把一碗燕窩鷄茸粥拿在手裏：「畢竟是兩兄弟嘛。」

江玉霞想餵艾雲，艾雲難爲情地不知所措，珊瑚連忙接過碗，她說：「舅媽，讓我來吧。」

「你看，有了女朋友，連媽都不要了。」江玉霞把碗放進珊瑚手裏。

「舅媽，你不要誤會，當初，艾雲也不肯讓我餵他。但是這兩天他實在弱，他拿不住杯和碗，既然他無能爲力，就不能不接受我的帮忙，其實他心裏不願意。」

「我是跟他開玩笑，艾雲害羞！我怎會不知道，而且艾雲太內向，」玉霞很惋惜的說：「他從來沒有跟我說過他喜歡珊瑚，但雷文呢？早就擺出一副追求珊瑚的樣子，我還爲這件事跟艾雲說過呢！我說，艾雲，你既然不喜歡珊瑚，你大哥又那麼喜歡他，你就帮帮忙，成全他們吧！我還對他說過這

種話，他啞子吃黃蓮，苦在心裏，我不知道呀，早知道也不會發生今次的不幸。唉，這孩子，差點嚇死我。」

「艾雲不會怪你的，」宇婷說：「他直腸子，脾氣好！」

「對呀，他凡事逆來順受，這種性子，對別人當然好，自己就太辛苦了，他的大哥就不同，牛脾氣，嘿！這幾天，看見誰都好像有仇似的，他和艾雲差遠了。」

「媽，請你代我向大哥道歉，」艾雲說：「我對不起他！」

「說過幾十次了，沒有用的，所以，你回家休息，看見他，好好跟他說，他肯聽，兩兄弟就沒有事了，」江玉霞認眞的說：「如果他駡你，或者不理你，你也不用理他，誰對誰錯有甚麼關係，愛情是不能勉強的，不應該爲了個女孩子，連兄弟情也不顧，我對雷文說：『大少爺啊，艾雲一直讓你，讓到醫院去了，你不是要他上天堂吧，』所以，艾雲呀，如果他蠻不講理，你不要理他，二姑娘，你多看艾雲，我就怕雷文跟艾雲吵，艾雲脾氣好，準吃虧。」

宇婷點一下頭：「你倒很明白事理，啊！大哥來了……」

× × ×

宇凌兄妹和江玉霞同家途中，宇凌說：「我已經爲雷文訂了一部勞斯萊斯！」

「你不是說送他一部平治房車，小孩子何必那麼浪費，用勞斯萊斯。」玉霞搖頭，很不以爲然。

「這一次，雷文受打擊太大，」宇凌嘆口氣：「算是一種補償，他的心情不好，你爲他聘請一個

司機。」

「艾雲就沒有損失？萬一他死了呢？」玉霞說：「他的保時捷不是化了影吧？對孩子，不該厚此薄彼！」

「放心，」宇凌拍了拍她的手背：「一切都依你。」

一個星期後，艾雲回家休息，由於他還沒有開始吃固體食物，宇婷不准他上課，好幾次，艾雲想找雷文說聲對不起，雷文一看見他，馬上繞道走開。

但是，雷文却找着珊瑚，那天，特地到大學接她下課，然後到郊外喝茶。

「大表哥，我和艾雲一直想向你道歉，那天晚上，我實在令你太難堪。」

「面子問題還是其次，但是，你主動要求和我結婚，你應該是愛我的？」雷文面皮紅到發燙：「艾雲一鬧自殺，你馬上就心軟了，對愛情絕不負責！」

「因爲我要對愛情負責，所以我才回到艾雲的身邊，我和艾雲，一早就相愛，不是玩娶媳婦的時候，是在泰國，大表哥，我承認我很壞，我利用了你，因爲我對艾雲有誤會，所以，提出和你結婚，是想氣氣艾雲，誰知道他受不住，自殺了，這證明他很愛我，也證明我過去寃枉了他，我和艾雲是眞心相愛，他自殺不自殺，我心裏還是愛他。所以，大表哥，我眞的很對不起你，我應該說：『我立心不良』不過，一人做事一人當，你不開心，請你懲罰我吧！」珊瑚很誠懇的說：「你和艾雲是對好兄弟，艾雲一向很尊敬你，你怎樣對待我，我甘心承受，但請不要爲了我，影响你們兄弟之情。」

「我們一起那麼久，你從來沒有愛過我嗎？」雷文的面色又由瘀變青黑。

「沒有，我和你祇有感情，很好的感情，」珊瑚毫不攷慮，十分坦率：「我們之間祇有感情，沒有愛情。」

「但是如果沒有艾雲，你有一天會愛上我的，是不是？」

「有這個可能，起碼，如果沒有他，我已和你訂婚，但是，事到如今，根本不可能，艾雲太愛我，我也愛他……」

× × ×

一星期後，艾雲開始上學，一家子早起，爲了艾雲康復後，第一天上課。

艾雲穿了件銀綠的T恤，同色長褲，白漆皮皮鞋，一個全白書袋，是宇婷由瑞士帶回來的，珊瑚也有一個紅色的。艾雲的衣服是江玉霞托朋友由法國剛買回來的，是名牌貨。

吃過早餐，艾雲和珊瑚到車房，艾雲一看，奇怪，他那輛紅色小汽車不見了。

他的車房泊了一輛全新的保時捷，是銀綠色的，閃亮亮。

他看了看珊瑚，珊瑚掩住咀笑。

江玉霞遞給他一個小皮夾，裏面都是鎖匙，宇凌見兒子儍着，忍不住說：「這是你媽媽爲你選的顏色，她說你喜歡淸雅，銀綠色的跑車，喜歡不喜歡？」

「保時捷是我的，」艾雲的眼睛閃着光，好興奮：「謝謝爸爸！」

「應該謝謝你媽，她吵着要買給你的。」宇凌輕擁玉霞的肩膊。

「謝謝媽媽！」

「時候不早，」玉霞拍了拍他的臉：「該上學了，小心駕駛！」

艾雲由於過份激動，手有點發抖。其實，他祇要得到珊瑚，他已心滿意足，現在一家子對他那麼重視，關心，愛寵，他眞是又驚又喜，很不習慣。

珊瑚握着他的手，和他一起扭動車匙，艾雲很感激她，眞想吻她一下。

自從他自殺回家後，他在家庭的地位，一下子提高了。

雖然，每次他叫雷文，雷文不理他，甚至不看他一眼，他是很難過，但是，珊瑚總是說：「你問心無愧，他不理你，是他沒有風度，何必理他。」

宇婷說：「你叫他，表示你尊敬他，他不理你，是他不念骨肉情！」

江玉霞說：「你叫他，對他好，尊重他，他會認爲自己很了不起，以後，你再也不要理他，他沒趣，說不定他反過來叫你，兄弟呀，分不開的。」

既然人人如此說，艾雲一看見雷文面色不對，馬上自己先走開。

這天回家，艾雲和珊瑚，發現家中有不少新面孔。

宇婷坐在大廳的中央，面孔就很嚴肅，玉霞誠惶誠恐，錦姨就是陪笑，笑容都有點僵硬了。

「艾雲，你回來了，你看看這個傭人如何，還合眼緣嗎？」

艾雲看見一個穿白色唐裝衫褲的男人，頭髮很短，年紀不大，很老實，不過，也不是笨頭笨腦：

「他……」

「他叫亞勝，我特地請他來侍候你的，亞勝，以後你的工作，是專門侍候二少爺，別的事都不用管，二少爺的事，二少爺的東西，親力親爲，不得假手別人。」

「是的，姑奶奶！」亞勝去接過艾雲的書包，艾雲有點不習慣，皇太子似的。

錦姨指派了個女傭侍候珊瑚的，她也馬上過去替珊瑚拿書包，不敢怠慢。

宇婷的面色仍然很凝重：「艾雲回家之後，我發覺一個很奇怪的現象，這兒沒有一個傭人關心艾雲，侍候艾雲，有幾個下人簡直不把艾雲放在眼內，根本沒當艾雲是董家小主人，那幾個，我已經辭退，反正留着也沒用，不做事的！」

「二姑娘，是我不好，把大部份的時間放在宇凌身上，陪他應酬，和那些太太們聯絡感情，她們的丈夫都和宇凌有生意來往，這樣，家裏的事，我反而兼顧不到，」江玉霞連忙道歉，眼睛紅紅：「我實在不是一個賢慧的家庭主婦。」

「傭人這些小事，你理不到沒人要怪你，如果你事事親力親爲，又何必請管家，甚至那些被辭退的傭人，也不是你親自請回來的，大嫂，我可沒有怪你。」

「姑奶奶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的錯，我太放縱她們，我沒盡責！」錦姨突然像演粵語殘片那樣，噗地跪在宇婷的面前：「姑奶奶，我以後一定會加倍勤奮，小心照顧二少爺，求你饒我這一次。」

宇婷皺眉搖搖頭：「起來吧，我又沒有爲難你，不過，也請你別爲難孩子，唉！奶媽在就好，她是最疼艾雲的！」

「奶媽因爲要回鄉，幾年前已經退休了，她不肯再工作下去，我也沒辦法！」

「我就覺得奇怪，艾雲從小活潑好動，蹦蹦跳，又挺會討人喜歡，怎麼變了憂鬱內向，大哥還說他不合羣，現在我終於明白，孩子缺乏家庭溫暖，是會變得孤癖和自卑，大哥一天到晚忙賺錢，大嫂又忙着做賢內助，雷文又不喜歡他，連傭人也對他不睬不理，他怎能快樂，怎能活潑，那兒還蹦跳得起來。」

「二姑娘，我很疼艾雲。」

「我知道你疼他，不過方法不對，單是供應物質，放縱他是沒有用的，他需要大量的愛和溫暖，有時候，母子倆多聊聊，不能讓他整天閉着咀巴，艾雲，珊瑚，你們快去吃點心……」

吃過晚餐，艾雲忙着溫習，他前後請假幾乎近一個月，而且他還要替瑪姬補習，這幾天瑪姬正在攷港大入學試。

珊瑚到母親房間聊天：「媽咪，香港很多地方您沒去過，那兒找來一堆傭人，登報徵求？亞勝很不錯。」

「要是登報請人，就找不到像亞勝那樣能幹又老實的人，如果我登報，錦姨今天也不會嚇成這樣子，」宇婷笑了一下：「媽咪的辦事能力，連你爹哋和舅舅都佩服，我着實有自己的辦法，我不會像

艾雲那樣單純，也不會像你那樣傻，説起來，我也應該爲你和艾雲舉行一個訂婚舞會，讓你們訂了婚我才安心。」

「開舞會，艾雲大概已經溫習好功課，我去跟他談談。」

結果訂婚舞會沒有開，董家一家人除了董雷文，再加東尼和佩芝，邊醫生夫婦，金伯伯打了個長途電話給艾雲，保證他和珊瑚結婚那天，他一定到。

艾雲穿了套奶油色西裝，金栗色領帶，珊瑚身上一襲雪紡裙子，翠綠的，這完全是爲了艾雲，她知道艾雲喜歡綠色。

吃過晚飯，交換了戒指，艾雲和珊瑚已經算是未婚夫婦。

董家在貴賓廳外的夜總會，已經訂了桌子，一出去，剛坐下不久，樂隊正演奏「花月佳期」，邊醫生熱情的叫：「艾雲，珊瑚，跳舞，跳舞！」

董宇凌正在替兒子爲難，艾雲已經拖着珊瑚走出舞池。

珊瑚兩隻手繞住艾雲的脖子，艾雲雙手抱着她的腰，珊瑚貼着他的臉，閉上眼睛，千萬的甜蜜，和陶醉。

直至「花月佳期」結束，一個紅歌星上台唱：「深情比酒濃。」

「穿着西裝，是不是覺得很拘束？」

「拘束也要着，今天的日子，這種場合，我沒有理由穿件T恤配條牛仔褲，何況這套西裝還是你

選料的，穿上它就想起你，連心都甜了。」

「怪不得學校的同學都說你變了。」

「女同學？」

「男同學，那些女生過去現在，都迷你，你根本就是她們心目中的白馬王子，你在醫院，整個走廊都是她們送給你的鮮花，如果不是我擋駕，你連睡覺的時間也供獻給她們。」

「你還妒忌她們？」

「誰妒忌？失敗者才妒忌，我是個勝利者，已經大獲全勝，還妒忌甚麼？」珊瑚用手輕撫他的髮脚，那兒燈光暗，又是舞池的角落：「你爲甚麼反對在家裏開舞會，你還是那麼怕熱鬧。」

「誰怕？聖誕節我就在家裏開舞會。其實我是不想令大哥太難堪……」

「昨天他已經去了日本！」

「事實我並不知道爸爸會給他放假，他昨天才離港，一天的時間怎可以籌備一個舞會。」艾雲厚道，提起雷文，心裏還有一點點的欠疚。

「你的話也對，艾雲，我們兩的訂婚戒指，都是舅舅付錢的，今天我們訂婚，你送什麼給我？」

艾雲想了想：「不能用錢買的東西才值得珍貴，我把自己送給你。」

艾雲的話，令得珊瑚如痴如醉：「我也是，不過，除了我自己，還有一樣禮物送給你，就怕你不喜歡。」

「你送的我都喜歡，在那？馬上給我。」艾雲點一下頭：「我也要送你一樣紀念品，甚麼好呢？今晚想好明天去買，明天是星期天！」

「我有了你就够了……艾雲，舅媽在看着我們笑呢！唷，我們跳舞已經跳了很久了，也該回去坐一會。」

艾雲拖着珊瑚囘座，玉霞咭咭笑：「艾雲，你爸爸剛才可慌呢！連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兒子舞技超羣，眞開心！」

「很好，」宇凌翹起大姆指：「艾雲今會的表現很好，不愧是董家之子！」

「不是的，爸爸，其實，我一共踏了珊瑚二十幾脚。」艾雲的臉因爲難爲情而變了粉紅色，十分可愛。

「原來祇是虛有其表？」董宇凌哈哈大笑：「珊瑚，有沒有踏痛你的脚？」

「艾雲有踏我的脚嗎？」珊瑚傻傻的，惘然。

「她的三魂七魄都在艾雲身上，別說踏她一脚，打她一掌，她都不知道。」董宇婷撫一下珊瑚的頭：「愛情的力量眞偉大，幸而她沒有因一時之氣嫁給雷文，否則，她一生也不會有幸福。」

「宇婷，」董宇凌馬上走過去爲妹妹拉椅子：「我們跳舞去。」

江玉霞和邊醫生夫婦聊天，東尼和佩芝走下舞池跳舞。

艾雲用手指扣住珊瑚的手指：「剛才妳說有東西送給我。」

「在家裏，等會兒囘家，我拿給你！」珊瑚深深地看着他的眼睛：「媽咪說得不錯，我對你是有點意亂情迷。」

「假如這兒不是夜總會，」艾雲輕撫着她的手背：「我眞想吻你！」

「我們現在立刻就溜走。」珊瑚轉着活潑的大眼睛。

「那怎麼可以？難道你不知道，爸媽，姑母和邊叔叔他們，全是爲了我們才留下來？他們根本不喜歡流連夜總會。」

「好吧，等會兒我叫媽咪提早散會，這樣，我們就可以自由活動。」

十二點半不到，就囘家了，珊瑚把艾雲拉進房間：「坐着，我拿禮物給你。」

她拿了東西囘來，握在手裏：「先閉上眼睛。」

艾雲很聽話，閉起眼睛。

珊瑚把一個圈圈套進艾雲右手的小尾指上：「行啦！」

艾雲張開眼睛，那是一隻男裝的戒指，用小鑽鑲了IV兩個字母。

「好看嗎？」珊瑚彎下腰：「還記得我們在曼谷買紅寶石？我看見這隻戒指馬上想起你的英文名字，於是就偷偷買下來，一直想送給你就是找不到好機會。」

「今天是好機會，訂婚是應該送戒指的。」艾雲雙手一拖，珊瑚就坐在他的懷抱裏：「你那麼愛我，如果我失去你，生存還有甚麼意思！」

「但是，你曾經說過，你本來一無所有，失去我，對你來說，根本沒有甚麼改變。那時候，我好傷心，原來在你的心中，我是可有可無的。」

「以前我經常心神不屬，所以詞不達意。其實，我的意思是，我本來一無所有，旣然從未有過，當然不會失去。但是，我旣然有了你，你，就是唯一屬於我的，失去你，我又一無所有。所以，當我知道你和大哥結婚，我覺得，甚麼都沒有，在這個世界上，再沒有令我留戀的事物。而連你都變心當然也沒有人會留戀我，於是，我決定離開這冷酷的世界。」

「都相反的，大表哥說沒有我，他會死，但是他還是好好的活着，祇是脾氣變壞了。」珊瑚圍住他的腰，把臉貼在他的胸膛上：「你用行動表示你愛我，但是，你知道嗎？自殺是很愚蠢的！」

「我知道，假如我死了，多寃枉，得不到你還被人罵傻瓜。而且也會影响你一生的幸福，因爲你根本不愛大哥。」艾雲托起她的下巴：「這兒不是夜總會，我可以好好的吻一下我的未婚妻。」

艾雲溫柔地吻她的額，她的鼻子，她的雙頰，從今天起，她是他的，他吻她的唇——精神上他們已完全結合了。

艾雲自從和珊瑚訂婚之後，性格越來越開朗，人也越來越活，逐漸回復他本來的性情。

以前，他固然遠離學校的女生，除了東尼是他的中學同學，他跟誰都沒有來往，那些男生見女生看見艾雲像見到甜蜜，而艾雲無論看見男、女同學都是鐵板的面孔，人家以爲他驕傲，看不起人，因此，誰也不願意和他接近。現在情形好轉了，他主動帮助那些功課不好的男同學，看見女同學雖然沒

有來往，但是也會微笑點頭道句：「早安！他參加籃球隊，也參加足球隊，反正他不用替瑪姬補習，他一個星期起碼有兩天時間打球。星期六就那兒都不去，陪着未婚妻，她喜歡去那兒，一定陪伴左右。以前他認爲電子遊戲是智商低能，現在他也陪珊瑚玩電子遊戲。

星期日還會同珊瑚去西貢玩風帆。他教珊瑚在深水游泳，很有耐性，珊瑚也循步漸進。

考期將近，艾雲和珊瑚分別在房中溫習，艾雲天資敏悟，很快就把功課溫習好，還看了一些參考書籍。他到珊瑚的房間，敲了敲門。「進來！」

艾雲開門進去，珊瑚不在臥室，再進內，看見珊瑚在套房的小書房內，正坐在書枱前，埋首唸唸有詞。艾雲在她的身後站了一會，珊瑚頭也沒有轉一下，於是艾雲走前兩步，用雙手矇住她的眼睛。

「大表哥，我還有一頁筆記沒有讀好呢！不要玩嘛！」

「心中仍然念念不忘大表哥！」艾雲輕輕放開手，坐在後面的椅上。

「是你？」珊瑚猛地旋過身，看見艾雲像鼓氣的青蛙，覺得他很好玩，笑了起來：「我怎樣也想不到你會這樣頑皮。」

「你沒有玩過！」艾雲一點笑容也沒有：「起碼上一次我不會猜你是錦姨！」

「當初如果我撫摸一下你的手，我就知道是你。大表哥的皮膚比較粗，你細緻，手指又長。」

「啊！那麼說，你常常撫摸大哥的手。」艾雲托起頭：「蠻親熱，啊！」

「我差點嫁給他，連他的手都沒有碰過，你相信？我不明白你爲甚麼像個鼓氣袋。」珊瑚走到他

身邊，坐在他膝上，伸手就搔他：「我看你還能氣多久？」

「喂！不要，救命……」艾雲噗嗤的笑起來。

「沒有那麼容易，這一招你是捱不住的，因為你怕老婆。」

「你既然知道，饒了我吧！」

「饒不了你，除非你說：老婆大人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」

珊瑚坐在他身上，他動彈不得，笑得沒了氣：「妳還不是我老婆呢！」

「你不求情，我就不停手。」

「哈……未婚妻大人，我不敢了……眞的不敢啦！」

「饒你一次！」其實珊瑚自己也在喘氣，軟弱無力的靠在艾雲的懷裏。

艾雲靠在椅背上歇息，雙手擁住珊瑚，感到十分舒適。

「珊瑚，攷完試，我帶你見個人，你猜是誰？猜不到？奶媽。」艾雲見沒聲沒氣的，低頭一看，珊瑚已經在他懷中睡過去了。艾雲笑了笑，輕拍她的臉：「講義還要不要讀？還差一頁呢！」

「唔，不要，我好倦！」

「時候不早，明天還有早課，也該睡覺了。」艾雲一把抱起珊瑚，抱她進臥室，輕輕的把她放在床上，脫去她脚上的拖鞋，替她蓋上被子，拉上窗幔，關了燈，再檢查一下冷氣的度數，然後才開門出去。剛巧碰見董雷文由外面回來，艾雲叫：「大哥，回來了！」

「哼！」雷文冷哼一聲，看了看珊瑚的房門，心又作痛了。

剛巧亞勝捧了個托盤上來。

「喂！碗裏盛着的是甚麼？」

「大少爺，是椰汁、鮮奶燉雪耳。」

「送到我房間去。」

「大少爺，眞對不起！我是特地爲二少爺送來的，等會兒我通知錦姨，她會派人送宵夜上來給大少爺。」

「你嚕囌甚麼？我就是要這一碗。」雷文瞪着眼，從來沒有傭人敢不從他。

「每一位少爺、小姐都有專人侍候，我把二少爺的食物轉送大少爺，於規矩不合，因爲我是姑奶奶請回來侍候二少爺的。」亞勝彎着腰，很有禮貌的解釋。

「亞勝，大少爺喜歡，就送到大少爺房間。」艾雲說：「反正我不習慣吃宵夜，快送過去吧！」

「這……」

「姑奶奶，」雷文不屑的：「姑奶奶有甚麼了不起？她來我家作客，吃我們的，住我們的，霸道囂張。」

「不錯，我是吃董家的，住董家的。」宇婷可能一早已在樓梯上，但是三個人都背向樓梯口，因此沒有人看見她：「你呢？雷文，你不是吃董家的，住董家的嗎？」

「我姓董，我不該住在這兒？」

「我也姓董！」

「我是董家的長子。」雷文傲慢的說：「你已經出嫁了，妳姓洪的，這兒沒有你的份兒，你作威作福回洪家去。」

「雷文，你母親是怎樣教你的？」

「我心裏沒有母親，母親心裏也沒有我，她祇會護着這個怪物董艾雲，還有你這個多管閒事的老太婆！」

「雷文！」江玉霞由樓梯跑下來，指住他：「你竟然這樣對姑母？你還那裏像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，你粗野、沒家教。快向姑母道歉！」

「你甚麼時候教過我？」雷文冷笑：「沒家教也拜你所賜。」雷文說完推開房門，進去，又用力拍上房門。

「作反，作反，」玉霞撫着胸口：「等宇凌回來，告訴他！」

「我不是那麼霸道，也不是想來惹事生非，你告訴大哥，我豈不是變成挑撥離間？」宇婷搖一下頭：「算了，幾十歲的人，還好意思和孩子計較！」

「我非要教訓雷文不可，艾雲，扶姑母回房間休息。對不起，二姑娘。」

宇婷擺手，扶住艾雲上樓去了。

「姑母，大哥最近心情不好……」

「姑母明白的！」宇婷拍拍他的手，對亞勝說：「剛才你做得很好，以後二少爺就交給你了。他心腸太好太軟，容易吃虧，你要保護他！」

「我知道了，姑奶奶。二少爺，你眞的不吃糖水？」

「睡前不吃東西的！」

×　　×　　×

「……媽咪，你不是那麼沒器量的，雷文說幾句話，妳就要走？」

「媽咪是個小女孩，一句話都吞不下，撒嬌？我是看見這兒一切都不錯，妳爹哋又一天打幾個電話來。」

「妳由瑞士來，忙這忙那，那兒都沒有帶你去，我和艾雲就快攷試，攷完試我們陪你到處玩。你留下來，過完暑假才回去陪爹哋。至於爹哋，我會打電話跟他說，他會答應我的。」

「你是他的心肝寶貝，怎會不答應你，你說服你爹，我就陪你們過暑假！」

「眞好！媽咪萬歲！」珊瑚開心，又跳又叫。

「艾雲，你看，人家的未婚妻，還差兩年就過門，還像個小孩子。」

「我就是喜歡她活潑天眞，起碼她年紀大了不會陰沉、刻薄、固執，小心眼又斤斤計較。」

「哈！連你也投她一票，全世界都寵她啦！你當心她將來騎在你頭上，名副其實的母老虎！」

「媽咪，你沒有理由教艾雲對付我的，丈夫寵太太不好嗎？」珊瑚撒嬌。

「我是擔心妳恃寵生驕，欺壓艾雲。艾雲是我的女婿。丈母娘看女婿，越看越有趣，何況他還是我的姪兒呢！」

「姑母，我是天生怕她的！」

「爲甚麼？」

珊瑚伏在艾雲的背上：「這是我們小倆口的秘密！」

宇婷看着珊瑚和艾雲，心花怒放。

宇婷差不多在董家半年，一直到艾雲升上畢業班，珊瑚上了大二，她才回瑞士，這期間，洪國強來過一趟，看見女兒和未來嬌婿，樂得幾乎就住下來不走。

十

珊瑚由外面回來，剛巧雷文要出去，撞個正着：「大表哥！」

雷文含笑看着她，她給他一個鮮明的感覺：珊瑚剛把長髮剪短，那頭短髮，配上她的圓眼睛，圓咀兒，圓酒渦，百分之一百像個美麗嬌俏的洋娃娃。

她穿了件沒有條子的緊身藍色上裝，配一條鵝黃三個骨西褲，一雙黃色的矮跟皮鞋，蹦跳跳，蝴蝶一樣。雷文正要跟她說話，艾雲由裏面迎出來，一看見珊瑚，嘩然：「偷偷走出去，原來換了個人回來。」

「好看嗎？你喜歡嗎？」

「妳怎樣打扮我都喜歡。」艾雲把她擁進懷裏，又吻了她一下：「你換了髮型更逗人喜愛……」

雷文用怨毒的眼光望着艾雲的背影，他和珊瑚的笑聲，刺耳極了！

雷文上了他的勞斯萊斯，仍然忿恨難平，不停的詛咒着。

「大少爺又為二少爺生氣？」司機亞培，新來的，才祇不過一個月左右，他四十歲年紀，黑黑實實，十分强壯，他雖然是江玉霞請回來的，但是對雷文十分忠心，因此，雷文已把他視為心腹。

「怎能不生氣？看清楚表小姐沒有？玫瑰花還比不上她。」一提起珊瑚，他話就多了：「女孩子

我見過不少，就算是日本那個妞，也萬萬比不上她。表小姐愛我，要和我結婚，是我自己不好，馬上帶她登記結婚，就天下太平，我偏要攪甚麼盛大婚禮。我和表小姐訂婚那晚，他吞了幾片消化片，就裝自殺進了醫院！」

雷文嘆一口又氣：「表小姐天眞無邪，竟然相信那小子眞心愛她，爲她而死。爲怕他再自殺，竟然離開我，選了他。其實，那死小子視表小姐如眼中釘，兩個人一向如死對頭，他這一次要出死招，根本就是衝着我來，跟我過不去！」

「如果沒有二少爺，表小姐會不會重投你的懷抱？」

「當然會，她本來很愛我，她的缺點是直腸子，容易被人瞞騙。」

「大少爺沒有想過復仇？」

「當然有，他搶走我的未婚妻，我眞想打他一頓。」

「你出手打他不大好，老爺不會放過你的。你自己不能出事，可以找別人。」

「你？你還不是等於是我？董家上下，都知道你是我的人。」

「爲了少爺，我不方便出面，但是肯賣命的朋友我倒認識幾個，祗要給他們一些錢，殺人放火，他們都肯做！」

「一不做二不休，把董艾雲做了？」

「那倒不行，鬧出人命，事情就不簡單。」亞培一直開車過海底隧道，到九龍的飛機場，因爲雷

文要挾兩個廠商：「大少爺不是說過，二少爺膽子小，怕事？祗要打他一頓，恐嚇他，擔保他馬上嚇得放棄表小姐，這樣，表小姐又再屬於大少爺，何必取他狗命！」

「唔！你找兩個朋友來，我先和他們談談，錢不成問題，做得好還有獎。錢和獎金我一共分成三份，你佔其中一份。」

「大少爺，我應該為你效勞的，你好，等於我好。所以，我不會要大少爺的錢，過幾天，我會把他們約出來。」

「下手的時候，最好表小姐不在場，我怕嚇慌她！」

「這比較困難，他們總是出雙入對，二少爺很少單獨出外。」

「唔！讓我想一想。最近珊瑚學駕駛，艾雲送她到室內駕駛中心，馬上開快車去會他的奶媽，這時候，珊瑚不在，最適宜下手。」

「那就容易辦……」

× × ×

奶媽離開董家的事，艾雲不知道怎樣開口向珊瑚解釋。

奶媽雖然六十歲，但是身體壯健，工作能力仍然很高，說她退休，根本是不可能的，況且她離開董家也祗不過五十多歲，連法定職工退休年齡還沒有到。

奶媽回鄉？她家鄉一個人卻沒有，聽說她夫家的那間祖居，已被收歸國有，因為沒人住，又沒人

料理嘛！無親無故，連住的地方也沒有，回鄉幹甚麽？在這兒，還有個艾雲，艾雲雖然是小主人，但他從不擺架子，對奶媽就像對母親一樣。

其中恩恩怨怨太多，很難解釋淸楚，想帶珊瑚去看奶媽，讓珊瑚自己去發現，可是，他開了口，珊瑚竟然睡着了。此後他也找不到好機會。但是，他自從和珊瑚訂婚後，兩人形影不離，就算是各有事辦，分開也不超過三個鐘頭，所以，近年來艾雲已沒有辦法抽時間去沙田看奶媽，祇有約奶媽在外面見面，給她帶些好吃的，關心一下她的生活。

這天晚上，艾雲召了部計程車，讓奶媽回沙田，他自己去停車場取車去接珊瑚。到車房，穿過大馬路要經過一條很僻靜的小路，他眼看停車場在前面，正要掏出車匙，突然竄出兩條黑影。

艾雲退後幾步，兩個兇神惡煞的壯漢站在他的面前。治安不好，盜賊猖狂，當街行刦的事艾雲不是沒有聽過，他不是一個喜歡惹事的人，於是連忙去拿皮包，正要剝下名廠手錶的時候，突然其中一名大漢高喝一聲：「喂！」

「你們要錢，我正要拿值錢的東西給你們。」

「我們要錢又要命！」

「我和你們素未謀面，並不相識，無寃無仇，爲甚麽要我的命？」

「那是因爲你好事多爲，平日作惡多端，而且又强奪人妻，我們今天是來懲治你的，受死吧！」

如果對方要錢，好漢不吃眼前虧，艾雲不會爲了錢和這些亡命之徒搏鬥。但是，既然要命，就不

能不拚命維護自己。兩名大漢口未停手先下，艾雲奮力抵抗，可是，雙拳難敵四手，而且兩名大漢慣於打打殺殺，艾雲却是個沒有練過功夫的大學生，在他們重重的拳頭下，艾雲終於被打倒在地上。

其中一個一脚踏住艾雲的胸口，另一個從後褲袋拿出一柄彈簧刀來：「喂！怎麼停手不打了？」

「打他我們拳頭不痛？」操刀的用刀刮着鬍子：「他長得唇紅齒白，八九是憑那張靑靚白淨的臉去搶人家的未婚妻，把他打個半死，也總有復元的一天，如果在他臉上……哈！不嚇死那妞才怪。」

「效果更好，獎金更多！」

「有勇無謀是沒有用的，這樣做，省力，又一勞永逸，擔保波士滿意。」

艾雲聽見他們的對話，也顧不了許多，扯着喉嚨高呼救命。

「住口，再叫先做了你，快動手，這兒距離停車塲不遠，要是有人進出聽見他的叫聲……噓！停一下，你聽！」

「好重好急的皮鞋聲！」

「警察的皮靴……」

「趕快在他的臉上劃幾刀。」

「來不及，警察有槍，我們又有案底，走吧！到啦！到啦！」

艾雲雙手握着那踏在胸口上的脚拚命向前一推，那人倒在地上，另一個扶他，艾雲連忙溜走。

兩名兇徒也雙扶着逃去無踪。艾雲用盡平生之力，跑不到十步，便暈倒在地上。

醒來時，矇矇矓矓聽見珊瑚的哭聲：「艾雲，艾雲……」

「艾雲！」珊瑚握着他的手，貼在自己的臉上，抽抽咽咽。

有人替他按脈，翻眼皮，艾雲呼了一口氣，終於張開了眼睛。

他看見珊瑚坐在床邊，眼睛都哭腫了，她身邊是江玉霞，錦姨，另一邊是邊醫生和亞勝。

他知道今天下午雷文去了日本：「爸爸呢？邊叔叔！」

「他來過了，有點事出去。」江玉霞很擔心：「他很快回來！」

「我怎會在醫院的？」

「聽護士說，有一個男人送你來，說你受了傷，他把你的皮包一併交給護士，連姓名也不肯留下就走了。」邊醫生關心的問：「你又怎會被人打傷？」

艾雲把一切都說了。

「治安太差，一定是刦匪。」江玉霞說：「你以後出入小心！」

「董太太，我認爲他們並非普通的刦匪，刦匪無非想錢，二少爺沒有反抗，並且樂意把錢和手錶交出，手錶是姑奶奶送給二少爺的，起碼值一、二萬。但是，他們甚麽也沒有拿走！」

「都是那好心人救了他，他們不是聽見皮鞋聲慌得轉身便走？」

「但是，他們說二少爺搶走人家的未婚妻，雖然二少爺沒有槍，但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看法。」

「唔！」邊醫生點了點頭：「起碼，兩個歹徒對董家之事並非一無所知。」

「歹徒不要錢，却要在二少爺臉上割塊肉，他毀了容，表小姐就不會再愛二少爺，表小姐不愛二少爺，對那些刦匪有甚麼好處？」

「對他們沒有好處，」珊瑚猛然醒起：「但是對大表哥有好處。可是，我不會因爲艾雲不再英俊就不要他！」

「珊瑚，怎會是雷文？他下午就已經乘飛機去日本。」江玉霞打着顫：「不信，馬上打長途電話找他！」

「就算是大少爺的主意，他也不會自己親自動手，這種事，祇要肯付錢，還怕沒有壞人去幹。」亞勝說。

「不會的，雖然最近雷文對艾雲不大好，打他一頓也許會。但，他們畢竟是兄弟，我不相信雷文那麼兇殘，會傷害自己的弟弟。」江玉霞掩面痛哭，喃喃的：「人又不是狗！」

「亞勝，大哥是絕對不會傷害我的，你怎可以亂說話？」艾雲按住胸口：「趕快向太太道歉！」

門推開，宇凌走進來。

「宇凌！」江玉霞看看丈夫，滿面淚痕：「雷文不會這樣沒人性，亞勝認爲是雷文買兇手……」

宇凌走到床前，慈祥的撥着艾雲的頭髮，他抬頭問邊醫生：「艾雲的傷勢不要緊吧？」

「傷勢並不重，可能那兩個兇徒並非想揍他一頓，而是想用刀在他面上……」

宇凌撫着艾雲的臉：「幸而一張漂亮的面孔，依然英俊。」

「老爺，」亞勝說：「我們還沒有報警，爲了二少爺以後的安全……」

「爸爸，我看還是不要報警了！」

「爲甚麼？」

「警方要問話，我要從實招，由於他們沒有搶錢，所說的話對大哥很不利，雖然他人在日本。」

「唔！你眞是骨肉情深，雷文知道會怎樣想？好！就依從艾雲的話，今天的事算數，不報警！」

江玉霞鬆了一口氣！她對宇凌說：「要不要爲艾雲請兩個保鏢？」

「請保鏢幹甚麼？艾雲純善，厚道，和人無仇無怨，他又以德報怨，誰也不忍下手害他。而且，害他對誰有好處？好人自有好報，吉人天相，我相信上天也不會讓壞人逞兇。」

「艾雲今晚做得也很好，最後把那兇徒推倒馬上逃跑。否則，他們也會刺艾雲幾刀。董兄，眞是吉人天相！」

「亞勝，你留下來照顧少爺！」

「舅舅，」珊瑚嘟起咀，用力捉住艾雲的手。

「你回家睡覺，明天還要上學！」

「不，我要留下來陪艾雲。」珊瑚倔强地，臉色通紅。

「好！表小姐留下。亞勝，你睡露台，風涼水冷。」宇凌望着兒子：「明天爸爸來看你，你喜歡吃甚麼？」

「我沒有甚麼，爸爸工作忙，用不着來看我了！」

「生意天天要做，兒子可不能每天生一個啊，爸爸實在太少關心你了！」宇凌眼眶發紅：「我知道你喜歡吃泰國木瓜，明天買兩個大的來。」

「艾雲能不能吃飯？」江玉霞問。

「他內臟沒有受傷，可以吃固體食物，牛扒、蔬菜都可以。」

「媽明天給你燉鷄飯。」

「生魚去瘀生肌，錦姨給你煲美味的生魚湯。」

「謝謝媽媽錦姨！」艾雲第一次用力握父親的手：「明天見！」

宇凌輕拍他的臉，還替他拉好被，像對嬰孩似的：「好好睡一覺，要甚麼告訴表妹和亞勝……」

× × ×

亞培、亞廣、亞全，三個人縮在一角，垂下頭，連哼一下都不敢。雷文的臉上像蓋了一層霜。

「你們怎麼攪的，大水牛一樣，連個文弱書生也對付不了，他在醫院躺幾天，就可以上學。」雷文用手拍着桌：「我還被老媽子召回來，天天審犯似的，如果她不是我娘親，我一槍打死她。」

「大少爺，我承認一時疏忽，那死毛頭一喊救命……」

「你們爲什麼不找一處僻靜的地方下手，隨便也喊出個人來？」

「大少爺，不吹牛，地點是一等一的好地點，那條街，不長也不短，兩面通路，易於撤退，而且

全條街，除了一個又長又大的停車場，就祇有一間五金店！」

「問題就在五金店，那小子一喊，路不長，好啦，人都喊出來了！」

「大少爺，五金店最遲八時就上鋪，那時候差不多十點鐘，五金店黑麻麻。我們選地點也是想過的，還有那停車場，管理員晚上一定坐在那小木亭內看武俠小說，裏面磨打聲又大，別說路口，到停車場門口，那叫聲也不會驚動他。」

「那你們爲甚麼還不動手，打他那麼幾下，替他按摩？哈！這一次送進醫院，一家人當他寶，他更驕了。」

「亞廣和亞全說，他們正要動手，警察追來，所以……」亞培搭了一句。

「對呀，警察有槍，我們祇有刀，路又短，被警察瞄準，哎！一定小命不保，祇好放他一馬！」

「警察，那來的警察？」雷文用鉛筆敲着桌邊，後來又把鉛筆折斷：「是個過路人把他送去醫院的，你們一班人都是飯桶，還說有膽量。」

「大少爺，你不要生氣，下一次動手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把他幹了。」

「幹了？做夢，現在一家人護着他，人人提高警惕，他那個男工可不是善男信女，竟然說我買兇打艾雲。老媽子就是怕她的寶貝小兒子沒命，請了兩個保鏢守住病房門口，千奇百怪，十足電影『教父』，你們根本沒機會下手。」雷文打開抽屜，拿了一叠錢擲過去：「算了！別再爲我添麻煩。」

「我們如果有柄手槍就不同！」

「槍？能買得到嗎？」

「有錢，火箭，穿梭機都買得到。」

「唔……」雷文點一下頭。

× × ×

很快，艾雲又和珊瑚開開心心的上學去了，對發生的事，他一點也不放在心上。

同學都很關心他，替他抄筆記，其中兩位教授，還在下課後給他補課。

艾雲的領悟力和記憶力特別強，所以，缺了課祇要他肯補一補，很快又可以追得上了。

同學邀他下課後打球：「打一場籃球！」韋斯說：「上星期少了你，打不成，大家很掃興。」

「踢足球好不好？」艾雲捏一下左臂：「我怕左手還不靈！」

「我們選籃球，也是想試試你的左臂，如果還不好，該回醫院做物理治療。」

「你們都那麼關心我，謝謝。我通知一下珊瑚，怕她早已安排節目。」

吃午餐時，艾雲把踢足球的事告訴珊瑚。因為她早上說好了下課後和艾雲去買唱片。

「難得人家那麼關心你，你怎好意思拒絕？」珊瑚馬上表示同意。

「你呢？拋下你一個人，這樣好不好，我叫媽派司機來接你回去，我們吃過晚餐去買唱片。」

「我也不能回去呀！」珊瑚一伸手，坐在隣桌幾位女生馬上走過來：「我下課後要打棒球。」

「原來你早有節目！」

「別忘了這兒有韋斯的女朋友，韋斯怕我從中作梗，找人來跟我說了。」珊瑚笑笑：「別說我有節目，我寧願坐下來看你打球，也不會先回家！」

「珊瑚，你眞好！」艾雲情不自禁的握着珊瑚的手。

「噓！」衆人哄然。

「叫甚麼？」珊瑚每人打一下：「整個CANTEEN都是你們的聲音！」

艾雲看一看錶：「我第一堂有課，先走了！」

艾雲走出去，露絲說：「艾雲眞是變了，連走路也昂頭挺胸。」

「他連穿衣服的品味也全改了，以前一件T恤牛仔褲，掛個布袋。現在白長褲，貼身反領T恤，全是今年最流行的。白漆皮皮鞋，白軟皮鞋也有幾雙，一套套的運動衣、運動鞋，放在出租衣物櫃，打完球回家還是乾乾淨淨，和以前吊兒郎當的樣子，完全換了人。」

「艾雲雖然是全校最英俊的男孩子，但是，過去他太頹喪，時常無精打采。現在就不同了，挺神氣的，更好看了！」

「其實上課嘛！又不是參加舞會。我也是一條西褲，一件T恤，大不了穿條裙子。但不修邊幅就不大好。」珊瑚說：「假期他和我出去玩，還穿西裝呢！他最怕打領帶的，我問他煩不煩！他說，舅舅喜歡他穿西裝，順他爹的意，領帶呢，習慣了不太煩。以前舅舅不喜歡他，見了不是罵，就是打，現在可寶貝了，每次看見兒子穿西裝，就喜極而叫：白雪公主裏面那個白馬王子，大概和艾雲差不了

多少？我們一家人都給他逗笑。」

「妳舅媽呢？聽說那管家也很兇，刻薄艾雲。東尼到處講。」

「過去董家的人對艾雲都缺乏照顧，才會發生那麼多事。我媽咪走了還隔天打電話給舅舅舅媽，叮囑要關心艾雲，現在家裏的人對艾雲都照顧。艾雲那自卑、孤僻，不合羣的性格也改變，所以人人都對他好。」

「珊瑚，我們眞羨慕妳，我們追了艾雲一年，沒有一個成功。」花拉抿抿咀：「艾雲就是喜歡你一個。」

「我好運！而且也要講緣份。差不多到上課時間，我們走吧！」

「珊瑚請借我一雙球鞋，穿皮鞋打棒球很吃虧！」

「可以！好朋友嘛！哈……」

幾個女孩子有說有笑離開食堂。

學校生活，是最快樂，最值得人懷念的，同學與同學之間，互相關心，彼此交換讀書心得，一同上課，一同遊戲，是眞正人生的黃金時代。

珊瑚和艾雲都很快樂，祇是他們上課、下課，或假期出外遊玩，經常會看見兩個鬼鬼祟祟的人，在不遠處。

「他們幹甚麼？我們像疑兇？還是警方證人？」珊瑚可忍耐不住了。

「他們是在保護我。」艾雲握着她的手，拍了拍她的手背。他們剛由赤柱一間開張不久的餐廳走出來，到市集四處散步：「媽的一番好意，總不能拒絕！」

「舅媽其實很疼愛你，對雷文就不大好。你被人打傷，舅媽第二天就打長途電話召雷文回來，我們都聽到的，雷文回來，她還把他叫進房間審查了一頓。」

「媽向來管大哥比較嚴，好像爸爸對我一樣，每人管一個，也公平。」

「我認為你被人打的事，和大表哥很有關連。」

「珊瑚，你不要開玩笑，大哥不是這種人。」

「那麼你說，萬一你有甚麼三長兩短，對誰最有利？」

「我不相信，我死了你馬上去嫁大哥。那他就沒有好處！」

「每個人的看法不同。」

「不會的，大哥一向正派，他怎會認識那些歹徒？」

「你受傷那天晚上，有人聽見亞培房中有吵架聲，雖然聲音很低，沒有人聽到談話的內容，但的確有人在亞培的房間吵。亞培這個人，你敢不敢擔保他？而他是大表哥的親信。」

「表小姐，我受傷那晚，大哥還在日本！」艾雲仍在為長兄辯護。」

「好！我查到誰進過亞培的房間，我再跟你討論！」

「你又不是私家偵探。」

「我可以找亞勝帮個忙，而且，你別忘記了，董家有一半傭人，是我媽咪請回來的，他們是我們的人。」

「別我們，他們。珊瑚，你看這種牛仔褲質地多好，又薄又挺，我們買幾條回去，來了總得買點東西。」

「好呀！」珊瑚又開心了：「這顏色特別，我買三條，瑪姬會喜歡……」

× × ×

「珠兒，這條牛仔褲送給你！」珠兒是錦姨派她來侍候珊瑚的，跟了珊瑚一年多快兩年。最初她對珊瑚不盡責也不忠心，時間久了，她態度總算有所改變，況且，珊瑚對她也實在好。

「哎唷！我的小姐，這牛仔褲的顏色好特別，我珠兒還是第一次見到。」她就是喜歡禮物。

「所以我特地把它買回來，兩主僕，每人一條。」

「小姐，你對我那麼好，我無以為報，我們窮人呀，除了命便甚麼都沒有！」

「那就送我一條命吧！」

「窮人連命都不值錢！」

「那就省回吧！」

兩主僕哈哈大笑，艾雲敲門進來。

以前珠兒眼中沒有艾雲，現在態度也改變了：「奴婢告退！」

「像演粵劇，別忘了你的牛仔褲。」

艾雲把珊瑚拉出露台，抱她上吊椅，他自己拿了張高背籐椅坐在珊瑚身邊。

「我們訂婚那天，我答應送你一份禮物，還記得嗎？」

「唔！快要一年了！」

「也總算成功了！你也閉上眼睛。」

一隻指環，套在珊瑚的右手中指。

珊瑚心裏想，到底是紅寶石？還是綠寶石？總之就是寶石：「可以看了嗎？」

「唔！可以了！」

張眼一看，哈！甚麼都不是，是一隻奶油色的象牙戒指，她傻住了。

戒指的花紋並不齊整，但看得出雕刻的人很用心，祇是技術欠佳。

戒指中央，有一個S字和V字。

艾雲臉微紅：「象牙戒指，是在泰國時買的，覺得它很好看、很潔淨，就買下了。回來才發覺太小，連尾指也戴不下，可是，是自己喜歡的，又捨不得轉送給別人。我和你訂婚的第三天，無意中發現這隻收藏好的戒指，靈機一觸，買了全套雕刻刀，先刻了花紋，笨手笨脚，斷斷續續，竟花了八個月時間，後來在當中刻了兩個英文字母，S是你，V是我。珊瑚你喜歡嗎？」

「艾雲，我高興得想哭！」珊瑚幾乎仆倒在地上，艾雲連忙雙手接住她的身體。珊瑚抱着他的脖

子，哽咽着：「它是世界上最珍貴的禮物。」

艾雲抱她坐在高背籐椅上，他吻了吻她的眼睛：「沒有任何事、物比你更值得珍貴，我是世界上的幸運兒。」

「我才是最幸運的。」珊瑚啜一下他的唇：「多少人想得到你！」

艾雲再也不放開她，一對兒雙雙擁吻，露台外的小鳥歸巢，晚霞，落日，一點兒也影响不了此刻的他們。

他們是有緣人，不會在這時刻，突然跑出個人來。

晚飯後，宇婷的電話來，還是那句老話：「呀！夜長夢多，珊瑚你還是提前和艾雲結婚吧！」

「媽咪！我還有一年多才大學畢業，我喜歡唸書。」

「結了婚不可以唸書嗎？外國七十多歲的女人，曾孫兒都有了啦！還不是一樣上大學？」

「媽咪，你的要求不是結婚那麼簡單，你還要我爲董家生孩子，有了孩子，肚子像個大汽球，怎樣上學？」

「暫時停學呀，生了孩子再上課。」

「哈！媽，你想得週到，」珊瑚翻翻眼：「你等一等，你女婿跟你說。」

「姑母！」

「媽咪！你是我女婿，怎能叫我姑母呢！」宇婷馬上更正。

「媽咪！珊瑚很喜歡學校生活，而且她還小，做母親還不適合，就讓她繼續唸書吧！」

「你怎麼老爲人家着想？你們不結婚，有人不會放過你。你和珊瑚結了婚，那些壞人就無計可施也不會再打珊瑚的主意，你明白嗎？」

「媽咪，上一次完全是意外，那些祇是過路刦匪。」

「孩子，你太忠厚。最近，有沒有人欺負你，爲難你？」

「沒有，每個人對我都很好！」

「爸爸呢？」

「招待外商，今晚很夜才回來！」

「告訴他，明天給我電話，媽呢？叫她來，我有話問她！」

「媽！」艾雲對江玉霞說：「姑母的電話！」

江玉霞含笑接過電話，珊瑚把艾雲拉出花園。

「如果我們結了婚，就沒有人再會害你了，是不是？」珊瑚仰起頭問他。

艾雲點了點她那圓圓的鼻尖：「誰會害我？要害，早就害了。」

「以前你沒有跟我訂婚，這件事因我而起，亞勝也認爲大表哥可疑。」

「沒有這回事，我活了差不多二十一年，從來沒有見他害過人。」

「人很難説，你會變好，他爲甚麼不可以變壞？」珊瑚把頭靠在艾雲的肩膊上：「上一次你被人

打傷，下一次不知道會怎樣？我好害怕，艾雲，沒有你我會死的。我吃安眠藥的時候，先會檢查一下是不是消化片。」

「啊！說來說去，」艾雲被她逗得笑了起來：「你就是要取笑我！」

「我都擔心死了，你還笑！」珊瑚用力搥他，扁扁嘴就流下眼淚來。

「怎麼了？嗄！」艾雲用另一隻手托起她的臉，一面用手帕替她抹眼淚，一面呵護她：「別哭，嗯！我心會痛的。剛才我以爲你和我開玩笑，我不知道你當眞的。對不起，」艾雲吻她兩邊面頰：「好了，不要再生氣了。」

「艾雲！」珊瑚伏在他的懷抱裏，緊緊抱住他：「我們還是結婚吧！大不了我連書也不唸，學也不上。」

「不可能的！」艾雲撫着她的短髮：「我還是個學生，連自己都養不起，那有錢養家。」

「舅舅一定要等你大學畢業，才讓你進公司做事嗎？」

「應該是的，大哥也是大學畢業了才進公司。」

「那我們去瑞士，在那邊你很安全，可以繼續唸碩士、博士。」

「我不能離開爸爸，因爲……因爲我是董家的兒子。」

「他還有個兒子董雷文，還是長子呢！他偏心。」

「現在他不是對我很好，珊瑚，其實你不了解爸爸，他疼我，也很疼你！」

「他疼不疼我沒關係，我自己有父母。你被人打，差點就沒命，舅媽還爲你請兩個保鏢，他做過甚麼？他根本不關心你的安危，媽咪比他還緊張，你要是有甚麼意外，我不放過他。」

「唉！」艾雲不知道應該怎樣說：「相信我，我沒事的。」

「好！反正我學習駕駛的課程完了，以後你到那兒，我就到那兒。」

「我去男洗手間呢！」

「你呀！」珊瑚伸高手打一下他的頭：「比我更不知天高地厚。」

「笑一下！」艾雲用手指搔她的臉。

「笑甚麼？你……」珊瑚終於還是被他逗笑了，追着他打……

× × ×

珊瑚總是擔心艾雲，却被她想到了一個好方法。

珊瑚從浴室出來，套上一件銀綫貼身上衣，玫瑰紅色的束脚馬褲，一雙銀色低跟鞋，帶子交叉綁到小腿上。她刷了刷頭髮，到艾雲的房間，艾雲剛穿上件綠間條T恤。

「爲甚麼穿得那麼性感？」艾雲打一下她的屁股。

「流行嘛，妒忌呀？」

「勝利者是不會妒忌的。」艾雲吻她一下：「反正又沒有人敢碰妳！」

兩個人擠在一張椅裏，艾雲用手指在她那裸着的雙肩和背部畫花。

「還記得卡露蓮？」

「小米的女朋友！」

「不是我們學校的卡露蓮，想想你大哥。」珊瑚焦急地頓着脚。

「啊！大哥的前戀人，爲甚麼突然提起她？」

「雷文本來是喜歡卡露蓮的，卡露蓮還找你帮過忙。」

「是的！她還說，如果沒有你，大哥會和她結婚的。她叫我追求你，好讓她找機會把大哥爭取回去。」艾雲搖一下頭：「可惜！大哥失去你，還沒有聽說他再去找卡露蓮。其實卡露蓮也不錯！」

「是雷文不要她的，雷文大概不好意思再去找她，所謂好馬不吃回頭草。但是，卡露蓮就不同，她對你大哥痴心一片，如果她知道我和你訂了婚，她馬上會主動去找雷文。」

「誰告訴卡露蓮，我們訂了婚？」

「我們！」

「我們？」

「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，我們訂婚是光明正大的。我和你訂婚，雷文和卡露蓮重拾舊歡，」珊瑚拍一下手：「天下太平。」

「我們甚麼時候告訴卡露蓮？」

「想到就做，當然是現在！」

「貿貿然到她家，要是她不在家，要是她有了新男朋友？」

「不會的，別嚇人。」珊瑚想一想：「還是先打個電話給她，比較妥當。艾雲，由你打電話。」

「我怎會有她的電話？她又不是我的女朋友！」

珊瑚疊起雙臂擱在艾雲的肩膊上，大眼睛溜溜轉：「舅媽説過卡露蓮和董家有生意來往，那麼説董家的其中一個電話簿，唔！金色那一個必定有卡露蓮或她爸爸的電話。」

「你的話不錯，卡露蓮和我們是世交，她又是大哥的同學。」

「快到樓下把那金色電話簿拿上來，看看有沒有？」

艾雲跑到樓下，遇見錦姨：「你和珊瑚説洗過澡就下樓吃點心，點心都冷了，珊瑚呢？」

「我們有點事，對不起，錦姨。麻煩你叫亞勝送到我房間好嗎？」

「再熱了送上去！」以前，她不把艾雲咒罵一頓才怪。

艾雲吐一下舌頭，回房間把金色電話簿交給珊瑚。

「一起看，我不知道她爸爸的名字，慢着，這不是卡露蓮嗎？」

「這是寫字樓的電話，五時三十分，該下班了吧！」

「你看，這兒還有卡露蓮的電話，這個一定是家裏的。」珊瑚叫着，可真興奮：「快打去！」

艾雲覺得這樣做很滑稽，急巴巴的打個電話告訴別人自己定了婚，而這個人和他又拉不上甚麼關係，就好像上一次卡露蓮拉他進餐廳一樣莫名其妙。不過，從這件事又可以看出珊瑚是如何關心他，

愛他，愛他有如自己的生命。所以，他毫不猶豫的撥了電話。

一會，卡露蓮來聽電話，艾雲一聽見她的聲音，又驚又喜：「……」

「喂！那一位？」

珊瑚低聲的說：「說話呀！」

「卡露蓮姐姐，我是艾雲，董雷文的弟弟。」艾雲面都紅了。

「啊！艾雲，我記得你，好嗎？」

「很好，謝謝！最近大哥有沒有找你？」艾雲一面看住珊瑚的咀型，一面說。

「早就沒有了，他迷你的小表妹，那兒還會想得起我。」

「但是……但是珊瑚表妹已經和我訂了婚了！」

「怎麼？」卡露蓮在電話裏尖叫：「你和那小表妹訂了婚？甚麼時候？今天還是昨天？請客為甚麼不請我。艾雲，我還沒有給你們送禮呢！」

「訂婚大半年了，沒有請客，因此也沒有請你！」艾雲被她迫昏。

「你表妹和雷文一點關係也沒有？」

「甚麼關係？」艾雲聽了這句話，很不高興，珊瑚見他面色變了，用口型問他發生了甚麼事。

艾雲搖搖頭，撥着她的肩膊。

「眞對不起，我開心得語無倫次，我的意思，雷文和你表妹過去感情……」

「他們的感情不錯，但祇是表兄妹感情。」

「可是雷文對她……」

「每個人都有權愛人，可是，我保證珊瑚從來沒有愛過大哥。其實，過去的根本不重要，據我所知，大哥現在還沒有女朋友，你們的感情是可以再續的。對吧！」

「你說得對。不過，雷文一直沒有找我，他會不會把我忘記？」

「大哥可能覺得對不起你，他不敢找你，你可以找他！」

「對呀！他不找我，我找他。這證明我大方，不計較。艾雲，你眞好！我好感激你！」

「還是感激我的未婚妻吧！是她叫我打電話給你的！」

「你的小表妹好可愛，改天請你們吃飯，還要補送禮物，代我向她致謝！」

「再見！祝你好運！」艾雲連忙掛上電話：「房間有電話眞方便，以前打電話還得跑到樓下。」

「以前呀！你這房間空洞洞，甚麼都沒有，和雷文的房間差遠了。要不是媽咪來，給你的房間裝電話，你還要到我房間來呢……有人敲門……」

× × ×

這間餐廳在跑馬地，新開的，雷文還沒有來過，裝修不錯，淺紫紅的燈光，一個穿白裙的纖弱女郎在彈奏電子琴。雷文坐在卡露蓮對面，他頗爲欣賞桌上的燭光和瓶裏的美㴚蘭。

「對不起！我遲到了。」

「你甚麼時候開始有遲到的習慣？」

「今天！」

「因爲我？」卡露蓮的心，彷彿被刺了一下。

「也不爲誰，總得有個開始。」他伸手召侍者。卡露蓮說：「我已經爲你點了晚餐，來！我們先喝些厘酒。」

「妳爲我點了甚麼？」

「你喜歡吃的牛扒。」

雷文嫌惡的搖一下頭，卡露蓮立刻問：「是我記錯了嗎？」

「你沒有，祇是我改變了。」雷文推開了些厘酒，剛巧侍者送頭盆來，雷文說：「給我雙份拔蘭地，甚麼牌子都沒有關係，但年份一定要長遠。」

「雷文，」卡露蓮低叫：「你一向不喝酒的，除了些厘和紅酒。」

「你約我見面不是談酒吧！」雷文低頭吃東西，不再說話了。

卡露蓮甚麼都吃不下，深深的望住他：「雷文，你討厭我？」

「傻話，討厭就不來了！」他揮一下手：「你知道嗎？我受不了疑神疑鬼的女人，吃東西吧！我們還要去跳舞！」

卡露蓮臉上綻開了笑容，趕快把沙律和蝦往咀裏送。

十一

艾雲到處找珊瑚，那兒都找不到她。

「一定去了盪千秋。」可是，秋千架空蕩蕩，連個影子也沒有。

他往回走，突然聽見咭的一聲笑，笑聲來自頭上，艾雲抬頭到處看，呀！珊瑚竟然躺在他的吊床上。艾雲走上前，語氣又急又緊張：「妳怎樣爬上來的？」

「學你，你可以上來，我也可以！」

「我是男，你是女，而且我腿長，從小又爬慣樹，快下來，危險！」

「好！我跳下來啦！」珊瑚作了一個要飛的姿勢。

「不，不！」艾雲慌忙制止：「小姐，這棵樹有多高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若跳下來，唉！我求求你，坐着，不要動，我抱你下來。」艾雲伸高雙手，祗碰到她的小腿，怎也觸不到她的腰。

「你到底是怎樣上去的？」

「亞勝彎下身，我踏着他的背，扶着樹幹，他慢慢直起腰，我就上來了。」珊瑚拍一下手：「緊張甚麼呢！我兩手抱住樹幹，一溜，就下來了。」

「樹皮又粗又硬，不准，你乖乖的在這兒等我。」

艾雲到後院拿把梯來，吊床上沒有珊瑚，眼睛由上而下，看見珊瑚坐在大樹下的草地上哭。

艾雲梯子都扔了，奔過去：「珊瑚，妳摔下來？」

「我爬樹下來時，你看……皮都破了，還流血呢……」珊瑚抽抽咽咽。

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」艾雲慌得生氣：「我說樹皮又粗又硬，看，皮破血流，妳怎麼不聽話？」

「你那麼兇幹甚麼？」她擦着眼睛哭：「人家痛死了，還罵？」

艾雲吐了一口氣：「還說要嫁人呢！比小頑童還要頑皮，我不是罵你，是心痛。」艾雲一把抱起她，把她抱到屋裏去，放在梳化上，先看有沒有木刺，看見木刺便拔出來，然後替她消毒，擦藥水，貼附有藥和紗布的膠布。

艾雲抹了一把汗。

亞勝過來請艾雲和珊瑚吃飯，一看見珊瑚兩隻手白花白花的，呆了呆，支支吾吾：「表小姐，你怎麼……」

珊瑚鼓着咀，霎霎眼。

「亞勝，你也三十出頭了吧，怎麼還跟孩子一樣？表小姐要爬樹，你不制止，還助長她，好啦，現在變了『損手』。」

「是我不好，但，二少爺……」

「我知道，你扭不過表小姐，算了，不過，不要再有下一次了。」

「再沒有第二次了，二少爺、表小姐請吃飯。」亞勝馬上退回飯廳侍候。

「我三年內不娶你。」

「嘩，」珊瑚伏在椅背上哭。

剛巧錦姨推架餐車經過：「珊瑚怎麼了？」

「沒甚麼！她不高興發脾氣，錦姨，我們吃飯了。」

「小倆口別吵架，吵過咀胃口不開的。」錦姨微笑把餐車推進去。

「好啦！我怕了你，」艾雲湊在她耳邊：「我一個月內娶你。」

「眞的呀？」珊瑚仰起臉，上下睫毛掛滿淚水，可憐兮兮。

艾雲不知道好氣還是好笑，怕再惹麻煩，答應了。

珊瑚手掌受傷，不能拿杯拿碗拿叉拿刀拿筷子。一連四天，一天幾餐都由艾雲餵她吃東西，幸而剛放復活節假，他們都不用上學。

珊瑚念念不忘艾雲一個月後娶她的事，這天，她又纏住艾雲。

「表小姐，我剛要寫畢業論文，這個月，下個月，我都沒有空，要結婚，起碼要等我考完畢業試才行。」

「好呀，一直拖，一天天拖，一日日拖，拖來拖去就是不想娶我。」

「我不娶你娶誰呢？我艾雲這輩子就祇有你一個人，沒有你我去做和尚，不過，結婚也不是那麼

好，結了婚，你不是表小姐，也不是小姐，是少奶。做了少奶，你可不能蹦蹦跳跳，一天的玩，一天的鬧，少奶可要斯斯文文，連說話也得有個節制。」

「我不喜歡做少奶，我要做小姐。」

「回你洪家你是小姐我是姑爺，但是，你要嫁我董艾雲，就要做董家的二少奶，做個文靜賢慧的二少奶。」

「嘖！我不做少奶，我三年內不嫁你！」珊瑚抿抿咀，不以為然！

「你可不要後悔！」

「嘿，別臭美，你有甚麼了不起？」珊瑚昂起頭：「不嫁就不嫁！」

珊瑚出去，艾雲笑了笑，繼續寫他的畢業論文。

珊瑚回房間，越想越心煩：說不嫁就不嫁？多少人想嫁董艾雲，她這輩子活着就是要嫁董艾雲，三年不嫁他？將來他到寰宇機構上班，遇上個既溫柔又體貼，斯斯文文，漂漂亮亮的女秘書——艾雲就一直想有這樣的妻子啊！

越想越不對勁，又回到艾雲的房間。

她關了艾雲書房的燈，拖他回臥室。

「唄！我草稿還沒有做好六份一，做好了要修改整理，還要打字呢！」

「畢業文難不到你的，而且現在已經快一點了，該休息了吧。」珊瑚把他推倒在床上，艾雲想起

來，珊瑚壓着他不讓他動，艾雲無可奈何的攤開了手：「你鬧了一個晚上到底想怎樣？」

「我非要做董艾雲太太不可，做人家太太，是不是要替丈夫更衣換鞋，侍候週到？」她邊說邊去解艾雲襯衣的鈕扣：「你說嘛，做太太還要幹甚麼？」

珊瑚整個身體壓上去，一隻軟綿綿的手在他胸上弄，說要給他脫掉襯衣換睡衣，她是一個勁兒的做，可是，她不明白男女有別，她這樣子令艾雲血液沸騰。

「不要這樣，」艾雲捉住她兩隻手：「快起來，回房間睡覺！」

「我要實習嘛，爲甚麼不讓我學好？放手，我眞的會做個好妻子。」

珊瑚掙扎，反抗，那軟綿綿的身體在艾雲身上動得厲害，艾雲身子酥軟，雙手抱着她吻起來，男人本能的性衝動再也控制不住，兩個人在床上打滾，反過來，艾雲壓在珊瑚的身上。

珊瑚不明白艾雲爲甚麼突然呼吸急促，把她擠壓得很厲害，他們以前也親吻，擁抱，但是艾雲從來沒有這樣緊張，身體像火團一樣。

艾雲吻她的脖子，珊瑚輕聲問：「艾雲，你是不是不舒服？」

啊，不能，不能！快停止，珊瑚是他最愛的人，雖然珊瑚是她的未婚妻，但還不是妻子，他怎可以這樣對她，太不尊重她，她還那麼天眞純潔，怎可以？實在該死！

「對不起！」說話在喉內，他馬上翻過身，伏在床的另一邊！

「艾雲，」珊瑚撫着他的背：「你不開心，我笨手笨脚？我答應你一定會學習做個好妻子，不要

不理我！」

珊瑚攀過艾雲的身體，她把頭枕在他的臂彎上：「我可以叫佩芝教我，東尼常常說佩芝是他的理想情人，也是他的理想妻子，東尼畢業後馬上結婚。」

珊瑚的聲音越來越慢，越來越輕，而艾雲也勉强可以控制自己，喘息也緩慢過來：「珊瑚，不用請教別人，祗要你是你，就算你一百年長不大，我也很滿意，夜了，回房間睡覺。」

珊瑚的手擱在他的胸前，艾雲一看珊瑚一下子又睡着了。

艾雲輕輕拉開她的手，抽出自己的手臂來，連忙下床，打開冰箱，拿出一大瓶冰水，一口一口的喝了。

他完全控制了自己，爲珊瑚退掉鞋子，拉好被。

他換好睡衣，離開自己的房間，到三樓董宇婷的房間睡覺去。

第二天珠兒摘了玫瑰花送到珊瑚房間去，通常珊瑚這個時候已經起床，可是珊瑚的床上，人影不見，睡袍，拖鞋都在房間，怎麼？一大清早，人去了哪裏。

走出房間碰見亞勝：「你有沒有看見我的小姐？」

「她在二少爺床上睡着，但是，我的二少爺却不見了。」

「我在這兒，」艾雲由三樓下來：「珠兒，妳輕輕進我的房間，替我拿衣服鞋襪出來，亞勝，昨晚我睡姑奶奶的房間，你替我收拾一下。」

「小姐真的福氣好，到那兒睡那兒，二少爺，你要便裝還是運動衣？」

「運動衣，跑完步，回來和珊瑚一起吃早餐。」

× × ×

雷文自己駕駛跑車，卡露蓮坐在他的身邊。

「這條路，不是去新界嗎？」

「唔，粉嶺。」

「十點半去粉嶺，那兒晚上有甚麼好玩？不能騎馬，又不能打球。」

「你不覺得在海邊漫步，汽車裏談心，很偪促又老土？」

「在銀色的月光下，綠色的草坪上散步，這樣才够詩意。」

「我不想走路，我想舒舒服服的坐下來。」

「坐在草地上？」卡露蓮下意識地看了看她那白色打摺，蝴蝶形的長褲。

雷文笑一下，沒有說話。進了粉嶺，大約行了半小時的車，雷文在一幢白色的房子前面停下來，按一下號角。

有人打開大鐵門，雷文駛進去，繞過一個花園，在屋子前停了車。

「進去，是坐雪白的皮椅，不是青草地。」他把卡露蓮抱了出去。

跑上台階，進了屋子，果然一屋的白，下面是個大廳，廳中還有一道樓梯：「你新買的別墅？」

「奇怪嗎？爸爸送的，別忘記我是董家的長子，董家的繼承人，將來我要世界各地都有董雷文的別墅，這間算不了甚麼，要豪華二十倍的！」

「你爸爸對你眞不錯，又是勞斯萊斯又是別墅。」

「做父親的都比較喜歡長子。況且，他的小兒子還是個窩囊廢。」

「艾雲是敦厚些，但人很不錯。你一向疼他，爲了珊瑚……」

雷文面色一沉，他到酒吧倒了兩杯酒，把其中一杯交給卡露蓮。

卡露蓮喝了一小口，伸了伸舌頭：「好濃，有沒有薄荷酒？」

「沒有，祇有拔蘭地，威士忌和伏特加，喝吧，醇酒不會辣。」他自己兩三口就喝下一杯。

他倒了第二杯酒，挽起卡露蓮的手：「要不要參觀我的臥床？」

卡露蓮點一下頭。

於是，雷文拖着她上樓梯，到二樓，推開一扇門，嘩，整間房光閃閃，四面牆鑲上玻璃，天花板也鑲上玻璃，房間的中央，有一張白色的圓床。

「喜歡這間房嗎？」雷文在意大利雲石地上轉了一個圈。

「喜歡，祇是覺得它太冷。」

「我們能令它溫暖的！」雷文脫下西裝外衣，鬆了領帶。

「CHEERS！」雷文乾了杯，倒在圓床上。

卡露蓮唯命是從的走過去，站在雷文的身邊。

雷文捉住她的手臂，用力往下一拖，卡露蓮倒在他的身上。

雷文兩手抱住她：「愛我嗎？」

卡露蓮不斷點頭。

「說話！」

「我愛你，雷文。」

雷文笑了，吻她，最初是溫柔的，可是越來越狂熱，他翻轉身壓住卡露蓮，用非常熟練的手法拉起她那紅色的絲襯衣，把手伸進去胡來——

「不要這樣！」卡露蓮輕輕的抗議。

雷文毫不理會，手往下移，卡露蓮打了一個寒噤，一面格開他的手，一面護着身體：「不要！」

雷文面一變，强拉她的手。

「不能！」卡露蓮拚命抵擋。

「你剛才不是說愛我嗎？撒謊！」雷文指住她。

「我愛你，眞的，但是……」

「你愛我，光說沒有用，應該用行動去證明。」

「我雖然愛你，但是，我們還沒有結婚，」卡露蓮爲難地，拚命抱住自己：「雷文，我是一個好

女子……」

「哼！咀巴說愛我，原來騙我和你結婚，你根本一點也不愛我。」雷文下床，穿上鞋子，搭上外衣往外走。

「雷文，」卡露蓮趕忙跳下床，追上去，拉住他的手：「你去哪兒？」

「找一個眞心愛我的女人。」

「我呢？你就把我這樣扔下來。」

雷文冷笑：「你既然不愛我，我們在一起也沒有意思，倒不如及早分手。」

「你眞的要去找另一個女人？」

「是，我不相信世界上每一個女人都口不對心，我要一個眞正愛我的人。」雷文推開她：「你既然拒絕我，何必拉拉扯扯！」

「我是愛你的，雷文，不要走。」卡露蓮雙手抱緊他：「如果……如果我願意，你是不是永遠，永遠愛我！」

雷文仍然冷冷的，手低垂：「那要看你付出多少，有多少眞誠。」

「我付出我所有，雷文，我愛你，不要離棄我……」

× × ×

珊瑚特地爲了艾雲請佩芝共吃午餐。

「……沒有可能，艾雲已經那麼愛你，你還擔心甚麼？」

「他說我還是小頑童，不適宜做世家的妻子……」珊瑚把一切告訴佩芝。

佩芝忍俊不禁的笑了起來：「我從來沒有聽過有人學習做妻子。妳和他結了婚，自自然然是他的妻子。」

「他說我貪玩，他說做少奶奶不是這樣子的，那天我由樹幹溜下來破了手皮，他還說過三年內不娶我！」

「他是擔心你，太愛護你，見你受傷他緊張，所以說話嚇你。」

「不是的，他對我有很多不滿，比如：他不喜歡我蹦蹦跳跳，一天的玩，一天的鬧，不夠斯文，說話沒節制……我不是他心目中的好妻子。」

「我們所知道的並不一樣，艾雲愛你，覺得你很可愛，除了你，他不會喜歡任何人，你是他心目中最理想的情人。」

「是最理想的情人，」珊瑚鼻子一酸流下淚來：「却不是最理想的妻子，我才不要做他的情人，我將來要做董艾雲太太，董家二少奶，佩芝，你看我那兒要改，穿高跟鞋，慢慢走，爲了他我穿旗袍也可以，雖然我沒穿過旗袍。」珊瑚看着身上的橙紅迷你裙。這種衣服不能穿了，頭髮……哎，長頭髮多好呢？我可以梳個髻！」

「又是高跟鞋，又是髻又是旗袍，妳快要變成老太婆了，」佩芝搖頭：「我一點也不明白，艾雲

的孩子臉配上你這個娃娃，是天生一對，爲甚麼要改呢？萬一你一改，人老了，像他姐姐，走在一起豈不更難看。」

「哎，你眞的不能給我一些意思？」

「如果東尼愛我，像艾雲愛你，我天天叩三個响頭！」

「愛有甚麼用？相愛不能結合。」

佩芝見她煞有介事：「珊瑚，這樣好不好？我先回去替你好好想一想！」

「好！太好了，」珊瑚馬上高興起來：「佩芝，朋友嘛！」

「想到了馬上打電話告訴我，我領悟力很高，會改得很快！」

於是，珊瑚也不再擔心了，全心全意等候佩芝打電話來指點她。

這天，吃過晚飯，艾雲拖着珊瑚的手走出花園，兩個人坐在長吊椅上納涼聊天。

「你去找過佩芝？」

「是的，我希望學習做個好妻子，將來嫁給你。」

「首先，有一件事你要弄明白，到底甚麼是愛情？」

「愛情就是——就是……你愛我，我也愛你！」

「怎樣才算你愛我？」

「我……」珊瑚從未想過用那一個詞語，公式，去解釋愛情：「如果我沒有你，我不想生存，我

不會再有快樂！」

「對，就好像你要和大哥結婚，我不能忍受，結果……」

「結果吃了一瓶消化片。」

「珊瑚，我們現在討論一個比較嚴肅的問題。」

「對不起，我說話應該有所節制，消化片是廢話。」

艾雲見她一本正經，忍不住笑了起來，連話也說不下去。

珊瑚瞪大了菊花般的眼睛：「有甚麼值得笑的？」

艾雲終於忍住了：「愛一個人，應該愛她的優點，也應該愛她的缺點。你認為對不對？」

「對！如果你做錯事我不會怪你！」

「你在我的眼中，祇有優點，並沒有缺點，眞的。」

「做情人可能是的，但做妻子，缺點就太多了，我貪玩，頑皮，不夠斯文，說話沒經過大腦，想說就說！」

「我就是喜歡你這樣，天眞無邪，坦率可愛。」

「可是我沒條件做少奶！」

「我愛你，娶你，自然認爲你有條件。況且，做少奶又沒有標準。」

「但是你三年內不娶我！」

「我年紀還小，而且我希望你唸完大學，」艾雲握着珊瑚兩隻手：「我愛你，你不必爲我改過，你沒有過錯，活潑的女孩子都愛動，祇要小心安全，你喜歡穿甚麼衣服，梳甚麼髮型，要跑要跳，祇要你喜歡我都高興。讓我做一年事，那時候，你也大學畢業了，我們馬上結婚，但是千萬記着，不要强迫改變自己。」

「眞的？」珊瑚倒進艾雲懷裏：「說過了不准賴！」

「賴不掉的，注定我怕你，」艾雲抱着她兩條手臂，吻她的臉：「我的畢業論文已做好，明天我帶你去見一個人！」

「誰呀？」

「保留興趣，明天便會揭曉。」

×　　×　　×

「艾雲，這兒不是沙田嗎？誰住在沙田？」珊瑚今天特別高興。

艾雲停了車，用不着按鈴門就開了，一個胖婦人走出來，看見珊瑚笑得瞇了眼：「表姑娘長大了好漂亮！」

「你是誰？」

「奶媽！」艾雲說：「小時候她常常抱你，給你買雪糕！」

「奶媽不是回鄉了嗎？」

「請進來，」奶媽拉着她的手。珊瑚很好奇：「這是你的家嗎？花好美，很多盆栽，還養魚。」

「都是你二表哥的寵物。」奶媽把煲好的糖水用碗盛出來。

「奶媽，舅媽不是說你囘鄉，你住在這兒和住在董家有甚麼分別？你爲甚麼拋下艾雲不理，他在董家好苦，如果不是我媽咪來！」

「奶媽！」艾雲向她示意：「不要亂說話。」

珊瑚看見艾雲懷中抱着小貓，又和牠玩，小貓對他很親切，珊瑚眼睛都呆了，她奇而問之：「你不是很討厭小動物麼？你爲甚麼和小貓玩得那麼開心？」

艾雲祇是笑了笑。

「他討厭小動物，誰說的？小貓，小狗，小龜，小兔，小魚，他都喜歡。」

「他喜歡小動物，怎麼把咪咪打成肉醬？」珊瑚拉住奶媽：「咪咪是隻又漂亮又可愛的小狗。」

「這樣的小狗他會當寶，就算是街邊的癩皮狗，他也會買塊骨頭請牠吃，他每次陪我到菜市，看見街邊的狗脫了毛，可憐憐的，他就自己跑去買幾塊錢牛肉，引來一堆野狗。」

「但是咪咪又撒尿又撒屎……」

「這小貓在他身上撒尿，他呱呱叫，又說要打牠，結果衣服脫下來讓我洗了，晚上他又大塊魚肉送到小貓咀邊。」

「你說艾雲不會殺死討厭的小狗。」

「他心腸好，怎會做這種事，沒有他，我早就流浪街頭，」奶媽看見艾雲和小貓追皮球直追出屋外：「他替人補習爲我還債，你知道不知道？」

「他替瑪姬補習不收錢的。」

「不收錢？每個月九百元，再加上他自己的零用錢，我因爲建這間房子，向銀行貸欵，分五年還錢，每月有十份八的錢，是艾雲代我還的。」

「舅舅他……」

「奶媽，」艾雲抱着小狗進來：「你不守諾言我下次不帶珊瑚來。」

「對，對！你們到後院玩，我去燒飯，我知道你今天來，一早就買好菜，表姑娘賞面在奶媽家吃頓飯好嗎？」

「這兒好玩，我來了就不想走。」

艾雲帶她到後院，結果艾雲摘了幾個大紅番茄，淸潔過，醃了糖給珊瑚吃。

珊瑚看見奶媽，很高興；在奶媽家也玩得很開心，還幫艾雲餵魚，料理盆栽。不過，自從見過奶媽之後，引起了珊瑚陣陣疑雲，而且艾雲經常制止奶媽說話。

這天，畢業班的同學要回學校，珊瑚乘機自己乘的士去沙田看奶媽。

她回來後，對各人的態度都有了很大的轉變——變得很壞，祇有對艾雲最好。

艾雲告訴她，畢業典禮要到明年二、三月才能擧行，由港督親自頒發畢業證書，不過，現在他已

經畢業了，隨時可以工作，而且他的系主任還告訴他，他的畢業論文，寫得最具代表性，並祝福他成爲一個最出色的企業家。

「舅舅回來，一定要告訴他！」

宇凌回來兩父子在書房裏詳談。因爲珊瑚把好消息告訴他。

另一方面，珊瑚徹查咪咪死因。

她把珠兒叫進房間。

「你看，這別針怎樣？欵式別緻吧！還有一顆紅寶石，我去歐洲旅行時，在法國買的，約值港幣四千多元。」

「小姐，好漂亮啊！」珠兒輕撫了一下：「四千多？好名貴！」

「我知道你一定會喜歡，本來，我是準備把它送給你的……」

「小姐！」珠兒眼睛發光：「眞的？四千多就這樣送給我？」

「我現在又改變主意，因爲，我發覺你對我不忠實，又犯了罪。」

「我侍候小姐，怎會不忠實？犯罪？我沒有做過錯事啊！」

「你打死我的咪咪，你好殘忍！」

「我？我會把咪咪打成這樣子？」珠兒呼寃高叫：「咪咪不是二少爺把牠殺死的嗎？」

「你到現在還誣衊二少爺？罪加一等。咪咪眞的不是你打死的？好！如果你在半小時內，能告訴

我，咪咪是誰殺掉的，我就把這別針送給你！」

「我……我怎麼知道？」

「另加兩件T恤，全新的，每件最少值三百多。」珊瑚知道她貪婪，盡量利誘：「想一想，五千元說句眞話。」

「都是名牌貨，啊！」

「當然。穿在身上，立刻像個新潮小姐。」珊瑚偷看她的神色：「另加賞金一千，你喜歡買甚麼都可以。」

珠兒搔了搔頭髮，意動了：「不知道該從那兒說起！」

「誰打死咪咪，一句話，完了！」

「不是那麼簡單的。小姐，你答應過我的話要付啊！」珠兒老實不客氣的坐在椅子上：「有天下午，你在睡午覺，錦姨叫我和她到大少爺的房間換窗紗。那天星期六，大少爺在房裏很無聊，錦姨問他，小姐和他的進展怎樣？大少爺說小姐仍然對二少爺念念不忘，雖然二少爺是避開，但是小姐窮追不捨。錦姨說：如果想得到小姐，一定要小姐對二少爺死心，最好令小姐痛恨二少爺。大少爺認爲不容易，因爲小姐脾氣好，又不會記仇，想小姐恨二少爺，根本不可能。不知怎的，說到咪咪，我說咪咪是小姐的命根子，大少爺突然靈機一觸，他說如果殺死咪咪，嫁禍二少爺，担保小姐一定會恨二少爺，錦姨拍着大腿說好計……」

「甚麼？咪咪竟然是雷文自己打死的？」珊瑚站起來，眞是出乎意料之外。

「不！話是大少爺提出來說，主意也是他。後來我們掛好窗紗，我和錦姨出去，大少爺把錦姨叫住，他是這樣說的：錦姨，我的幸福都在你的手上，別忘了咪咪的事，找個好機會下手，我都依靠你了。大少爺是這樣說的。」

「啊！我知道了，是錦姨打死咪咪，我記起來了，是錦姨第一個發現咪咪死在艾雲的門外。」

「不是錦姨！錦姨聽了大少爺的話，担心了幾天，她一向喜歡大少爺，如果不替他做事，好像對不起他。但是，錦姨雖然人惡聲大，天不怕地不怕的樣子。其實，她連劏鷄都不敢，何況要她活生生的打死咪咪？她天天喃喃的說：這種事怎下得了手。」

「錦姨不敢做，她胆小，而且，近來聽見她唸經拜佛，她當然不殺生。你是她乾女兒，任務自然交給你了！」

「乾女兒又怎樣？我珠兒雖然不是善男信女，但是平白無端叫我殺生我也不幹，況且大少爺又沒有甚麼好處給我。」

「唔！沒有好處你是不會賣命的，我相信你，現在餘下來的人無多了！」

「錦姨把這件事告訴太太，太太一直的心願是希望小姐做她的大媳婦，有一晚聽說二少爺和小姐爲了咪咪撒尿吵架。隔一天，小姐就不見了咪咪。當時除了二少爺回到樹上的吊床，每個人都在找，錦姨認爲咪咪跑不遠，一定在樓下，她叫我上二樓看看。我到二樓，一看，一個穿紫色睡袍的女人拿

着棍不停在揮打。我認得那件睡袍，老爺出國公幹買回來送給太太，那睡袍……」

「款色好，質料名貴，手工好，名牌睡袍，價值五千多的紫色睡袍。」珊瑚在回憶：「舅媽穿了一兩次就沒有穿了！」

「對啦！我沒作假吧！太太回頭一看見我，馬上把我拉進房間，她氣還沒喘定，看見紫色睡袍沾上咪咪的血，她連忙把睡袍脫下來，改換一件白色的。她叫我把沾血的睡袍扔了，消滅滿是血漬的木棍，我看着她不動，後來她給我兩千元，叫我善後和保守秘密。那件睡袍太名貴，我洗好了藏起來，不能穿也看看！」

「太殘忍，眞想不到舅媽這樣心狠手辣。」珊瑚想起咪咪仍很難過。

「她一心要幫大少爺，咪咪死的晚上她沒有吃飯，她說一想起咪咪就想嘔，以後她也常告訴我夢見咪咪，作過夢就頭痛要躺床。太太其實是後悔殺了咪咪，不過當時人人都對大少爺好，我們上工的第一天，錦姨對我們說：祇要小心侍候大少爺就行了。於是人人就把大少當寶，把二少當草，那是奉旨的嘛！」

「現在太太還是疼大少爺。」

「講笑，太太常和大少爺吵架，對二少爺愛惜多了！」

「你怎知人家母子吵架？」

「二少爺受傷你去了醫院，我閒着沒事做，錦姨叫我送宵夜給太太，在門外聽見太太說二少爺心

地好，顧手足情，人人要報警，祇有他反對，就怕牽連大少爺。大少爺不停罵太太偏心，還罵了許多我都記不住。小姐，我的話都說完，咪咪的死，策劃是大少爺，動手是太太，東西可以拿走了吧？」

「你可以出去，千萬別多咀！」

珠兒拿着東西開門，剛巧艾雲正想舉手敲門。

「舅舅跟你說了甚麼？」珊瑚馬上問。

「爸爸明天帶我巡視公司，星期六開個酒會，星期一上班，公司等人用。」

「我跟你一起上班！」

「你還是在家裏歇暑吧！」艾雲捏了捏珊瑚的臉：「怕寂寞，我下班立刻回家陪着你，一天通三次電話！」

「不要，我要和你在一起，大學二年級女生，做個秘書不會太高攀吧！反正很多同學都去做暑期工。放心，我會和舅舅說，不會令你為難。」

「對了！爸爸要你負責籌備星期六的酒會，名單在我這兒，全是生意上的朋友，大哥也參加。」

「奇怪！這些事，一向舅媽負責。」

「也許爸爸想一試未來媳婦的辦事能力？」

「以前舅舅和舅媽出雙入對十分恩愛，現在很少看見他們在一起！」

「剛才爸爸也提過，近來媽身體不大好，常患頭痛，所以在臥室的時間比較多。兩夫妻在睡房怎

樣恩愛，我們怎會知道。」艾雲把珊瑚抱到膝上，貼着她的臉，攬住她的腰。

珊瑚用兩手搭着他雙臂：「艾雲，對不起！過去我不應該寃枉你殺了咪咪。」

「噓！靜靜的不要說話……」

× × ×

這天晚上，珊瑚和艾雲陪董宇凌參加一個生意上的宴會。

江玉霞沒有出席，董宇凌說她又頭痛，非要躺床不可。而雷文因事去了日本。

宴會散後，時間已不早，董宇凌還要和朋友去俱樂部聊天喝酒，不回家了。

艾雲和珊瑚回家後，洗了澡，艾雲習慣睡前和珊瑚通個電話，在電話裏吻別後艾雲倦極入夢了。

也許喝了點酒，珊瑚在床上轉來轉去睡不着，很想去找艾雲聊聊。但是，她記得艾雲說過，未結婚前彼此定要保持絕對的理智，尤其不能在床上玩得太激烈，他說：「我怕控制不住，對不起你！」

珊瑚不是笨豬，她明白。而且，相信艾雲已入睡，不忍吵醒他。

她覺得房間的冷氣很悶，好想吸一口新鮮空氣。

她走下床，撥開窗幔，打開露台的落地玻璃窗，深深吸了一口氣，人舒服多了，就在這時候，她看見江玉霞在她的露台下經過，藍緞子的晨褸，長髮結了一條辮子，一直走到花園的另一端。

她不是頭痛嗎？穿着晨褸往哪兒跑？步伐十分輕盈，半點病態也沒有。珊瑚一直看着她的背影消失，往那兒走，應該是到後花園。回到床上想着想着，竟然熟睡了。

十二

董家的酒會在一間剛落成不久的大酒店內舉行，由珊瑚與該酒店的公共關係經理及營業部經理合作籌備。

珊瑚穿着白色的主人裝，因爲是酒會，她身上沒有閃亮的寶石，祇掛了一串粉紅色的珍珠。

艾雲穿了套白色西裝，雪白的襯衣配一條閃藍的領帶。

他一早就陪珊瑚到酒店，鷄尾酒，食物，冰雕，珊瑚都小心檢查。

四點鐘客人都來了。一直喊頭痛要躺床的江玉霞，也和董宇凌一起來，穿了件孔雀綠的旗袍，仍然美艷得很。

出乎意料之外，雷文也出席，也出乎意料之外，他沒有和卡露蓮一起來。

珊瑚忍不住問：「卡露蓮呢？」

雷文喝了一口酒，攤攤手：「我不是她的侍衛、隨從。」

「她接到請柬，我也打電話給她，她說會和你一起來。」

「她沒有跟我說！」他聳了聳肩：「你這位女主人倒很週到。」

「這是我的職責。大表哥，請代我打電話請她一次好嗎？」珊瑚爲難地：「你看，人客多，我走

不開。」

「好吧！我代你打電話！」

「謝謝！」

雷文走開去，董宇凌過來：「賓客都到齊了？」

「祇差國際銀行總裁夫婦還沒有到，看，他們來了！」

「米高峯準備好沒有，我要宣佈一些事情。」

「我和艾雲來的時候，已經試過音，高度也適中。」

「你做得很好！」董宇凌拍了拍她的臂，含笑走到米高峯前。

「各位好朋友，感謝各位參加今天的聚會。我今年已經六十歲，應該退休，不過，我是永遠不會退休，一個退休寂寞老人的心境，不是每一位可以體會，但是，我在朋友身上，深深地了解。」他垂下頭，輕噓了一口氣，又抬頭說：「話雖如此，人的精力，體力有限，況且，現在是年青人的世界，因此，我決定把較繁重的工作交給我兩個兒子，由他們去推廣，發展……」

董宇凌說到這兒，雷文挑出手帕來，不斷抹掌心滲出的汗水。

他告訴自己，機會來了，機會來了！

「我委任大兒子董雷文爲寰宇機構董事及總經理……」

衆人鼓掌，雷文不斷點頭，向衆人露出得意的微笑，過去，他手上雖然擁有四間公司，但是，董

宇淩從未讓他入董事局，他在寰宇機構可以說沒有地位。

「我委任小兒董艾雲爲寰宇機構的董事及副總裁……」

衆人訝然，隨着是起哄和鼓掌，艾雲嚇得呆住了，拚命握住珊瑚的手，珊瑚的一顆心，幾乎由心房跳出來。

「小兒剛踏出校門，年輕、經驗少，因此希望各位前輩、各位叔叔伯伯，鼎力支持，多加扶腋和教導，謝謝各位！現在由小兒董艾雲向各位敬酒……」

所有的人都蜂擁到艾雲的身邊，又是恭喜，又是敬酒。雷文一聽見董宇淩的宣佈，臉透靑，走出「逍遙殿」。

江玉霞馬上追了上去，一手拉住雷文：「你到那裏去？酒會剛擧行你怎能走？而且你還沒有向爸爸道謝，向弟弟道喜，快跟我回去！」

「甚麼？我還要向老頭子道謝？」雷文指住鼻尖：「他長幼不分，簡直是老糊塗，如果他不是我爸爸，我揍他。」

「爸爸對你有甚麼不好？你一直想做董事，如願啦！」

「誰希罕做甚麼董事？我是長子，副總裁應該是由我做。」雷文憤憤不平：「如果那小子做副總裁，我應該做總裁。」

「我認爲你爸爸做得很對，而且，是我贊同你爸爸這樣做！」

「啊！我明白了。」雷文指住江玉霞：「爸爸一向疼我比艾雲多，從小至大他沒有罵過我。董家繼承人，非我莫屬，寰宇副總裁，非我莫屬。這一次反兄爲弟，都是你的挑撥離間，你偏心，厚此薄彼，你爲董艾雲爭取，貶低我。」

「雷文，你怎能說這種話？」江玉霞很痛心的樣子：「有能者居之，你唸文科，艾雲唸工商管理系，艾雲是高材生，而你祇不過……」

「夠啦！」雷文尖聲制止母親：「你說甚麼都沒有用，一切都是你安排，我不怪爸爸，但是我却恨你！」

「除了爸爸和弟弟，你在寰宇公司的地位最高，你還要求甚麼？」江玉霞盯了兒子一眼：「你在外面做私幫生意，收入也不錯，還不滿意？」

「你……怎會知道？」

「你不用追究，總之這是事實。你快跟我回去，免人家說閒話！」雷文冷哼了一聲，走了！

× × ×

星期一，雷文沒有上班，躺在床上裝病，鬧情緒。

艾雲，珊瑚隨董宇凌上班，下午江玉霞母子大吵一場，但沒有人知道內容。

晚上，董宇凌把雷文召進書房。

「你和艾雲兄弟二人，你協助弟弟把寰宇發揚光大，有甚麼不好？」

「爲甚麼不由艾雲來帮助我擴展寰宇？我是董家長子。」

「原因有好幾個，你不能守業、急進、野心大，做生意的手法也太輕浮。」

「好！讓艾雲那笨豬去碰碰壁也好，做生意一定要圓滑，八面玲瓏，要狠、要有衝勁！」

「做生意一定要脚踏實地，做工作一定要敬業樂業，切戒浮躁，要點小花招佔人便宜，結果吃虧的是自己。而且，你誤把衝動當衝勁，這是你最大的缺點，切戒之！」

「爸爸！你到底是做生意？還是辦慈善機構？」雷文不以爲然。

「做生意。不錯，在商言商，但，錢一定要賺得其所。人家挺多給你一次，以後生意就沒得做，你管的四間公司，幾年來除了第一年，從未賺過錢。」

雷文咬住下唇。

「你一直希望，在寰宇大厦頂樓辦公，現在如願以償，因爲你是寰宇的董事，你，艾雲和我都在頂樓。」董宇凌一直是那麼平心靜氣：「你做私帮生意，忽視公司，我一向沒有責備你！」

雷文心裏痛恨江玉霞，一定又是她攪鬼：「我不夠錢用！」

「你每月月薪二萬元，吃的，用的，穿的，汽油……全是家裏的。」

「做生意有很多交際應酬。」

「你連喝杯咖啡，也可以開公數。聽說你最近拍拖，好！由下個月起，加你五千元，兩萬五千元一月，如何？」

「艾雲月薪多少？」

「兩萬，他職位雖然比你高，但是經驗比你少。艾雲滿足到有點吃驚。」董宇凌拍了拍雷文的肩膊：「安心工作吧！你進了董事局，年終紅利起碼有幾十萬，大家同心合力，可能還會過百萬！」

雷文並不害怕董宇凌，還有點恃寵生驕。不過，他知道說服董宇凌並不容易，便假裝依順老父。

雷文和卡露蓮拍拖，根本不用花錢，正如董宇凌說的，喝杯咖啡也可以開公數，何況其他？但是他在日本有個小公館，一直養了個小女人，所以兩萬元是絕對不夠用的，私帮生意不能不做，而且買別墅，玩女人，這些事總不好意思開公數吧？現在好了，董宇凌沒有制止他做私帮生意，他以後就做大些，總經理？哼，蠢蛋才在乎。

在家裏吃了晚飯，董宇凌前足出門，他馬上也換好衣服，駕車出去。

到粉嶺別墅，卡露蓮正在看電視：「怎麼一連兩天沒來，又沒上班？」

「別提啦！」雷文把外衣扔在地上：「你知道老頭爲甚麼開酒會？」

「我又沒去，怎會知道？」

「分身家！」

「你是長子嫡孫，又是董家繼承人，你一定升官發財啦！連續慶祝三天，幾乎連粉嶺這條路也不會走！」

「你再胡言亂語當心我打你？」雷文瞪起眼：「小子做了副總裁！」

「艾雲會得很出色！」

「艾雲會做甚麼？他胆小、怕事，懦弱，這種人能做大事？」

「雷文，你變了。脾氣，性格，處世，全變了，以前你很喜歡艾雲。」

「是的！我變了！」雷文指住胸口唏哩嘩啦：「誰令我改變？誰搶走了我的愛情和希望，還有我的事業。」

「你仍然不能够忘記珊瑚？」

「她本來是我的未婚妻！」雷文到酒吧，倒了滿滿一杯酒，他拿着酒杯，一口酒，一口酒的喝：「我在變，一切都在變，本來我是家中的寵兒，父母愛我，人人尊從我，事業愛情兩得意，我是天之驕子。如今，一切都變了，未婚妻被人搶走，母親又偏袒，連傭人也狗眼看人低，我沒有半點家庭溫暖。」雷文用手臂壓着眼哭了起來：「連最愛我的爸爸也變了心，艾雲搶走了我的父愛，家庭、愛情和事業，我不再受歡迎，艾雲才是天之驕子。」

「雷文，別再胡思亂想，」卡露蓮走過去，輕輕揉着他的頭髮：「艾雲有珊瑚，你有我，過去的事，忘了吧！」

「沒有那麼容易，我失去的還有許多……」雷文推開她：「我受不了！我躺在董家會發瘋！」

「我知道你不想結婚，我也聽了九十九次，」卡露蓮蹲在他身邊：「但是這一次你不能說不！因爲我已經懷孕了！」

「我早就看出你懷孕，天天看見你吃話梅，話梅味令我作嘔！」

「雷文，你願意和我結婚？」

「有了孩子，除了結婚，還有一個更乾脆的辦法——墮胎，把孩子打掉。」雷文說話時態度之輕鬆，好像在說別人的事：「我帶你去日本墮胎，一星期完事，你還可以乘機到日本購買時裝。」

「你變了，簡直沒有人性！」卡露蓮惶然站起來：「你連自己的骨肉都殘殺，你不是人！」

「又不是第一次。而且，我才二十多歲，想要孩子，以後還怕沒有？」

「你的意思是，你日本那個女人，也曾經為你墮過胎？」卡露蓮幾乎暈了過去，她扶住椅子緩緩坐下來。

「你消息很靈通。你既然知道，我也沒有必要瞞你。那日本女人，知道我不喜歡結婚，有了孩子祇是請求我陪她墮胎，這種女人才知情識趣。」

「雷文，就算你狠心不負責，你始終要結婚生子的。求你看在孩子份上，和我結婚吧！」卡露蓮哭求着：「卡露蓮，你也得體諒我，我要給珊瑚機會，她總會有一天會回心轉意，我若是娶了你，珊瑚怎麼辦？」

「啊！天！」卡露蓮終於暈倒在椅子裏，臉上點點淚痕。

× × ×

亞培開車送了雷文上班回來，看見花王走來走去，滿頭大汗。

「小金，你在忙甚麼？」

「前晚大風大雨，後園的瓜棚搖搖欲墜，太太怕塌下來壓傷人。」

「我也看到，不大牢固。」

「昨天忙料理花園的落花殘枝。今天才有空去修理花園，幾顆鐵釘脫了，木架還完整，本來把釘搥上去就行了。可是木架像鐵架一樣，鐵釘怎樣也搥不進去，我祇好去找一個更大的鎚。」

「想找大鐵鎚容易，後面那座別墅的主人是建築公司的大老板，下人間有很多工具，我和他們的司機亞邦很說得來，我去替你借一個鐵鎚。」

「借一個最大的，我和亞平合力齊心，一、二、三，木架就好了。」

「借一個鎚可以打死人的，總夠了吧！」亞培笑着問。

「夠了，謝謝培哥……」

× × ×

珊瑚拿了一疊文件進去副總裁室：「副總裁，你要的資料都在這兒，請看看那幾份合用？」

「打令！」艾雲看着她，珊瑚低下頭在翻文件，根本沒留意艾雲在叫她。

「珊瑚！」

「甚麼事？副總裁！」

「珊瑚，你不要忘記你是我的未婚妻，一天到晚副總裁。」

「這兒是辦公室，你是我的波士，又是辦公時間，當然公事公辦。」

「你好像很熱心工作，想做女强人？我眞担心將來變了洪珊瑚先生！」

「絕對不會，我始終是丈夫第一，沒野心做甚麼女强人，不過你剛出任要職，工作多又忙，想助你一臂之力。」

「你眞好！」艾雲拉她坐在膝上：「你有條件做個賢妻良母，你十足像個能幹的職業婦女。」

「但你隨便拉女秘書進懷裏令我担心。」珊瑚說：「這習慣非改不可！」

「都怪你身份特殊，你上學前我會請一個三十多歲，能幹但貌醜的女秘書！」

「那令我心花怒放。」珊瑚還是要起來：「我還有很多工作沒做妥，波士，失陪了！」

「親一下！」艾雲拉住她。

珊瑚在他唇上吻了一下，是一個輕吻，然後她擺着纖腰出去：「你下午眞的不和我吃午餐？」

「卡露蓮約了我。」

×　　×　　×

「……我懷孕了，雷文不肯和我結婚，他還要帶我去日本墮胎。」

「他怎麼可以這樣做？」珊瑚訝然：「他應該馬上和你結婚！」

「雷文說：艾雲不解溫柔，不懂愛情，你和艾雲不會長久，到妳不愛艾雲，就會回到他懷裏，他不結婚，是要給你留一個機會，他直到現在仍然相信你愛他！」

「神經病，胡說八道。艾雲對我，比他自己的生命還重要，我和艾雲是永遠不會分開的，請他別妄想。」珊瑚頓了頓，嘆口氣：「大表哥以前不是這樣的，都是我不好，爲了成全艾雲和瑪姬，竟然不顧後果，要和大表哥結婚，令他誤會我本來對他有意，後來因爲艾雲，又和他取銷婚事，他受了打擊，變成這樣子。」

「他是眞眞正正的變了，不過，你所說的，是原因之一，其他很多事情都令他改變了人生觀，他變得又狠又無情。」

「原諒他，你們的事情我會對舅舅和舅媽說，他們會迫大表哥和你結婚。」

「如果你這樣做，他祇會恨我，就算結了婚，我們也不會有幸福，我已決定和他分手。」

「那孩子怎麼辦？」

「我還沒有決定，我不想墮胎，但是孩子一生下來就沒有父親和一個完整的家庭，既然如此，何必把他養下來？」

「卡露蓮，甚麼都不要決定，你給我三天時間，我會和大表哥作一次詳談，等候我的好消息。」

× × ×

小金把鎚子送回給亞培：「這鎚子眞厲害，一敲，鐵釘就進去了！」

「鎚子大嘛！」亞培接過鐵鎚。

「麻煩培哥把鐵鎚歸還物主。」

「今天太晚了，明天還給亞邦！」亞培順手把鐵鎚放在衣櫃旁邊。

「嘩！十點鐘，吃飯了……」

× × ×

艾雲在珊瑚的房間，珊瑚剛把卡露蓮的話告訴艾雲。

「你和大表哥說淸楚，對大家都有好處，你知道他今晚一定會回來？」

「卡露蓮避開他，他一個人無聊自然回來。」珊瑚看看腕錶：「十二點，我去他房間等他！」

「爲甚麼要到他的房間，在客廳等他，不就行了嗎？」

「我不想傭人知道卡露蓮的事。」珊瑚拖着艾雲的手出去，到雷文門口，珊瑚吻他一下：「快睡吧！明天有好消息！」艾雲怎地安心入睡，他在房中踱來踱去，莫名其妙，心總是跳。

差不多兩點鐘，艾雲才聽見雷文哼着歌回來。

雷文開門看見珊瑚坐在房中，喜出望外，一把抱住珊瑚：「你回來了，你終於回心轉意，還是大表哥好，是不是？艾雲那小子又笨又木。」

「大表哥，你放開我，」雷文滿身酒味，薰得珊瑚嗆咳：「我是來跟你說說卡露蓮……」

「不要管她卡露蓮還是山川美子，我不愛她們，大家祇是玩玩。珊瑚，我愛的祇是妳，我愛你，我們結婚……」雷文抱着珊瑚强吻，珊瑚一面掙扎，一面叫：「不要這樣，放開我……」

正在危急關頭，艾雲推門而入，他拉開雷文和珊瑚，雷文死不放手，艾雲一拳打在雷文的臉上，

艾雲拉住珊瑚便走。雷文眼紅面青，衝上前抓住艾雲的衣領，把他揪回去，口說手下：「你這不顧道義的東西，你搶走我的愛人，我的事業，還敢打我？」

邊說邊打，拳頭如雨點，艾雲始終覺得有負雷文，因此他祇是招架沒有還手，人一直往牆邊退。

「董家是我的，寰宇是我的，珊瑚是我的，爸爸是我的，你祇不過是媽帶來的野種，你這不明來歷的狗，快滾！」

「應該滾的是你！」艾雲實在被雷文打得太慘了，珊瑚又不能勸阻他：「因爲，你根本不是董家的人，董宇凌不是你爸爸，你進來侵佔艾雲的東西他不怪你，他容忍你，尊敬你，但是，你根本不是他的哥哥，你知道嗎？你是舅媽由外面帶回來的，你才是野種……」

「珊瑚！」艾雲搖首：「不要這樣，太殘忍，算了……」

雷文的眼珠幾乎凸出來，他雙手抓住珊瑚的肩膊：「妳撒謊！」

「妳媽是繼母，艾雲母親去世後，舅舅娶她回來照顧艾雲。妳母親進門時帶着你，家裏每一個人都知道！」

「我怎會不是董宇凌的兒子……」雷文怪笑：「我是董家的繼承人，董宇凌的長子，爸爸一向愛我不愛艾雲。」

「艾雲是董家唯一的獨子。艾雲自己也知道你不是他親生哥哥，但是他尊敬你，愛護你，本來我答應過奶媽，我不應該揭露你的身世，傷害你的自尊，但是剛才你太狂，我實在忍不住……」

「你騙我！」雷文吼叫：「我是董宇凌的兒子，艾雲是檢回來的！」

「你不相信我的話，爲甚麼不去問問你媽？江玉霞是你的生母吧！」

「我去問她，你們不要走開。」

「我們會在艾雲房間，不會溜掉，最好四面對證！」

雷文風一樣的捲出去，珊瑚去扶起艾雲：「是不是傷得很厲害，能走嗎？」

「我用手臂格着他，臀部也摔得很痛，腿反而沒有事。」

「我扶你回房間，你眼睛和面部都中了拳，他像瘋狗一樣！」到艾雲房間裏，珊瑚按喚人鈴叫亞勝：「他眞想要你的命。」

艾雲躺在床上，臀部坐着也覺痛：「你偷偷去見過奶媽？」

「是的，奶媽把一切都說了，舅媽怎樣暗中刻薄你，奶媽爲了維護你，舅媽乘舅舅出門把她趕出來，她在公寓裏住一天過一天，私蓄都快要花光，後來她記起妳生母死時送她一塊地，於是你和她計劃向銀行貸款建屋，幾年來一直都由你照顧奶媽，我還知道舅媽騙你，說舅舅患了嚴重心臟病，如果你不聽話，她就氣死你爸爸，你父子情深，爲了舅舅，你答應舅媽放棄我，把我讓給雷文。

「這就是我的秘密，」艾雲捧住珊瑚的臉：「你現在明白我爲甚麼不敢光明正大的愛你，你還會怪我嗎？」

「都怪我不了解你！」珊瑚輕吻艾雲的唇，不敢碰他的傷口：「你眞是一個最完美的人，孝順父

母，愛護兄長，不單祇有容人之量還肯自我犧牲，雷文常常欺負你，換了別人早已揭穿他的身世。」

亞勝敲門進來，看見艾雲的樣子嚇了一跳：「表小姐，二少爺……」

「他給大少爺打了一頓，你替他檢查一下，哪兒受傷。」

「大少爺半夜三更回來打人，他眞是……我擔心二少爺尾龍骨受傷，現在先擦藥酒，明天快去看醫生。」

「我叫珠兒煲些鷄蛋來替艾雲去瘀……」

雷文衝進父母的房間，床上沒有人。

他找遍整個三樓，靜靜的人影不見，於是他跑下樓梯，剛巧珠兒聽見鈴聲，忙向二樓走去，邊走邊打呵欠。

「喂！太太在哪兒？」

「不知道！」珠兒沒好氣。

雷文一個巴掌打過去：「不知道，馬上替我去找？」

「你打我？」珠兒撫住臉哭，她雖然是傭人却沒給人打過：「找人到亞培房間找，老爺不回家，太太就睡在亞培房。」

「你敢說我媽偷漢？」雷文把珠兒踢下樓梯，雖然祇有數級，珠兒已暈了過去，雷文又把她踢到樓梯底。

雷文靠在牆上想着想着，心像被火燒，本來早就心理變態，現在更加瘋狂，他跑回自己的房間，拿了亞培替他買的手槍，還上了六顆子彈。他匆匆走到花園來到亞培的房間，把耳朵貼在門上，果然聽見江玉霞的聲音。

雷文敲門，裏面的聲音靜止了，雷文再敲門，亞培走到門邊：「那一位？」

「亞培，你出來，我有幾句話要告訴你。」亞培的房子是獨立的，離開其他工人房遠遠的。最接近後門，當然，這都是經過主人的巧妙安排。

亞培開門準備出來，雷文拚命一撞，把亞培撞回去，他關上門，開了燈。

江玉霞果然躺在亞培的床上。

雷文把江玉霞牽起來，兇惡如猛虎：「你竟然背着我爸爸偷漢？」

江玉霞又驚又愧：「事到如今我也不能不對你說眞話，其實……董宇凌並不是你的爸爸，你的爸爸是……」

「你撒謊，你以前告訴我，你所以刻薄艾雲，因爲艾雲是野種，將來董家的家財全是我的，我是董宇凌唯一的兒子，董家財產的唯一繼承人。」

「以前我爲了太愛你，爲了替你爭取利益，做了很多錯事，我甚至想迫走艾雲，但是，董家父子待我們實在太好，上一次我才跟你說過，我很後悔，」江玉霞垂低頭：「你不是董家的兒子，董宇凌讓你進董事局，讓你做總經理，他對你實在太好，還有艾雲，他一直把你當哥哥，維護你，上次你找

人打他……」

「別說了，都是你害的，因爲你偷漢，珊瑚看不起你，所以拋棄我愛艾雲，爸爸恨你勾三搭四，他寧願把寰宇給那野種，也不肯給我！」雷文用力搖江玉霞雙臂：「還我愛情，還我事業！」

「雷文！」在一旁的亞培忍不住了，去拉他：「你會把你母親搖暈！」

「我們母子倆的事不用你管，奸夫，我還沒有跟你算賬呢！」

「雷文，他不是甚麼奸夫，是你的爸爸嚴樹培，你本來叫嚴小培！」

「混帳！我身體裏面流着高貴的血液，有優良的傳統，我的爸爸怎會是下賤的司機，他又窮又髒又下流……」

「你怎可以這樣罵你親生父親？」江玉霞十分不滿：「貧窮是有罪的嗎？」

「你趕快跪在父親面前向他道歉，求他原諒。」雷文差點握斷江玉霞的手腕，江玉霞哭了起來，雷文視若無覩，用力扯她，亞培忍無可忍，過去摑了他一掌。

雷文摔下江玉霞，怒火遮眼，拔出腰間的槍向亞培發射一彈，亞培腿部受傷跪在雷文的面前。

「停手！停手，子弒父，還有天理？」江玉霞從地上爬起來。

「妳心痛嗎？」雷文一陣狂笑，又向亞培開了一槍。

「不要，你再開槍他會死的，停手！」江玉霞從後面抱住兒子，想去搶槍。

雷文手一揮把江玉霞往後一摔，江玉霞打個踉蹌跌到衣櫃旁，雷文笑得流出眼淚：「我殺了奸夫

你不要再偷漢了！」

「砰！砰！」一連兩槍，外面已哄起了人聲，而嚴樹培已倒在地上。

江玉霞爬起來，手觸到櫃旁的大鐵鎚，她拿起它向前衝：「停手！」

雷文的神志已陷於瘋狂，江玉霞叫他停，他看見亞培身上的血好興奮，又開了一槍。

「給我停手！」江玉霞一鎚敲在雷文的頭上，雷文果然停住了。

江玉霞連忙扶起血泊中的亞培，亞培吃力的說：「我們白疼他……這孩子沒人性……我答應跟妳走……對他無留戀……就讓……他……姓……董……」

很多人擁進來：「大少爺，大少爺是不是死了？」

「亞培死了，出了命案，報警……」

江玉霞坐在地上，呆木地抱住丈夫。

× × ×

嚴樹培死了，董雷文也死了，遵照他的心願生至死都姓董。

江玉霞被捕，艾雲請最好的律師爲她辯護，艾雲四出奔跑，又經過上訴，結果江玉霞被判誤殺罪名成立，入獄十年。

江玉霞在獄中主動和董宇凌離婚，董宇凌馬上跟她辦手續。

艾雲去探望江玉霞，表示她服刑期滿出獄，接她回家，侍奉一如親生母。

江玉霞握着他的手：「你比我親生兒子還要好，將來見到你母親，眞的不知如何交待，不過你母親人心地好，一定上天堂，相信我也沒有機會見到她。我做過很多錯事，作了很多孽，連瑪姬也是我教唆，所以我唯一的希望，是將來能削髮爲尼，每日敲經唸佛，贖我一生的罪過……」

不久錦姨進佛堂帶髮修行，奶媽又回到董家，代替錦姨的工作。

珠兒被雷文踢下樓梯受傷，她一直認爲自己害死亞培和雷文，她身體康復後，辭職離開董家。

董家祇留下董宇凌父子，雖然寂寞些，但是生活過得很平靜。

卡露蓮參加雷文喪禮的時候，她表明態度：「我不打算去墮胎，我要把孩子養下來，好爲雷文留個後。」

「孩子養下來，歸我名下。」艾雲怕卡露蓮帶着個孩子不方便，她還年青。

「我不希望有第二個董艾雲！」

「你不信任我嗎？我會把你的孩子，視作親生兒女。」珊瑚說：「難道你帶着孩子改嫁？」

卡露蓮淡淡一笑：「我也不想有第二個董雷文，你知道嗎？我連自己也不相信，雷文已死，過去的恩恩怨怨，我已經忘記了，畢竟，雷文是我最愛的男人，我不會忘記他！」

「搬來董家和我們一起住。」艾雲熱情地邀請她，他願意叫卡露蓮做嫂嫂。

「孩子是姓嚴的。」她搖一下頭：「雷文還有個女人在日本，有時間去看看她，失去依靠，她會很苦。」

一切安頓妥當，艾雲和珊瑚馬上去看山川美子，經過一番明查暗訪，才知道山川美子一直和一個在酒吧唱歌的年青歌手同居，她和雷文之間，祇有金錢。

艾雲和珊瑚囘來，董宇凌說卡露蓮已去了美國，並準備和孩子在那兒定居。

以前董宇凌父子難得見面一次，現在他們和珊瑚一起吃早餐，下午珊瑚沒有課會去公司和艾雲父子會合，晚上除非有生意上的應酬，否則三個人一定會留在家中共進晚餐。

董宇凌已沒有在外面留宿、喝酒，每天上班下班，生活正常極了。

星期日，三個人在花園的太陽傘下吃早餐，董宇凌突然從晨褸袋內拿出一張相片來，交給艾雲：

「送給你的！」

珊瑚湊過去看：「好漂亮，誰？」

「艾雲的母親。如果你見過她絕不會說江玉霞漂亮，她是我一生中最愛的女人。」董宇凌望着遠遠的雲天：「不要說我傻，他母親去世時，我眞的想跟着她走，但是我答應過她照顧艾雲，而當時艾雲才兩歲，可愛又可憐。朋友怕我看不開，經常帶我去玩，結果我認識了江玉霞，她知道我的心事，經常勸解我，並鼓勵我帶艾雲出去和她見面，她帶艾雲上遊樂塲，到公園騎小單車，她非常非常疼艾雲，而且很懂得照顧孩子。爲了能有人照顧艾雲，給他一個完整的家庭，我決定娶江玉霞。那時候，她才告訴我，她有一個兒子比艾雲差不多大五歲。我想：祇要她對我兒子好，我養她的兒子又何妨？她嫁入董家幾年來，我小心觀察，發覺她的確很愛艾雲，反而忽略了自己的兒子，連奶媽也認爲她是

個很好的後母。於是，我放心去做生意，不單祇忽略了艾雲，也冷落了江玉霞，我沒有做好爸爸，也做不成好丈夫。也許就在這時候，江玉霞開始刻薄、虐待，甚至說我患了嚴重心臟病，恐嚇艾雲要聽她的話，否則便氣死我。艾雲單純又孝順，於是全依了她。如果不是二妹宇婷回來，她聘請了私家偵探，我還不知道兒子受了那麼多委屈。」

「艾雲被打，也是私家偵探查的？」珊瑚問：「江玉霞和亞培的事，相信私家偵探早已查出。」

「我早已知道。雷文的父親打刦殺人入獄坐監，江玉霞才去做舞女。其實她一直心愛丈夫，我和她完全沒有愛情。我跟她攤牌後，彼此交換了條件，雷文仍然做董家養子，她兩月內辦好手續和嚴樹培移民去澳洲。想不到，結局會是這樣。」

艾雲把母親的相片小心地放在袋裏。

「艾雲和雷文都經過變，艾雲雖然消極，但能適應。雷文受不住打擊，變得兇殘、失常，毀了別人也毀了自己。」宇凌分別握着艾雲和珊瑚的手：「孩子需要的是一個溫暖的家，父母的愛，恰當的教育，溺愛和嚴酷都要不得。艾雲，千萬不要因爲賺錢而冷落了妻兒，對妻子要多關心體貼，別令她香閨寂寞。珊瑚，夫妻要坦誠相對，別把不滿鬱在心裏，對兒女要公平，不可偏私，不能放縱也不能太嚴厲。答應我，不要再有另一個艾雲和雷文，董家不能再發生悲劇。」

「過去的不幸將是我們最好的教訓。而且我們會不斷聽取長輩的意見。」艾雲緊握着珊瑚的手，彼此深情地凝視着。

（完）


岑凱倫
名著精選
眞命天子
岑凱倫著
HKNG
H.K.N.G.
各大書局、超級市場有售。
環球出版社出版、發行。

名女作家 **岑凱倫** 精心傑作



洋洋的佳期，竟一再取消，
到底是她有不可告人的缺憾？
還是另有別情？……



珊妮清純可愛的背面，
竟隱藏着極大陰謀，
甚至令她拋棄男友。
全書高潮迭起，萬勿錯過。

柔情

英俊醫生返港渡假，
竟被下藥迫婚？……
［柔情］爲你揭露眞相！

各大書局、
超級市場有售。

